



飞花逐月

下

武侠小说精选
青苹果电子图书系列

飞花逐月

(下)

(台湾) 卧龙生 著

目 录

第 十 二 回	往事如烟	(471)
第 十 三 回	万毒堂	(546)
第 十 四 回	白衣杀手	(596)
第 十 五 回	铁甲武士	(637)
第 十 六 回	中州四奇	(671)
第 十 七 回	七绝剑阵	(723)
第 十 八 回	秘谷之谜	(776)
第 十 九 回	亲王受制	(802)
第 二 十 回	三王密诏	(852)
第二十一回	道长魔消	(901)

第十二回 往事如烟

两个操舟的中年和尚，各握一桨，凝神戒备，只待闲云大师令下，立刻行动。

白玉仙叹息一声，道：

“看来，今夜是很难和睦解决了？”

肖寒月未理会白玉仙，却回头望了朱盈盈一眼，只见她脸色一片平静，微笑如花，似是完全没有感觉到危险存在，心中黯然，忖道：今夜我肖某死不足惜，只怕连累了这位金枝玉叶的郡主葬身鱼腹了！”

闲云大师仍然坐着未动，但一袭宽大的僧袍，却突然膨胀起来。

墨非子紧锁的眉头，突然一下展开了，他一直在耽心闲云大师，这位空门高僧，一直未沾惹过江湖是非，墨非子和他交往了几十年，还是弄不清楚他武功成就如何？眼下看到他行若无事中，竟然使宽大的僧袍全部隆起，那分明是一种上乘气功，心中忧虑尽消。

闲云大师低喧一声佛号，道：

“白羽令门中的暗器，是天下一绝，诸位之中，如若没有把握闪避的，请躲在老衲身后。”

肖寒月低声道：

“盈盈，白羽令门暗器歹毒，躲在大师身侧。”

朱盈盈略一犹豫，缓步行了过去，金鞘银柄的“银月飞霜”，早已握在手中。

原来，她早明了处境险恶，随时可能和人动手，才这么暗作戒备。

常九心中忖道：可惜把那柄阴阳伞放在客栈中，忘记带来了！

他知道白羽令门暗器的厉害，自知不易让避，缓步行在了闲云大师身侧。

四艘快舟，突然又向前移近了数尺。

墨非子突然横行两步，和肖寒月并肩而立。

幸好肖寒月带了宝剑，手握剑柄，目注白玉仙，高声说道：“这位白姑娘善用一种目力难以发现的暗器，中人之后，奇寒攻心，片刻之后，就能把人冻僵，诸位多加小心才是。”

闲云大师道：

“诸位施主，一定要拦截贫僧，只好凭仗手段了。”

白玉仙、向中天、闻百奇、古上月，都算得武林中第一流的顶尖高手，目睹闲云大师真气鼓起僧袍，有如一座巨大的石岩一般，矗立在甲上，都知道是一种极为精湛的奇功，但却瞧不出，属于什么武功？

古上月低声道：

“白姑娘，事已至此，一切的言语，似是都无法解说清楚了……”

白玉仙冷笑一声，道：

“闲云大师，福祸无门，唯人自找，金山寺的众多僧侣，都可能被你今宵之错，招来杀身之祸！？”

闲云大师只冷冷地看了白玉仙一眼，未再回答。

此时此刻，已到了多言无益之境。

白玉仙右手突然一挥，道先发难，月光下，一点晶芒，直射肖寒月。

对闲云大师的佛门奇功，白玉仙似是并未放在心上，她心中最大的敌人，还是肖寒月。

肖寒月也施展出了快剑，拔剑挥出。

但闻噹的一声，似是有物被击落。

那只是一粒细如小沙之物，几乎是肉眼难见，但肖寒月，却能准确的把它击落。

墨非子脸上突然泛起一抹喜色，道：

“好剑法……”

但闻尖啸破空，寒星飞掣，五支白羽箭，射向画舫。

闲云大师道：

“不可对挡。”右手挥出，一条黄色的长虹，直卷过去。

五支蛇头白羽箭，竟然有三支被那长虹卷住，抛落江心。

敢情，那黄色长虹，只是一条黄色布巾，被闲云大师以深厚的内力凝成暗劲，化柔为刚，但刚中有柔，蛇头白羽箭，虽然内藏着各种奇毒变化，但碰上了这种布巾，却失去了作用。

另两支白羽箭，分别击向墨非子和肖寒月，被他们一闪避开。

此时，月光如画，视界清明。

古上月道：

“好！再接古某几支蛇头白羽箭。”

左手疾扬，又是两支白羽箭飞了过来。

蛇头白羽箭，暗藏各种毒物，但外形看去，都是一样，使人想不出应付之法。

两支白羽箭，到了画舫上面，前面一支，突然一慢，后面却追了上来，双箭撞在一处。

但闻波然一声轻震，爆洒出一片流萤般的绿光。

闲云大师急急喝道：

“小心阴磷毒火！”大袖挥动，一股暗劲，反击过去。

墨非子一扬手，打出一记劈空掌，爆散的磷火，大都被击飞江中，但有两点，落在甲板，竟然熊熊燃烧起来了。

肖寒月暗暗吃惊道：磷火有如此强烈的燃烧之力，一爆数十点，当真是极难防护的歹毒之物。

江面上一平如镜，肖寒月长剑二度挥出，削起了甲板上燃烧的两片绿火，甩向了古上月。

本只是两点流萤般的磷火，但落地之后的片刻燃烧，已然化成手掌大小的两片火光。

但见两团绿色的火焰，飞向了古上月。

磷火蛇头毒箭，虽是古上月所发出，但他亦不敢沾惹毒火，闪身避开。

两片带着火的木屑落入江面，随波而去。

墨非子低头看去，只见甲板上两片新痕，只是被削去薄薄的一层，这一剑大见功力，不但墨非子心中佩服，就是闲云大师也瞧得暗暗点头。

白玉仙柳眉微蹙，轻轻吁了一口气，道：

“肖寒月，赵姑娘要我传个口信给你……”

肖寒月心中正在盘算，白玉仙、古上月两人的暗器最为歹

毒，如若能先把一人杀了，即可减去不少的威胁，但先对那个下手，如何才能一击而中？

闻言不禁一呆，道：

“赵姑娘……”

“对！赵幽兰，她很挂念肖公子，要我传个口讯给你，希望能订一个会面之期。”

白玉仙口中说话，两道目光，却投注在朱盈盈的身上。

她希望看到朱盈盈的反应，也希望搅乱了肖寒月的心情。

朱盈盈果然有了反应，微微一笑，道：

“寒月，赵姑娘传口讯来，你一定要见她，咱们都很想念她，她也一定很想念我们。”

这反应、口气，完全出白玉仙的意料，不禁心头痛怒，暗暗骂道：

“金枝玉叶的姑娘，连吃醋都不懂得，真是个愚蠢的丫头！”

肖寒月微微一笑，点头说道：

“对！咱们应该看看她。”

个郎同意了自己的看法，朱盈盈大感高兴，抬头看看白玉仙道：

“白姑娘，你说，幽兰姑娘要见我们，她在什么地方？”

白玉仙冷冷说道：

“她只要与肖公子见面，不要见你！”

朱盈盈呆了一呆，叹息一声，道：

“其实，我也很想念她，但她不愿见我，那也是没有办法子的事。”

肖寒月冷笑一声，道：

“白玉仙，你还有多少颗冰魄寒珠，请施展出来吧！我肖寒月不太喜欢杀人，但今夜要开杀戒了，白姑娘就是我第一个要杀的人。”

他避开了赵幽兰的事，却表露出了浓重的杀机。

本来就是敌对相处，兵刃相见的事，但白玉仙却无端由心底泛起了一股寒意，看了看肖寒月一眼。

肖寒月长剑突然摆出了一个怪异的剑式，剑尖斜斜指向了白玉仙，身子微微前倾，人似要直飞而起。

墨非子惊喜的叫道：

“大罗飞，七煞剑招。”

闲云大师沉声道：

“稳住画舫，陈施主准备接应。”

陈抱山应了一声，双手探入怀中，抓出了一把铁莲子。

他外号流星赶月，这铁莲子，是他武功中的一绝。

朱盈盈行近常九，低声道：

“常前辈，我可不可以出手，帮帮寒月的忙？”

常九心中忖道：不知你“银月飞霜”练到了几成火候，江面之上，遥相搏击，那“银月飞霜”的威力，正是可以发挥的时机了。

心中念转，口中亦低声说道：

“当然可以出手，不过，不可太急，选择适当的时机，要能一击伤敌。”朱盈盈微笑点头。

白玉仙忽然感觉到，一股追魂取命的杀机，由肖寒月斜指的长剑上，涌了出来，不自觉地扭动着腰肢，希望能摆脱去正面受到的威胁。

两个摇船控舟的大汉，也受到那股浓烈杀气的侵犯，随着白玉仙扭动的柳腰，不自觉地把快舟也移动起来。

闲云大师目光一掠墨非子，道：

“道兄，注意向中天、闻百奇两个老儿，多年好友，竟然会反目成仇，老衲虽然遁身空门，亦不觉有着人情冷暖之感！”

墨非子低声道：

“如果他真的出手攻来呢？”

闲云大师道：

“那就全力反击。”

墨非子点点头，道：

“大师的意思是格杀勿论了。”

闲云大师点点头，缓缓站起身子，身上的僧袍，仍然膨胀、鼓起，显示他精深的内功，已到了炉火纯青之境。

白羽令门的暗器，威震天下，闲云大师要全力对付古上月。

原本平静的江面上，立刻充满紧张，白玉仙的四艘快舟，来势汹汹包围画舫，看上去占尽优势，但肖寒月等分配妥对敌阵势之后，局面忽然一变，肖寒月、闲云大师等，反而转劣为优。

这倒是大出了白玉仙意料之外。四路人马都被画舫上的强敌引住，形成了僵持的局面。

闲云大师对上了白羽令门的古上月，墨非子对上了向中天，常九、陈抱山自动调整，对上了闻百奇，肖寒月盯上了白玉仙，朱盈盈手执“银月飞霜”居中接应。

白玉仙等一行人，都是高手，但他们忘了要对付的人，也是绝世高手，最大的一个错误是，他们低估了闲云大师。

当然，闲云大师数十年来从未过问江湖是非，江湖中人，对

他完全陌生，连和他相交数十年的向中天、闻百奇，竟也不知道老和尚乃是空门中绝世高人！

肖寒月力聚剑身，已到了弓拉满月的境界，随时都可以跃起飞击，白玉仙也全力戒备，准备迎接一击。

但肖寒月却凝劲不变，使僵持的局面，一直保持着生死一发的紧张。

其实，肖寒月内心亦在于回百转，是不是应该飞身一击，但如一击不中，后果可危，人在江中是肖寒月最大的顾虑。

事实上，大罗飞剑势式的威力，笼罩了白玉仙全身要害，这就逼迫得白玉仙全力压缩自己，把功力集于一点，好在肖寒月发难一击时，得以全力抗拒。

七煞剑招的凌厉、玄妙，使得白玉仙那样的高手，也不得不弃攻为守。

古上月双手各握着两支蛇头白羽箭，却犹豫不敢发出。

原来，闲云大师已集中全力对付他一个，左掌立胸，右手微扬，似是随时可以攻出，而且那膨胀的僧袍，愈来愈见鼓起，直似要腾空飞去。

老和尚精深的内功表现，使得古上月心中有很多的顾忌，如是一击不中，闲云大师的反击之力，必将是排山倒海，一时难决是否应该打出暗器。

墨非子已是长剑出鞘，对着向中天，剑尖前指，遇得向中天不得不全神戒备。

天台散人墨非子，一代剑术宗师，自非常人能及。

闻百奇虽然面对着陈抱山和常九两个敌人，但感受上却最为轻松，陈抱山的铁莲子，常九的凝神相对，对他似乎是构不成

任何威胁，感觉中行有余力，随时可以出手攻敌。

但多年的江湖阅历，使他不敢燥近，希望能和白玉仙等一齐发出，四面合围，雷霆一击，何况此行，是由白玉仙负责号令，既不闻白玉仙传令出手，也只好暂时忍耐。

双方形成的对峙局面，就这样暂时维持下去。

肖寒月心中一动，低声说道：

“盈盈……”

朱盈盈缓步行近，道：

“我在这里！”

肖寒月使出传音之术，道：

“想办法，让画舫靠岸，不能露出痕迹。”

朱盈盈应了一声，缓步向舱中退去。

这时，双方都在全力戒备，面对强敌，朱盈盈没有对手，是唯一可以自由行动的人。

她悄然移动，行入舱中，只见两个小沙弥各执一柄戒刀，隐在舱门之后。

朱盈盈看了两个小沙弥一眼，低声道：

“哎！你们有没有办法，把画舫靠上江岸？”

两个小沙弥对望了一眼，道：

“这要问问两位撑船的师兄了！”

朱盈盈道：

“行动要隐密，不能让敌人发觉。”

一个小沙弥沉吟了一阵，道：

“我试试看吧，看能不能把消息传给两位撑船的师兄。”

朱盈盈笑一笑，道：

“只要你把消息传给两位师兄，不让敌人知道，船靠岸边，我一定有赏赐给你们。”

两个小沙弥道：

“咱们出家人，不要赏赐，姑娘只管放心，我们答应了，自会全力以赴。”

朱盈盈点点头，行出舱外。

片刻之后，突闻舱中传出一阵阵诵念经文的声音。

朱盈盈心中暗道：

这两个小和尚，怎么搞的，我要他们通知师兄，把画舫靠上岸去，他们怎么会诵起经文来了？

凝神静听，发觉那梵唱之中，竟然夹杂着把船靠岸的语词，不禁暗笑道：这两个小和尚果然聪明的很，用这方法传递消息，别人如何听得出来？

片刻之后，果然觉得画舫开始移动。

白玉仙的快舟，也开始移动。由慢变快，不久工夫，已脱五丈开外。

古上月、向中天、闻百奇的快舟，未再追随画舫移动，自然的，拉远了距离。

原来生死对决的僵持，突然间烟消云散，围上画舫的四艘快舟，来如流矢，去如轻烟，刹时间，走的不知去向。

墨非子轻轻吁一口气，道：

“本是一场凶险绝伦的生死之战，但强敌却悄然而退，这就叫贫道有些想它不通了。”

闲云大师道：

“肖施主的大罗剑式，镇住了白玉仙，使她脱身而逃，首脑

离去，主持无人，古上月等人自然不战而退了。”

肖寒月道：

“大师神功惊世，使得强敌心有所忌，不敢擅动，寒月何敢居功？”

闲云大师微微一笑，目视墨非子，道：

“道兄，不用再找剑帝了，这位肖施主已得剑疯子的真传，也许他早有绸缪，安排了肖施主，承他衣钵。”

墨非子道：

“大师，你深藏不露，能一甲子不问江湖是非，这份过人的忍耐工夫，就非常人能及，不是你今夜中展露真象，贫道绝对想不到，你有如此高明的成就。”

“老实说，肖施主如不是剑疯子的传人，老衲今宵宁受他们诸般羞辱，也不会出手抗拒。”

墨非子奇道：

“为什么？”

闲云大师淡淡一笑，道：

“道兄，为何一直要苦寻剑帝？”

墨非子道：

“因为贫道了解，非七煞剑招，不足以和强敌对抗……”

闲云大师看看肖寒月道：

“肖施主，有一前因，老衲说出来，希望施主不要见怪才好。”

“不敢当，大师有话，请当面讲。”

闲云大师笑道：

“天台散人墨道兄，一生嗜剑，他在剑术上的成就，也足以傲夸当世，三十年前，他曾经和令师剑帝，论剑东岳，两人比剑

三日夜，竟是未分胜负之局，直到令师用出七煞剑招，老道士才弃剑服输……”

肖寒月转对墨非子一抱拳，道：

“晚辈从师不久，剑术上的修养不足，日后，还望前辈多多指点。”

墨非子道：

“七煞剑招，是天下剑术之最，你学会了七煞剑招，再无可学的剑法了。”

肖寒月心中忖道：我对剑法，了解不多，如若我学全了七煞剑招，恐怕也只会这七招剑法了？”

墨非子道：

“大师，你真象已露，恐怕他们真会对金山寺中弟子，展开报复，不得不早作打算了。”

闲云大师道：

“老衲一直担心会把江湖上的恩怨，牵入金山寺清净的佛门之地，所以，忍耐数十年，不问江湖是非，而且有你墨道兄威震江南，也很少有巨恶、大凶，横行无忌，想不到数十年养气修身，仍难免坠劫红尘，惹上了这身麻烦。”

“怎么？你连一点准备都没有中吗？”

闲云大师道：

“老衲在暗中训练了八名弟子，维护寺中安全，但金山寺一百多位僧众，大都不会武功……”

墨非子道：

“如今你已显露了真象，准备作何打算呢？”

闲云大师道：

“咱们先回金山寺吧！老衲准备说明真象，由他们自作决定，如有避难离去者，老衲尽量替他们安排。”

肖寒月道：

“金山寺是天下名刹，他们如若有所记恨，也只是大师一人，总不至于对那些无辜僧群，也施展报复手段吧！”

墨非子道：

“就贫道所知，他们的报复手段，一向十分激烈残酷，武林道上，有三个门户，突然间一夜星散，除了几个武功特别高强者失踪之外，余下的未留下一个活口，纵是妇人孺子，也难幸免……”

肖寒月道：

“那些失踪的高手呢？”

“三年之间，一连发生了八卦门、南太极，两个门户的失踪事件，才引起了贫道的注意，暗中侦察了两年之久，才发现了这个威胁武林的大秘密，贫道震惊之下，跑来金山寺，就教闲大师，想不到，竟把他也拖入了这场是非之中。”

闲云大师道：

“道兄说出了一些隐密，老衲也是大为吃惊，觉得此事重大，老衲如若再坐视不理，那就未免愧对上天有好生之德了，但老衲亦觉得，这等重大的事，恐怕非我们两个人所能够担当，如若能找到剑帝出面，或可挽回这场大劫。”

墨非子接道：

“贫僧亦曾夜入赵府，发觉了肖公子的剑法精奇，颇似剑帝的七煞剑招，即匆匆赶回京口，和闲云大师相商，决定畅所欲言，想不到，仍然被他们追了来。”

肖寒月道：

“道长，晚进在金陵之时，借重官府之力，和这批人，交过几次手，后因苦主赵幽兰留书离去，以致师出无名，但晚进却一直认为赵姑娘可能是被他们胁迫而去，决心追查，晚进故行京口，准备再悄然绕回金陵，想不到，敌人耳目灵敏，晚进的行踪，似乎是一直在他们的监视之下。”

墨非子道：

“贫道也想不到他们来的竟会如些快速。”

常九轻轻咳了一声，道：

“道长，究竟发现了什么？不知可否详述经过？”

墨非子点点头，道：

“贫道追查两大门户的灭门惨事，在钟山一处狭谷之内，发觉了一处的换面易形所在。

肖寒月呆了一呆，道：

“换面易形所在，是一处什么样的地方？”

墨非子道：

“那只是一个狭谷，里面建有不少石屋，十几位医术精湛的外科大夫，在那里做着换面易形的工作，他们把一个极受敬重的江湖高手，换成了一副无恶不作的大盗面孔，这个人心中明白，但却无法向人解说得清楚，只好听任他们的号令行事了。”

肖寒月呆了一呆，道：

“道长，你是说，一个人的脸孔、五官，都可任意改变……”

墨非子点点头，道：

“不错，他们可以借药物、手术改变了你的外形，是货真价

实的更动，而不是戴一张人皮面具改变自己，随时可以复原；那是一生都无法改变的形貌，令人心碎，悲痛一生。”

肖寒月道：

“这么说来，我们遇上的人，都可能是他们改成的……这的确是太可怕了。”

墨非子道：

贫道亲眼看他们动手术，把八卦门的十七代掌门人，改变成了一个下五门采花淫贼……”

肖寒月道：

“慢来，慢来，他们把八卦门十七代掌门人改变成一个采花的淫贼，那是必须要有一个采花淫贼了？”

墨非子道：

“对！戏花蜂米亮，变成八卦门的掌门人，其可怕处，都是经过了手术之后改变形貌，好人变成坏人，坏人变成了好人，真真假假，就叫人有些难分善恶了。”

肖寒月沉吟了一阵，道：

“如果确有这么一个地方，那就不能让他们发展下去，应该早些把他们消灭了，免得他们继续为害。”

闲云大师点点头，道：

“老衲回到寺中，安排一下，咱同往钟山一行……”

金山寺一百多位僧侣，一夜间散去了十之七八，留下的，除了闲云大训练的八大弟子之外，只有不到二十个老迈的僧侣，他们幼年出家，一直住在金山寺中大半生未离开过山门一步，纵然面临着生死的抉择，也只好硬着头皮留下来了。

世上很多事，是那么无可奈何，纵然是跳出三界外，不在五

行的僧侣们，也是如此。

肖寒月回到客栈，面对着朱盈盈，愁绪万千，想到日后行程的凶险，以朱姑娘的身份，实在不宜同行冒险。

但一时之间，却又想不出什么措词，才能说服朱盈盈回王府中去。

常九虽然明白肖寒月的心事，但他却知道很难说服朱姑娘回王府去，只好明白装作不明白，闭口不言。

朱盈盈看着肖寒月愁眉苦脸，忍不住说道：

“肖大哥，有什么心事么？为什么这样的闷闷不乐？”

肖寒月苦笑一下，道：

“我在担心……”

“担心？担什么心？是不是挂念赵姑娘的安危？”

“不是赵姑娘，是你！”

“我……”朱盈盈嫣然一笑，无限温柔地说道：

“你这样关心我，我听得好开心，不过，我一直在你身边，就算遇上了什么危险，你也会帮助我，对吗？”

肖寒月道：

“话虽不错，可是，我担心一下子照顾不到，使你受到伤害。”

朱盈盈眨动了一下大眼睛，看着肖寒月，却未多问。

她虽然不解世道险恶，但却绝顶聪明，已从肖寒月口气中听出苗头不对。

肖寒月原本想诱她开口，再行设法劝她离去，但朱姑娘不讲，肖寒月只好硬着头皮说下去，道：

“盈盈，我不愿你涉险，所以，最好，你先找一个安全的地方……”

朱盈盈接道：

“肖大哥，你说，那里安全呢？”

肖寒月苦笑一下。道：

“当然是先回到王府最好……”

朱盈盈黯然说道：

这不太可能的，我没面子再回王府，除了王府，你告诉我一个安全的地方，我就住在那里等你。”

她回答的很婉转，但却使得肖寒月有着无法回答的感觉，他孑然一身，只剑飘零，识人不多，也没有可靠的朋友，呆了一阵，道：

“就算不愿回王府去，你自觉着那里最为适合呢？”

朱盈盈微微一笑，道：

“真的，要听我的意见吗？”

“当然，你识人众多，想必有很安全、可靠的地方。”

朱盈盈道：

“跟在你的身侧最安全……”

肖寒月道：

“唉！盈盈，我……”

朱盈盈道：

“不要为我担忧，也不用为我叹息，我决心离开王府时，就打定了主意，要跟你江湖飘零，这些日子来，我觉得很快乐，平民生涯，自由自在，倘你一定逼我离开，不管我住在那里，都不会觉得安全，也不会觉得快乐，肖大哥，难道，到现在，你还不知道我的心吗？”

“我……知道……”

“知道了，就不要撵我离开你，近日中，我除了‘苦练银月飞霜’之外，也一直在想，如何才能对你有些帮助，我想了很久，终于想通了……”

常九哈哈一笑，道：

“想通了什么？”

朱盈盈道：

“第一，不能给肖大哥找麻烦，第二，我要练好武功，第三，我要很温柔，听话，不能惹肖大哥生气。”

想她金枝玉叶的身份，说出此等之言，是下了多大的决心，需要多大的勇气，肖寒月听得大为感动，道：

“走！盈盈，我教你剑法，你要和肖大哥共赴险难，一定要学会肖大哥的剑法。”

朱盈盈突然跃起，抓起了肖寒月的手，道：

“真是要教我剑法吗？”

肖寒月道：

“自然是真的了。”

朱盈盈脸上泛现娇羞之情，把身子缓缓地偎入了肖寒月的怀中，柔声说道：

“肖大哥，我好高兴啊。”

这时，常九已悄然离去。

肖寒月教的很用心，朱盈盈也学的很认真，只是成效不大。第二天，中午时分，闲云大师、墨非子联袂而至。

闲云大师换了一身淡灰色的僧袍，白袜，芒履，手中却多了一根青竹杖。

陈抱山匆忙赶到，道：

“车马备齐了，诸位准备几时动身？”

墨非子道：

“抱山，有没有人跟踪我们？”

陈抱山道：

“没有发觉，不过，晚辈不敢肯定了。”

闲云大师道：

“只怕逃不过他们的监视，不过，顾不得了，肖施主，咱们几时动身？”

肖寒月道：

“救人如救火，自然是越快越好。”

墨非子目光一掠朱盈盈，道：

“这位姑娘，也要去吗？”

朱盈盈点点头，道：

“道长，我有保护自己的能力和不会拖累你们的。”

陈抱山道：

“姑娘，我们只有一辆马车。”

朱盈盈道：

“不要紧，我可以和肖大哥挤在一起。”

闲云大师微微一笑，道：

“陈施主，咱们走吧！”

当先举步，向外行去。

客栈外，果然已停好了一辆马车，黑色的车篷，黑色的垂帘，一个全身黑衣的老者，垂手站在车前。

陈抱山道：

“肖大侠请上车吧！”

肖寒月掀开车帘，朱盈盈一迈步，登上篷车。

闲云大师微微一笑，道：

“道长，咱们走吧！”大袖一挥，凌空而起。

陈抱山低声道：

“肖大侠，我们会追随两位老前辈，听候差遣，三位请上车吧！”

常九低声道：

“陈兄，此行危险重重，用不着多人涉险，在下赶车的工夫不错，就由在下暂作掌鞭吧！”

陈抱山略一沉吟，点点头，望着那黑衣老者，道：

“陈寿，你回去吧！告诉夫人，立时迁居，我如能安全归来，自会去寻找你们，如果我不回去，要夫人好好照顾少爷，不用等我了。”

陈寿一躬身，道：

“老奴遵命！”

转身向前行去。

肖寒月心中一动，突然喝道：

“站住！”

这一声喝叫，虽然未提名道姓，但场中之人，都听得出，是喝叫陈寿，但陈寿却听而不闻，步如行云流水一般，向前行去。

肖寒月低声对陈抱山，道：

“陈兄，叫他回来。”

陈抱山心中虽是疑窦重重，但却未多问，高声喝道：

“陈寿回来！”

陈寿停下了脚步，回身行了过来，道：

“主人，是叫老奴吗？”

陈抱山心中忖道：这陈寿平常十分机警，今日怎么变得有些糊涂了，一皱眉头，道：

“肖大侠招呼你。”

“噢！”陈寿目光转动，望望肖寒月，接道：

“肖大侠有什么吩咐？”

“请教阁下，到陈府多少时间了？”

“不多，大约三十几年了，我进入陈府的时候，主人还不到十岁。”

“不错……”陈抱山接道：

“陈寿在府中已经三十多年了。”

“这个……也许是在下多虑了！”

陈抱山道：

“肖大侠怀疑什么？只管请说。”

陈寿冷冷说道：

“间不疏亲，肖大侠不过刚刚认识我家主人，就想挑拨我们主仆间的情义吗？”

“不许胡说……”陈抱山大声喝叱着说：

“怎么对肖大侠如此无礼！”

陈寿神情冷厉地说道：

“主人，肖大侠有意诬陷老奴，岂能就此罢了？”

肖寒月本来满脸惭愧之色，听完冷笑一声，道：

“陈管家，肖某诬陷阁下什么？”

陈寿微微一呆，道：

“你怀疑老夫？”

“不错，我怀疑老管家什么，你明白吗？”

“我……我不知道。”

肖寒月冷笑一声，道：

“你不知道，要不要在下告诉你？”

陈寿厉声喝道：

“你说！”

肖寒月道：

“你通风报信，陷害主人，难怪我们的行踪，全在人掌握之中。”

陈抱山一皱眉头，道：

“陈寿说实话，我约肖大侠和闲云大师、墨非子等泛舟江上，除你之外，再无他人知晓，行踪是如何泄露的？”

陈寿道：

“老奴冤枉啊！”

陈抱山缓步向陈寿逼去，一面冷冷说道：

“近来，你行动怪异，仔细想来，甚多疑点……”

陈寿接道：

“老奴在府上三十余年，你……”

他突然一扬手，扣住了陈抱山的左腕脉穴，疾快地向后退了两步，道：

“你们那一个敢动，我就先杀了陈抱山。”

肖寒月叹息一声，道：

“陈管家，你在陈府三十余年，主仆之情，何等深厚，为什么竟然出卖主人？”

陈寿冷笑一声，道：

“老夫可以告诉你，不过，你得先告诉我，你是如何怀疑到我？”

肖寒月道：

“我只是怀疑，陈兄约我在江中泛舟清谈，本是极为机密的事，竟然被白玉仙事先侦知，最可疑的是，围攻我们的敌人，竟有两个是闲云大师的多年故友，而闲云大师是隐身佛门的一代高人，数十年未问过江湖是非，甚至连他交往数十年的朋友，也不知道他身负绝世武功，但白玉仙那一批人却能及时而至，这绝非偶然，而是，事先有人通风报信，对方有了很充裕的时间，才能有此安排，这个必然是我们之间，最受信用的人，而且又参与这件事情……”

陈寿道：

“就凭这点推断？”

“自然还有……”肖寒月缓缓接道：

“攻心为上，作贼心虚，我们拒绝你赶车同行，原本是一番好意，怕你涉险受伤，但你却神情愠怒，好像受了很大的委屈，这等反常的反应，是引起我怀疑的原因之一。”

陈寿略一沉吟，道：

“还有吗？”

“事实上，肖某的经验不足，抱山兄唤回老管家时，我心中本有着抱歉之感，陈管家去而复返，可能是在下多疑，但陈管家的激愤神情，颇有欲盖弥彰之嫌，使在下心中肯定了陈管家心中有鬼，自然，你下手扣拿抱山兄的腕穴，那更是铁证如山了。”

陈寿冷冷说道：

“就算你知道了，又能如何？陈抱山的生死，握在老夫之手，

只要你们稍有妄动，我就立刻取他之命。”

脉穴受制的陈抱山，此刻却十分冷静，长长叹息一声，道：

“陈寿，我早该怀疑到你的，只是我太信任你了，两代老仆，三十余年，父子、夫妻，能相处如此之久，亦非易事，就此一念，使我排除了对你的嫌疑。”

陈寿冷然一晒，道：

“那要怪你自己无能了。”

陈抱山道：

“告诉我，为什么要背叛我？陈家待你不薄，尤其是，先父过世之后，我对你的尊重，几乎视同长辈，事事和你商量、研究。适才，我又对你托妻、寄子，如非肖大侠一言点破，我却把自己的妻儿，送入虎口之中了。”

陈寿道：

“这就是江湖，凶险重重，变化难测，小主人，你就认命吧！”

肖寒月缓缓向前逼近了两步。

“站住！”陈寿厉声喝道：

“再往前走，就立刻杀了陈抱山。”

陈抱山脉门受制，功力全失，完全没有挣扎、反击的力量，直到此时，他心中才明白，陈寿的武功高强，绝不在自己之下。叹息一声，道：

“肖公子，不用顾虑我的生死，只管出手杀了这个老奴才！”

陈寿冷哼一声，道：

“小主人，别逼我杀你，念在三十年相处的份上，我也许会有办法，留下你一条命……”

陈抱山怒道：

“无心无肺的老奴才，我陈抱山如有三寸气在，绝不会放过你，有种的，你就立刻杀了我！”

陈寿道：

“杀你只不过举手之劳，有何不可。”

“且慢……”肖寒月接道：

“陈管家答应我的事，还未兑现。”

陈寿哈哈一笑，道：

“一切都如你所料，老夫五年之前，已经被吸收入门。不错，陈抱山的一切安排，都是由老夫传送出去，这一次，老夫本准备借赶车的机会，把你们送入鬼门关中，想不到，却被你这个毛头小子，瞧出了破绽，使老夫好好一场大功劳，功亏一溃，想来实在可恨。”

肖寒月听他口风奇紧，不禁一皱眉头，道：

“你出卖了三十年的老主人，总该有个原因吧！什么原因，会使你如此的灭情、忘性，断义绝亲？”

陈寿道：

“别想由老夫口中问出什么，老夫能说的，自己会说，不能说的……”

“好！那就拣你能说的，说出来吧！”

陈寿沉吟了一阵，道：

“陈抱山这一家人，只不过是大森林中一只燕雀，是那么微不足道，他会受到重视的原因，是因为他认识了墨非子的缘故，闲云老和尚的绝高武功，使我们这一次的江上截击，功败垂成。”

肖寒月道：

“那究竟是个什么组织，他们的目的何在？”

陈寿道：

“这个，老夫恕不奉告……”

肖寒月道：

“陈管家不能再说了？”

“对！老夫只能说出这些了。”

肖寒月道：

“好！那就请老管家放了抱山兄，肖某人保证你安全离开。”

陈寿笑道：

“肖寒月，你要和老夫斗心机，只怕是年轻了一些，老夫这把年纪，还会上你的当不成？”

肖寒月摇摇头，道：

“陈寿，你没有机会杀死陈抱山的……”

“老夫倒是不信……”

肖寒月突然一上步，一指点出，一股暗劲，直逼咽喉。

陈寿早已有备，一拉陈抱山，挡在自己身前。

肖寒月身子一转，人已闪到了陈寿的身侧，左手疾快地拍出一掌。

他曾在鬼刀侯玄手中抢救了赵幽兰。心中甚有信心，在陈寿出手杀死陈抱山之前，把他抢救下来。

但肖寒月却未想到一点，侯玄不知道他会武功，对他全无戒备，但现在，陈寿却把他看成了第一强敌，随时对他防范。

而陈寿的武功之高，也完全出了肖寒月的意料之外。

肖寒月连转三个方位，出手三次，都被陈寿及时用陈抱山作为屏障，使肖寒月无法得手。

但肖寒月的快速指掌，也逼得陈寿无法腾出手来杀死陈抱

山。

两人动作有如电光石火一般的快速，招招间不容发。

陈寿右手带动陈抱山的身子，左手辅助化解肖寒月的攻势，竟然成了一个相持不下的僵持之局。

肖寒月心中固然焦急，但陈寿也是越打越惊，只觉对方出手之快，逼得人喘不过气，如非手中有陈抱山可作阻挡，只怕连两招也接不下来。

忽然间，寒芒一闪，银月飞霜有如一道流矢，疾射而至，飞击陈寿。

只道是一般的暗器，陈寿身子一侧，险险地让过。

但他却不知道，这银月飞霜是活的，可借着细索自由操纵。

陈寿侧头躲避，银月飞霜掠面而过，但突然一转，去而复返，疾快地一个倒转，由陈寿的脑后面削去。

锋利的宝刃尚且可断，何况，是人的脑袋。

陈寿只觉头上一寒，半个脑袋已然飞起，脑浆和着鲜血，喷起了七八尺高。

银月飞霜的力道不衰，掠着陈抱山的头顶，旋飞而回。

肖寒月掌势飞至，击在陈寿的前胸，陈寿的尸体还未倒下，已被肖寒月一掌震飞起来，摔到七尺开外。

朱盈盈收回了银月飞霜，急急到肖寒月的身前，柔声道：

“肖大哥，我没有做错吧？”

肖寒月道：

“你做的很好。”

陈抱山呆呆地望着朱姑娘，道：

“姑娘用的什么暗器？竟然是折转自如，当真闻所未闻，见

所未见。”

朱盈盈笑道：

“那是银月飞霜，唉，我第一次施用它，好担心伤到了你，幸好没有出错，要是伤到了你，真不知要如何对肖大哥交代了。”

陈抱山道：

“只要杀了这个老奴才，就是在下受到伤害，亦是心甘情愿。”

肖寒月叹口气，道：

“盈盈，真是苦了你了，这样短的时间，你竟然练到了如此成就，能随心所欲，操纵自如，当真是可贺可喜。”

朱盈盈嫣然一笑，道：

“我在睡觉的时候，也在想它的用法，第一次出手，未让肖大哥失望，我心中好高兴。”

常九快步行了过来，道：

“恭喜姑娘，在下这次算大大的开了一次眼界。”

朱盈盈笑道，以后，你要多多帮忙我啊！”

这两句话，没头没脑，饶是常九这个老江湖，也听得楞在那里，不知道什么意思，呆了一呆，道：

“姑娘要常九帮什么忙，只管吩咐一声。”

朱盈盈道：

“以后，肖大哥要是再撵我离开的时候，你要帮我讲话呀！”

常九哈哈一笑，望着肖寒月，道：

“我也要恭喜肖兄弟了。”

肖寒月道：

“恭喜我，什么意思？”

常九叹道：

“朱姑娘是练武的奇才，看她短短时间的进境，抵得上旁人多年的苦功，肖兄弟有朱姑娘这个好助手，实在助力非浅。”

肖寒月微微一笑，道：

“我也有些意外，如此短的时间，竟有如此成就，日后，再学会我的剑法，连我也要甘拜下风了。”

朱姑娘更是笑的一脸娇媚，道：

“我一直想找个机会，试一下我的成就，在画舫上，我就想出手，但又怕惹你生气，勉强压制下这个念头。”

这座客栈，虽然在一处僻静所在，但京口是个热闹的地方，自然是有不少行人、客旅，但这等玩命的事情，看到的人也装作未看到，大家都躲了起来。

“走！咱们离开这里。”

常九跳上车辕，挥鞭驰车，一阵疾驰，到了郊外一处偏僻的土坡上。

陈抱山挖了一个土坑，埋了陈寿，道：

“肖大侠，兄弟想回家一趟，安排一下家人的行程再来。”

肖寒月道：

“陈兄请便。”

陈抱山道：

“几位先行上道，在下随后赶去。”

常九道：

“陈寿既和敌人早有勾结，这辆篷车早成标志，咱们得换个办法上路才行。”

“对！在下竟未想到此处，寒家薄有财资，生活无虑，这辆

车可以弃去不要。”

常九道：

“既可弃置，不如毁去。”

陈抱山道：

“常兄高明。”

常九道：

“陈兄回家一趟，大概要多少时间？”

陈抱山道：

“大约一个时辰足矣。”

常九道：

“那很好，我们就在此地等候陈兄，烧去这辆篷车，大概，也要半个时辰了。”

陈抱山道：

好！一言为定，兄弟尽快赶来。”

肖寒月道：

“陈兄既有家小之累，这趟钟山之行，不去也罢。”

陈抱山道：

“多谢肖大侠的关心，不过，在下一一定要去。”

“为什么？”

陈抱山道：

“不瞒肖兄说，在下一一直想拜在墨非子前辈的门下，但他却一直不肯，这一次，他要我和肖大侠联络，安排同赴钟山，才答允事成之后，收我入门，这次钟山之约，如不能去，只怕这个心愿，也无法得偿了。”

“原来如此。”肖寒月笑一笑，道：

“府上既为敌人渗入，也许还有余党，我们何不一同回到府上，俟陈兄家小离去，再一起动身如何？”

陈抱山道：“固所愿也，不敢请耳。”

陈抱山家境富裕，妻子美丽贤慧，长子十五，女儿十三，陈妻钱氏早知丈夫心意，心中纵有些恋恋不舍，却不出言劝阻，只希望陈抱山日后能够回家探望一下妻儿。

陈抱山备下了丰富的酒菜，款待肖寒月等，直待夜晚二更过后，钱氏带了一双儿女，和两人贴身丫头，带了细软、银票，悄然离去。

她行止隐密，去的地方，除了陈抱山之外，别人都不知晓。

陈府中偌大的家产，除了田地之外，还有一座绸缎妆铺面，陈抱山交给了账房先生继续经营，一切安排妥当，天色已近五更，乘夜色迷蒙，四个人离开陈府，四匹马得得小驰，天亮时分，已近江岸。

弃马乘舟，四个人雇了一艘帆船，北上金陵。

这番安排，看来是隐密异常，连常九这等老江湖，也觉着毫无破绽可寻。

风平浪静，江中行舟，自由自在的平民生活，只乐得朱盈盈高兴万分，自然，肖大哥常伴身侧，才是她真正快乐的源泉。

船舱中饮酒清谈，常九大谈江湖经历，听得肖寒月、朱盈盈津津有味。

这是第二天中午时分，又是个晴朗的好天气，船行江面，目睹着往来帆舟，两岸如画景物，朱盈盈依偎肖寒月的身旁，凭窗眺望，脸上的欢愉笑容一直没有平复过。

不知何时，朱盈盈已经偎入了肖寒月的怀中，陈抱山、常九

也悄然离开了舱房，整个的舱内，只有肖寒月、朱盈盈两个人。

一阵阵少女体香，随着徐徐的江风，送入了肖寒月的鼻息之中。

自从和肖寒月相处之后，这位金枝玉叶的郡主，即不再薰香，现在，肖寒月闻到的香味，是来自她身上的少女幽香。

朱盈盈赤裸地表达出自己的感情，肖寒月也感觉到了朱姑娘的可爱。

事实上，两人有很多相似的地方，只不过，朱姑娘比肖寒月更为率直一些。

肖寒月右手缓缓伸出，抱着了朱盈盈的娇躯，朱盈盈也更紧地偎入了肖寒月的怀中。

忽然间，响起了船家的大声呼叫，道：

“你这人怎么搞的，你不会行船啊！”

这一声呼喝，打断了朱姑娘、肖公子正在升起的热情。

肖寒月霍然一惊，推开了朱盈盈，转身奔出舱外。

只见陈抱山、常九，站在甲板上，陈抱山手中拿着一支撑船用的竹篙，瞪着双目，看着一艘小型快舟，那小舟紧随帆船之后，似是要朝帆船冲撞，但都为陈抱山的竹篙扫开。

原来，那小舟逆流而上，撞向帆船的力量，必须要人力划动，陈抱山手中执着竹篙，遥遥击向操舟的舵手，使快舟无法撞向帆船。

常九已亮出了兵刃，站在甲板上戒备，那船主也明白了那艘快舟的用心，一面下令船上的水手操舵用桨，闪避撞击。

一闪一撞之间，在广阔的江面上，掀起阵阵浪花，如若撇开凶险的后果不谈，看去却是十分壮观、有趣。

朱盈盈已追了出来，站在肖寒月的身侧，低声道：

“肖大哥，要不要我用银月飞霜杀了他们？”

肖寒月道：

“暂时不用动手，看看情形再说。”

朱盈盈微微一笑，点点头。

她不知凶险，只觉好玩，对肖大哥，更是百依百顺。

但肖寒月的内心中，却是暗暗发愁，几次历练，肖寒月的胆气，越来越壮大了，他不怕敌人众多、厉害，但他却怕水，这么辽阔的江面，滚滚流水，一旦船翻落水，纵然是有一身过人的武功，迅如电光石火的快剑，也是完全无法施展了，只有让人活捉、生擒，或是葬身鱼腹的份了。

当时，只想逃避敌人的追踪耳目，却未想到在船上一旦遇到敌人时，如何应付？

心中念转，缓步行近常九，低声道：

“常九，咱们被人发现了。”

常九点点头，道：

“看来，咱们想悄然抵达钟山的愿望是落空了。”

肖寒月道：

“能不能让船家把帆船靠岸，只要一上陆地，就不用怕他们了。”

常九摇摇头，道：

“只怕不太容易，此地没有靠岸的地方，而且，只怕他们也不会让我们有靠岸的时间。”

肖寒月道：

“去和船主商量一下，既然有一艘快舟追来，就可能有第二、

第三艘快舟出现，他们都会水中功夫，咱们只怕很难应付。”

常九微微一怔，道：

“对！如若再来两艘快舟，咱们就无法对付了……”

“趁他们同伴未到，早些靠岸的好。”肖寒月一面说，一面由袋中取出数枚制钱。原来，肖寒月虽未习过暗器，但在几番对敌之后，却也想到了暗器的重要，有些时候，会暗器是十分重要的，所以，就悄然开始习练，用制钱作为暗器，当作金钱镖来使用。

他内功精深，腕力奇强，稍加练习，已然有了很大的进步。

常九转身行向船主，还未来得及开口，另外两艘小型快舟，已然破浪而来。

肖寒月目光锐利已然看到了两艘小舟上面，各站着两个持着弓箭的大汉，不禁心它暗暗吃惊，忖道：究竟是个什么样的组织？水、旱两路，皆有徒众，而且，准备齐全，随时都有大批的人力动用……”

两艘快舟，接近了帆船两丈左右时，快舟上的大汉，已然引弓发箭，箭如流星，分射肖寒月和常九。

肖寒月双手齐出，稳稳的接住了两只长箭，常九却挥动手中兵刃拨打，把两支长箭击落江心。

朱盈盈手执银角飞霜，紧依在肖寒月的身侧。

她脸上带着微微的笑意，既无忧虑，也不震惊，似乎对肖寒月的一切，都充满着信任。

看她的镇静工夫，连常九也为之暗暗佩服。

这时，肖寒月突然跃到船头，低声道：

“常兄退下，想法子行船靠岸，这里有我应付。”

说话之间，箭已如飞蝗而至。

对方虽只有四个弓箭手，但他们射技熟练，十分快速，双方的距离又近，箭势力道很猛。

但肖寒月的接箭手法，更是妙到极致，只见他双手彼扬此落，有如万手千臂一般，带着啸风而至的破空雕翎，竟然没有一支落在船上，完全被他接了下来。

四个弓箭手，快如连珠各发出二十四支强箭，九十六支箭全被肖寒月接在手中。

四个人看得呆了，竟忘记再引弓发箭。

其实，四人都已明白，就算再射一袋箭，仍然是要被对方接住。

武林中不少接箭高手，但在箭势最强的距离之内能够连续接下四个熟练弓箭手射出的长箭，那确实是绝无仅有的事了。

陈抱山本已为弓箭所困，但看弓箭尽为肖寒月所接，不禁精神一震，长篙挥舞，势道凌厉，迫得另一艘快舟掌舵人一直无法撞向帆船。

肖寒月表现出的技能、威力，似乎是每次动手都有着很大的进步，不但常九看得暗暗喝采，就是那位船主也看的信心大增，吃喝着撑船的伙计，把帆船向江边靠去。

突然间，船舱中冒起了一股江水。

船主大声叫道：

“不好了，船底被凿破了。”

肖寒月听得一呆，转头望去，舱中已然积了盈寸江水，这个洞凿的不小，破裂处，水势直涌而出。

不怕来敌的凶猛，但对这滔滔江流，却存有极大的畏惧，肖寒月暗暗决定，日后绝不再乘船赶路。

大概是那位船主也感觉到处境凶危，唯一的生路，就是尽量把船靠近江岸，他久行水面，经验丰富，抓起一个水桶，舀起江水，倒向舱外，一面高声说道：

“伙计们，加把力，把船拢向江岸，肖公子武力高强，只要把船靠近岸边，大家都算保命了。”

生死交关，任何的重赏，已不足激起勇气，只有保命的说法，最有效用。

果然，已想弃船而逃的几个水手，又全力施为，把帆船向江岸靠去。

常九跃入舱中，左手抓起了一个水盆舀水，右手执着如意棒，目光流转，瞧着舱中的变化。

陈抱山低声说道：

“肖兄，先把这三艘梭形快舟毁了，再合力应付水底的敌人……”

肖寒月本无伤人之意，但形势急迫，一咬牙，抓起一把长箭投掷，虽非强弓射出，但箭势急劲，快如流星，一把就有十余支，闪避不易。

但闻几声惨叫，北面的快舟上两个弓箭手，一个舵手，全被射中。

强劲的去势，把三人也撞得坠入江中。

朱盈盈低声道：

“肖大哥，我试试银月飞霜好吗？”

肖寒月点头一笑，心中忖道：此时何时，你早该出手了。

但见一道银虹骤起，有如冰轮乍现，飞向了快舟。

寒光闪过，鲜血溅飞，两个弓箭手，连什么兵刃都未看清楚，

脑袋已飞落江心。

一击之间，如此威势，陈抱山心中大大地震动了一下，他绝没有想到，娇媚如花的朱姑娘，竟有这一手凌厉绝活。

只见那盘飞银芒，有如活的一般，本是斜向上面飞升之势，突然一沉，有如流星飞坠，划过了那掌舵的水手。

没有看清楚伤在何处，只见他忽然间一头栽倒江里，由水中冒起了一股鲜血。

银芒盘转，突地飞回甲板，宝刀锋利，带起了一股寒风，三尺内感觉到冷气逼人，陈抱山吃了一惊，正想闪避，银芒飞入了朱盈盈手中不见。

从未见过飞射数丈的剑法，陈抱山有些茫然地道：

“这是什么剑法？”

“银月飞霜……”朱姑娘很满意这一击的神奇、快速，微笑如花。

“好一招银月飞霜，姑娘剑上造诣如此之深，陈某人当真开眼界了。”

想到自己练剑二十余年，想也未想过天下竟有如此奇厉的剑招，朱姑娘小小年纪，竟能成此绝技，不禁心头黯然。

他那里知道，这银月飞霜的威力，全在它设计制造的精妙之上，其运用之术，亦是前辈古人化了数十年工夫研究出来的奇妙手法，朱盈盈只不过是承受了前人余阴，使利器的作用发挥出来罢了。

肖寒月亦是暗暗震惊“银月飞霜”的神奇、强大，适才一击，如是飞向自己，要如何才能避过。

第一次，遇上武技转化的难题，不禁想得入神，连处境的危

险，也已忘去。

三艘快舟去其二，余下一艘，自然不敢再逼帆船。

这时，舱中积水，已然逾尺，常九左手舀水，右手待敌，但腕力不足，舀水有限，致舱中的积水，愈来愈多，行动之间，也逐渐困难。

肖寒月凝神思索，静立不动，朱盈盈也就静静的站在他的身边。

陈抱山忍不住叫道：

“肖大侠，你们守住甲板上面的扼敌，我去帮忙清除舱中积水。”

肖寒月如梦初醒般，回头一看舱中积水，急急说道：

“盈盈，守住船头扼敌。”转身入舱。

但闻砰然一声，船又破裂一处。

这时刻，忽然发觉到常九的如意棒发挥出特别的妙用了，只见右手疾伸，一棒直捣过去，如意棒突然弹出一股锋芒，由破裂的洞穴中，刺了出去，穿入水中，一股鲜血，随着江水涌入。

原来，那如意棒内机关甚多，有机簧控制的尖锥利刃，突然探出，可及三四尺外。

加上陈抱山和肖寒月的全力舀水，舱中积水大减，已可看出两个拳头大小的破洞，江水再涌了进来。

那船主人奔入内舱，取出两床棉被，分堵在两个破洞上，突然流出泪来，道：

“可惜我这条好船哪！”

肖寒月不知水性，也不知这船何等木头所造，但确知是一艘好船，水中敌人，费了不少时间，才把帆船凿了两个裂洞，在江

水挤压之下，竟未扩大，如非好船，岂能如此。

船终于靠到江岸，船家仍然泣声不止，陈抱山取出一张两百两的银票，交给船家，那船主接过银票，才收住了悲泣。

常九跃登岸上，方叹口气，道：

“肖兄弟，咱们恐怕无法逃过敌人的耳目了……”

肖寒月接道：

“敌人众多，耳目遍布，既是无法避开，倒不如堂堂正正地向前行去。”

常九摇摇头，道：

“不好！明枪易躲，暗箭难防，咱们给他一个若隐若现，使他们无法事先安排陷阱。”

肖寒月道：

“好！那就由常兄安排了。”

常九本善隐形潜踪之术，地鼠门的易容方法，也是江湖上之一绝，只不过很少有人知道罢了。”

经过常九的改扮，肖寒月、朱盈盈全变了样子，常九单独先行，肖寒月等三人跟在后面，每在岔道、转弯之处，常九就留下记号。

地鼠门的技巧，全部用了出来。

这种江湖上的诡异行径，不但肖寒月、朱盈盈从未见过，就是在江湖上行走多年的陈抱山也觉得新奇的很，衣服可正穿反穿，颜色随时变换，忽然混入旅客群中，忽然间又会聚一处，未得常九解说之前，似乎是充满着神秘，但得了常九解说之后，却是十分简单，方法是技巧的利用地形和旅客人群，随时变换位置，使追踪、监视的敌人，莫可捉摸，再暗中留心可疑的人，即

可反客为主。

肖寒月很快地明白了个中的技巧，是利用人类的错觉来隐藏行色。

这办法很好玩，也很管用，肖寒月等人时而混入旅客群中，时而两人同行，虽然忽而群、忽而单的行动，但事实上，却有着一定的规律，保持着联系。

常九表现出了高度的技巧，彼此约定，距离不能超过十丈，但除非常九有意的让三人看到他的行动之外，三人竟很难看到他。

这日中午时分，经过一个茶棚，肖寒月忽然发觉了常九留下暗记，告诉肖寒月他们说：茶棚中两个老者是敌人，其中一个是用毒的高手，要特别小心。

肖寒月心中震动，暗道：他们派出了施毒的高手，那真是防不胜防了，必须早些把他除去。

但他却看不出两个同时穿着灰衣的老者，哪个才是用毒的高手？

这时，肖寒月等一行正混在一批行旅中，这一群有几个人，两个灰衣老者果然很留心走过茶棚的旅客，但显然并没有发现三人的身份。

肖寒月暗暗提气凝神，果然听到了一个脸上有麻子的灰衣老者说道：

“郭老，你怎么不下手啊？”

“怎么个下手法，我瞧不出他们的身份，总不成对所有过路的人，全都用毒吧！”

麻子老者笑道：

“郭兄一向是宁可错杀十个，不肯放过一个，你今天怎会变得这等仁慈了。”

另一个灰衣者应道：

“我郭天威用毒的对象，都是武林高手，一般的平民百姓，我可是从不下手。”

肖寒月心中明白了，那脸上没有麻子的人才是用毒的高手。突然加快脚步向前行去。

朱盈盈和陈抱山得到了肖寒月的暗示，地鼠门中有一套很好的联络方法，一个举动，一个手势，都代表一个行动。

常九花了不少的时间，才把肖寒月等三人教会，这方法虽然简单，但却是在不经意中作出来，融合于正常举止之中，除非事先有一定的默契，别人很难瞧得出来。

陈抱山和朱盈盈都得了肖寒月的通知，两人也展开了配合的行动。

行走在人群中的肖寒月忽然间不见了，陈抱山和朱盈盈也蛇隐鼠窜的隐入了道旁草丛之中。

灵巧的动作，使得同行的旅客之中，竟然没有一个人发觉。肖寒月刚刚隐好身子，常九突然在身旁出现，笑一笑，道：“肖兄弟，你有什么打算？”

“杀了那用毒的高手！”

“他是什么人？”

“我听到他们的谈话，他叫郭天威。”

常九呆了一呆，道：

“郭天威，寸草不留郭天威？”

“怎么？你认识他？”肖寒月大感奇怪地说：

“你既然知道他是一个用毒的高手，自然早知道他是谁了。”

“我能瞧出他会用毒，那是江湖经验，但我不知道他是谁。”

肖寒月沉吟了一大阵道：

“我明白了，那是一种经验、阅历累积起来的观察力。”

“对！这就叫江湖阅历，不过，我想不到会是郭天威。”

肖寒月道：

“他是不是很可怕？”

常九道：

“可怕得很，你只要听到他的绰号，寸草不留，就该想到他手段的恶毒了。”

肖寒月哦了一声，望着常九。

常九吸一口气，道：

“他用毒手法高明不说，而且，用的是无形之毒，中毒之人当时并无感觉，事后一个时辰才会发作，听说，他还能把毒发的时间，延长到十二个时辰之后。”

当真是闻所未闻的施毒手段，肖寒月听的楞住了。

常九叹息一声，道：

“十几年前，江湖上有一个十三铁骑的组织得罪了他，他只是在他们住宿的地方走了一下，第二天十三铁骑和手下合计四十九人，全都气绝而亡，当时，竟无一人感觉到自己中毒……”

肖寒月神情一变，道：

“如此厉害吗？”

常九道：

“十三铁骑上下四十九人的死状，也在江湖上流为奇谈，一直传诵了好几年才平静下来。”

“想那四十九人，死状很惨了？”

“不！每个人死的时候，都带着笑容，好像是在睡梦之中，想到了什么欢乐的事情一样，这证明了他们死得毫无痛苦，死在不知不觉之中，但死亡究竟不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不论怎么死，死亡对人都是是一种威胁。”

肖寒月道：

“不错，千古艰难唯一死，古人早就说过了。”

常九道：

“郭天威能让人在不知不觉中死去，想来真是可怖异常。”

想了一想，肖寒月不自觉地打一个冷颤，道：

“常九，这个人是绝不能留下来了。”

常九道：

“郭天威在那个组织中的身份，应该是十分重要，如果咱们能问问他，也许会有很多收获。”

肖寒月沉吟了一阵，道：

“常九，一个人的穴道受制，还有没有用毒的能力？”

常九道：

“应该不会。”

肖寒月四顾一眼，道：

“身后荒草高可及人，就在草丛之中问他，也许可以使他招供。”

没有等太久时间，郭天威和那个脸上有麻子的人，并肩行了过来。

肖寒月全神戒备，面对着一个用毒的高手，如是一击不中，那后果就很难预料了。

常九还教了肖寒月另一个特长，那就是忍耐工夫。

直待两个人行过肖寒月等隐身地方，肖寒月方才一道闪电似的，忽然间飞跃而起，扑向郭天威。

郭天威用毒手法恶毒，武功也很高明，肖寒月疾扑而来带起的风声，已使他心生警觉，霍然转身，但仍然晚了一步，肖寒月已经准确的点中了郭天威的穴道。

那一脸麻子的灰衣老者，右手一挥，疾劈了一掌，击向肖寒月。

肖寒月冷笑一声，左手一扬，已扣住了那麻子的脉穴。

常九疾跃而出，抱起了郭天威，隐入草丛之中。

肖寒月右手如电，那麻子惊叫之声，还未出口，又被点中穴道。

两人被带入草丛中，陈抱山和朱盈盈也赶到。

常九点了郭天威四肢上的穴道，肖寒月也解开了那麻子的晕穴。

两个人神志都恢复了清明，但身体却无法动弹。

郭天威大概从未受到如此的折磨，双目中满是愤怒，瞪着肖寒月和常九。

那麻子却是一脸惊惧之色，道：

“这算什么？咱们素不相识……”

常九冷冷接道：

“看样子及形貌，阁下是九头鸟万长青了？”

朱盈盈忍不住微微一笑，道：

“他怎么会叫九头鸟？”

她虽然改了容貌，但却无法使声音改变，仍然清脆动人。

常九笑道：

“九头鸟是一种邪鸟，听说能发出各种的声音，见者不吉……”

郭天威开了口，声音中仍带着怒气，道：

“你们是什么人？”

肖寒月道：

“阁下要找的人。”

“肖寒月？”郭天威打量着肖寒月说：

“你不是。”

“如果我改变了容貌呢？”

其实，郭天威已经相信了，除了肖寒月之外，这江湖之上，还有什么人，能在他出手之前，点中他的穴道？

九头鸟万长青叹息一声，道：

“咱们终日打雁，今日被雁儿啄了眼睛……”目光一掠常九，接道：

“阁下是地鼠门的常九了。”

常九道：

“不错，你们把我的底子，也摸出来了。”

万长青道：

“那很好，你常九也是老江湖了，个中利害应该思索得十分清楚，地鼠门中除了你常九之外，还有一位李爷，你大概认识吧？”

常九心头一震，道：

“李七，你们把他怎么了？”

万长青道：

“没有怎么样，他活得很好，咱们二爷礼贤下士，贵门的李七兄，现在是咱们二爷的贵宾。”

肖寒月低声道：

“常兄，李七是……”

“我的师兄，也是我们地鼠门这一代的掌门人。”

肖寒月点点头。

常九目光转到万长青的脸上，冷冷说道：

“他已经多年不问江湖中事了，而且不再收弟子，你们为什么找上他？”

“那是咱们二爷爱才，像天威这等人物，不是也成为咱们二爷的贵宾么？地鼠门虽然不是一个很大的门户，而且已经式微，人才凋零，但他们具有的隐形潜踪之术，却是江湖一绝，二爷求才若渴，找不到你常九，只好把李七爷请去了。”

常九道：

“我知道，他的身体不太好。”

万长青道：

“放心，放心，咱们二爷手下人才众多，有很多医道高明之士，李七爷的身体，已被调理得比过去健朗多了。”

肖寒月突然接道：

“天下名医，谁能在金陵赵百年之右？”

万长青淡淡一笑道：

“你真是肖寒月？”

肖寒月道：

“如假包换。”

万长青道：

“咱们二爷对阁下很敬慕，所以……”

“所以，才派出了很多的高手，到处截杀我肖寒月，白玉仙、向中天、还有阁下这只九头鸟，再加上寸草不留郭天威……”

万长青接道：

“误会，误会，天大的误会，咱们二爷对你肖兄十分敬重，一直想亲自跟你谈谈，但你肖兄却一直不肯赏这个面子，迫得咱们二爷不得不动员了很多人手请你，至于兄弟和郭兄，也是派出的人手之一……”

肖寒月接道：

“如果我不肯听命，两位就准备把在下给毒死了？”

“不会，绝对不会，二爷很希望你加入我们这个组织，有很重要的职位，等着肖兄……”

肖寒月哦了一声，道：

“此话当真吗？”

“龟孙子才会说谎，我陪郭兄亲自出动，就是来请肖兄的……”

“听口气，阁下在二爷面前的身份，似乎是还不太低呀……”常九凝目注视着万长青说：“你万兄九头鸟的大名，我早已听过，但如比起郭天威在江湖上的威望，不客气说，应该是有一段距离，你小子凭什么跟郭天威称兄道弟。”

“这个……”万长青麻脸上竟然也升起了一片红晕，道：

“承二爷看得起在下，把在下留在身边，常常和在下商量一些事情。”

“二爷的亲信……”肖寒月说：

“好！你现在告诉我，二爷是什么人？”

万长青微微一怔，道：

“二爷就是二爷，能作主，能当家的人。”

肖寒月道：

“肖某人出道晚了几年，对江湖上的人人事事，知晓不多，你要说什么，最好能说的明白，让我听得懂。”

“那当然！肖兄只要肯和在下去见二爷一面，我相信肖兄立刻可以决定投效在二爷的麾下，那是惊人的大局面，和江湖一般开窑立寨的局面不同……”

肖寒月冷冷接道：

“现在，答复我的问话……”

万长青接道：

“在下是句句实言……”

肖寒月右手一抬，冷冷说道：

“不要逞口舌之利……”

陈抱山接道：

“交给我收拾他，肖公子吩咐我割他的鼻子，我不会切他的耳朵。”

话说完，手中已多了一把小巧锋利的匕首，冷森森的寒芒，搁在了万长青的脸上。

万长青能言善道，但却很怕死，陈抱山双目中的凛凛神光，使得万长青感觉到，这个人不是谎言恫吓，而是说下手就会下手的人。

肖寒月道：

“说！二爷者，何许人也？”

万长青道：

“二爷是我们这个组织中领导人之一。”

肖寒月道：

“那是说，还有一位大爷了？”

“大爷很少出面，在下追随二爷已有数年之久，咱们从未见过大爷。”

“哦！二爷总该有个姓吧？”

“有！不过，知道的人不多，通常我们都是尊称二爷。”

“你是他的亲信，身边的红人，总不会不知道吧！”

万长青道：

“我不知道……”

“不肯说，好！先给你一点苦头吃吃。”

肖寒月究竟是读书人，虽然明知道严酷的惩罚，收效很大，但却说不出口。

陈抱山应了一声，匕首晃动，立刻在九头鸟的脸上，划了几道伤口。

鲜血涌出，疼得万长青呻吟出声。

肖寒月道：

“现在，答复我，二爷姓什么？再不说，我就割下你一只耳朵。”

万长青急急说道：

“好像是姓李，我真的不太清楚。”

肖寒月略一沉吟，道：

“你们的总寨，设在什么地方？”

“大批的人手，住在钟山，不过，二爷大多数的时间，不住钟山总寨。”

“不在钟山总寨，在什么地方？”

“金陵城中。”

肖寒月心中一动，道：

“你常随二爷身侧，也住在金陵城中了？”

“不！我住在钟山总寨。”

肖寒月道：

“你认识白玉仙了？”

“见过，不过并非很熟，她是二爷的贵宾……”

“很好……”肖寒月说：

“就这样尽你所能的回答我的问话，你先休息一下。”

目光转往郭天威的身上，道：

“你杀了很多的人，而且，用毒取命，不分善恶首从，应该是死有余辜了。”

郭天威心中吃了一惊，一般江湖人物，都是希望逼问出他用毒的手法，配毒的药方，希望能学到他的用毒本领，这肖寒月却是光数说他的罪状，似是并无学习他用毒的手法之心。

这就使郭天威感觉到了危险，也突然间软化了，轻轻咳了一声，道：

“在下杀人虽多，但却并未滥杀无辜。”

常九突然出手如风，点了郭天威和万长青的晕穴，道：

“肖兄弟，你准备怎么打算？”

肖寒月道：

“用毒的郭天威是绝对不能留下，至于这只九头鸟，在下倒不知是该杀、该放？”

“我倒想了一个办法，不知道可否适用？”

肖寒月道：

“请说出来，大家研商一下。”

常九道：

“万长青贪生怕死，不难尽吐隐密，如果咱们扮成了他们两人，混入钟山……”

肖寒月接道：

“办法是不错……”

目光打量了两人一阵，道：

“万长青这一脸麻子，郭天威的用毒之技，外形、内在，都不易模仿的像，只怕会露出破绽。”

常九道：

“外形上下不用担心，我相信可以改份的维妙维肖……”

陈抱山接道：

“只要郭天威和万长青肯说实话，咱们尽知隐密，一时之间，尚可应付过去。”

常九苦笑一下，道：

“这件事，要你陈兄和肖公子合作了，常九的易容手法虽然高明，但我没有办法把身材升高。

陈抱山道：

“在下乐意效命。”

朱盈盈道：

“那我呢？应该扮什么？”

常九道：

“最好也扮成他们的人，我相信这件事不太困难，他们训练了很多的杀手，咱们很快会找到机会。”

“可是，我要和肖大哥在一起。”

“不会离开他们很远，事在人为……”

朱盈盈望着肖寒月，似是要他决定。

肖寒月点点头。

常九的易容手法果然高明，陈抱山一脸麻子，耗费了常九大半天的时间，但瞧上去，果然是找不出一丝破绽，难的是万长青具有的习惯，和滔滔不绝的口才，陈抱山有点难以适应。

肖寒月装作郭天威。郭天威冷漠、孤傲，很少说话，这一点很容易，但困难处是他用毒的本领。

常九在万长青和郭天威身上，搜出了两面颜色不同的腰牌，另外在郭天威身上还搜出了一本毒经。

经上文字深奥，不易看懂，但这难不倒肖寒月，他读了两篇之后，已经通晓了用毒的大概情形。

常九和朱盈盈走在一起，立刻尝试到这位郡主很难伺候了，她和肖寒月在一起时，百依百顺，但现在却是刁蛮异常，如只是发脾气，常九还可以应付，但现在，她却不是发脾气，而是赌气，一下子不吃饭，一下子又不肯走，折腾得常九如坐针毡，苦不堪言。

好不容易找到了一个机会，四野无人，常九突然加快脚步，追上了肖寒月，道：

“肖兄弟，老哥罩不住了。”

肖寒月呆了一呆，道：

“什么意思？”

“朱姑娘发起了千金小姐脾气，老哥哥我被她折磨得哭笑不得，这样子下去，不到金陵，我就要丢了这条老命。”

陈抱山笑一笑，道：

“你们相距不远，我怎么没有听到朱小姐发脾气？”

“她要是肯发脾气，倒是好应付了，困难的是，她不肯发作……”

陈抱山接道：

“这我就想不通了，她怎么折磨你？”

常九道：

“她不吃饭，不说话，我只要催她一下，或是说她几句，她就流下眼泪，好像是受到天下所有的委屈，我用尽办法，说破了嘴皮，她不睬不理，好像是没有听到一样……”

肖寒月叹口气，接道：

“常兄可以不理她呀！”

常九苦笑一下，道：

“不理她可以，但我总不能丢下她不管吧！”

肖寒月皱皱眉头，道：

“她怎能如此的无理取闹？”

常九道：

“其实，这件事很好解决。”

陈抱山道：“常兄既是早有办法，何以迟迟不行呢？”

常九道：

“这得两位同意呀！”

肖寒月道：

“常兄请说。”

“只要让她在你的身侧，就会温顺听话……”

“这个……”肖寒月有些为难地说：

“和咱们的决定，不知有所冲突否？”

“这方面我已经想过了……”常九低声说：

“朱姑娘索性改扮成一位小厮，跟在两位身侧，少了这个丫头的羁绊，我也可以行动方便一些。走在前面。”

陈抱山道：

“看起来，眼前也只有如此了。”

肖寒月还在犹豫，常九又接了口，道：

“咱们这一路行来，未再遇什么阻碍，大约咱们突然消失不见，已使得他们也乱了章法，但朱姑娘如果不肯合作，只怕很难保住隐密，用不着别人揭底，咱们自己就会暴出内情。”

陈抱山道：

“看来，也只有这个办法了。”

肖寒月道：

“奇怪的是，这一路行来，怎的未见有人和咱们通达信息？”

常九道：

“本来，我也觉得奇怪，但仔细一想，郭天威和万长青的截杀，可能是一个单独行动……”

肖寒月点点头，道：

“对！那个组织，一直保持着神秘，而且，能够保持很多年不让秘密泄露，我想，他们可能有一套与众不同的统御方法，组织虽然庞大，随时可以大批的人力应变，但他们之间的关系，却很单纯，一种直接的联系方法，接受单一的指挥，彼此间并没横线联系，所以，他们的力量遍布，但却十分隐密……”

常九接道：

“我也想到了这一点，只不过，没有你肖老弟想的这么透澈，

一语提醒梦中人，你这一提，倒让我想起了一些事情，他们能在金陵城中，把人手隐藏在绸缎庄内，如在金陵城外安排这些人手，自然是更为容易了。”

肖寒月道：

“不错，他们把人手配置在一般的农庄、商店之中，平日里参与耕作，经营商业，一旦奉到命令，能迅速集结行动，来如蚁聚，那就很难查出他们的底细了。”

陈抱山道：

“厉害呀！我在京口长大，自信很留心江湖上的动态，如非肖大侠看出破绽，我陈某人被人出卖，死也不知道是如何死的了。”

“其实，咱们早应该想到这一点……”肖寒月说：

“他们采用的是江湖上从未用过的寄生法，借用尚书府第，用作发号施令之所，其胆大妄为，心思慎密，已是昭然若揭了。”

常九道：

“这就是如此一个庞大的组织存在江湖之上，竟未被人发觉的原因了。”

肖寒月道：

“咱们虽和他交手多次，仍未能找出他们首脑、巢穴，那么众多的人力，竟然能在金陵城中来去自如，聚散无常。”

常九叹息一声，道：

“如非墨非子老前辈发觉钟山幽谷之秘，恐怕，江湖上现在不知道有这么一个组织！”

哈哈一笑，接道：

“不过，这也给了咱们一个方便，既是郭天威和万长青的单

独行动，我们多带一个从人，也不会引起注意。”

肖寒月心中明白，朱盈盈如若不是给了常九太多的刁难，常九绝不会甘冒暴露身份之险，把朱姑娘放在自己身边，想到她的郡主身份，真要放入，实在很难应付，只好说道：

“好！既是没有有什么疑难，常兄请单独行动吧！”

说也奇怪，朱姑娘跟着肖寒月之后，又变得百依百顺，现在，朱姑娘扮成一个年轻的小厮，也许是常九心里还有点生气，把一个千娇百媚的朱姑娘，打扮的十分怪异，娇嫩嫣红的肤色，变得又黑又粗，弯月似的眉儿，也变得看上去十分粗疏，像一个山村中的放牛孩子。

但如仔细的端详，仍然发觉了朱姑娘可爱的一面，圆亮的眼睛、洁白整齐的牙齿，和秀致纤巧的双手，只可惜那窈窕的身材。却被一件又宽又大的衣服所遮掩。

常九把朱姑娘交给了肖寒月之后，人像突然间失踪了一般，两天两夜间，竟然没有和肖寒月等见过面，肖寒月不由担起心来，但却未说出来。

这天晚上，到了百家集，肖寒月等投宿在一家太平客栈内。

百家集距金陵不过百里左右，地方不大，但因地处要区，刚好距金陵一天的行程，这就成了一个发展很快的小镇，人口也越集越多，由百户人家聚集到千户人家，紧临官道店面，一连开了十几家客栈。太平客栈是这百家集最好一座客栈，也兼营着酒饭生意。

肖寒月等要了一座跨院，把酒饭开在跨院的小厅中。

陈抱山这一路上尽量在模仿万长青的口气说话，住店，吃饭甚至叫酒呼菜，都由陈抱山开口招呼。

酒菜上齐，陈抱山挥挥手对店小二道：

“没有招呼，别来打扰。”

店小二应了一声，躬身退下。

三人围桌而坐，陈抱山忍不住开口说话：

“肖公子，两天没有见到常兄了？”

“是啊！我也有些担心。”

陈抱山轻轻叹息一声，道：

“这里距离金陵，只不过百里路途，常兄应该和咱们商量一下了……”

肖寒月苦笑一下，接道：

“地鼠门隐形潜踪之术，天下无出其右，应该可以自保了……”

忽然站起，目注窗外，冷冷喝道：

“谁？”

但闻波的一声，似是有物跃下，紧接着喵的一声猫叫。

肖寒月吁的一口气，缓缓坐下。

陈抱山低声道：

“好灵敏的耳目。”

原来，他亦在全神贯注，静听四周变化，竟未闻得一点声息，肖寒月起身呼喝，心中还不太服气，但听一声猫叫传来，才知自己不但武功和肖寒月有很大的距离，即使在内功修为上，也有着很大的差异。

肖寒月叹道：

“今夜常兄如是再不出现，恐怕是真的有麻烦了。”

只听一声轻笑，道：

“不错，我是遇上了一场很大的麻烦，不过，总算是险中有吉，及时赶回来了。”

窗门轻启，常九飞身而入。

肖寒月起身笑道：

“刚才可是常兄？”

常九道：

“是，肖兄弟果然耳目灵敏，老哥哥我已极尽小心，但仍被你听出声音，只可惜江湖的经验差了一点，竟让我那一声猫叫给骗过。”

肖寒月一抱拳，道：

“惭愧、惭愧，多承指教了。”

陈抱山拉过一张椅子，道：

“常兄请坐。”

常九坐下之后，自斟自饮，一连喝了六杯，才长长吁一口气，道：

“我已经两天两夜没有喝过一口酒了……”

朱盈盈低声道：

“那你一定很饿了，快吃点东西。”

常九双目盯着朱姑娘看，看得朱姑娘不由自主低下了头，才吁一口气，道：

“声音太娇脆，一听就是女子口音，以后，尽量少说话，一定要说话，非要仿照男子的口音才行。”

朱盈盈点头不语。

常九道：

“我身上带有牛肉干饼，饥饿倒是不会，但酒瘾却是叫我难

过得很！”

又干了两个满杯，接道：

“我碰上了白玉仙……”

肖寒月道：

“她走在我们前面？”

常九摇头笑道：

“不！走在诸位之后，但她追过了诸位。”

肖寒月呆了一呆，道：

“在下亦很注意周遭的人物，并未发现白玉仙，难道由京口北上金陵，还有两条官道不成？”

“肖兄弟只注意到人，却未注意到物，白玉仙乘一辆马车北上。”

肖寒月道：

“一辆马车，一辆马车……那是一辆已有破损的布篷马车，赶车的是一个年轻后生。”

常九点头一笑，道：

“你注意及此，倒也难能可贵了，那辆破损的马车中，坐着白玉仙，那位赶车的年轻后生，更是你的旧识。”

“她是文雀姑娘？”

“对！正是文雀姑娘改扮……”常九说：

“奇怪的是，以郭天威的身份，应该受到神秘组合首脑相当的器重才对，白玉仙应该认识，她何以不向两位招呼一声？”

肖寒月道：

“也许，他们互不相识。”

常九道：

“他们认识。”

肖寒月道：

“常兄……”

“我这两天来一直跟着他们，追逐两日夜，工夫并不白费，听到了他们不少谈话内容。”

陈抱山道：

“常兄，以那白玉仙身手之高，常兄能追随她两日夜未被发觉，不知用的什么办法？”

常九微微一笑，道：

“两天来，我身历七次改变，行人、店家、老嫗等外，最使我难以忍受的，是在车厢底下，藏了四个时辰之久，如若时间再多些，我忍受不住，势必被他们发觉不可。”

肖寒月道：

“常兄能在车下隐伏了四个时辰，而不被白玉仙所发觉，单是这分能耐，就非在下能及。”

常九笑一笑，道：

“有一件事，我到现在，还是想不明白……”

这句话突如其来，听得肖寒月、陈抱山等为之一呆，道：

“什么事情？”

常九道：

“白玉仙的车厢里，藏了一个人……”

肖寒月道：

“是男人、还是女人？”

“男人……”常九茫然地说道：

“白玉仙为什么不能堂堂正正的和男人交往，竟把一个人藏

在车厢里，食宿都在车中……”

肖寒月道：

“常兄见过那人形貌吗？”

“见过，为了看他，我在车外藏了一夜之久，终于见他在深夜中下车……”

朱盈盈接道：

“他晚上为什么不住在客栈中，躲在车厢里干什么，又为什么要在半夜里下车？”

常九微微一笑，道：

“他如能住客栈，可以和白玉仙出双入对，自然就不用日夜躲在车厢中了，至于深夜下车，可能是为了方便……”

“对呀……”肖寒月沉思不解的说：

“孤男寡女，挤在一个车厢里，自然是情爱深笃，但他们在逃避什么？畏惧什么？”

常九借工夫，不停地自斟自饮，一壶酒已被喝的点滴不剩，才笑一笑，接道：

“深夜一瞥，那男的一袭长衫，是文士模样，只可惜，却断了一条右腿，必须借一根拐杖行动……”

他看看肖寒月，但肖寒月却未再开口追问。

原来，肖寒月发觉了，常九对这件事，早已知道的很多，不用问他，他就会有系统的说出来了。

果然，常九吁口气，接道：

“我隐身车厢底下，听到他们谈话，那位断去一腿的男子，似是一位饱学的儒士，好像在劝告白玉仙，不要被利所累，但两人似是有很多的顾忌，言语隐晦，有些重要的谈话，声音低微得很

难听闻……”

肖寒月接道：

“常兄的意思，可是说那位文士，不是白玉仙的同路人？”

常九道：

“不是，两人大概是话不投机，引起了一番争吵，所以，白玉仙连夜赶路北上，那位断腿男人却留在这百家集。”

肖寒月道：

“他也住在这里？”

常九点点头，道：

“就在十丈外一家大盛客栈中。”

肖寒月道：

“这么说来，白玉仙和郭天威万长青也不认识了。”

“认识，白玉仙对那男人提过，言下之意，似乎对郭天威的用毒之能，心中有着很大的顾忌。所以，你们既然没有发觉她，她也乐得不和你们打招呼了。”

肖寒月道：

“常兄，还听到些什么？”

常九沉吟了一阵，道：

“白玉仙的身份在那个神秘组织中，似是有着相当的份量，但我听她的口气，竟然也是了解的有限……”

肖寒月霍然站起身子，道：

“常兄，带我去见见他。”

常九道：

“要去见谁？”

“那位断了一条腿的蓝衫文士……”

“这个……”常九有些顾虑，道：

“此地距离金陵，不过百里，如果两位改扮的身份泄漏，只怕咱们的行动，就十分困难了。”

肖寒月道：

“也许，咱们的行踪早已泄漏了，布置好了一个陷阱，等咱们自己走进去。”

常九呆了一呆，道：

“你的意思是……”

“我在想……”肖寒月说：

“你的隐形潜踪之术，虽然高明，但如说能在白玉仙乘坐的篷车下，藏身了几个时辰，不被发觉，兄弟就有些怀疑了。”

常九道：

“你是说，她早就知道了？”

“白玉仙迟迟不肯下手，不外两个原因，一是为了那个缺腿的文士，一是还太清楚你的身份……”

凝神思过片刻，肖寒月缓缓接道：

他们的组织太神秘了，有利有弊，白玉仙也许误把你当作了暗中监视她的人了？

常九点点头，道：

“这倒大有可能。”

肖寒月道：

“不论那缺腿文士，是何身份，但他和白玉仙之间，必有渊源，如其咱们暗作猜疑，何不找他一谈。”

陈抱山道：

常兄说他是一位饱学儒士，自会分辨是非，也许，咱们能从

他们那儿知道不少隐密。”

常九吁一口气，道：

“此刻天色还早，咱们休息一下，三更左右，再去见他。”

大盛客栈距离太平客栈不过十家店铺，三更时分，街上已无行人，常九带着肖寒月直扑客栈后面一座小院落中。

房中灯火仍明，显然室中人尚未安歇。

肖寒月示意陈抱山、朱盈盈分守两侧屋面，常九守在院中，才行近门前，举手叩动门环。

只听一个低沉的声音说道：

“房门未关，请进来吧！”

肖寒月推门而入，只见一个身着青色长衫，三十左右的文生坐在案前，木案一侧，还放着一根拐杖。

肖寒月缓步而入，一面打量那青衣文士，一面提气戒备，目光转动，四下打量。

青衫人淡淡一笑，道：

“不用查看，室中只有我一个人，阁下是寸草不留郭天威？”

肖寒月点点头，道：

“你认识我？”

青衫人道：

“玉仙跟我提过，说你用毒之能，是当今第一高手。”

肖寒月哦了一声，道：

“白姑娘还跟你说些什么？”

青衫人道：

“没有，我们谈的并不愉快，除了我们私人之间的事务之外，她没有提过贵组织中任何秘密。”

肖寒月道：

“你和玉仙姑娘之间……”

“往事如烟，不提也罢……”青衫人无限感慨地说道：

“你是杀我的吧？”

肖寒沉吟不语。

青衫人叹息一声，道：

“我说过，你们不会放过我的，玉仙不相信，她错了……”

肖寒月冷冷接道：

白玉仙真的没有谈到什么隐密？”

“没有……”青衫人双目凝注在肖寒月的脸上，说：

“人各有志，勉强不得，经过了这次交谈，我已死了心，阁下要我之命，尽管出手吧！”

说完话，闭上双目，一副束手就缚坐以待毙的神情。肖寒月凝神望去，发现他脸上一片平静，当真是已到了视死如归的境界，不禁心头一震，忖道：什么事，使他这般的了无生趣？

缓步行近木案，冷冷说道：

“我不用毒，咱们在武功上一分生死吧！你只要能够挡我三招，我回头就走！”

青衫人紧闭的双目未睁，嘴角间，却泛起一抹冷淡的笑意，道：

“你认识白玉仙吗？”

肖寒月道：

“认识，不过，她从来没有提过你……”

青衣衫人突然睁开双目，盯住在肖寒月的脸上，瞧了一阵，叹道：

“青竹蛇儿口，黄蜂尾上针，二物不算毒，最狠妇人心，这女人的心，当真是难测的很……”

肖寒月叹口气，道：

“看来你们之间，似乎是有着一段很缠绵的情意了？”

青衫文士苦笑一下，道：

“人物事事非，何苦徒伤悲，你要杀我，尽管出手，我不会武功。”

肖寒月忽然对此人生出了极深的同情之心，低声说道：

“阁下，可有什么讯息，让我转给玉仙姑娘吗？”

青衫文士微微一怔，道：

“你……”

“我虽心狠手辣，杀人无数，但我也是人啊！看阁下的神情，定然和白姑娘有过一段缠绵的恋情，你仔细想一想……”

青衫人打断了肖寒月的话，接道：

“唉！没有用了，我们在篷车谈了很久，但却是不欢而散……”

突然瞪大双目，盯住肖寒月，接道：

“你认识过女人吗？”

肖寒月点点头。

青衫文士道：

“不要相信女人的话，我为了她，断去一条右腿……”

肖寒月望着他残废的右腿，叹口气，道：

“玉仙姑娘既然肯和你同车两天，足见心底仍然有情，阁下又何必如此灰心呢？”

青衫人苦笑一下，道：

“江湖上称你寸草不留，应该是一个冷若冰霜残酷人物才对，想不到竟然是……”

肖寒月接道：

“江湖之上，有很多事，非常人能够了解，在下极愿为兄台一尽心力……”

青衫人突然由贴身处，取出一个白色绢袋，道：

“见着玉仙，把这个绢袋交给她。”

肖寒月伸手接过，绢袋甚轻，不知里面存放的什么东西，随手藏入袋中，转身向外行去。

青衣文士取过案侧拐杖，站起身子，道：

“天威兄……”

肖寒月停下脚步，回头笑道：

“兄台贵姓……”

“黄天复……”

肖寒月接道：

“黄兄，不管情势如何，这个绢袋，我一定交到白玉仙的手中，不过，请黄兄答应一个条件。”

黄天复道：

“什么条件？”

肖寒月道：

“等待一年……”

黄天复道：

“等待一年，什么意思……”

肖寒月道：

“我不知道绢袋中收存的是什么东西？但想来，定然是两位

定情之物，也许玉仙姑娘睹物思人，旧情复燃，希望能见黄兄一面……”

“这个……”黄天复有些黯然的说：

“不太可能，她如还念旧情，怎会绝情而去……”

肖寒月道：

“她如全然无情，也不会见你之面，又怎会与你同车而行？”

黄天复双目一亮，似是又燃起了希望之火，吁口气道：

“郭兄之言，倒也有道理。”

肖寒月道：

“在下相信，三五日之内，就能把这个绢袋交到白玉仙姑娘手中，希望黄兄等待一年，一年时间，白玉仙还不和黄兄见面，大概是不可能再有见面的机缘了。

黄天复点点头。

肖寒月道：

“所以，你一定要活着等一年。”

黄天复道：

“我明白……”语声一顿，接道：

“郭兄，你认不认识一个叫肖寒月的人？”

肖寒月心头一震，道：

“知道这个人，黄兄……”

黄天复接道：

“玉仙提过他……”

“哦！她怎么说？”

黄天复道：

“听说他剑术高强，玉仙亦非他敌手。”

肖寒月道：

“不错，在下这一次南下，也是为了肖寒月的。”

“在下答应郭兄，一年内绝不自绝，不敢再耽误郭兄的时间了。”

肖寒月心中暗笑道：大约他希望早些把这个绢袋交给白玉仙，竟然下起逐客令了。点点头道：

“白姑娘如若想见你时，到那里去找黄兄？”

黄天复道：

“唉！如果玉仙真要找我见面，我想，她一定会找到我的。”

肖寒月一转身，腾身而起。

回到房中，朱盈盈和常九也随后赶到。

常九笑一笑，道：

“又是一段哀怨缠绵的男女爱情故事？”

“对……”肖寒月点点头，道：

“白玉仙移情别恋，丢下了昔年的男侣肠断心酸……”

朱盈盈接道：

“白玉仙移情别恋，喜欢上了什么人？”

肖寒月道：“这个，我不知道了。”

朱盈盈接道：

“肖大哥，你要好好地劝劝那位白玉仙姑娘，她心中一定有了别人，所以，才会不喜欢黄……”

转头看去，只见肖寒月面带微笑，瞪着眼睛望她，顿觉脸上一热，道：

“不来了，肖大哥，你笑人家。”

肖寒月寒着脸，道：

“我现在是郭天威，要叫我郭爷，不能再叫我肖大哥。”

朱盈盈怔了一怔，道：

“哦！我叫你郭爷，你们要叫我什么？”

“我们叫你……”

一时之间，想不出叫什么才好，目光转到常九身上，道：

“常兄看看，她应该叫什么名字？”

常九心中忖道：这丫头娇生惯养，要她多受一点折磨，才知道世间疾苦。轻轻一咳，道：“我看这个名字，大有关系，取的
一定像个随从跟班的名字才行。”

“对……”朱盈盈竟然抢先接口，道：

“要常叔叔帮忙替我取个名字了。”

一句常叔叔叫得常九心里十分受用，想她是郡主之尊，竟然委曲求全，叫了一声叔叔，说她不解人情世故，却也能见风使舵，聪明得很，不觉心中一软，道：

“我看这个名字，叫得要十分适用，也不能太过难听才对。”

“是啊，常叔叔要多多费心了。”

常九突然叹一口气，道：

“当真是后生可畏，看起来，区区是真的老了。”

他心中感慨万端——想到江湖之上，走了数十年，竟然被一个从未履足江湖的小姑娘，玩弄于股掌之上，两声叔叔叫的他心火全熄，反而油然而生出怜惜之心。

朱盈盈也明白前两天，给了常九不少的折磨，现在不是身在王府，受尽宠爱，可以任意的发发小姐脾气，这常九实在对自己不错，也是肖寒月的知己好友，这个人得罪不得，心中转着念头，人却缓步行到常九的身侧，低声道：

“常叔叔，我知道，前两天，我给你添了很多麻烦，不过，我是小孩子嘛！叔叔，不要和我一般见识。”

“不会，不会……”常九豪爽地笑道。

“常叔叔这么大年纪了，怎会和你小孩子赌气，我看这个名字，要起的雅致一点，叫作小珍珠，怎么样？”

肖寒月道：

“小珍珠……”

常九道：

“不错啊！她生性玲珑剔透，有如掌上明珠，如今是流落江湖，忍受委屈，叫她小珍珠，有何不可？”

“常兄……”肖寒月笑道：

“叫珍珠，确无不可，不过，这个名字，可不像个随从的名字。”

常九道：

“那就叫小珠儿好了。”

“珠、猪同音，叫一个随从的小名，应该可以混过去了……”肖寒月望着朱盈盈说：“那就叫你小珠了。”

朱盈盈点点头。

但闻木门呀然，陈抱山行入室中，道：

那缺腿的文士走了。”

原来，陈抱山留在大盛客栈。看到黄天复离去后。才回来。

肖寒月道：

“他会不会武功？”

陈抱山道：

“纵然会点武功，也不太高明，他是拄着拐杖，打开了客栈

后门，悄然而去，不过，这个人既多心机，又有种很特殊的本领，却在我们的意料之外。”

肖寒月道：

“什么样的心机、本领？”

陈抱山道：

“他在这百家集早已安排了接应的人，离开客栈，发出了两声短啸，就有一个灰衣人由暗影中闪了出来。”

常九道：

“江湖之上倒未听说黄天复这个人……”

肖寒月接道：

他表现出了什么本领？”

“一辆轮车，十分灵巧，黄天复坐在上面，自己可以操纵行走。”

“机关消息之学……”肖寒月神情肃然地说：

“这个人也不是个简单的人物。”

常九道：

“肖兄弟，能不能打开他交给你的绢袋瞧瞧？”

“这个，不太好吧！”

常九道：

“黄天复既非简单人物，很可能在绢袋之中，暗藏机关，肖兄弟是读书人，不太了解江湖上鬼蜮伎俩，再说，他既托你转上绢袋，个中有些什么隐密，似是也天意隐瞒你了。”

肖寒月取出绢袋，捏在手中，仍然有些犹豫不决。

陈抱山道：

“肖大侠，受人之托，忠人之事，固是君子的行径，但这个

黄天复，对你仍然保留，而且，咱们也无法断定他的真正身份，打开瞧瞧，出许能够帮助咱们对黄天复这个人多些了解。”

肖寒月道：

“此事乃黄天复私人的情爱生活，怎会和江湖上的恩怨，扯上纠纷呢？”

朱盈盈道：

“肖大哥，常叔叔和陈大侠说的很有道理，你是君子，可是敌人不是君子，咱们打开瞧瞧，只是为了小心而已……”

肖寒月接道：

“好吧！咱们可以打开看看，不过，如果只是黄天复和白玉仙之间的私事，咱们一定要代为守密。”

常九等三人齐点头。

肖寒月放下绢袋准备拆看，常九却一把抢了过去，道：

“我来。”拆开封口，取出了一张宣纸画成的图画，上面画着一个人长发披垂，一条巨蛇缠在那人身上。

朱盈盈看的一皱眉头，道：

“这张画画的好可怕呀！”

肖寒月瞧了一阵，道：

“这是什么意思？”

常九道：“

“这幅画的内情，大概只有白玉仙和黄天复可以了解，也不明白什么意思。”

一面折好图画，放入绢袋之中，交还给肖寒月。

陈抱山道：

“天已四更，天亮动身，赶紧一些，落日之前，就可以赶到

金陵了。”

肖寒月道：

“目下，咱们还没有和闲云大师及墨非子两位老前辈取得联系，唉！钟山那么广大，咱们要到那里去找？”

常九沉吟了一阵，道：

“这个组织，不但神秘莫测，而且，联系极少，照说，这一路之上，他们早该有人和你们联系了，怎的竟然全无消息？”

肖寒月笑一下，道：

“如果那郭天威、万长青说的都是谎言，咱们岂不是自投罗网之中，防人之心不可无，常兄阅历较丰富，看看应该如何准备一下。”

常九沉吟了一阵道：

“肖兄弟、闲云大师、墨非子未见现身，老实说，敌情很难了解，实无完美之策，关键就在他们是否已发现了两位的身份……”

陈抱山接道：

“听常兄的口气，咱们进入了钟山之后，完全得靠随机应变了。”

常九道：

“不错，应对之间，要三位自作主意，随机应变……”

肖寒月，接道：

“好！我明白了，陈兄，和敌人接触之后你和盈盈尽量不离开我，随时准备动手。”

朱盈盈微笑点头。

常九道：

“我要先走一步了，希望能进入金陵地面，碰上闲云大师和墨非子，我会尽量想办法和三位保持联络，如有困难，我会留下地鼠门的暗号。”

肖寒月点头笑道：

“你要多多保重。”

常九道：

“多谢关心了，肖兄弟……”

目光转到朱盈盈的脸上，接道：

“江湖上不比王宫，要时时留心，自珍自重……”

“我知道，我会小心的，常叔叔别忘了和我们联络……”

常九微微一笑，转身而去，飞跃上屋面，消失在夜色之中。

肖寒月望望天色，道：

“现在，好好的睡一觉，养足精神再上路。”

第十三回 万毒堂

踏上了金陵地面，肖寒月立刻寒起了一张脸，一股冷酷的威严，使过路行人，都不敢多看他一眼。

行近金陵城门口处，正是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的时刻。

突见一个蓝衫文士，缓步行了出来，刚好拦住了准备进城的陈抱山，低声道：

“万兄，不用进城了。”

陈抱山微微一怔，忖道：

“糟了，这人一开口叫我万兄，也许是个熟人，我却认不出来，岂不是要立刻拆穿内情？”但闻肖寒月冷冷接道：

“为什么？老夫要到城中雨花楼喝一杯……”

蓝衫文士低声笑道：

“郭兄，二爷赐宴，佳肴美酒，尤胜雨花楼十倍。”

肖寒月心中一跳，忖道：二爷！难道今天晚上，就要见到了领导这个组织的真正首脑了。

见到了，可以放手一搏，这是肖寒月心中早有的打算，但真的就要见到了，却突然产生出一种说不出的紧张情绪。

蓝衫文士笑一笑，道：

“几位请跟我来吧！”

肖寒月咬咬牙，压制下激动的心情，冷冷说道：

“咱们一路行来，早该食用酒饭了，希望不要太远。”

蓝衫文士道：

“不会太远，郭兄，在下带路了。”

转身向外行去，陈抱山、肖寒月等鱼贯随行身后，朱盈盈紧行一步，追在肖寒月的身侧，望着肖寒月。

肖寒月没有理她，只冷冷地望了她一眼。

朱盈盈笑一笑，领悟了肖寒月的示意。

蓝衫文士直行停在巷口中的一辆马车前面，笑道：

“三位请上车吧！”

假扮万长青的陈抱山心中一动，低声道：

“怎么，我也要上车吗？”

“是……”蓝衫文士缓缓说道：

“三位一路行来十分辛苦，二爷特别吩咐，要派车来接诸位。”

肖寒月冷哼一声，登上篷车，朱盈盈、陈抱山也跟着上车。

篷车立刻向前行去。

车帘低垂，看不到车外的景物，但篷车奔驰如飞，速度相当的快。

陈抱山道：

“郭兄，咱们没有找到肖寒月，见了二爷，真不知要如何回话？”

肖寒月声音冷漠，微带怒意地说道：

“找到肖寒月老夫可以立刻取他性命，但找不到肖寒月如何能怪老夫？”

陈抱山道：

“郭兄，小弟怎敢怪你，但奇怪的是，肖寒月离开京口，明

明是向金陵来了，怎么会一下子消失了，我就不信他会七十二变，化阵清风消失？”

肖寒月道：

“这和老夫无关，我只管杀人，不管找人。”

“是……是……”陈抱山说：

“我只是觉得这一趟出来的十分窝囊，那么大的几个人，竟然找不到，对二爷实在不好回话。”

肖寒月冷哼一声，未再回答。

突然间，一只滑溜的小手，伸了过来，握住肖寒月的手腕，耳际间响起了朱盈盈的声音，道：

“肖大哥，他们问到我，我要怎么答复？”

肖寒月低声道：

“说是我的门下。”

朱盈盈笑一笑，缓缓把身躯偎入肖寒月的怀中。

想到她金枝玉叶的身份，受到如此虐待，油生爱怜，不自觉的抱紧了朱盈盈的娇躯。

奔驰的篷车，突然停了下来，朱盈盈也警觉地坐正了身子。

车帘启动，那蓝衫文士早已站在车前，笑道：

“郭兄、万兄，请下车吧！”

肖寒月步下篷车，发觉地方很熟，原来，停身处，正在玄武湖边。

夜幕低垂，天已到掌灯时分，四面凄清，一艘小巧的画舫，靠在湖边，灯光隐隐，由舱中透了出来。

蓝衫文士笑道：

“诸位，请上画舫。”

肖寒月心中忖道：这玄武湖水势不大，就算登上画舫，也不用怕他们了？略一打量，举步登上画舫。

万长青紧随而上，朱盈盈正待举步，却被那蓝衫文士伸手拦住，道：

“小兄弟，你在这里等一等吧！”

“我……”朱盈盈楞了一下，说：

“为什么？”

蓝衫文士笑道：

“二爷没召见你！”

肖寒月回头望了那蓝衫人一眼，冷冷道：

“放他上来。”

蓝衫人一呆，道：

“郭兄，二爷只召见你和万兄。”

肖寒月道：

“我知道，二爷责问，由我承担，放他上来。”

蓝衫人道：

“这个……”

肖寒月右手一抬，道：

“要不要试试我无形之毒……”

蓝衫人疾快地向后退了一步，道：

“郭兄，使不得……”

朱盈盈举步一跨，人已登上画舫。

肖寒月道：

“守在舱外。”

朱盈盈点点头，道：

“是！”

假扮郭天威的肖寒月气势万千，相形之下，陈抱山就有些难与比拟了。

举步行入舱中，肖寒月流目四顾，眼光及处，不禁一呆。

只见船舱一角，坐着一个白衣丽人，柳眉凤目，神情庄严，正是白玉仙。

此时此地相遇，完全出了肖寒月意料之外，心中忖道：看样子，这丫头，也是被二爷召见了。

心中念转，人却大步行到一张锦墩前坐了下来。

大约白玉仙也不太喜欢寸草不留郭天威这个人，只看了一眼，竟未出言招呼。

陈抱山随后入舱目光一掠白玉仙，立刻抱拳，道：

“白姑娘……”

白玉仙微微颌首，道：

“万兄。”

陈抱山接道：

“肖寒月行踪飘忽，我和郭兄一路寻去，竟然未见他之面。”

白玉仙目光一掠郭天威道：

“肖寒月随行之中，有一个地鼠门中的高手，精于易容潜踪之术……”

“这就难怪了，郭兄对此事十分不满，兄弟无能，真不知如何向二爷交代？”

陈抱山看着白玉仙，察看她的反应。

那知白玉仙只是淡淡一笑，未再回答。

画舫开动，驰向湖心。

肖寒月心中暗道：这玄武湖面积不大，水亦不深，周围的房舍不多，有什么花样好耍呢？”

但见白玉仙平静的神情中，透出一股忧苦之色，不禁心中一动，忖道：难道此行还有什么危险不成？怎生和她攀谈一下，探出一些内情，一旦闹翻时，最好能突然出手，制住这个丫头，也少去一个劲敌。

对白玉仙的武功，肖寒月早已心中敬服，视作劲敌。

但见白玉仙神情冷峻，大有不屑与言的严肃，必须得想个法子，一言中的，引起她的关心、兴趣才成。

论江湖经验，肖寒月固不如人，但智略才慧，却是人所难及，略一沉吟，心中已有计策，冷冷说道：

“万兄，你把解毒药物，交给了那个缺了一条腿的书生没有？”

陈抱山略一沉吟，道：

“交给他了，不过……”

肖寒月接道：

“不要担心，那解药最多只能保他三七二十一天不死。”

陈抱山道：

“郭兄用毒之能，天下第一……”

果然，白玉仙忍不住了，急急接道：

“万兄，那缺腿书生姓什么？”

陈抱山故意沉吟了一阵，道：

“好像是姓黄吧……”

“他……他在什么地方冒犯了你们？”情急之状，溢于言表，显然，白玉仙对昔日情侣，仍然有着很深的感情。

“百家集……”肖寒月冷冷地接道：

“他认得老夫，出言不逊，老夫只好赏他一记无影之毒了。”

白玉仙长长吁一口气，道：

“他还能活多久……”

肖寒月想了一下，道：

“今天不算，还有廿个昼夜好活。”

白玉仙道：

“如果小妹想向郭兄讨取一些解药，郭兄肯给小妹这个面子？”

肖寒月冷冷一笑，道：

“玉仙姑娘的面子，郭某怎敢不给，只是……”

“我知道，寸草不留一向不肯吃亏，小妹会有一报。”

肖寒月突然侧耳倾听。

白玉仙道：

“二爷的画舫快到了。”

肖寒月的心中一动，道：

“就在这小小画舫之上会面……”

白玉仙神色间闪掠过一抹讶异，道：

“二爷的画舫，难道你没有去过？”

“哦！又是那艘画舫……”

其实，他根本没有见过，形势所逼，只好随口乱说了。

只听一个清冷的声音，传了过来，道：

“白玉仙，郭天威，万长青，请登舟净手。”

“净手。”肖寒月心中暗道：

“见二爷，还要净手，是什么意思？”

郭天威，万长青都未提到这些，心中大感不解。

白玉仙突然站起身子，扬手熄去烛火，行近肖寒月，低声说道：

“你不是郭天威，说，你是什么人？”

肖寒月心知破绽已现，无法隐瞒，也以极低的声音，道：

“肖寒月……”

白玉仙急道：

“你来送死么？”

“倒也未必，放手一战，还不知鹿死谁手？”

白玉仙道：

“跟我身后，看我举动，碰碰你的运气，能不能避过今夜。”

举步向前行去。

肖寒月告诉了陈抱山、朱盈盈，三个人紧随在白玉仙的身后。

只见一艘平底大船，早已泊在小巧画舫旁边。

白玉仙举步跨上大船，肖寒月紧跟身后。

大船头上放着一个银盆，盆内有水，白玉仙在盆内洗过双手，推开舱门，行入舱中。

肖寒月等依样施为，也推门入舱中。

舱中一片黑暗，不见灯火。

肖寒月暗中提气戒备，而且示意陈抱山、朱盈盈戒备应变。

玄武湖的水不深，但因这艘大船是平底，就像在湖面上盖座房子一般，舱室很大，一股浓重的酒菜香气，扑入鼻中。

白玉仙缓步行到一张圆桌前面坐下，肖寒月、陈抱山也跟了过去。

舱室中虽未燃灯火，但四周的垂帘已然卷起，星光隐隐，景物可见，圆桌已摆了酒菜，肖寒月等紧傍白玉仙坐下。

那清冷的声音由一角传来，道：

“多了一个什么人？”

肖寒月道：

“天威门人小珠儿。”

那人冷哼一声，未再多说。

肖寒月存心一战，已不怕再露破绽，冷冷说道：

“二先生怎不现身，郭某人尚是贵宾，似这等待客之道，郭某就要告辞了。”

初生之犊不畏虎，只有肖寒月处在这种神秘莫测之境中，仍然有此等胆识，白玉仙突然对肖寒月生出了一种敬佩之感。

只听一阵低沉的笑声，传入耳际，道：

“郭兄，我就在你对面不远处坐着，阁下有什么话，只管请说。”

肖寒月凝聚目力望去，果然发觉对面不远处坐着一个隐隐人影。

他穿着一身黑衣，连面孔也隐藏在一片黑色的布幕之中。

但这些并非是肖寒月感觉奇怪的地方，肖寒月吃惊的是他发觉了，在那人影之前，似还布有一道黑色的幕纱，才使得那人影看起来模糊不清。

两个声音、口气，都有着悬殊的不同，至少，这艘平底画舫中，除了那位二先生之外，还有一个随行的从卫。

默算敌情，判测他们的停身之处，准备出手时的攻袭方向。

那低沉的笑声，又响荡耳际，道：

“郭兄毒技精湛，杀人易如反掌，可惜……”

“那不能怪我，你们找不到肖寒月，要我如何下手？”

“嗯……”二先生平淡地说道：

“如若郭兄见到了肖寒月一定能杀了他么？”

肖寒月略一沉吟，道：

“我尽力施为……”

二先生接道：

“好！郭兄就当我是肖寒月，施展用毒手法，看看能不能杀得了我？”

完全出人意外的变化，肖寒月、陈抱山，都听得呆住了。

白玉仙虽有相助之心，但却有着无法下手之感。

肖寒月略一沉吟道：

“二先生这话是什么意思？”

二先生冷冷说道：

“你自负用毒之能，天下无双，我要你见识一下，天下之大，尚有不畏奇毒之人！”

肖寒月道：

“如若在下无影之毒，伤了二先生，要在下如何交代？”

二先生道：

“郭兄放心，如若你伤得了我，郭兄不但可以平安离开这里，而且，在下还将奉上纹银十万两以壮行色，如是郭兄伤不了我呢？”

肖寒月心中忖道：看来，那郭天威说的倒是实话，他还是客卿身份，未加入这个组合，未露破绽，不禁胆气一壮，道：

“先生要郭某如何，但凭吩咐。”

“好……”二先生哈哈一笑，道：

“你无法伤我，就要拜入我的门下，出任万毒堂堂主。”

肖寒月心中忖道：尚未翻脸之前，何不多套他一些内情出来。当下说道：

“先生盛情可感，但在下如任万毒堂主，原堂主又是何处？”

二先生笑道：

“想不到寸草不留，竟还有如此一副好心肠，看起来，江湖上的传言，倒是不可全信了。”

肖寒月心头一凛，道：

“二先生如若真能避开在下的无影之毒，想来用毒之技，亦甚高明，贵门既有万毒堂，那位堂主亦必二先生所选任，他岂肯甘愿相让。”

二先生道：

“武功修为，到了某一种境界，不但寒、暑不侵，而且，可避百毒。说一句不怕你郭兄见笑的话，用毒之道，在我的眼中，不登大雅之堂。”

肖寒月接道：

“二先生瞧不起用毒之人，贵组织中，为什么又要成立万毒堂？”

二先生道：

“问的好，用毒之技，虽然无法对付第一流的高手，但对付二、三流的江湖人物，却是很有奇效，我虽不喜用毒，但……”

肖寒月忍不住接道：

“二先生不喜用毒，似有些违心之论了……”

画舫中突然间沉寂下来，静得听不到一点声息。

一股潜在的紧张，弥漫全室。

良久之后，二先生才长长叹一口气，道：

“郭天威，你敢如此顶撞我？”

“在下还未入二先生的门下，仍是客卿身份？”

“好……”二先生似是强自忍耐下一口怨气，说：

“你说出一个理由来？”

肖寒月道：

“贵门中人，一旦暴露身份，大都是吞毒自绝，这一点，二先生不否认吧？”

二先生道：

“嗯！倒也有理，不过，那只是为了不让他们身受酷刑，但本门中人，却从未用毒对付敌人……”

语声一顿，接道：

“自然，成立了万毒堂后，那又不同了。”

肖寒月道：

“先生还未告诉在下……”

二先生接道：

“你可以放心，万毒堂是本门新成立的一个堂口，至于本门中人，失手后吞毒而死的毒药，是一种烈性很强的普通药物，配制十分容易。”

肖寒月道：

“既是如此，郭某自然乐得从命……”

二先生接道：

“好！如此就一言为定，明日一早验身，立刻就任堂主……”

“验身……”肖寒月大惑不解地说：

“验什么身？”

二先生冷笑一声，道：

“万长青，告诉他入我们门下的规矩。”

陈抱山应道：

“是！属下立刻说明……”

二先生接道：

“白姑娘，你拦截肖寒月两度失败，不知要对我如何交代？”

白玉仙道：

“肖寒月身负绝技，已证实是剑帝的传人，自是不易对付。”

二先生道：

“就算他武功绝世，但他一个人，又能作出什么事来？”

白玉仙道：

“二爷成立万毒堂，使整个组织，更为健全，二爷如肯叫郭天威和我合作，十日之内定可擒得肖寒月……”

二先生哈哈一笑，道：

“白姑娘真有把握？”

“听说肖寒月和闲云大师、墨非子，都已来金陵，借郭天威用毒之能，擒下肖寒月并非难事。”

二先生道：

“好！郭天威就任万毒堂主之后，由你们两人合作。”

白玉仙道：

“多谢二爷。”

陈抱山心中焦虑，二先生要他告诉肖寒月验身之法，他是一点也不明白，一开口就可能露出马脚，但不开口，也将露出破绽，

顿觉六神无主，不知该如何才好？

幸好白玉仙又开了口，道：

“二爷，听说闲云大师和墨非子那牛鼻子老道，已经进入了钟山之内，肖寒月势必要和他们会合一处……”

“哼……”二先生冷冷地说：

“那牛鼻子老道和闲云和尚，大概还认为他们的行踪隐密，却不知早已在我们监视之下了……”

肖寒月心中暗暗吃了一惊，原来，闲云、墨非子仍未能逃过人家眼线、罗网。

白玉仙道：

“如若郭兄能在一定的区域之内布下奇毒，再引闲云大师、墨非子、肖寒月进入毒区，不但三人能一网成擒，而且也可以减少一些搏杀伤亡。”

二先生道：

“好办法，郭天威，你意下如何？”

肖寒月道：

“郭某人既然接受了万毒堂主之位，自然希望能先建大功。”

“好！好，擒得肖寒月之后，我另赏赠。”突然一扬手，黑暗的舱中，突然闪一道亮光，穿窗而去。

肖寒月被那亮光吸引，转头看去，亮光消失在舱外黑暗中，坐在对面的二先生，也同时消失不见。

耳际间，响起了白玉仙的声音，道：

“郭兄，请到小妹的住处，咱们研商一下布毒之法如何？”

肖寒月道：

“多谢宠邀……”

白玉仙道：

“二爷已经离开了，三位请吧！”

这说明了陈抱山、朱盈盈都在邀请之内。

白玉仙当先带路，弃舟登岸。

这是矗立玄武湖畔的小巧石楼，隐藏在绿荫深处。

白玉仙肃容坐下，才轻轻叹息一声，道：

“现在，可以放心谈话了。”

肖寒月道：

“姑娘之意，可是说这里很安全？”

白玉仙点点头，道：

“第一，他们还没有对我动疑，第二，我也有一些布置，有人暗中接近，自有警告传来。”

肖寒月道：

“姑娘早已知道在下身份，可知他们两位是谁么？”

白玉仙打量了一脸麻子的万长青一眼，道：

“阁下是不是陈抱山……”

“正是，正是……”陈抱山无限惊讶地说：

“姑娘好眼力。”

白玉仙微微一笑，目光转到朱盈盈的脸上，道：

“当真是委屈你了，金枝玉叶的小郡主……”

“你——你怎么看得出来，是不是我装的不像？”朱盈盈大感失望地说。

“不是，你们的易装十分精湛，否则，又如何能混到此地，我认出你，是因为你的身材很娇小，但最重要的是肖公子大概也不忍把你丢下……”

她说得很含蓄了，但肖寒月仍然觉着脸上一热。

朱盈盈却嫣然一笑，道：

“嗯！肖大哥待我很好。”

肖寒月苦笑一下，道：

“白姑娘，我很奇怪，以这个组织的严密，为什么知道不多，只要稍加盘诘，立刻可以找出破绽了。”

白玉仙点点头，道：

“这个组织虽然严密，但却止于上下纵直关系，没有横的联系，这就造成了很多的死角，各处的分舵堂口，只有听命行事的份，没有自己发挥才能的机会，所以，他们的人数虽众，耳目虽灵，只能监视外人的行踪，却无法揭穿伪装之敌，就算有些人看出破绽，觉得可疑，但因未得上命，事非责任之内，那就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何况，郭天威又是极受敬重的客卿身份，更无人自找麻烦。”

肖寒月道：

“想不到这误打误撞的办法，倒给我们撞对了。”

陈抱山道：

“姑娘，验身是什么意思……”

白玉们点点头，接道：

“验身就是验明正身的意思，这个组织对进入门下的弟子、护法，都要有一个很真实的了解。”

肖寒月道：

“验明的过程，白姑娘是否知道？”

白玉仙道：

“我没有经历过验身情形，但听说十分严苛，据说要经过沐

浴更衣，肖公子的易容术虽然神秘，只怕也无法避开……”

肖寒月接道：

“如若不肯接受验身入门，只怕立刻会引起他们的怀疑了。”

“所以，我才请你到此，研商一个应付之法……”

“姑娘亦未加入这个组织。”

“到目前为止，我也是客卿身份……”白玉仙叹息一声，道：“不过，他们不会放过我，已经有意引我入门了。”

肖寒月低声道：

“姑娘这样帮助我们，一旦泄密，那位二先生绝不会饶过你了！”

白玉仙沉吟了一阵，道：

“老实说，那位二爷对我存了一种非分之想，对我甚为纵容，肖公子如能想出应对之策，我自有保全办法。”

肖寒月心中忖道：听她口气，对那二先生之情，并未有坚拒之意，黄天复这封信，应不应该给她呢？

一时间，主意难定，竟然迟迟难答。

白玉仙轻轻吁一口气，道：

“我已经尽吐心中之秘，肖兄有什么疑难吗？”

肖寒月道：

“好！姑娘如此相问，在下也据实以告了，咱们数度对敌，姑娘怎有了帮助在下之心？”

白玉仙道：

“在未知你身份之前，我从未想过这件事情，我想，你们未杀黄天复，是我感激的原因之……”

原因之二是什么？她没有说下去。

肖寒月道：

“黄兄有一个锦袋，要在下转交姑娘……”伸手取出奉上。

白玉仙接过锦袋，看了一眼，脸上闪掠过一抹黯然伤苦之色，但却未打开，随手放入怀中。

肖寒月道：

“我等告辞了……”抱拳一礼，转身向外行去。

白玉仙吃了一惊，道：

“肖兄，你要到哪里去？”

肖寒月道：

“情势迫人，难免一战，在下希望能在动手之前，和闲云大师、墨非子会合一处。”

“你们离不开这里的，逃不过他们布下的监视暗哨。”

肖寒月道：

“就算被他们发觉了，也不过放手一战，拖到明天验身之时，也一样要暴露身份，相差不过几个时辰而已。”

白玉仙摇摇头，道：

“不行，你们地势不熟，很可能受到伤害。”

肖寒月叹口气，道：

“姑娘如能指示我们一条行动的方向、路线，在下等自是感激。”

白玉仙双眉愁锁，沉吟不语。

肖寒月道：

“姑娘不用为难，在下信已传到，总算未负黄天复之托，我已劝他保重一年，到那里找他，白姑娘自是知晓了，事无两全之策，姑娘也不用替我们担心了，今日相助之情，肖某永记心中，

日后如有机缘，自当补报……”

白玉仙急道：

“肖大侠，不要急着走，我们再想想，看有什么办法？”

肖寒月回顾了陈抱山一眼，道：

“陈兄，有何高见？”

事关生死大事，肖寒月也不能一意孤行、不征询一下别人的意见。

陈抱山道：

“白姑娘如果能指点咱们一条去路……”

白玉仙接道：

“不管你们能否闯过这里的埋伏、拦截，我一定会受到怀疑……”目光一掠肖寒月，接道：

“肖兄可知小妹的唯一自保之法吗？”

肖寒月沉思了一下，道：

“如果二先生支持姑娘呢？”

“那要我付出最大的代价才行……”

肖寒月了解最大代价的意思，未再发问，轻轻吁一口气，道：

“白姑娘，这个组织之内，既有二先生，自然也要有一位大先生了。”

“有……”白玉仙说：

“不过，只是口头上听过大爷这个名字，但他从来没有出现过，也没人见过他，我怀疑……”

“怀疑什么？”肖寒月大感兴趣。

“我怀疑根本没有大爷这个人，这一切由二先生作主……”

白玉仙颦起了柳眉儿，说道：“肖兄今夜和他说了不少的话，

能不能由口音上，判断出他的年龄？”

“怎么？你没有见过二先生……”

白玉仙接道：

“没有，他每次和人见面，不是在深夜之中，就是坐在一座垂帘之内，就算是垂帘内的人影，也是经过一番易容、改扮，仍非真正面目。”

肖寒月道：

“这就奇怪了，一个人建立了如此庞大的势力，他还会顾忌什么？为什么把自己隐藏得如此神秘？”

“事实上，他确已不必如此了，他已牢牢地控制了这个组织，这其中……”

“必然有特别的原因……”肖寒月神情冷肃地说：

“难道他怕被人瞧出来，姑娘，你对这个人，可有什么特别的认识？”

“唉！他从不以真正面目和人相见，如何能谈到认识，只能以我的经验、感观评论他的为人。”

“你觉得他为人如何？”

白玉仙道：

“他机诈、阴沉，但却又有一种高雅的气度，我知道，他对我心存非分，但他能一直忍耐，绝不勉强，语气之间，也只是暗作示意。”

“是这么样的一个人……”肖寒月道：

“就我和他一次晤谈所得，强作论断，他年纪应该不大。”

白玉仙苦笑一下，道：

“肖兄，千万不要低估他的机智、才能，我初度和他会晤，根

本未把他放在心上，不瞒肖兄说，我是个十分自负的人，我肯留下来，是希望能找到一个机会，霸占他的基业，但几个月相处下来，我不但处处落在下风，而且，反被他一种无形的威力所震慑，肖兄，我几次想悄悄离去，竟然不敢成行。”

“这是为了什么？”

肖寒月不解地说：

“你既然感觉到他的可怕，应该是离他越远越好，为什么竟然不敢离去？”

“我不懂的也就在这里了，我想走，但却又走不了……”

“是不是担心他在你的身上，下了奇毒？”

白玉仙摇摇头，道：

“不是，如若我身中奇毒，我会感觉得出来……”

朱盈盈突然插了嘴，道：

“白姐姐，我知道……”

白玉仙微微一怔，笑道：

“你知道，说出来听听。”

“我说出来，你可不要生气。”

“好！你请尽管说。”

朱盈盈道：

“你是不是有些喜欢他了？”

她将己心比人心，说的倒也是理直气壮，信心十足。

白玉仙摇头微笑，道：

“白姐姐不是你，我历经沧桑，阅人多矣！岂会为柔情所困，何况，我和他之间，情愫未生。”

朱盈盈道：

“这样我就想不通了……”

白玉仙笑道：

“我说的句句实言，你想，我连他真正的面目都未见过，如何会心生涟漪？”

朱盈盈点点头，道：

“说的也是啊！”

她娇雅无邪，觉着别人说的对，就立刻认错。

白玉仙微微一笑，行了过去，轻轻拍拍朱盈盈，低声说：

“姑娘，勿怪肖兄会喜欢你，数语交谈，连姐姐我也有点喜欢你了。”

朱盈盈微微一笑，露出一口洁白整齐的牙齿，低声说道：

“姐姐，跟我们一起走嘛，肖大哥人最好，相处几天，你就会喜欢他了。”

白玉仙呆了一呆，轻轻握住了朱盈盈的小黑手，也低声道：

“姐姐如若真喜欢上了你的肖大哥，你会不会吃醋呢？”

朱盈盈摇摇头，道：

“不会，只要肖大哥不要把我丢弃就行了。”

语气自然，一点也不勉强，显非违心之论。

白玉仙呆住了，这位郡主对肖寒月用情之深，几近痴迷，抛弃郡主身份，王宫中的安适生活。甘愿飘泊江湖，过着充满凶险的亡命生涯，却为何竟然会全无嫉妒之心。

她那里知道，小郡主生长在王公府第，看惯了伯伯、叔叔们的生活，那一个都拥有三妻四妾，嫔妃美婢，自幼儿始，心中就有着一个常人没有的观念，觉着男人们多几个妻妾，似是没有什不对，她喜欢肖寒月。只要能常和肖寒月在一起就好，至于肖

寒月多几个女人，她在心理上就不排斥。

朱盈盈望着白玉仙愕然神情，笑一笑，又道：

“我说的是实话，我跟着肖大哥时间虽然不长。但这些日子过的生活充满着新奇，我连做梦都想不到，唯一的缺憾，就是有些寂寞，如果能有像白姐姐、赵姐姐这样的美人，天天相处在一起，大家玩起来，一定十分开心。”

如果只是提她白玉仙一个人，她也许会怀疑到朱盈盈在用什么心机，但她同时又提出了赵幽兰，显然是出自衷诚。

白玉仙道：

“可爱的小妹子，我替肖公子高兴，怎么会遇上了你这么个可人儿，你不像是他的情侣、爱友，倒像是在替他作说客了。”

朱盈盈眨动一下眼睛，道：

“怎么？我说的不对吗？”

“不是不对，是陈意太高了，高的有些使人一下子很难接受，不过，你确实讨人喜爱，就算是为了你，我也要全力帮助你们。”

两人在吱吱喳喳的谈话，声音虽低，肖寒月亦非有意要听，但仍然听到了一些，心中暗暗叹息道：盈盈郡主果然全然不通事故，一片纯真，不觉间动了怜惜之心。

白玉仙转身行近肖寒月，道：

“为了朱姑娘，我准备和你合作……”

肖寒月道：

“合作……”

“是！事实上，也是你给了我一股勇气，我想走不敢走，好像受到了一种心灵的控制，不知何故，有一种奇异的力量束缚着我，只觉得天下虽大，但绝对逃不出他的手掌。”

肖寒月道：

“你见识过他的武功吗？”

“没有。”

肖寒月道：

“以你的武功造诣，足列武林中一流高手，为什么未战先怯？”

白玉仙道：

“每和他见面一次，畏惧之心，就增加一些，我也不懂，他用的什么力量征服了我？如果肖兄不来，我绝对没有反抗或逃离的勇气，或者再过一些时日，我就会完全被他控制了，肖兄，武功之中，是否有这种征服人心的神技？”

肖寒月沉吟了一阵，道：

“我不知道，这种深奥精博的问题，在下也很难答复，不过，姑娘再三提示之后，在下也开始感到有点怀疑了。”

白玉仙道：

“怀疑什么？”

肖寒月道：

“我心中早存了一个念头，一旦见到这种神秘组织的首脑，立刻放手和他一搏，此念根深蒂固，早存于心，适才见他，竟然忘去了时时萦绕在心中的打算，而且处处应对，还甘愿接受他验身之求，出任万毒堂主之位，这是从何谈起呢？”

陈抱山突然接道：

“肖公子提起来，在下也有一种奇怪感觉，似乎是他有着一一种奇怪侵人的气势，使人消退了反抗的勇气。”

白玉仙道：

“两位都有这种感觉，也证明了小妹心中之疑，其实，和他见过的人，都有这种感觉，小妹自信在武功的造诣上，颇有心得，而且学的十分博杂，也有几种颇为自许的专精绝技，近年之中，除了败在肖公子手中之外，还未遇过敌人……”

肖寒月接道：

“姑娘客气了，咱们胜负未分，如论生死之搏，在下倒是几乎栽在姑娘手中了。”

白玉仙道：

“提起此事，叫人汗颜，我暗算得手，几乎造成大错，幸得肖兄无恙……”

话虽婉转客气，但肖寒月明白，白玉仙在奇怪，伤在她冰魄寒珠之下的人，怎会平安无事？

不待白玉仙再说下去，肖寒月自己接道：

“赵姑娘医术精湛，解去了白姑娘的冰魄寒珠之毒。”

“噢！”白玉仙流现出无限敬佩之色，说：

“这么说来，赵姑娘当真是已到了医道通神的境界了，小妹这冰魄寒珠之下，除了我独门解药之外，从未有过活口。”

肖寒月道：

“唉！如若不是发生了赵神医失踪一事，我相信以他们父女的医学造诣，定然会有超越前人医术的成就……”

语声微微一顿，叹道：

“可叹赵姑娘自投罗网，以娇弱之躯，寻父进入钟山，不知姑娘是否听过？”

“没有……”白玉仙肯定地说：

“不过，赵姑娘真的进入了钟山，正应了肖兄此言，那是自

投罗网了。”

肖寒月黯然一叹，道：

“但愿她吉人天相……”

白玉仙接道：

“我们进入钟山找她！”

肖寒月道：

“你……”

白玉仙道：

“我觉着自己苦修武功养成的气势，已渐为二爷所夺，如是不再离开，恐将为缠身蛛丝一般，愈绕愈紧，日后再无能脱离他的掌握了。”

肖寒月道：

“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难道这世间。真有一种武功，可以夺人气势，征服人的神志吗？”

白玉仙道：

“我不知道，不过，我已经感觉到了危机。”

肖寒月道：

“好！姑娘决心离此，咱们自是欢迎，你熟悉此地形势，请姑娘带路，咱们就此离开。”

白玉仙看看天色，道：

“此刻尚早，我虽在此留居数月，但也想不出咱们离开时会有些什么变化，不如大家坐息一阵，养足精神，俟天亮之后，随机应变……”

肖寒月道：

“好！说不定会遇上那位二先生，会有一场生死恶战。”

事实上，几人心中都很明白，身在险地，谁也无法预测出下一步的变化，黑夜闯关，倒不如天亮应变的好。反正已决心一战，何况，玄武湖在金陵城外，白天游湖人多，双方一旦动手搏杀，可能会惊动官府中人，那就大大有利了。

肖寒月最担心的是朱盈盈的安危，如若惊动官府中人，把郡主带走，心中再无顾忌，亦可放手施为了。

这是个很奇怪的现象，官府中人虽然没有什么能耐，但在震吓方面却有一种很大的力量，也许，这就是所谓的邪不胜正了。肖寒月现在也有了这种想法，很希望王守义能及时出现。

肖寒月等调息醒来，白玉仙已准备好了浴洗用具和很丰富的早餐，温柔一笑，道：

“诸位，吃点东西，咱们应该走了。”

她心中明白，双方虽已合作，但彼此之间，还没有很强烈的信任，当先吃喝起来，一面说道：

“一番恶战，恐将难免，诸位请吃点东西吧！”

有些事，不用讲明，大家一看一听，心中就有了数，肖寒月等也不客气，匆匆浴洗一下，吃喝起来。

白玉仙低声道：

“诸位既然准备一战，是否要恢复本来面目。”

肖寒月道：

“我看不用了，让他们费点心机去猜一下我们的身份吧？”

几个人刚刚吃喝完毕，室外突然传进来一阵鸟鸣。

白玉仙道：

“有人来了，肖兄请准备好，也许是请你去验身的人。”站起身，打开室门。

只见一个梳着双辮的绿衣少女，大步行了进来，正是文雀姑娘。

肖寒月怔了一怔，忖道：不知她和白玉仙之间，是如何一个关系？

文雀眼睛望着肖寒月等三人，口中却对白玉仙，道：

“白姑娘，二爷传下令谕，请白姑娘过去一叙。”

白玉仙道：

“二爷在哪里？”

文雀道：

“这个，我就知道了，二爷的轿，已在外面等候。”

白玉仙淡淡一笑道：

“二爷是不是忘了？”

“忘了什么？”文雀讶然地说。

白玉仙道：

“他交代我招呼寸草不留郭兄，因为，郭兄今天要验身就任万毒堂主。”

“这个，小婢就不清楚了，我只是一早接到二爷的令谕，要我转告白姑娘二爷召见。”

“这怎么行？我如去见二爷，岂不冷落了郭兄。”

文雀笑一笑，道：

“白姑娘，小婢只是奉命转告，白姑娘要不要去，自然是由姑娘作主了，既然不肯去，小婢告退……”

肖寒月心中忖道：看样子，文雀姑娘，比白玉仙知晓更多的内情了，不能放她离开……”

正待起身拦阻，白玉仙已冷冷说道：

“站住。”

文雀人已转身，闻声回头，道：

“白姑娘还有什么吩咐？”

白玉仙道：

“你等等，我去换件衣服再走。”

文雀很机警，已看出情形有些不对，笑一笑，道：

“好！我到外面通知等候的轿夫一声，免得他们等得心急。”

转身向外行去。

但闻微风飒然，人影一闪，肖寒月已拦在身前，冷冷地说道：

“姑娘只怕很难走了。”

文雀脸色一变，道：

“郭爷，你要干什么？”

肖寒月笑一笑，道：

“我要你留下来……”

“你不是郭天威……”文雀厉声说道：

“是什么人？”

坏在肖寒月那微微一笑，露出了一口整齐洁白的牙齿。

肖寒月轻轻叹息一声道：

“文雀，我不想杀你，但我绝不能放你离开。”

这几句话出自衷诚，也未故意改变声音。

果然，文雀听出来了，满脸讶异地说：

“你是肖公子？”

“是我……”肖寒月说：

“希望你能合作……”

文雀笑一笑，道：

“公子的能耐，小婢不能不佩服了，竟然能混到此地……”

目光一掠白玉仙接道：

“想来是白姑娘大力的帮忙了。”

白玉仙道：

“想不到咱们相处一场，竟全无一点主婢情意。”

文雀接道：

“我奉命侍候姑娘，自会尽到女婢身份，但你已背离二爷，我为什么还要把你视作主人？”

“说得有理，不过，文雀姑娘，我可从来没有把你当作丫头看过，你文武双全，姿色艳丽，为什么甘愿身为奴婢……”

“多谢白姑娘的怜惜……”

“小婢命苦，丫头作惯了，倒也不觉得有什么不妥……”

目光转到肖寒月的脸上，接道：

“你要杀我？”

“不！只是留下你，文雀，能不能告诉我……”

文雀接道：

“我不会告诉你什么？你想整治小婢，尽管出手！”一闭双目，一副束手就缚的神情。

肖寒月低声道：

“文雀姑娘，委屈你了，你对主人忠贞不二，并没有错，我不忍杀你，亦出衷诚，这样对你，应该是最好的办法了，文雀，你读书万卷，聪慧绝伦，是非分野，莫为小节所拘，你好好地想想吧！”抱起文雀，放在屋角。

文雀没有回答，泪水却不停地由紧闭的双目中涌了出来。

白玉仙低声道：

“肖兄，这位文雀姑娘是二爷的亲信……”

肖寒月道：

“我知道，她有足够的才慧，有分辨是非的能力，等她看够了，自会有所抉择，现在，咱们应该先对付那两个轿夫。”

白玉仙道：

“我去对付他们。”

肖寒月道：“姑娘小心。”

白玉仙道：“二先生身边的人，都可能是很难对付的，还要肖兄准备接应。”

肖寒月点点头，白玉仙快步行了出去。

肖寒月一挥手，陈抱山疾闪而出，肖寒月望了朱盈盈一眼，也闪出室外。

朱盈盈四顾了一眼，缓步行近了文雀。

看到了一个黑脸小伙子行了过来，文雀脸上泛起了惊怖之色，道：

“你要干什么？”

朱盈盈道：

“不要怕，我也是女孩子。”

听她娇柔的声音，看秀致的轮廓，文雀信了八成，轻轻吁一口气，道：

“你用了易容药物？”

“对！我和肖大哥都用了易容药物……”

文雀忽然觉得一股怒气冲了上来，道：

“哼！肖寒月风流成性，不知道有多少女人，你跟他在一起当心吃亏。”

朱盈盈呆了一呆，低声道：

“你心里恨他么？”

“对！我恨他！”

朱盈盈叹一口气，道：

“文雀姑娘，你为什么要恨他呢？像肖大哥那样的男人，一定会有很多女人喜欢他。”

“哼……”文雀冷冷地接道：

“我一点也不喜欢他。”

朱盈盈道：

“那你就更不用生气了……”

彼此敌对相处，朱盈盈却款款深谈，有如相劝闺中好友，好像在替肖寒月作说客一样。

文雀呆住了，皱皱眉头，道：

“你是肖寒月的什么人？难道肖寒月有了别的女人，你一点也不吃醋？”

朱盈盈摇摇头，笑道：

“不要管我是谁，但肖寒月不是坏人。”

说完话，举步向外行去。

望着朱盈盈的背影，文雀心中暗暗忖道：这是怎么回事？肖寒月有什么魅力，为什么接触过他的女人，都对他生出一种惜爱之心，我知道她是个女人之后，为什么会冒起一股怒火，难道我也是喜欢肖寒月不成？

那是一顶淡黄色的便轿，两个抬轿的大汉，身材魁梧，虎背熊腰，身高都在八尺左右，足踏虎皮软靴，淡黄色黑条衫裤。看上去有如用虎皮作成衣服一般，这身衣着配合着异于常人的高大

身材，给人一种特别的强悍之气，站在轿前，威风凛凛。

白玉仙行近两人，点头一笑，道：

“两位辛苦了。”

两个大汉神情冷木，似乎是天下的人，都欠了他们很多钱没有还似的。那张脸有如冰铁一般，不见一点笑容。

但他们对白玉仙还算客气，左首大汉，微微躬身。道：

“二爷请姑娘……”

白玉仙点点头。

右首大汉接道：

“文雀姑娘呢？”

肖寒月站在大门口处，距离两个轿夫大约有三丈左右。

白玉仙笑一笑，道：

“噢！文雀留下，帮我招待客人。”

两个大汉四道目光，同时投向肖寒月。

这两个人，就外表看去，是属于那种大而无当，不善心机，反应迟钝的人，但事实上，两人都是十分机警。

可是白玉仙动作更快，右手一抬，一指点向左首大汉，力道强猛，那大汉虽然肉坚皮厚，但白玉仙内力很强，仍然劲透肌肤，制住穴道。

只听砰然一声，有如重物倒地一般，左首大汉，栽了下去。

但右首大汉，却已举起海碗般的大拳头，击向白玉仙，拳风呼呼，有如铁锤击岩。

白玉仙虽然有一身清湛武功，却也不敢和那大汉硬打硬接，右手五指半屈，拂向对方脉穴。

这是武林中出了名的兰花拂穴手，有如缠腕蛛网一般，绵绵

不绝，环绕于对方的腕脉左右，随着对方的拳势转动。

但那大汉拳势如电，伸缩之间，快速异常，虽然无法击中白玉仙，灵动的身躯和指掌变化，就连白玉仙的兰花拂穴手，也无法拂中他的脉穴。

白玉仙暗暗吃惊，以此人拳力的沉重，如是被他击中一下，纵有一身功力，也难承受，何况缠战下去，势必惊动到二爷，那就大事不妙，正待施下杀手，先毙了强敌，那大汉却突然疾攻两拳，转身奔去。

他身体笨重，但步子奇大，一跨就是七八尺远。

但见人影闪动，肖寒月流星一般，已拦在了那大汉前面。

到目前为止，肖寒月仍然不习惯主动攻击对方。

那大汉一见有人拦路，双拳一扬，同时击出。

两个大拳头挟着奇猛的劲道，有如开山巨斧一般，看威势，就算是一株大树，也难挡下这一击。

肖寒月也被那奇猛的威势震住，不禁向旁侧一闪。

大汉人随拳势猛然向前一窜，人已到一丈五尺开外。

白玉仙急急说道：

“不能放他走！”

人如海燕掠波，飞身而起，撞向那大汉身后。

肖寒月一闪之后。已然觉出不对，白玉仙出言招呼时，肖寒月已扬手出击。

人如标竿，掌如流矢，那大汉第二步还未跨出，肖寒月右掌已印上背心。

这一掌不见威势，去的是那么无声无息，但掌势击中了那大汉后，内劲才尽吐而出，那么魁梧的一个身子，竟然被拳势震得

飞身而起，摔落到七八尺外，七窍流血而死。

肖寒月对一掌毙敌，大感意外，似是自己也未料到这一掌竟会有如此威势。

其实，他自从赵百年金针沟通全身主穴之后，内功精进，蓄力千钧，只是他自己还不知道而已。

白玉仙一沉真气。想停下向前疾冲的娇躯，但人还是冲到了肖寒月的怀中。

不知她是有意，还是无心，那么巧的脸对脸的撞上了肖寒月的前胸。

肖寒月疾奔两步，白玉仙，却发出了一声嚤吟的低呼。

“对不起……”肖寒月有些尴尬的说：

“我忘了扶你一把。”

大约是撞的地方不对，白玉仙脸上泛起了一片艳红，垂下头，低声道：

“不能怪你。是我收势不及……”

事实上，搏杀动手，撞下算不得什么大事，但如多花言巧语解说，那就越描越黑了。

肖寒月急急扭转话题，道：

“现在，咱们该如何行动？”

白玉仙望了那大汉一眼，答非所问的，道：

“肖兄好雄浑的掌力，这两人是二爷的轿夫，也是他的近身保镖，一身横练的外门功夫，别说拳掌伤他不易，就是一般的兵刃，他们也能承受得住。”

肖寒月道：

“在下情急，全力施为……”

白玉仙四下瞧瞧，接道：

“咱们恐怕走不了啦！”

“怎么？你是说二先生到了。”

白玉仙道：

“咱们已经被二先生的手下包围了，走！先退回我住的荷花楼再作计较。”

肖寒月虽然还未见敌人出现，但感觉中，四周隐伏杀气敌踪，白玉仙久居于此，地形、敌情，自然是知之较深，点点头，转身行去。

白玉仙人如其名，艳丽如仙女下凡，但久年在江湖上行走，对利害感受极为敏感，行经那被点倒的大汉身侧时，突然飞起一脚。踢中了对方死穴。

人却回头一笑，道：

“肖兄是不是觉得我有些心狠手辣？”

肖寒月叹口气，道：

“江湖上的搏杀充满凶险，多一份仁慈，就替自己多制造一分危机。”

白玉仙道：

“你能了解就好，这个人凶悍绝伦，以肖兄的武功，也许还好对付，换一个人，就会觉得他可怕的天赋神力，据我所知，二先生有一队训练有素的神力队，个个都是具有天生蛮力的人物，再加上数年的苦心训练，是一支非常可怕的实力队伍。”

谈话之间，人已行近了荷花楼。

陈抱山、朱盈盈，都已站在了门口等候，但最使肖寒月感到惊异的是，常九竟然也到了荷花楼，这人的隐身潜踪之能，实已

神乎其技。

不待肖寒月问话，常九已抢先开口，道：

“我来看看你们，想不到来时有路，去时无门，两百丈外，已经布满了他们的人手，连一只飞鸟，只怕也不易越渡，我瞧出了情势不对，只好退了回来……”

肖寒月接道：

“青天白日，朗朗乾坤，这玄武湖乃是游人云集的风景地区，他们真的敢集中大批人手啸聚杀人么？”

常九笑一笑，道：

“好像，他们有了准备，正在想办法封锁道路，禁止游客。”

“想不到啊！就在金陵附近，竟然有这么一股庞大的力量，唉！难道……”

他本想说官府和七王爷，竟然如此的无能。

白玉仙接道：

“肖兄，对他们了解不多，以他们现在掌握下的力量，就算调动金陵附近的军马，也无法奈何他们，这是他的重地之一，二先生绝不会放过咱们……”

常九接道：

“围布在你们四周的人手，至少有两百人以上，这一战必将是激烈绝伦，白姑娘最好能未雨绸缪，先想好一个应敌的办法！”

白玉仙道：

“常前辈见多识广。何以叫我？”

常九略一沉吟，道：

“白姑娘有几个心腹的手下？”

白玉仙摇摇头，道：

“没有！”

常九怔了一怔，道：

“你是说，算上我赶来赴难的常某人，咱们只有四个？”

白玉仙道：

“是的，还有一个文雀姑娘，是二先生的心腹，连派在这里照顾我的两个老妈子，也是他们的人……”

常九神情肃然地说道：

“不可信任的人，先行清除，咱们这一点实力，绝对不能再有内应敌人来捣乱……”

“你是说杀了他们？……”白玉仙目光转往肖寒月的脸上，道：

“肖兄之意呢？”

肖寒月苦笑一下，道：

“杀了他们，倒是不必了，不如点了他们的穴道，放置一室，给他们一个生存的机会。”

常九沉吟了一阵，道：

“白姑娘，有何拒敌的打算？”

白玉仙道：

“现在已被包围。突破不易，不如暂守在荷花楼。拒挡敌势，这座楼以青石砌成，十分坚牢，又不畏火攻，咱们至少可以减少四面受敌之危，亦可在搏杀中，调息体力。”

常九道：

“以后呢？”

白玉仙苦笑一下，道：

“以后的事，老实说，不太乐观，只有碰碰运气了。”

“姑娘的打算……”常九紧盯不舍地问。

白玉仙道：

“入夜之后，咱们再设法脱出围困，那也只是九死一生的希望。”

常九四下打量了一下荷花楼的环境，道：

“看此楼形势，敌人可以由三面进攻，咱们四人不敷分配，而且实力不均，也不易分开……”

肖寒月接道：

“常兄有何高见呢？”

常九道：

“如能把闲云大师和墨非子两位集中到此，借石楼隐蔽，或可和他们在本地决一胜负？”

陈抱山道：

“常兄见过他们了？”

常九点点头，道：

“见了一面，他们就在附近，只是要想出一个召他们来此的办法才行。”

白玉仙心情一振，道：

“好！如能把他们两人招来此地，我相信可以全力一拚，二先生统治的手段虽然冷厉，但属下们对他，大都是畏多于敬，咱们的抗力愈强大，他们的压力反会减少，只要能中断他的号令系统，他们就会不战自乱。”

肖寒月道：

“眼下最重要的一件事，是如何才能把消息传出去？”

常九略一沉思，道：

“死马当作活马医，你愿不愿试试我的办法？”

肖寒月道：

“什么办法？”

常九道：

“法不传六耳……”缓缓行近肖寒月，低言数语。

肖寒月皱皱眉头，道：

“成吗？”

常九笑一笑，道：

“试试看吧！你身份已泄，也不用再留着这副假面孔了，干脆，洗去易容药物，还你本来面目，去和她谈谈吧！”

朱盈盈急急说道：

“我呢？”

常九微微一笑，道：

“你也恢复女儿身吧！”

朱盈盈喜道：

“好极了，脸上涂着厚厚的一层药物，实在难过得很，这些时日中，我一直在思索那‘银月飞霜’的手法，体会不出妙用，一旦动手时，我就施出来给你瞧瞧。”

口中说笑，人已转身而去。

少年不识愁味，此时何时？但不解世情险恶的朱盈盈，仍然是欢笑自如，不受影响。

常九示意陈抱山，也去洗下易容药物，才低声对白玉仙道：

“这里，真能够体会出江湖险恶的，只有你我两人……”

白玉仙接道：

“你的意思是……”

“两件事情，如若你觉得那些照顾你的老妈子，不可信任，那就下手处死她们，因为她们如是监视你的人，一定会在这座小楼中有了些布置，咱们现在没有时间查明它，只好先作处置，第二，再想想看，这里有没有能帮助你的人，咱们力量太单薄，可以派上用场的人，只有肖寒月和你白姑娘两个人。”

白玉仙沉吟一阵，欲言又止，转身步入小楼。

常九一个人守在大门口处，流目四顾，阳光下，湖面如画，树上嫩芽初绿，好一片初春的早晨景色。

只可惜这等美丽景色里，即将展开了一场凶厉的杀戮，而且，是一场惨酷的搏杀，不知有多少条人影将在这场凶厉的搏杀中毁灭。

肖寒月恢复了英俊的形貌，也解开了文雀被点的穴道，叹息一声，道：

“你想过没有？”

文雀神情冷峻，盯住肖寒月的脸上瞧了一阵，道：

“她是谁？”

“她？你是说……”

“那个又黑又瘦的女孩子……”文雀的声音，仍是那么冰冷。

“朱姑娘……”

“郡主，七王爷的千金小姐……”文雀的神色一变，变得一脸讶异，道：

“她怎会有那样的奇怪想法？”

“是她……”肖寒月道：

“她有什么样的想法？”

了解了对方的身份之后，文雀忍不住哑然一笑，一切的烦

恼，不满，都在一笑中付诸东流，道：

“她好大方，千金之躯，有此胸怀，好叫文雀惭愧。”

肖寒月皱起眉头，道：

“文雀，我不懂，你在说些什么？”

“说那位小郡主，好胸襟，好涵养，人说宰相肚里能撑船，果然不错。”

肖寒月有点明白了，笑一笑，道：

“文雀，想出了结果没有？”文雀苦笑一下，道：

“我知道你没有错，但从我的角度来看，那又不同了，二爷对我们恩重如山，我不能背叛了他。”

肖寒月道：

“文雀，我没有要你背叛二先生，我只是感觉到是非之间，应该有一个分野，至于你如何决定，我无意勉强你。”

文雀叹息一声，道：

“肖公子，留在这里太危险，你为什么不走呢？”

“走不了啦！我们已经被大批的高手包围。”

文雀侧耳听了一阵，道：

“怎么我没有听到杀喊之声？”

肖寒月道：

“还没有开始，大概他正在调动人手吧！”

文雀沉吟了一阵，道：

“论你的武功，一个人走，希望很大。”

“你知道，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文雀接道：

“我知道，说了也是白说。但我还是忍不住说了出来。”

肖寒月道：

“文雀，能不能帮我一个忙？”

文雀道：

“什么忙？”

肖寒月道：

“代我传一个消息。”

“是不是搬取救兵？”

“是！我们的人手太少……”

文雀接道：

“怎么？你们准备在这里展开一场决战。”

肖寒月道：

“情势迫人，我们不愿束手待毙，只有奋力一战了。”

文雀沉吟了一阵，抬头看了肖寒月一眼，微微颌首。

“带一封信太危险……”肖寒月说：

“你只要传一句话就行。”

低声说明了地方、暗语。

文雀道：

“好！我现在就走，不过，要白玉仙追着我出去。”

肖寒月道：

“我明白……”提高了声音，接着：

“白姑娘……”

白玉仙应声而至，看看文雀和肖寒月，道：

“怎么？肖兄准备放走文雀姑娘？”

肖寒月道：

她对我们的威胁不大，杀之何益，不如放了她。”

文雀道：

“白姑娘，追我出去，最好能把我打出点伤来。”

白玉仙道：

“那容易”右手一抬，劈出一掌。

文雀娇身一闪，避开一拳，转身向外奔去。

白玉仙尾疾追。

文雀出了荷花楼，奔出去十几丈远。突然停了下来。

白玉仙双手齐出，拍出二掌。

文雀不再逃避，竟然和白玉仙打了起来，双方掌来足往，打得十分激烈。

这是很认真的一场搏杀，文雀施出了全身的解数，和白玉仙展开了一阵抢攻。

白玉仙连攻出七掌之后，冷笑一声，道：

“你要真打？”文雀道：

“姑娘最好认真的施为，最好能打伤我。”

白玉仙道：

“我不想使肖寒月觉得我这个人太冷酷，他既然决定放了你，我也不愿伤害你。”

文雀道：

“那你就手下留情，别把我伤的太重。”

白玉仙本是冰雪聪明的人物，听完话，心中顿有所悟，拳掌加速，攻势顿然凌厉。

文雀掌封指点，竟然是毫不相让。

原来。文雀想借机会测验一下自己的武功，所以，一直缠斗不休。不肯溜出空门。

白玉仙逐渐地冒起了怒火，道：

“你真要找死不成？”攻势陡然一变，顿然间幻起了漫天的掌影，力道也突然加强。

文雀闪避不及，硬接了两掌。

力拚两掌之后，强弱立判，白玉仙功力精深，文雀被震退三步，嘴里流出血来。

白玉仙心有所疑，这两掌并未用尽全力，极有分寸。

文雀虽然受伤，但伤势并非太重，不过，也不算轻。

所以，文雀转身逃走时，仍然步履踉跄。

白玉仙吁一口气，转身行回荷花楼。

肖寒月、朱盈盈、陈抱山都已恢复本来面目，在门前等候。

常九低声道：

“那丫头伤势如何？”

“不太重，但也不轻，足够她向二先生交代了。

肖寒月道：

“白姑娘，如何应敌，还要姑娘统筹全局，发号施令了。”

白玉仙道：

“肖兄不用客气，玉仙愿为马前小卒……”

“不……”肖寒月说：

“姑娘熟悉形势，洞察敌变，还是由姑娘发号施令的好。”白玉仙道：

“常前辈经验丰富，由他统筹全局……”

“不不不……”常九急急说道：

“我是天生的帮衬人才，要我坐镇中枢，指挥全局，那可是找错人了。”

白玉仙道：

“这个，贱妾……”

常九略一思量，亦觉着此情此景，由白玉仙统筹全局，比肖寒月适当一些，当下说道：

“白姑娘，我看你也不用推辞了，你熟悉此地形势，识人也多，只此两点，就比肖公子适合了。

白玉仙吁一口气，道：

“大家商量着吧！敌势强大，尤其那一批神力铁甲武士，专以攻坚之用……”

“神力铁甲武士……”常九微微一怔之后，接道：

“常某在江湖上走了半生岁月。从未听说过这个……”

“是一些穿着特殊精制的铁甲的大力士……”白玉仙解释说：

“刀枪不入，除了天生的神力之外，还有很精深的武功，训练这一批人不易，选择这样的一批人更难，我没有见过他们，但二先生却以此自豪，想来，定然非同小可了。”

常九苦笑一下，道：

“只听神力铁甲武士这几个字，就叫人有些头疼了。”

“所以，玉仙觉着，我们的迎敌之策，要侧重变化，不宜力敌时，应该利用形势制敌，这座荷花楼都是巨大的青石砌成，十分坚牢。”

肖寒月点点头，接道：

“先想出对付铁甲武士的办法……”

白玉仙道：

“只怕很难有完美之策，我们稍作计划，必要时集中一处，合

力拒敌。”

肖寒月道：

“对！在下亦是此意。”

看了朱盈盈一眼，白玉仙笑道：

“朱姑娘身份尊贵，我倒想起一个办法来了。”

肖寒月道：

“什么办法？”

“我想把荷花楼所有可燃之物，集中于后楼空地，他们展开攻势时，咱们抢先放火……”

白玉仙微笑着说：

“浓烟蔽天，既可疑兵，亦可当真的招来救援的官兵，真有大批官府捕快、军马找来，二先生必会有所顾忌。”

肖寒月、常九等都听得连连点头，大为赞赏。

白玉仙接道：

“还有个好处，咱们把易燃之物，先行移走，就不怕他们用火攻了。”

“一举两得，白姑娘倒是深通用兵之道……”

肖寒月微笑着道：

“在姑娘策划之下，寒月倒是信心大增了。”

察颜观色，肖寒月感觉到目前最重要的事情，是先激起强烈的斗志，以寡击众，凭仗的是全力拚搏的勇气。

一直很少说话的陈抱山道：

“不错，在下这几日经历的事情，所见所闻，比过去十几年的见闻加起来还要多些，对于事生之后，也有了不同的看法，一旦动手，陈某必将全力以赴……”

肖寒月挥挥手，阻止陈抱山再说下去，接道：

“搏杀之道，歼敌为上，陈兄也不可太过任性，咱们人手太少，禁不起任何损失，如若敌势强大，立刻会集一处，彼此也好有个照应。”

陈抱山道：

“我明白，在下当会全力以赴，但不会逞匹夫之勇。”

常九道：

“白姑娘，看样子，他们还在调动人手，咱们还有一些时间，白姑娘如能……”

白玉仙苦笑一下，道：

“好！我去试试，但能不能说动他们，要凭运气。”

转身一跃，疾奔而去。

朱盈盈道：

“常大叔，白姐姐去干什么？”

常九道：

“大概是去请几个帮手吧！”

肖寒月叹道：

“她去时面有难色，神情凄苦，纵然能请到人手助拳，只怕也非心中所愿了。”

这几句话，含意颇深，婉转有致。曲径通幽，就不是朱盈盈能够了解了。

就是连陈抱山也想了很久，才有些明白。

常九却苦笑一下，道：

“肖兄弟，除非咱们运气特别好，生离此地的机会不大……”

看了朱盈盈一眼，接道：

“这就是江湖生涯，处处凶险，生死常系于一发之间，像你一个小仙女般的人物，还是早回王府的好。”

朱盈盈摇摇头，道：

“我已经被爹撵出来了，从今之后，我只是一个孤苦无依的小女子，你们不要我了，我真的不知道要到哪里去了。”

口中说着，两道晶莹的目光，却望着肖寒月。

这些时日相处，肖寒月却已对她情愫深生，伸手拍拍她的秀肩，笑道：

“盈盈，真的不怕吗？”

朱盈盈摇摇头，一笑，说道：

“和肖大哥在一起，我什么都不害怕。”

竟然不顾常九、陈抱山都在现场，缓缓偎入了肖寒月的怀中。

肖寒月没有推开她的身躯，无限怜惜地道：

“盈盈，一旦和敌人动手时，千万不能心存仁慈，稍作犹豫，这是搏命的恶战，不是谭前辈教你武功，动手过招，点到为止。”

“我知道……”朱盈盈抬起头来，嫣然一笑，竟是纯情深深，全无惧色。

常九微微一笑，道：

“朱姑娘戴上这个，至少，现在还不宜让太多人知道你是谁的人。”

朱盈盈转头瞧了一眼，道：

“那是什么？”

“人皮面具……”

朱盈盈瞧瞧肖寒月，肖寒月微笑点头，朱盈盈伸手接过，戴了上去。

这张面具制作精巧，朱盈盈戴在脸上，并无不适之感。

第十四回 白衣杀手

数十丈外，突然出现了一群人影，直对荷花楼行了过来。

敌踪终于出现了，但来势却大出了常九的意料之外。

他们不是飞跃而至，亦不是隐隐藏藏的合围而来，竟然是分成三行，步履从容地直行了过来。

人影渐近，已可约略看出，三行人马，每行十二人，共三十六个人，都穿着一色的黑衣劲装，身佩长刀。

肖寒月道：

“风字组的杀手……”

常九道：

“三十六人，隐含有天星之数，大概又是组成合击的刀阵，咱们借重石屋拒敌，不要被他们困入刀阵之中。”

肖寒月道：

“白姑娘去了大半炷香的工夫了……”

话未话完，白玉仙已疾如流矢般飞驰而来，身后一老者和中年灰衣人紧追而至。

常九吁一口气，低声道：

“白姑娘果然有些手段，处此情况之下，仍然能请到两个舍命相随的帮手。”

白玉仙行近石屋，两个人竟也紧追而至，

肖寒月抬头看去，只见那老者白发飘胸，竟是出现京口江面

的向中天，另一人看去三十四五，浓眉大眼，身上佩着一长一短两把刀。

白玉仙看看已到十丈左右的黑衣人，低声道：

“这位老人家向中天，是闲云大师旧友，诸位已在京口见到了……”

向中天道：

“惭愧、惭愧，老朽年近七十，仍难看破生死之关，适才玉仙姑娘一番规劝，大义凛然，老朽顿有所悟。总算及时回头，未造成太大的遗憾。”

肖寒月一躬身，道：

“老前辈悬崖勒马，及时大悟，实非有大智慧者很难办到，肖寒月佩服很……”

白玉仙接道：

“能渡过今日之劫，再作详谈……”目光一掠浓眉中年，道：

“这位唐大侠……”

灰衣人接道：

“在下唐明……”

“神刀唐明，寒月久仰了。”

常九接道：

“我是常九，唐大侠怎会在此？”

原来，常九还未恢复本来面目。

唐明叹息一声。道：

“一言难尽，白玉仙姑娘说的不错，渡过这次劫难之后，咱们再作详谈，现在，先研究对敌之策。”

白玉仙看看已到了五丈左右的黑衣人，微笑说道：

“风字组的杀手，他们有一种天罡刀阵，很难对付，咱们不能大意陷入阵中……”

唐明接道：

“厉害得很，在下就是被他们的天罡刀阵困住，才被押来此地，投入了这个组织之中……”

肖寒月接道：

“这么说，唐兄是深谙破阵之法了。”

唐明摇摇头，道：

“破阵谈何容易，在下迄未想出良法，不过。不让他们困入阵中，这刀阵之威，就无从发挥了。”

白玉仙道：

“如若借重这座石屋抗拒刀阵，不知效果如何？”

唐明道：

“应该有很大的效用，这些黑衣刀客，除了刀阵变化之外，每个人的刀法，都有相当的造诣，应付之时，也要小心。”

这时，三十六个黑衣人，已在荷花楼前一片空阔的草地上，一字排开，一个身佩红色腰带的黑衣人突然向前行了两步，道：

“白姑娘……”

白玉仙冷冷接道：

“你是风字组的杀手领队？”

黑衣人点点头，道：

“在下奉了令谕，请白姑娘到飞龙院中一行……”

“飞龙院……”白玉仙第一次听到这个名字，不禁一呆，道：

“飞龙院是什么地方？”

黑衣人摇摇头，道：

“飞龙院就是飞龙院，白姑娘如是不肯，在下奉到令谕是强迫你去，如敢拒挡，格杀勿论。”

白玉仙吁一口气，笑道：

“就凭你和这三十几个同伴吗？”

黑衣人冷笑一声，道：

“白姑娘对我们了解的太少了。”

肖寒月道：

“风字组我见过的杀手，老实说，算不上什么高明的刀手。”

黑衣人怒道：

“你出来，试试我们的天罡刀阵。”

肖寒月举步向前行去，却被白玉仙一伸手，拦住了去路，道：

“肖公子，大局为重，不可意气用事。”

淡淡一笑，肖公子停下了脚步，他自信天罡刀阵，未必真的能困得住他，准备先破去天罡刀阵，以寒敌胆，但白玉仙既已出手拦阻，只好停下。

那腰系红带的黑衣人哈哈一笑，道：

“你们不敢过来是吧？咱们就杀过去了。”霍然拔出长刀一挥，三十六个黑衣人，同时向前行了过来。

他们并非一拥而上，而是缓缓向前逼进，移动之间，很自然的散布成一种包抄的队形。

这是一批训练有素的杀手，攻守有方，并非是乌合之众。

白玉仙右手挥动，示意向中天、唐明退入荷花楼内。一面举步行近了肖寒月，低声说道：“肖兄，对付二先生和神力铁甲武士，都要靠肖兄之力，所以，肖兄要多多保重。”

肖寒月心头一凛，忖道：原来，他们对我的寄望，如此之深，

看来我得好好的振作起来才行，个人的生死事小，影响了大局，那才是一件十分遗憾的事。

忖思之间，黑衣刀手已然逼近了荷花楼。

白玉仙早已设计好了应敌之策，一拉肖寒月当门而立，向中天、唐明站在白玉仙的左侧，肖寒月、常九站在右侧。

朱盈盈隐身在大厅之内，监视着四面窗口。

黑衣刀手逼近了荷花楼。

白玉仙右手一拉肖寒月，两个人突然退入了厅门之内。

突然闪起了一道寒光，神刀唐明身佩的长刀，已闪电击出。

两把长刀破空而至，封住了唐明的长刀。

向中天身子一个疾转，疾快地劈出了两掌。

掌风凌厉。呼啸生风。

两个逼近的黑衣人，被那股强烈的掌力，逼得向后退出了三尺。

常九吁一口气，退回荷花楼内。

这时，四个黑衣人攻向唐明，四把长刀映日生辉。

唐明哈哈一笑，刀势运转如飞，独斗四人。

向中天一直未亮兵刃，只凭一双肉掌，劈出强烈的掌风，已把逼近的黑衣人，挡在了五尺外，无法近身。

黑衣刀手，人数虽多，但唐明和向中天，一直是背依荷花楼，两边是青石墙壁，除了正面可攻之外，无法由两翼侧攻，前后夹击。

唐明和向中天，只要注意正面敌人的攻势即可。

正面攻势，最多八人，唐明、向中天各对付四个人的攻势，自然是应付自如。

看看厅门外纵横的刀光，肖寒月发觉了不少的破绽，心中大感奇怪，忖道：为什么他们不对此出刀，只要刀势够快，立可毙敌刀下。

奇怪的是唐明就不能及时刺出那一刀。

等到唐明发觉攻出一刀时，对方已及时而退。肖寒月只有暗暗摇头，连叫可惜。

白玉仙看得十分奇怪，低声道：

“肖兄，你怎么了，可惜什么？”

肖寒月道：

“我在想，这些人，也都是血肉之躯。幼小长大，难道他们真的就不怕死吗？”

白玉仙点点头，道：

“这件事，我也觉得奇怪，不知道他们用的什么方法，训练出这些杀手，个个都悍不畏死。”

“是不是借重药物……”

“不像……”白玉仙道：

“凡是受药物控制的人，一个个会变得神智不清，举止也有些僵呆，但他们没有这些缺点。”

肖寒月叹息一声，道：

“如若要大开杀戒，这些人死的是不是十分可惜……”

“不可惜……”白玉仙说：

“他们两手血腥，不知道已经伤害了多少人命，他们被人用一种冷酷的训练方法，抹去了人性，已经成了一个道道地地的冷血杀手。”

肖寒月道：

“既是可杀，那就早些杀了他们！”

白玉仙道：

“谈何容易！他们是第二代的风字组杀手，武功之高，尤胜过第一代，杀他们谈何容易。”

肖寒月道：

“如若白姑娘感觉应该大开杀戒，在下倒是愿意出手试试。”

白玉仙双目盯在肖寒月的脸上，瞧了一阵，道：

“这只是开始，序幕，这一批人手倒下去，或是撤退之后，会有一批更厉害的人手杀上来，如此的绵连不绝，不知到那一刻，他们才会停手，除非咱们有大批的援手赶到，或是他们的伤亡惨重，无力再攻，但后者，不太可能，前者希望亦渺，我准备了很多的吃喝之物，希望我们能够尽量的撑下去，多一刻，是一刻……”

肖寒月笑一笑，接道：

“原来，你是如此的打算。”

白玉仙道：

“肖兄，我说的是实话，并非是长他人的志气，灭自己的威风。”

肖寒月道：

“应该不会是那么悲观，我想……”

“肖兄，这不是想的事，他们用车轮战法，我们亦用车轮战法对付，彼此都保存了实力，我想，这就是我们唯一能拖延时间的办法……”白玉仙理一下鬓边的散发，接道：

“肖兄，最好能保持体能于最好状况之下，方能应付未来的大战。”

肖寒月自打通任、督二脉，气起奇经之后，使体力一直保持极佳的状态。也从未有过疲累的感觉，当下笑一笑，道：

“白姑娘，如若能连毙强敌，能不能使得强敌心寒？”

“当然能了，不过，那要耗费极大的体能，对咱们未必有利……”

肖寒月接道：

“白姑娘，这话在下可就不太明白了。”

白玉仙道：

“敌势强大，敌人众多，他们伤亡数十人，不会影响大局，咱们只有七个人，伤亡一个就少了一人，对实力也有很大的影响。”

肖寒月道：

“这么吧！我去试试看，如有疲累之感，立刻退回就是，白姑娘先请人去点起屋外的堆物。”

白玉仙接道：

“难道你们真有安排，有救兵赶来？”

肖寒月笑一笑，道：

“不管有没有救兵赶来，至少，点起那堆烟火，会造成疑兵之计……”

白玉仙点点头，道：

“有道理，我去点火。”

常九道：

“不用劳动白姑娘，我去点火，也好留在后门，助陈抱山一臂之力。”

“有劳常兄了……”肖寒月举步向门外行去。

白玉仙订下的策略是尽量保存实力，坐以待援。有没有援兵

是一回事，但却给了向中天、唐明一个希望。

所以，向中天和唐明在对敌之时，亦都保存下了相当的实力，两人未出手，只是刀光、掌势，迫得不让黑衣人接近荷花楼。

肖寒月步出门外，加入了战局之后，情势立刻大变，只见肖寒月他剑出如风，只不过片刻工夫，已有六个人伤在他的剑下。

这等剑法、武功，把向中天和唐明都看的呆住了，就连白玉仙也看的讶异不止。

她知道肖寒月的内力深厚，剑术神妙，但却想不到高明到如此境界。

因为肖寒月攻出的剑势，并非是快如流星，急如闪电，而是自自然然的刺出一剑。

但都一剑中敌。

似是，他早已算好了距离，剑势伸出，刚好有人撞了上来，撞中长剑。

肖寒月又连刺五剑，刺了五个黑衣刀手。

这时，连那些悍不畏死的黑衣杀手，也有些害怕了，呆呆地望着肖寒月，不敢再向前逼进。

那腰系红带的黑衣人，冷冷说道：

“你会妖法？”

肖寒月道：

“不会，不过，我的剑法变化神奇，有如妖法一般，如果，你们不再见机撤退，再有片刻工夫，阁下和你三十五个属下，只怕要完全躺在这里了。”

“在下不信！”

肖寒月道：

“不信何妨试试……”

“好……” 黑衣领队人大喝一声：

“看刀！”

连人带刀化作一阵疾风，挟着这阵疾风扑来。

好凌厉的一刀，身为领队人，造诣果然不同。

肖寒月一剑刺出，正好是那黑衣人刀势已尽，落着实地，待要变招的时候。

那一剑来的正是时候，巧妙无比。

黑衣人封挡、闪避全来不及，一剑正刺在小腹之上，登时血流如注。

这是致命的一剑，那黑衣领队人，虽然凶悍绝伦，但是鲜血涌出，小肠外流，也不禁豪气尽散，长叹一声，倒在地上。

余下的黑衣刀手，失去了领队的指挥，一时间，也不知如何是好，全部怔在那儿。

向中天回顾了白玉仙一眼。低声道：

“白姑娘。这是什么剑法？”

白玉仙摇摇头，道：

“没有见过。”

缓步行近肖寒月，笑道：

“原来，你对敌出剑，竟然是如此的轻松，那自然是不会耗用真力了……”

望了躺在地上的黑衣人一眼。道：

“这些人伤势如何？”

“虽然不足以致命，但已无再战之能……”

只听一个冷峻的声音，遥遥传来，道：

“把伤者抬下。”

站着发楞的黑衣人如梦初醒一般的，突然一拥而上，抬起受伤的人，疾退而去。

去势如箭，眨眼之间，走的一个不剩。

这时，火势已起，蔽天的浓烟，直冲高空。

唐明还刀入鞘，一抱拳，道：

“见肖兄刺出的剑势，唐明算大开了眼界，真是叫人佩服。”

向中天道：

“这大概就是七煞剑招了，天下无双的神奇剑招……”

肖寒月叹息一声，道：

“过奖、过奖……”目光一掠白玉仙，接道：

“一下子杀伤了这许多人，在下的心中。实是有些不安。”

白玉仙摇摇头，笑道：

“肖兄，这不过是刚刚开始，更激烈凶悍的恶战，还在后头，你如果不能放手施为就很难对付了。”

肖寒月道：

“唉！已经开始，只怕想收手也不是容易的了！”

白玉仙微微一笑，道：

“那就好……”突然放低了声音。接道：

“你能放开手，我就安心了，老实说，没有看到你杀人的剑法之前，我们是九死一生的希望。”

肖寒月道：

“现在呢？姑娘估算一下，我们会有多少机会？”

白玉仙道：

“现在么！应该是三七之比了。”

肖寒月道：

“向前辈、神刀唐明加入我们，是应该有七成的机会了。”

白玉仙道：

“不！我们是三成胜算，七成败算。”

肖寒月道：

“还有比风字组更厉害的杀手吗？”

白玉仙道：

“有，我知道的，至少有两批人比他们凶悍，不知道是否还会更多？”

肖寒月皱起了眉头。

白玉仙叹息一声，道：

“最厉害的一批人手是铁甲神力武士，我也只是听说过这么一批人，但究竟是怎样一个厉害法，见过的人不多……”

向中天道：

“对于铁甲神力武士这批人，我倒是有些耳闻。”

白玉仙道：

“向前辈请说，咱们如能早知一点底细，也好多增加一分防备。”

向中天道：

“铁甲武士共分两组，每组十二人，但这二十四个人，都是由数百名高手中挑选组成的，他们不但本身功力卓绝，入选了铁甲武士之后，还得到一些增长力量的药物补助。所以每个人都是具有相当大的力量，事实上，单是那一副铁甲就有百斤以上的重量，如若不是具有特异的体能和力量的人，也无法承受那些铁甲的重量……”

肖寒月接道：

“武林中人的行动，总以轻巧为主，怎会身披铁甲，唉！也亏他想得出来！”

神刀唐明接道：

“这不足为奇，战阵之上，大将披甲陷阵，可避刀矢……”

肖寒月心中一动，忖道：培养铁甲武士，想是由战阵之上得来的灵感了……

但闻向中天接道：

“就在下所知，那些铁甲武士不但兵刃怪异，善于攻坚，更重要的是，他们的铁甲之内，还有一些特殊的装置，能夺魂取命，厉害非凡。”

白玉仙道：

“向前辈，可否说得具体一些？”

向中天道：

“老朽也只听说过一种，那就是铁甲之内，藏有强矢、毒针两种暗器，长矢及远，毒针射近，都是用特制的机关发射，就算练有铁布衫功夫，也是无能抵御的。”

肖寒月一皱眉头，道：

“那真要当心一些了，他们身披铁甲，刀枪不入，再有强力暗器攻敌，当真是无往不利了。”

白玉仙道：

“向前辈，有没有听说过，对付铁甲人的办法？”

向中天苦笑一下，道：

“没有。不过，想像中，铁甲笨重，行动不便，如果布深沟、高垒，可以阻止他们。”

肖寒月道：

“在下倒有一个办法抗拒他们，只是时间仓促，准备不及。目下只有借这石楼坚壁对付他们了。”

白玉仙道：

“肖公子有何高明办法，何不说出来听听？”

肖寒月道：

“说出来本是无妨，不过，万一泄漏出去，他们早作准备，那就大为不妙了。”

白玉仙点点头。未再追问。

肖寒月道：

“向前辈，铁甲武士双眼是否露在外面？”

向中天摇摇头，道：

“听说，他的双眼之上，也用一种坚厚的水晶保护……”

“难道全身就没有可以下手的地方吗？”

向中天道：

“只有双手未受到保护。”

肖寒月苦笑一下，道：

“这就当真难对付了。”

谈话之间，忽见一队穿着白衣的武士，缓步向荷花楼行了过来。

来人完全不像是临阵对敌的人，他们穿着白衣，都是长衫，头上也用一条白巾勒住，全身上下，除了头和脸之外，一片雪白，看不到一点杂色。

他们行动之间也十分文雅，迈着缓慢的步子，倒像一群读书的秀才，正在吟诗散步。

这一群分作两队，每队六人，合计十二个，隐合十二星相之数。

肖寒月心中一动，说道：

“白姑娘，二先生手下，可有什么特殊的人物？”

白玉仙沉思了一下，道：

“他们下食客众多，不知肖兄问的是什么样的人？”

肖寒月道：

“综观他们训练的人手，不是暗合十二星辰，就是配合天罡地煞之数，那个主事之人，应该是饱学的儒士，或是玄门高人。”

白玉仙目光一掠向中天，道：

“向前辈在此较久，可曾见过这样的人物？”

向中天摇头苦笑，道：

“在下虽被列入贵宾身份，但却并无参与机要资格，姑娘入门虽晚，但受到的礼遇，却比在下高多了。”

唐明突然接道：

“我倒见过一具白髯、青袍、颇具仙风道骨的人，和二先生对坐弈棋，只可惜，在下不认识，也未能和他交谈一语……”

这时，十二个白衣人，已然行到了荷花楼前。

十二个人身上都背着一柄长剑，和一般的宝剑尺寸，长过了很多，足足有四尺八寸左右。

他们的动作潇洒缓慢停下脚步，伸手解下长剑，握在手中。

唐明一皱眉头，道：

“他们究竟是会不会武功？”

原来，那十二个人个个生得眉清目秀，而且骨如柴，脸色苍白，看上去一个个弱不禁风，那里有一个武士的样子，偏偏又拿

出一柄奇长的宝剑，初看上去，十分可笑。

“但多看一会儿，发觉这些人，除了可笑之外，还有着一种说不出的诡异。

他们的动作缓慢，行动也不慌不忙，距离肖寒月有七八尺停下，然后，解下佩剑，左首当先一人，右手握好剑柄，左手捏好剑鞘，又直向唐明行去。

唐明横刀而立，双目盯着那白衣人，但那白衣人却无视唐明的存在，仍然直行过去。

这时，唐明只有两条路走，一条是闪避开去，让那白衣人通过，一条是出刀杀了他。唐明采取了后者，但见刀光一闪。迎面劈去。

白衣人双手捧着长剑一抬，挡住了刀势。

唐明变招奇快。右腕一挫，长刀抽回一送，以刀作剑直刺过去。

这一刀快如闪电，那白衣人似是闪避不及，一刀刺入左胸，刀势力猛，直透后背。

事实上，那白衣人并未闪避，似是早已准备好挨这一刀。

但见那中刀的白衣人，苍白的脸色上，突然闪起了一抹奇红，手中长剑脱鞘而出，闪电一击，也刺入了唐明的前胸。

唐明用力抽刀，刀未抽出，但却把那白衣人的身子带的向前冲去，暗叫不好，已来不及，白衣人的长剑直透胸而过。

他手中之剑，长过唐明之刀，剑锋透出后背两尺多长。

这变化，使得白玉仙、肖寒月、向中天都看得呆住了，这是什么打法，这不是战斗，完全是在拚命，你刺他一刀，他不闪不避，只求还你一剑。

向中天经验老到，首先反应，呼地一掌劈了出去，肖寒月后发先至，也疾快地劈出一剑，剑光一闪，那白衣人一条握剑的右臂，已被斩落，向中天的强烈掌力，也疾卷而至。

那白衣人胸前中刀，右臂又被齐肘斩断，但却似不知痛苦，血染白袍，却又一反出现时的斯文，强悍异常，一扬余下的左掌，竟然硬接向中天劈来一掌的攻势。

双方掌力接实。

砰然大震中，那白衣人断臂及前胸中剑处，鲜血暴射涌出。白袍染血，特别醒目，看上去狰狞、恐怖。

但白衣人却未被这种痛苦麻醉，反而更加凶悍，呼的一声，飞跃而起，挟着标射的血雨，疾扑向中天。

白玉仙急急叫道：

“向老。别和他硬撞。”

向中天右掌已经拍出，闻言急急收掌、闪身。

带着一身鲜血的白衣人，如一支标枪般，呼的一声由向中天身边掠过。

鲜血迷蒙了他的视线，过多的失血，已使他失去了控制自己的能力，一头撞在了荷花楼的石墙之上。

整个的头颅撞碎，同时，由身体上冒起了一股白烟，接着火光爆闪，身体竟然炸成了碎粉。

向中天呆了一呆，道：

“怎么，在身上带了火药？”

这时，白玉仙已抱起了身中长剑的神刀唐明，飞跃退入门内，道：

“快些退入厅内，这些人已经不是人了，不能和他们硬拼。”

这时，另有三个白衣人，举起长剑，缓缓对三人行来。

他们的举止，仍然是从容、斯文，似乎对同伴的惨死无动于衷。

肖寒月仗剑断后，也缓缓退入门内。

虽然，他还无法完全了解这些白衣人，但已经有一个简略的印象，这些人一旦受到伤害，人会忽然间变得疯狂，而且，有一种常人没有的潜能，在重伤失血之后，方具有强烈无比的攻击能力。

用什么方法，能把一个人训练到如此的境界，肖寒月无法了解，但这种异常的体能，绝非个人的修为、武功所能办到……唯一的可能是，凭仗药物，这就使肖寒月想到了赵百年。

这些白袍人是不是和赵百年卓绝的用药手法有关？

可惜的是，赵幽兰不在此地，她在场，也许能解去这些白袍人悍不畏死的威胁。

心中念转，也就不过是片刻工夫，肖寒月等一行撤入荷花楼内之后，三个人缓行而上的白袍人，顿失目标，一时间楞在当地。

这又提供了肖寒月一个认知，这些白袍人的神志，已经有些迷惘，他们是在一种神秘的控制之下行动。

肖寒月示意向中天，两人分别守在大门两侧，但尽量不让身体暴露在白袍人的视线之内。

朱盈盈也被那一阵残酷的搏杀，震惊得神情木然，直到肖寒月等一行撤入门内，神志才完全的清醒过来。

江湖生涯和她的王府中千金生活，实是两个极端的不同。

但肖寒月看她一眼，立刻就振奋朱姑娘的一片雄心，长长吁一口气，道：

“肖大哥，我……”

肖寒月轻轻拍拍朱姑娘的秀肩，笑道：

“我从未想到这世间竟有如此骠悍的人物……”

朱盈盈接道：

“要不要我用‘银月飞霜’试试看，能不能对付他们？”

一举之间，击溃他们具有的反抗潜能，只有一击之间置他们于死地，或是伤他们于数丈之外。朱盈盈的‘银月飞霜’可以及远，正是对敌利器，不妨一试。

当下点头一笑，道：

“可以试试，不过要小心一些。”

朱盈盈亮出‘银月飞霜’全神戒备，等待着出手机会。

这时，白玉仙已点了唐明身上三处穴道，取下他身中的长剑，拿了两粒药物，投入唐明的口中，一包外敷金创药，包扎伤势。

白玉仙身藏丹丸，乃是极为难得的灵丹，唐明服下丹丸，人立刻清醒过来。

白玉仙无限温柔地说道：

“唐兄，伤到了心脏没有？”

唐明笑一下，道：

“我身经百战，会过江湖上不少凶恶人物，但从来没有如此悍蛮的人物……”

长长吁一口气，接道：

“穿胸一剑，伤的自然不轻，不过，我的运气还好，这一剑，没有穿伤内府。”

说运气好是客气，其实，一位武功修为有素的人，再加上临

敌的丰富经验，一旦遇上凶险，自有一种逃避的能耐，把可能的伤害，减到最低限度。

唐明在那一剑刺入胸中时，吸腹缩心，避开了心、胃要害。

白玉仙道：

“小妹身怀灵丹，是天下至圣伤药：百草还命丹，只要没伤到心脏要害，我相信不难治疗，唐兄请安心养息。”

唐明道：

“百草还命丹是极端珍贵的药物，姑娘一次给我服用两粒，岂不是有些浪费了？”

白玉仙微微一笑，道：

“我们福祸与共，生死同命，小妹只希望唐兄能早些恢复体能……”

唐明接道：

“穿胸一剑虽然凶厉，但也只是皮肉之伤，那些白衣人不畏死亡所给我的震惊，尤重过我所受的伤势，二先生能训练出如此的人物，不知用的是什么方法？”

白玉仙黯然一笑，道：

“唐兄疗伤要紧，有肖兄的绝世剑法，我相信咱们有很大的生存机会，足可以等到外援赶至。”

这几句话，颇有自我安慰之意，是否真有外援赶来，白玉仙全无信心。

唐明笑一笑，道：

“白姑娘请解开我的穴道，让我自行疗息，我不能拖累到你们。”

白玉仙默察唐明神情，确不似伤中要害的模样，以他深厚的

功力，再加两粒灵丹的药力，有很快恢复体能的机会，就不再坚持，而拍活唐明的穴道，由他自行调息。

唐明撕下一片衣角，把伤处包紧，闭目坐息。

他明白此时的处境，凶险万端，任何时刻都可能面对着强敌，必需尽快恢复对敌能力，因之，紧捆伤处，随时准备应变。

这当儿，三个向前进的白袍人，似是发现了门户，忽然由横列变成纵行，向门内行来。

朱盈盈扬手一挥，“银月飞霜”化作了一片光圈，直飞过去。

当先一个白衣人忽然举起手中长剑，封挡光圈。

这“银月飞霜”锋利无匹，可断金玉，寒芒过去，长剑中断，光圈斜飞，刷的一剑，斩落了当先一人脑袋。

头断血流，但那白袍人的意志力，仍然没有丧失，一种怪异的潜能发挥到极致，一个没有头的身子，手执断剑，仍然向门内冲来。

朱盈盈吓呆了，忘记了操作‘银月飞霜’，光圈转动渐慢，斜向一侧落地。

如果那些白袍人反应灵敏，一定会出手抢那目光可见的银索，可惜，他们却没有那种反应。

这就看出阅历经验的可贵了，向中天右手拍出一记劈空掌力，一面喝道：

“收回兵刃。”

朱盈盈一振腕，收回‘银月飞霜’，那向前奔行的断头尸体，也被劈后的掌力击中，直向后面跌去，撞到了第二个白衣人，也阻止了第三个白衣人，使得整个的攻势，为之一顿。

肖寒月道：

“他们已经没有了人的反应，简直是一具行尸走肉。”

“对……”向中天说：

“他们强悍惊人，但灵动不足，只要不和他们接触硬拼，就不致被他们所伤了。”

肖寒月道：

“他们有一种常人所没有的潜能，在受到相当的伤害后，立刻迸发出来……”

“对……”白玉仙接道：

“只要谨慎对敌，他们也并非十分可怕，问题是，目前咱们还想不出一个对付他们的方法！”

肖寒月道：

“保持一定的距离，以便避开他们受到伤害后进发的潜能反击，待他们凌厉的反击之后，再出手对付，立刻可以见效。”

白玉仙低声道：

“肖兄，有没有注意到，他们躯体受伤见血之后，反应十分强烈，可能和他们身上血液有关。”

肖寒月略一沉吟，道：

“姑娘高明。”

白玉仙道：

“刀、剑攻击，除非腰斩、断首，很难一击使他们丧失潜能，不知道改用重击他们的内腑是否有效？”

肖寒月道：

“有道理，不妨一试……”

白玉仙接道：

“朱姑娘兵刃奇利，又可及远，手法奥妙，对付这些不够灵

动的白衣人，应该是十分有效……”

肖寒月低声道：

“姑娘放心，她会选择适当的时机出手……”突然伸手取出身侧木案上一只巨大的玉瓶，暗运真力，呼的一声，投了出去，击向一个白袍人的前胸。

原来，那个白袍人正举步向厅中行来。

向中天伸手抓中一张太师椅，双手用力一扭，一张坚牢的檀木椅子，突然碎裂，向中天抓了四只椅脚，放在身边，看样子，准备当作兵刃施用。

肖寒月和向中天心中都明白，这些特别的白衣杀手，必须阻止在荷花楼外，如若被他们进入了厅中，对付起来就非常的麻烦。

巨大的玉瓶，正击中一个白袍人的前胸。

正如肖寒月所预料的，这些白衣人在未受到伤害之前，一直保持斯文的神情，应变的能力也很笨拙。

肖寒月掷瓶一击，看似缓慢，但玉瓶上却含蕴了十分强大的力道。

这股暗劲，潜隐未发，直待击中那白衣人之后，突然进出，白袍人被玉瓶击撞之力，打的连连向后退了五六步，才收住脚步，嘴角流出两股鲜血，倒了下去。

肖寒月低声道：

“成了，成了……”

白玉仙道：

“什么事成了？”

肖寒月道：

“对付这白衣杀手的办法，只要击中他们的心脏、脑袋，很可能一举间，消除了他们的抵抗能力……”

这时，又一个白袍人行了过来，慢步斯文，一点也瞧不出对伤死同伴的悲哀。

白玉仙突然一扬右手，一缕指风，疾射而出。

但见那白衣人身躯一阵颤动，突然停下。

向中天右手执着一只椅脚，伸了出去，按在那人的肩上，本来要倒下去的白衣人，被木棍按住，停在了那里。

在人类的领域中，这些白衣人，似已是非常之人，即使是向中天这样阅历、经历丰富的老江湖，也有着无法预测的茫然，希望能借着动手的机会，对这些白衣人多一些了解。

果然，那一个不倒的身躯，阻止了以后的白衣人，他们依序排列，静止不动。

向中天吁一口气，道：

“看样子，这办法还真对了，只要这一具白衣人的尸体不倒下来，就会挡住他们的攻势管道。”

白玉仙道：

“他们亦是血肉之躯，小妹的‘冰魄寒珠’可以使他们在瞬间失去了反抗的能力，这就不用怕他们了。”

“是的，邪不胜正……”肖寒月缓缓地说：

“任何诡异的方法，或是借重药物训练出来的人，都不是正统的，他们没有办法长期存在……”

就在两人谈话的时刻，荷花楼外又有了变化，余下的白衣人，突然转身而去。

一缕隐隐可闻的乐声，传入耳际，随着远去的白衣人，消失

不闻。

肖寒月吁一口气，道：

“挡过了这一波诡异的攻势，不知道下一次，他们又会出现什么样的攻势？”

白玉仙黯然一笑，道：

“肖兄，看来二先生是存心把我们毁在这里了，这两番失败，绝不会甘心，也许下一阵，就是铁甲武士了。”

向中天收了椅脚，尸体倒下去，豪壮一笑，道：

“兵来将挡，水来土掩。白姑娘，大不了一条命战死于此！”

白玉仙接道：

“小妹并非怕死，只是未雨绸缪，能先想出一个对付铁甲武士的办法，临敌之际，也好从容应付。”

肖寒月暗中观察，发觉白玉仙对铁甲武士似是十分畏惧，铁甲武士在她心目中似乎留下了极为深刻、难忘的印象，心中甚感奇怪，低声说道：

“白姑娘，你能确定二先生手下最厉害的一批属下，就是那些铁甲武士吗？”

白玉仙点点头，道：

“大概不错……”

肖寒月目光转动，突然一笑，道：

“白姑娘，这一批来的也不是铁甲武士，看来，二先生准备用我们作次试验，有宝现宝，把他训练完成的各等属下，全部拿出来了……”

“不错，肖公子的剑术高明，白玉仙、向中天也都是江湖上一流高手，正好借你们之手，测验一下，这十余年来，我秘密训

练成的各种杀手的成绩如何？”

白玉仙高声叫道：

“二先生……”

“白玉仙，我对你一向礼遇，待如上宾，想不到你竟然会背叛了我？”

白玉仙冷笑一声，道：

“什么上宾？不过是一个享受很好的囚犯罢了……”

二先生哈哈一笑，道：

“总是享受很好吧！现在，你却连命也保不住了。”

肖寒月突然大踏一步，跨出门外，高声说道：

“二先生，你如是有点丈夫气概，何不现出身来，和肖某人一决生死，只派一些部属送命，未免有干天和吧？”目光转动，四下瞧看。

原来，这时正有一批全身红衣，身佩双剑的少女，围摆过来。

但闻二先生的声音，遥遥传来，道：

“肖寒月，我虽然就在附近，但你看不到我的，不用白费心机了，我不会受你的讥讽现身，你一身的造诣修为，确是江湖上难得一见的高手，我希望借重你的武功、成就，找出我们训练的大批高手缺点何在？然后，才能因材施教，加强他们的训练，担当任务。这十二位红衣姑娘，是我训练的少女杀手中的一部分，她们擅长合搏之术，不知道她们的成就如何？要借重你肖兄的剑法考验她们一下了。”

肖寒月循声望去，只见十丈外有一株高大的榕树，声音就由那里传来，似是二先生就躲在榕树上，默察搏杀的情形。

但肖寒月已经没有什么机会冲过去了，十二个红衣少女已然围

了上来，布成了一个扇形阵势。

肖寒月目光转动，发现这十二位红衣姑娘都在二十上下，个个婀娜美貌，但每张脸都崩得紧紧的，似乎每个人的心中都充满恨意，完全没有一般少女活泼的气息，不禁一皱眉头，道：

“你们那一个是领队？出来答话。”

十二个少女穿着同一式样颜色的衣服，根本无法分辨出那一个是领头的人。

肖寒月一连喝问数声，竟然无一人答话。

但闻二先生的笑声，又传了过来，道：

“肖寒月，她们不会回答你的，言多必失，只要有一个人答话，你就可能找出她的缺点所在，对吗？”

肖寒月冷笑一声，道：

“蛇无头不行，鸟无翅不飞，十二个人中没有一个领头的人？”

“不错，她们之间，确有一个领头的人，不过，她不会开口，你如想找出她们之间的领头之人，那只有凭仗你的武功去测验了。”

白玉仙高声说道：

“肖兄，这个人诡计多端，任何一句话，都可能有一个阴谋存在，使人上当。”

肖寒月吁一口气，道：

“白姑娘只管放心，我不会被他套上的。”

忽然间，十二个红衣少女齐一动作，二十四把宝剑同时出鞘。

日光下，寒芒闪烁。

肖寒月连番和强敌对阵之后，信心大增，也从那些搏杀中，得到不少经验。

不论敌势如何强大，只要能守稳了荷花楼，不让敌人冲进来，就不会被分头包围，个个击破，立刻提高了声音，道：

“白姑娘，向兄，守住门口，别让她们冲进去。”

白玉仙道：

“你一人对十二人，要不要我出来帮忙？”

肖寒月道：

“不用帮忙，我如不宜对敌时，自然会撤入室内。”

朱盈盈道：

“肖大哥，我帮你。”

肖寒月道：

“不用，你护守大厅，不许任何人进入厅中。”

“噢！如果她们进来了呢？”

肖寒月道：

“格杀勿论。”

“我懂了……”朱盈盈不进反退，站在大厅中间，以便于迎接厅中之敌。

白玉仙低声道：

“郡主，你的兵刃特殊，威力奇大，又可及远，防守大厅和保护唐明的事，就交给你了。”

初当重任，朱盈盈有些紧张的，道：

“白姑娘，我尽力而为。”

白玉仙微微一笑，拍拍朱盈盈的秀肩，道：

“肖兄肯把这守护大厅的重责大任交给你，自然是信任你有

能力应付了。”

朱盈盈点点头，道：

“我不会让肖大哥失望的。”

这时，肖寒月已和十二个红衣少女展开了一场搏杀。

他剑招虽奇幻，但连续上不是一套完整的剑法，这些红衣少女又确有一套联手合搏的手法，二十四把宝剑，有如波翻浪涌一般，一波接一波的绵绵不绝，剑尖绵密，如蚕吐丝，不留一点空隙。

一阵连绵的攻势，竟然迫得肖寒月有着应接不暇的感觉，连连向后退避。

难道这些红衣少女，真的会比那些黑衣杀手还高明吗？

十二个红衣少女的连绵剑势，交错配合，愈来愈见精纯，整个的攻势，已然幻成了一片剑幕，远远看去，有如一大片光影，不停的滚动着，向肖寒月压了下去。

肖寒月剑出如电，拨开连绵而来的剑势。

但二十四柄长剑来势太快，就算肖寒月剑出如电，快得。肖寒月完全没有还击的机会，只有防守之力，但他同时要封架二十四快剑，也是一件很吃力的事情。

白玉仙一拉向中天，两人分别隐身在厅门两侧，向外探视。

肖寒月被困于绵密的剑光之中，使得白玉仙心中吃惊不已，不禁一皱眉头，低声对向中天，道：

“向兄，这些红衣姑娘的剑法，当真有如此厉害吗？竟把肖兄困住。”

向中天道：

“剑势如长江大河，绵绵不绝而来，是我所见的合剑搏阵中

最凶厉的剑法之一，肖大侠虽被困于剑阵之中，但剑势急而不乱，看样子还可以支持得住。”

白玉仙苦笑一下，低声道：

“向兄，肖公子是咱们的主力，如若他真的被困住了，还有何人能抵挡铁甲武士……”

但闻砰然一声大震，陈抱山身不由己地由后门滚入了大厅之中。

常九紧随着陈抱山的身后，也退入了大厅之内。

敢情，二先生兵分两路，除了前门的攻势之外，后门也同时派人攻袭。

后门虽被撞开，但侵入厅中的浓烟却是不多。

显然，后院中燃起的火势，已可能被人扑灭。

白玉仙转头看去，只见陈抱山满身浴血，滚入厅中之后，竟然未再站起。

看样子，伤得不轻。

常九手中执着如意棒，一面后退，一个拒敌。

攻击常九的是一个灰衣大汉，手中一把吴钩剑仍然在滴血。

向中天冷笑一声，道：

“太行双恶之一，我去接住他。”

未待白玉仙开口，向中天飞身一跃，已拦在了常九的身前，呼地劈出一掌。

他掌力雄浑，一掌劈出，已挡住那灰衣大汉的攻势，道：

“常兄，请退下休息，这个人交给老夫了。”

口中说话，双掌却连环劈出。

话说完，已攻出了一十三掌。

这十三掌，力道凶厉，那灰衣大汉手中虽然有一把吴钩剑，但却被逼得连连倒退，失去了还手之机。

向中天杀心已动，潜运内功，聚于右掌，左手疾拍一招“迎风点火”，逼得那灰衣大汉手中的吴钩剑一扬，截向左掌。

但右手才是向中天真正的杀着，右手握拳，突然击出，一股暗劲直涌过去。

这是向中天的成名绝技：百步神拳，精妙处在它的拳势发出，不闻风声。

那灰衣人感觉到暗劲上身，已知不对时，再想应变，自是无及了。

但觉身躯如巨杵重击，一个身子被打得飞了起来，砰然一声，撞在壁上，七窍血涌而亡。

这百步神拳伤人于两丈之内，那灰衣大汉相距向中天不过三四尺远，正是神拳威力施展距离，一拳就能打得五脏离位。

常九苦笑一下，道：

“在下无能……”

向中天道：

“后门情形如何？”

常九道：

“有大批的敌人赶到，扑熄了火势，在下和陈兄力拼苦战，伤了对方三人，但无力再战，才被逼退进来。”

向中天道：

“常兄受了伤，先请疗息，不用担心……”

常九接道：

“在下不要紧，陈兄伤得很重，要先行救治才行……”

向中天点点头蹲下身子，伸手一探陈抱山的鼻息，幸好气还未绝，正待施救，两个黑衣人已疾如飘风般扑了进来。

但闻一声娇叱，一道明亮的光华，形如满月一般，旋飞而至。

当先一个黑衣人，感觉到冷风近身，人头已被切下，第二个黑衣人举剑一挡，剑被旋飞的光亮削断，一条右手也同时被斩了下来。

这正是朱姑娘所发出的“银月飞霜”。

一击毙敌，好霸道的兵刃。

原来，她缺乏对敌应验，虽然见了常九处境危险，却不知如何相救，直待向中天击毙了那灰衣人，才算醒悟过来，见两个黑衣人飞扑进来，才及时出手一击。

这“银月飞霜”名虽兵刃，但却有暗器的用途，而且，由人操纵，可以在中途折转伤敌。

但最厉害之处，还是它的锋利，切金断玉，削铁如泥，再加上它的旋飞出手，力道极强，的确是很难对付的。

常九转头一看朱盈盈，竟然笑了一笑，道：

“好……好……”突地伸手按住胸前伤处，无法再说下去。

朱盈盈行了过来，低声道：

“常叔，快些坐下来调息。”

白玉仙也行了过来，神情肃然地取出两粒丹丸，给常九和陈抱山分别服下，道：

“朱姑娘，你那位肖大哥陷入了剑阵围困之中，你去瞧瞧，能不能助他一臂之力？”

朱盈盈道：

“可是，肖大哥要我守在大厅中啊！”

白玉仙道：

“他如被杀了，你守在大厅中有什么用？”

她发觉，朱姑娘手中兵刃凶厉，如能借它之力，削去了一些红衣少女的兵力，也许可以使肖寒月突出困境，故而出言相激。

果然，朱盈盈急了起来，道：

“对！你照顾常叔伤势，我去帮助他，要死我们也要死在一起……”

白玉仙微微一怔，道：

“朱姑娘，怎会有此想法？”

朱盈盈微微一笑，道：

“你觉着不吉利么？可是，我说的是实话，他如死了，我那里还能活得下去。”

常九道：

“放心，放心，肖寒月有九条命的，绝死不了。”

只听一个冷冷的声音，道：

“那可不一定！”

白玉仙抬头看去，只见一枯瘦老人，不知何时，已然站在厅中。

白玉仙霍然站起身子，冷冷地说道：

“闻百奇？”

“正是老夫，如非我拦住他们，至少已有几十个人冲进来了……”闻百奇神情平静地说道：

“白姑娘过去气指颐使的，使老朽俯首听命，想不到啊，现在，咱们竟然成了敌对情形……”

白玉仙长长吁一口气，使激动的心情，平复了下来，冷冷笑

道：

“闻老，对小妹你心中一直是不太服气了？”

闻百奇哈哈一笑，道：

“老夫年过古稀之年，你不过二十来岁，竟对老夫呼来喝去的，叫老夫如何能够忍受，只是受命于二先生，老夫无可奈何罢了。”

目光一掠向中天，接道：

“老向，我想不明白，你怎么会跟白玉仙这个丫头一样，竟然背叛了二先生，还甘愿受她的指使……”

向中天冷冷说道：

“良禽择木而栖，老夫觉着二先生的所作所为，都是为害江湖的事……”

“住口……”闻百奇神情冷肃地说道：

“我已在二先生面前，替你讨下人情，只要你肯回过头来，二先生说过，既往不究。”

向中天道：

“别说二先生的话不可信任，就算他言出至诚，老夫也不会再回头助纣为虐了……”

闻百奇道：

“老向，咱们相交了数十年，我不愿看到你老景落得一个惨死的局面……”

向中天冷冷接道：

“咱们都已年过古稀，死而何憾？”

闻百奇道：

“不错，咱们的年纪很老了，但内功精湛，虽未脱胎换骨，至

少已达伐毛洗髓的境界，稍微注意一些，再活三五十年，也不是什么难事。”

向中天叹口气，道：

“老闻，咱们如若活的毫无意义，就算再多活几十年，也是没味道的得很。”

闻百奇怒道：

“老向，你真是老糊涂，咱们活的那里不好，山珍海味，美女相陪，莫不是你想学闲云一样出家做和尚去？”

向中天道：

“说起闲云，咱们就更惭愧了，他静修六十余年，不理睬人间是非，这一次，竟然重入红尘，为江湖上正义而效力，咱们两个老不死的，在江湖上打滚了一甲子以上岁月，本也可搏得一些虚名，受人敬重，但却老德不修，是非不分地投效在二先生的门下，白玉仙本是亦正亦邪的人物，都知过能改，弃暗投明，老闻，你难道……”

“老向……” 闻百奇冷冷地说：

“念在交往数十年份上，我才苦口婆心的劝你。而且阻止了对你的追杀……”

向中天接道：

“道不同不相为谋，姓闻的，咱们这一甲子以上岁月的朋友，算是白交了，从此划地绝交，你也不用再担心我的安危了。”

目光一掠白玉仙，闻百奇冷然说道：

“老向，你是个老糊涂，自不量力，笨得连猪都不如……”

向中天怒道：

“君子绝交，不出恶言，你怎么开口骂人！”

闻百奇道：

“你自己不想想，人家白姑娘如花似玉，你只是一个糟老头子，同样是罪无可追，但二先生并无意追究白姑娘，却下了处死你的令谕，你现在还能和老夫谈话，是我在替你扛着，老实说，追魂取命的杀手，就在门外，二先生的感觉是，白玉仙可以不杀，肖寒月也可以让他离开，但你却非死不可。”

向中天哈哈一笑，道：

“老闻，这是一面镜子，我向某人就是你的榜样，有一天，你也会被二先生下令追杀……”

闻百奇微微一怔，沉吟不语。

向中天道：

“你想想看，咱们追随他十几年了，替他立了多少汗马功劳，当得上是创业大将，白姑娘到这里还不到半年，但白姑娘可以成为咱们的顶头上司，你可知道原因何在？”

闻百奇冷笑一声，道：

“白姑娘！咱们怎么能跟白姑娘比，人家年轻貌美，武功又高……”

向中天接道：

“你骂我老糊涂，我看真正糊涂的是你，咱们帮助他创出了一番局面，现在，二先生手下有了更多的人手，我们这般人又日渐老迈，那些苦练的大批杀手，也逐渐有成，老实说，咱们已经无足轻重了，但他绝不会放了咱们，不为他效命至死，也一样不得善终……”

闻百奇接道：

“就算是一定要死，晚死一点也该好些。”

向中天摇摇头，道：

“闻兄，我的话已经说完了，再无法谈下去，你如是还不觉悟，那就划下道来，我接下来说了。”

白玉仙突然开口，道：

“闻前辈，我和二先生相识不过一年，受他利用不过半载，但我这个女流之辈，我能幡然悔悟，明辨是非，把生死置之度外，闻前辈阅历精练，难道还看不明白吗？”

闻百奇叹一口气，道：

“就算我看的明白，又能如何？”

向中天道：

“除死无大事，你如不怕死，为什么不能起而反抗？”

闻百奇沉吟不语。

白玉仙本来打算和向中天联手合击，一举间杀死闻百奇，但眼看说服有效，闻百奇颇有弃暗投明之意，立刻改变主意，低声道：

“向前辈，你们两位是几十年的老朋友了，再多谈谈，友谊可贵，能不动手，最好就别动手了。”

向中天点点头。

白玉仙最关心的正是肖寒月的胜负、安危，转头一看，只见那些红衣少女，剑光交织有如一个转动的刀轮一般绵绵而至。

但肖寒月一剑在手，不停转动、推出，阻挡着向前滚动的剑轮，无法越雷池一步。

这是最吃力的打法，剑法之外，还需要强大的内功，才能阻止那些向前滚动形如轮转的剑势，但肖寒月竟然能应付下来，不见疲累。

原来，他任、督二脉被七针过穴之法沟通，内力源源不绝，纵有很大损耗，亦能支持下去。

那十二个红衣姑娘，用二十四支宝剑结成的剑轮光幕，把二十四柄剑的旋转之力合于一处，在联手合搏之术而言，实已到了极高的境界，白玉仙越看越觉得震骇，任何人在这十二人剑合如轮的攻势中，早就死于对方剑下，如是换了她白玉仙，绝对支持不了十个以上的回合。

但肖寒月竟然做到了，而且竟把强敌攻势阻拦于大门之外。

白玉仙很想出手助肖寒月一臂之力，但被十二位红衣少女完全的笼罩在一圈剑光之中，竟然没有办法下手。

无法下手帮忙，只好高声说道：

“肖兄，你一人接下她们十二个人的联手剑招，只怕很难长久的支持下去……”

“我不忍下毒手伤害她们……”

“什么？”白玉仙说：

“你能伤得了她们？”

“经过这一阵搏杀，在下已瞧出了她们的剑阵中有些破绽，不过，在下不忍下手……”

“为什么？”白玉仙苦笑了一下，道：

“人家要你的命，你难道还心存仁慈？”

肖寒月道：

“她们合手的剑阵威力太大，非下毒手无法破解，可是在下怕收手不住，那就要一口气，杀死很多的人了。”

白玉仙笑一笑，道：

“肖兄，这是搏命的时刻，就算你手下留情，她们也不会感

激，老实说，她们可能是在一种药物的控制下，无法自己作主的。”

肖寒月道：

“姑娘的意思是可以下毒手了？”

“对！要下手，就要一下击溃她们的联手剑阵，小妹的看法是，我们这群人中，除你这外，只怕很难再有人能接下她们的攻势了。”

肖寒月吁一口气，高声说道：

“诸位姑娘，在下已存心相让，不忍伤害到你们，但诸位却连连抢攻，区区再提醒诸位一声，再不停手，休怪我下手无情了。”

但见剑阵转动更急，十二个少女不但没有慢下来，攻势反而更见凌厉。

肖寒月杀机陡生，大喝一声，忽然振臂一剑，刺入了剑幕之中。

但闻一阵金铁交鸣之声，快如轮转的剑阵，突然停了下来。就是这一瞬工夫，肖寒月长剑已刺出了两次。

每一次，都刺中一个红衣少女的心脏要害，立刻毙命。

肖寒月一连刺死了两个人，心中甚觉惻然。

两个人骤然伤亡倒地，整座剑阵也因为失去灵动，攻势缓慢下来。

肖寒月道：

“诸位还要执迷不悟吗？”

手中长剑一紧，又刺出两剑。

又有两个红衣少女，应手倒了下去。

白玉仙道：

“肖兄，一举击溃，免得她们再为所用！”

肖寒月一咬牙，长剑连连刺出。

剑阵已乱，防护无力，肖寒月剑如闪电，每招都不落空。

但他仍然手下留情，剑势不再刺向要害，用心是在逼她们失去战力。

忽然间，响起了一阵召退红衣杀手的乐声。

可惜，晚了一步，十二个女杀手，四个伤重要害倒地死亡，四个被刺中了运剑的右手关节，恐已无法再运剑克敌。

全身而退的只有四人而已。

“好剑法，好剑法……”二先生的声音又遥遥传来，道：

“她们都正值花样年华，聪明、美貌，肖兄竟是毫无怜香惜玉之心，而杀了她们。”

肖寒月道：

“在下早已说过，你二先生如有点男子气概，就请现身和肖某决一死战……”

“不用替区区担忧，本门已训练了不少特异的杀手，各具取敌、夺命绝技，肖兄请稍事休息一下，立刻会有高手领教。”

肖寒月高声说道：

“你用什么方法控制了他们，我想他们一旦清醒过来，首先会找你算帐！”

白玉仙行近肖寒月，柔声说道：

“肖兄，累不累，小妹和朱姑娘联手拒敌，你借机休息一会吧！”

肖寒月道：

“不用了，在下气力充沛，毫无疲累之感，姑娘请主持大局，看看厅中的情形如何？”

事实上，白玉仙对厅中之事，也十分挂念，转身步入大厅。

向中天果然已说动了闻百奇弃暗投明，两人正在低声交谈，不知在说些什么？

白玉仙没有打扰两人，悄然行近常九，低声道：

“常兄，伤势如何？”

第十五回 铁甲武士

她相信闻百奇、向中天如若联手拒敌，足可独当一面阻止敌人攻势，心中暗暗高兴，本是处在九死一生的局面，现在，实力却逐渐增强，看样子，二先生如果不出动铁甲武士，想攻下荷花楼，也不是容易的事了。

只听常九叹息一声，道：

“在下伤势不重，再休息片刻，就可以出手对敌了，只不知陈兄的伤势如何？”

白玉仙道：

“常兄放心，陈兄和唐兄的伤势虽然都很重，但小妹的灵丹神奇，现在，他们都正在复元、调息之中。”

常九睁眼望望陈抱山，见伤处已经包扎，正在盘坐调息，唐明也盘坐厅中一角，朱盈盈手执“银月飞霜”守在唐明的身侧。心中忖道：陈抱山伤势严重，就算白玉仙灵丹续命，但也不是短时间内可以行动，情势上又不能弃他离去，看来，今日局面，只有硬挺下去，结果如何，实难预料，想到烦恼之处，这位深具潜踪逸形之能的高手，索性一闭双目，全力调息起来，准备尽量争取时间，恢复体能，一旦情势恶化，也只有舍命一拼了。

身处危境，情势变化难测，每个人对局势的看法不同，感受也不一样。

但听向中天高声说道：

“咱们就这么决定了，闻兄去说说看……”

闻百奇苦笑一下，道：

“老向，别存太大的希望，说服他们的机会不大……”

向中天接道：

“试试看吧！他们如是不肯罢手，只有放手一拼了。”

闻百奇点点头，转身向外行去。

白玉仙目光转动，只见一个全身黑衣，黑巾蒙面的人，出现在楼梯门口，心中一震，这才想到，只顾到防守前、后两门，却忽略了楼顶的防守。

这座荷花楼虽有三丈多高，且都是巨石堆砌而成，但却难不倒江湖高手。

白玉仙临危不乱，低声道：

“向兄注意后门，小妹到楼上看看……”

突然飞身而起，直向楼梯口冲了过去。

一道寒芒，随着她向前飞动的身子，射向那出现在楼梯口处的黑衣人。

黑衣人手臂扬起，长剑飞出，封住了白玉仙的攻势，道：

“贫道墨非子。”

常九突然站起，道：

“道兄，你们终于来了。”

白玉仙吁一口气，道：

“原来，真有援手在后。”心中一宽，飞身跃下楼梯。

墨非子扯去面巾，脱下黑袍，露出一身青色道袍，道：

“贫道和闲云到了不少时候了，迟迟未和诸位相见的原因是，守在楼顶，替诸位抵挡敌人的攻势，总算幸未辱命，逐退了

强敌的三波的攻势。”

常九道：

“闲云大师现在何处？”

墨非子道：

“仍守在楼顶之上。”

白玉仙道：

“惭愧，惭愧，咱们只顾到了前后，竟然未顾到楼上防守。”

墨非子道：

“很难得了，贫道目睹陈抱山、常九浴血苦战，本想来帮忙，无奈楼顶之上，激战亦烈，待击退强敌时，常九、陈抱山已受伤进入厅中。”

向中天苦笑一下，道：

“道兄，闲云是否知晓，昔年老友已听从劝告，弃暗投明了。”

墨非子道：

“大师已知晓此事，而且告诉贫道，他一直相信你一旦辨明是非，自会作一个抉择。”

放低了声音，接道：

“闻百奇也不会让他失望。”

向中天笑一笑，道：

“好！看来老和尚果然是一位有道高僧，深察入微。”

白玉仙道：

“道长，何不请大师入厅一叙，研商大计……”

墨非子接道：

“敌人并非放弃攻势，楼顶失守，立刻会在厅内引起一场血战，而且，守在楼顶可以观察到四面八方的变化……”

白玉仙点点头，道：

“肖大侠一柱擎天，力挽狂澜，荷花楼才得无恙，晚进担心的是人手不足分配，本想就教于肖大侠，决定如何突围，只要能走出这一片人烟稀少的山区，就可以暂保平安了……”

墨非子接道：

“白姑娘，就贫道和闲云大师所见，突围而出，恐非易事，方圆四、五里内，都布下了重要的防守……”目光一掠常九、陈抱山和唐明，接道：

“如想带他们同出险地，更是难上加难了……”

白玉仙接道：

“晚辈亦是思虑及此，大感为难……”

这时，重伤坐息的陈抱山突然开口，道：

“诸位，陈某人生死事小，大局为重，不用为在下生死担心……”

墨非子笑一笑，道：

“敌人重重埋伏，闯关岂是易事，别说你们身受重伤了，就是闲云大师和贫道，也没有一定能闯出重围的把握。”

这时，肖寒月也行入了厅中，先对墨非子点头一笑，道：

“多谢道长和大师来援……”

他耳目灵敏，早已听得几人交谈。

墨非子道：

“肖公子威风八面，剑帝绝学果然是非同小可。”

肖寒月苦笑一下，道：

“过奖了……”目光一掠白玉仙，接道：

“未再看到敌人出现，二先生似已撤走，现在，咱们作何打

算？”

白玉仙微微一怔，道：

“奇怪呀！铁甲武士还未出现，二先生怎会突然间放弃攻势？”

肖寒月心中暗道：

那十二个红衣少女布成的剑阵，有如滚轮一般，难道那铁甲武士，比她们还难对付不成？

他没有询问，只是用目光一掠白玉仙，白玉仙已了然他的心意，微微一笑，道：

“晚进正想和诸位谈谈铁甲武士……”

墨非子步下楼梯，肖寒月已忍不住问道：

“白姑娘三番两次提到铁甲武士，似乎是对它们有很大的畏惧……”

但见人影一闪，闲云大师飘身入厅，接道：

“包围荷花楼的人手，全面撤退了，看样子，他们是要重新部署一番，偷得一时空闲特地下来和诸位一见。”

厅中人齐齐和闲云大师见礼，连受伤仰卧、盘坐调息的常九和陈抱山，也都颌首和眨眼示意。

闲云合掌还礼，缓步行近向中天，微微一笑。

向中天没有解释，也回报一个微笑，

这相视一笑之间，所有误会已完全化解于无形之中。

肖寒月道：

“大师和道长及时来援，使我们的实力和信心俱增。”

闲云道：

“施主的剑招已到了出神入化之境，今日一旦决战，还要仰

仗施主。”

肖寒月道：“大师言重了，肖某人拼命保命，自当全力以赴。”

白玉仙道：

“二先生训练多少秘密杀手我不知道，但我却知道，最厉害的一批人物，叫做铁甲武士。”

肖寒月道：

“白姑娘再三提出此事，铁甲武士必有可怕之处，如今大家都在此地，希望白姑娘有一番详细的解释。”

白玉仙道：

“就是诸位不问，我也要作番说明……”

似在整理思绪一般的略一沉思，接道：

“江湖上从未出现过这样的杀手，他们身披重甲，刀、枪不入，个个都力大无穷……”

墨非子道：

“身披重甲用于江湖，倒是从未听过，二先生训练了这么一批人手，必有所本。”

肖寒月接道：

“连环马，铁甲人，应该是战阵上的用兵之法，只是稍加变化，用于江湖高手之身。”

白玉仙道：

“除了那些铁甲人刀、枪不入的铁甲之外，他们还有一点常人不及之处，那就是他们一个个都具有非常的神力，铁甲构造奇异，暗藏了弹簧兵刃，随时可以飞出伤人。”

闲云大师点点头，道：

“女檀越再想想看，他们创出这样的铁甲人，设计出这前所

未有的铁甲，恐怕还有更厉害的作用了。”

白玉仙道：

“大师果有非凡的观察力，铁甲人的可怕处，自不止于此。”

墨非子道：

“姑娘请说”

白玉仙道：

“诸位想想看，铁甲人的厉害，如若再配上白羽令门的毒针和霹雳火弹，那岂不是如虎添翼么？”

这下子肖寒月呆住了，铁甲人配合上白羽令门中霸道的蛇头暗器，当今天下还有什么人敢捋虎须，能于抗拒？

“果然是厉害得很……”闲云大师轻轻吁一口气，说道：

“这个设计人倒真是一位天人，不过，铁甲人总该也有缺憾之处吧？”

“有……”白玉仙说：

“他们的缺憾是行动不便，攻坚决战，是其所长。”

肖寒月道：

“姑娘可是希望我们放弃此地，突然离开？”

白玉仙神情肃然地说：

“如若铁甲武士出现了，咱们苦守于此，也只是坐以待毙了。”

闲云大师道：

“女檀越再想想，那些铁甲武士还有什么特异之处？”

白玉仙有些奇怪地望着闲云大师道：

“怎么，难道那些特色还不够可怕吗？”

言下之意，颇有质问用心。

闲云大师微微一笑，道：

“女檀越，贫僧的意思是，对铁甲武士多一分了解，就多了
一分对付它的机会。”

白玉仙道：

“请恕晚辈愚昧，大师可否明示详情？”

闲云大师道：

“有其长，必有其短，铁甲人多有一分优点，相对的必有一
分短处，所以，老衲认为由其长处估其短处，再找出应对的办
法。”

白玉仙道：

“领教了……”

语声一顿，接道：

“听说铁甲人有很多不同的构造、用处，攻坚对敌，各有特
色……”

“就姑娘所知，有什么不同之处？”

问话的是肖寒月，而且，神情亦显得十分紧张。

白玉仙道：

“有一种喷火铁甲人，在和人动手之时，可以喷出毒火，伤
人于二十步内。”

肖寒月脸色大变，道：

“这么说来，对付铁甲人确实是一件很难的事了？”

白玉仙道：

“以肖兄剑招和深厚的内力，妾身相信你可以对付任何训练
有素、武功高强的杀手，但对付铁甲人，只怕不易……”

肖寒月沉吟不语。

听到了能喷出毒火的铁甲人，肖寒月对对付铁甲人的信心，顿然失去，豪气尽消。

闲云大师道：

“这么说来，那些铁甲构造不同，有的可以用弹簧放出暗器，有的可以喷出毒火……”

白玉仙接道：

“正是如此，但由外形上看去，我们无法分辨，他们那些可以放暗器，那些可以放毒火，对付他们自非易事。”

闲云大师道：

“女檀越，这些铁甲人能不能飞越屋脊、沟渠……”

白玉仙道：

“就我所知，他们可以爬高，用什么方法我就知道了。”

闲云大师道：

“女檀越然早知有此铁甲武士，是否已想过要如何对付他们的办法？”

白玉仙道：

“晚辈想过，而且想出的办法还不只一种，只是在此此刻情之下，咱们失去了天时、地利，就想不出什么特别的办法来对付他们了。”

闲云大师沉吟一阵，道：

“除了把他们引入流沙、深沟之内，一时间倒也想不出什么办法，不过，铁甲人既是刀枪不入，只有削刀如泥的宝刃可以对付，那除了朱姑娘的“银月飞霜”之外，再无穷刃可用了，以重兵器的猛击，也许可以生出相当的效果。”

白玉仙道：

别无良策，也只好如此了。”

闲云大师道：

“不！他们还有缺点……”

“什么缺点？”

闲云大师道：

“他们身披厚重的铁衣，转动不够灵活，用小幅度的急转身，造成了偷袭机会，然后重击一点。”

白玉仙道：

“大师觉着应击向何处，可以使他们失去攻击的力量？”

“女檀越……”闲云大师微笑说道：

“老衲只能猜到，重击铁甲人也许有效，至于是否如此，还难断言。”

肖寒月突然转身，向外行去。

白玉仙望着肖寒月的背影，欲言又止。

肖寒月快去急回，再进入厅中时，抱了一大堆兵刃进来。

有大刀、长枪，厚背刀等较重的兵刃，放于厅中。

闲云大师苦笑一下，道：

“可惜，老衲未带禅杖……”

肖寒月接道：

“大师，现在不是仁慈的时刻了，如若真有铁甲人来犯，还请大师全力施为。”

闲云点点头，竟然行过去，捡起了一杆长枪和一把厚背大砍刀。

墨非子也还剑入鞘，捡了一柄厚背长刀。

肖寒月把捡回的兵刃，分置厅内，以便取用，然后，把唐明、

常九、陈抱山集中在大厅一角，用桌椅把几人挡起来，道：

“三位请尽快调息，恢复体能，希望能在入夜之后恢复体能，铁甲人并非太难对付，但要选一个适合的地形。”

但见人影一闪，闻百奇疾冲而入。

他动作奇快，但厅中人都是一流高手，每一人的反应都很快速。

闻百奇停下脚步时，发觉了闲云大师、墨非子、肖寒月两柄大刀、一杆长枪，都已指向了他的要害。

原来，肖寒月也把长剑还鞘，拿了一柄大刀。

闻百奇苦笑一下，道：

“老和尚，我助纣为虐十几年，今日给我一个赎罪的机会吧？”

闲云大师道：

“放下屠刀，立地成佛，老衲很欢迎你及时觉悟。”

闻百奇道：

“好！你不计故友千恶，闻百奇死而无憾！”

向中天接道：

“怎么样？你没有说服他们？”

“是没有机会跟他们见面……”闻百奇说：

“我匆匆而来，带来了一个很不好的消息。”

白玉仙道：

“是不是铁甲武士出动了？”

闻百奇点点头，道：

“不错，已经出动了，大概就快要逼近荷花楼……”

闲云大师目光一掠肖寒月，手执的兵刃，接道：

“大概诸位也想到了。”

肖寒月道：

“好！我先出去会会他们。”

白玉仙道：

“肖兄，不可逞一时豪勇而误了大事，你是咱们生死的希望所寄，一旦有所失损，对咱们心理的打击太大了。”

肖寒月道：

“我会小心应付，不用担心。”

朱盈盈道：

“肖大哥，这个给你！”

递上来手中的“银月飞霜”。

肖寒月笑道：

“盈盈，你练的手法尤胜过我，还是留着自己用吧！”

朱盈盈道：

“肖大哥，我……”

“我会小心，咱们今日能否抵挡铁甲武士，保住常兄等人性命，要看你的了！”

朱盈盈呆了一呆，道：

“我哪有这么大的本领？”

肖寒月道：

“不要妄自菲薄，你手中的兵刃锋利无比，切金断玉，发出时的旋转之力十分强大，已到无坚不摧之境，所以，你的责任最重大。”

朱盈盈略一沉吟，道：

“要我做什么？肖大哥吩咐吧！”

肖寒月道：

“你守在这大厅之中，最好能隐身暗处，选择最适当的时机，发出“银月飞霜”。

朱盈盈本是极端聪明的人，闻弦歌而知雅意，点点头，道：“我明白大哥的意思了。”

好！那护守大厅的事，就交给你了。”

朱盈盈嫣然一笑，道：

“大哥放心，我尽全力，不会让你失望。”

白玉仙道：

“闻老，来了多少铁甲武士？”

闻百奇道

“三辆篷车。”

向中天道：

“一辆车上坐一至二人，来的最多六个，最少三人。”

闻百奇道：

“一下子出动了三至六个铁甲人，二先生似是已准备把咱们全毁在这里了。”

白玉仙道：

“诸位已知铁甲人的厉害，希望大家能合作对敌，彼此救援，免得伤亡。”

这时，已隐隐听到了车轮之声。

肖寒月突然哈哈一笑，道：

“白姑娘，你发觉了什么没有？”

白玉仙道：

“什么事？”

肖寒月道：

“二先生表面上不在乎我们伤害他训练成的杀手，事实上，他却心疼得很……”

白玉仙接道：

“他怎么会不在乎，那才是他的心腹，也是可靠的武功，你连连伤他苦心训练出来的杀手，只怕心中已对你恨之入骨了。”

肖寒月道：

“此次，他动员铁甲武士，用心也可能在对付我，我先出去见识一下。”

白玉仙道：

“走！我陪你。”

她忽然之间，勇气百倍，对铁甲武士的畏惧，也似乎在肖寒月的影响之下，消失了大半。

“老衲替两位掠阵。”

他紧随肖寒月、白玉仙身后，行出厅门。

墨非子道：

“向兄、闻兄，不能乱了章法，闻兄、向兄请守在厅中以便接应，顺便监视后面，贫道上楼顶，防敌由上而下。”

他身佩长刀，手执大刀，举步上楼。

向中天低声道：

“老闻，咱们对敌时，不可硬拼，如真有铁甲武士行了进来，咱们诱他走动，给朱姑娘施展‘银月飞霜’的机会。”

闻百奇点点头。

坦诚相见，群豪已取得了彼此合作的心灵默契。

肖寒月步出厅门，抬头看去，只见三辆马车，正向荷花楼驰

了过来。

也许是车上人发现了肖寒月，收缰停下，也可能是，他们已经到了适当的距离。

肖寒月心中估计，篷车停留的地方，距离荷花楼大约有三十丈左右。

他目力过人，看得十分清楚，车帘启动处，走来一个全身闪光的铁甲人。

整个人的头脸都在一层光亮、特制铁帽包护之下，就外表看去，果然找不到一点暴露在铁外的肌体。

这么一个人，要想伤他，实在不易。

因为，就目光所及之处，几乎找不到可以下手的地方。

白玉仙跨出一步，站在肖寒月的身侧，道：

“肖兄，看清楚没有？”

肖寒月点点头，道：

“看清楚了……”

白玉仙道：

“怎么样？”

肖寒月道：

“到目下为止，在下还找不到可以下手的地方。”

白玉仙道：

“肖兄，请先退回荷花楼，由贱妾先试这些铁甲人的反应……”

肖寒月微微一怔，道：

“白姑娘对他们早有畏惧，还是由肖某出手的好。”

白玉仙道：

“我听二先生说过，这些铁甲人有很多的奇异变化，妾身引动他们出手，肖兄隐身观察，也许可以由他们伤人的方法中找出破解之法。”

肖寒月略一沉吟，道：

“姑娘，在下所学的武功，有着十分灵敏的应变反应，姑娘不用和我争了，请退入厅中，免得让我分心旁顾。”

白玉仙接道：

“你是今日之战中的主力，也是大众的希望所寄，不能受到挫折，还是由妾身先试一下吧？”

“回去！”肖寒月神情冷肃的说道：

“去告诉朱姑娘，如若这些铁甲人只由前门进攻，叫她隐身门后，伺机发出‘银月飞霜’助我一臂之力。”

白玉仙眨动了一下大眼睛，低声道：

“不要对我这么凶，我是好意。”

“我知道，但我还是喜欢听话的人……”

白玉仙低声道：

“不要轻作承诺，你已经有了两个绝色的红颜知己，难道还要拖我下去不成？”

肖寒月心头一凛，叹道：

“快些退回厅中去吧！铁甲人已到了十丈之内。”

白玉仙飞过来幽怨地一瞥，未再多言，迅速地退回厅中，一面对站在厅门口的闲云大师道：

“大师，隐起身来，免得使肖寒月分心。”

闲云大师点点头，闪身隐入厅外一侧屋角后。

但闻肖寒月高声说道：

“白姑娘，问问常前辈，我记得他还带了几把阴阳伞，可以用来对付白羽令门中人。”

白玉仙闪入厅中，道：

“除了铁甲人外，我们目下的实力足可以应付任何变故，肖兄不用分心，我们请教常前辈阴阳伞的用法？”

她回答之话，充分的表露出了关切之情。

常九在受伤三人之中，伤势最轻，也听到了肖寒月的声音，睁开双目，道：

“白姑娘，这阴阳伞就带在区区的身上，过来，我告诉你施用法。”

白玉仙点点头一笑，却先行到了朱姑娘的身侧，道：

“郡主，到厅门口去，找机会帮助你肖大哥，对付铁甲人。”

朱盈盈道：

“可是，肖大哥让我守在厅中啊！”

白玉仙微微一笑，道：

“有敌人进入厅中，我自然会招呼你，铁甲人是二先生手下最凶恶的利器，难道你不关心肖大哥的安危么？”

朱盈盈道：

“我当然关心他，你知道的，肖大哥如有什么闪失，我也活不下去的。”

白玉仙道：

“所以，你要去帮助他，你手中的‘银月飞霜’说不定就是铁甲人的克星。”

朱盈盈道：

“多谢姐姐指点，不过，你要小心照顾常前辈、唐明和陈抱

山，别让他们受到伤害，肖大哥把他们三个人的安危交给我负责了。”

白玉仙道：

“郡主放心，我来负责保护他们三人，如若受到伤害，郡主唯我是问。”

“不要叫我郡主，我离开王府的时候，已把郡主的封赠、名位还给了父母，目下，我只是一个平常人家的小女子，追随着肖大哥浪迹江湖。”

“好！那我就叫你一声妹子了。”

朱盈盈点点头，道：

“这称呼听来好亲切，多谢了，白姐姐。”

嫣然一笑，行向厅门口处。

这时，第一个铁甲人，已然行近肖寒月五尺之处。

肖寒月看的更清楚了。

铁甲人的外形，漆上了暗灰颜色，这些人如是在晚上行动，和夜色合于一处，埋伏、突袭，那就更令人防不胜防了。

严格说来，他们已经不能算人，经过了一番精心设计的铁甲，已把他们改变成了一种怪物。

肖寒月暗聚真气，斜斜举起了手中的厚背大砍刀。

这柄刀有三十二斤的重量，加上肖寒月默运内力的放手一击，力量的强大何止千斤，就算一根铁条，恐怕也难承受这一刀之力。

刀势扬举不高，随时保持了变招击敌的变化。

铁甲人两道凌厉的目光，由护眼的铁盔中直射出来，目光有如冷电。

除了眼睛之外，全身都在铁甲的保护之下。

肖寒月一接触铁甲人的目光，心头又是一震，只从那目光中分辨，这铁甲人确有精湛的内功、高深的修为，就算不穿铁甲也应该是武林中第一流的高手。

肖寒月左脚微微踏出半步，使应变的转动更快一些，道：
阁下大名？”

铁七，你懂吧？”

他声音清晰，表示出他的神志完全清醒，而且，那顶铁盔构造上，也留着传话的孔口。

“噢！铁七，铁甲人七号。”

“很聪明，你叫肖寒月是吗？”

“你也知道我？”

铁七大笑道：

“我们第一次出动，就是为了对付你肖寒月。”

“在下当真是荣幸的很，竟然劳动到二先生手下的铁甲人出动，铁七，不是你的真实姓名吧！”

铁七突然冷冷地接道：

“肖寒月你问得太多了。”右手一扬，直捣过来。

这铁甲构造精妙，极具匠心，穿在人的身上，似乎完全不影响一个人的灵活转动。

肖寒月一个疾转，斜举的大砍刀也随着转动的身躯，变成了平扫，呼地一刀斩了过来。

铁七击向肖寒月的右手一收，硬向刀上封去，身子也斜踏半步，似是便于把力量集中在右臂之上。

但闻一声金铁大震，铁甲人被肖寒月这一刀之力，震得身躯

摇动，横里移动三步。

肖寒月也觉着虎口震得一麻。

再看手中的大砍刀，竟然刀刃倒卷，形成了一个寸许左右的大缺口。

铁七身上的铁甲，却全然无损。

大概铁七吃了这一刀的苦头，发出一声冷哼，左手一抬，一柄飞刀急射而出。

这等近不过数尺的距离，飞刀来势如电，实在不易闪避。

但是肖寒月的武功，有一个奇异的特色，那就是随时都保持着最高的应变技巧，手中大砍刀就在胸前等待，向上一扬已然封住了铁七射出的飞刀。

但肖寒月却未料到那飞刀竟有一条细小的铁链连着，刀飞出一丈开外，铁甲人突然挫臂一收，被肖寒月磕飞的刀势，竟然回转过来，缠在大砍刀上，右臂横扫，击了过来。

他距离肖寒月，足有三尺以上，右臂横扫，正常的情形之下，是无法击中肖寒月的，但却想不到，他右臂再发动之后，突然弹出了一柄两尺多长的利刃，在完全出人意外之下，内电而至。

肖寒月吃了一惊，急急吸腹疾退，利刃掠胸而过，竟然划破了肖寒月的衣衫，胸前也划了一道伤口，长逾半尺，鲜血涌出。

如非肖寒月，换上一个人，早已被拦腰斩作两段。

出道以来，肖寒月第一次直接伤害于对方的兵刃之下。

只听铁七叹口气，道：

“好身法！竟然避开了这一刀。”

肖寒月两手一挥，手中大砍刀向上扬起，希望挣断缠在刀上的铁链。

但铁七左臂一抖，九寸长的飞刀，竟然打起转来，寒刃如电，划向肖寒月的面颊。

这等借物操刀之术，实是一种绝技，非经苦练，实难运用自如。

肖寒月被迫的狼狈不堪，只好松手丢了刀，疾疾退后五尺。

铁七右臂一收，利刃又缩回了右臂铁甲之中。

肖寒月站定后右手疾快的拔出了背上长剑，凝神以待敌。

他明白了，这些铁甲人不只是凭仗着身上的铁甲，可避刀剑，借机猛攻，而且，具有着高度的应变技巧和对敌手法，他们的技艺已到了相当高明纯熟的境界，除了本身的武功造诣之外，还运用着那些铁甲内设计巧妙的机具变化。

这是劲敌。

除了人的因素之外，又加上了设计精巧的机具。

肖寒月感觉伤口上有些疼痛，但他却强忍着没有表示出来。

没有运气止血，使得鲜血大量的涌出，染红了前胸处大片的衣服。

幸好，肖寒月是背对着厅门后的白玉仙和朱盈盈等，都无看到他受伤的情形。

肖寒月也尽量避免着，不让他人看到。

铁甲人的机巧变化，伤了肖寒月，但却也激起了他强烈的争胜之心。

肖寒月不是一般的江湖草莽人物，他腹有诗书，胸藏韬略，在受到挫伤之后，能完全冷静下来，一面运气止疼，一面思索对敌之法。

铁七冷笑一声，道：

“肖寒月，弃剑吧！你没有取胜的机会。”

肖寒月道：

“我还有再战之能。”

铁七道：

“徒自取辱，也白白地赔上了一条命。”

右手一抬一抖。

但闻嗤嗤之声，那射出的一把飞刀，竟然也收了回去。

肖寒月道：

“果然是构造精密的铁甲，阁下对敌的威力，似乎也全在这铁甲之上了。”

这句话，激怒了铁七，冷笑一声，道：

“肖寒月，如果你今天不死，有一天我会脱下铁甲和你一决生死。”

肖寒月道：

“那你会全无机会，不是我十合之敌。”

铁七道：

“肖寒月，你好狂啊！”

肖寒月道：

“如若二先生不把在下看成一个劲敌，也用不着动到你们这些铁甲人出手了。”

铁七道：

“现在，我要杀了你！”

肖寒月道：

“在下也正想领教，不知你除了右手暗藏的利刃和左臂中的飞刀之外，还有什么杀人的暗器？”

铁七道：

“你慢慢承受吧！”

突然向前冲来，双手齐出，右手挥拳攻前胸，左手两指，直取双目。

竟然是有招有式，和一般高手攻敌一样的手法。

只是，铁拳、铁指看上去更觉恐怖。

肖寒月吃过一次苦头，心中已有警惕，疾退两步，闪开一击，长剑探出，刺向铁七的左眼。

好快的一剑，当真像闪电一般。

铁七吃了一惊，急急一侧脸，长剑刺在左眼一寸的地方，砰然一声，冒出一串火星。

这地方的铁甲，是全身装甲上最薄的地方，肖寒月虽然未刺穿，但却震得铁七头昏脑胀，左眼暂时失去了视觉，震骇之中，急急向后退去。

他心中明白，已然暂时失去了战斗的能力，心中畏惧，一退数十丈，直到了篷车前面。

“击退了他们……”白玉仙飞跃而出，道：

“好极了，你是不是击伤了他们……”忽然发觉肖寒月前胸处，鲜血染衣，不禁一呆。

肖寒月横剑而立，道：

“他们有弱点，并非是完美无缺。”

白玉仙低声道：

“你受了伤，快回厅中去，我替你包扎一下。”

提到了受伤的事，肖寒月突然感觉到伤口在疼痛，点点头，道：

“希望他的刀上不要有毒，这点伤就不会妨害我的行动了。”

“血染半身，伤势不会太轻……”

肖寒月接道：

“我还能行动自如，伤势大概也不会太重了。”

口中说话，人却在白玉仙拖拉之下，进入厅中。

看到了肖寒月血透衣衫，朱盈盈强忍下没有尖叫，但两行清泪，却像泉水一般涌了出来，急急行到了个郎身侧。

白玉仙已动手拭去了肖寒月前胸的血迹，清楚的看到了一个大半尺的伤口。

奇怪的是肖寒月虽然未经敷药，但伤口似是已经凝结，白玉仙略一沉吟，笑道：

“朱家妹子不要哭，他这伤虽然不轻，但失血已经自止，包扎一下就好了。”

原来也十分担心的闲云大师，突然哈哈一笑，道：

“剑帝有一个杀不死的外号，看来，肖施主果已尽得真传了，你好好坐息一下，老衲如若对付不了铁甲人，还要你出手帮忙。”

大步行出厅外。

原来，这时，三十丈外正有一个铁甲人，大步行了过来。

白玉仙抬头看了向中天和闻百奇一眼，道：

“两位都是大师总角之交，最好能从旁照顾，咱们人手虽然多了一些，但还是经不起伤亡，尤其是像闲云大师这等德高望重的人。”

闻百奇、向中天点点头，伸手在兵刃堆中捡了两件重兵刃。

向中天是一根狼牙棒，闻百奇捡起的是两把厚背的鬼头刀。

对付铁甲人这样的怪物，谁也不敢托大。

这时，常九徐徐移到唐明身侧，俩人低声商量一阵，还选择了一个很好的角度，再轻缓移了过去，此处既可掩蔽身子，又可防守后门。

白玉仙了解他们的心意，却没有出言劝阻。

覆巢之下无完卵，这时，能有一分心力就多尽一分力量了。

常九取出了两把阴阳伞，低声对唐明解说用法，这兵刃既然是防敌暗器，又能发出六枚强力弹簧射出的铁箭，对一个伤势未愈的人，应该是很好的兵刃。

肖寒月望了朱盈盈一眼，低声道：

“盈盈，站在厅门后，替闲云大师掠阵，找机会发出银月飞霜，看看能不能斩断他们身上的铁甲。”

朱盈盈答非所问的，道：

“你的伤势，疼吗？”

肖寒月道：

“玉仙姑娘身怀灵丹，医术又好，我已不觉疼痛了。”

朱盈盈嫣然一笑，道：

“白姐姐，麻烦你了。”

站起身子，行向厅门。

白玉仙没有说话，似是在很用心地替肖寒月包扎伤势，直到包扎好才低声说道：

“勿怪千金之躯的小郡主，被你迷得甘弃郡主身份，陪你流浪江湖，连我这么历尽沧桑的小女子也快被你迷住了。”

肖寒月微微一怔，道：

“是不是我说错了什么话？”

白玉仙摇摇头。

肖寒月道：

“那是我举止太轻浮了，是吗？”

白玉仙又摇摇头。

肖寒月正容说道：

“白姑娘，如我真有这个毛病，还望你多多指点，在下不能再沾惹情孽了。”

白玉仙双目盯注在肖寒月的脸上，道：

“我是例外吧？”

肖寒月看她双目中满是情焰，不禁心头一震，低下头，道：

“白姑娘说笑了。”

白玉仙和朱盈盈、赵幽兰虽都是一般的绝色美人，但赵、朱两人都还是少女身份，白玉仙却比她们多了一份成熟，诱人的风韵，眉挑目语，风情无限，肖寒月竟然不敢和她目光相触。

只听白玉仙轻轻叹息一声，道：

“一个人具有特别的才艺，可以使之美化动人，而你，肖兄却又多了一份书生气质，一种江湖人物缺少的气质，人家说：‘腹有诗书气自华，大概就是如此吧……’”

但闻闲云大师高喧一声佛号，道：

“施主虽然身披铁甲，但良心仍在，当真就不能分辨善恶吗？”

肖寒月缓缓站起身子，接道：

“白姑娘，咱们也去看看吧！”

白玉仙道：

“闲云大师，再加向中天、闻百奇两个高手相助，何况还有朱姑娘从旁帮忙，我看你还是坐息一会吧。”

肖寒月道：

“得姑娘敷药之后，在下已觉着不碍事了。”

他突然放低了声音，道：

“白姑娘，铁甲人双目外露，是他们缺点之一，而且，眼睛四周的铁甲也可能薄了一些，姑娘对敌之时，可以对他们的两眼周围下手。”

白玉仙笑道：

“我一直被铁甲人的威势吓住，今见肖兄竟然击败一个铁甲人，使我存在心中的畏惧之感大为消退，再找出了他们的弱点，铁甲人就不足为惧了……”

但闻锵然一声大震，传了过来。

肖寒月心中大急，一跨步，人已到了大厅之外。

白玉仙紧随着跃出大厅。

其实，向中天、闻百奇都已行至厅外。

这时，闲云大师和铁甲人动上了手。”

刚才，那一声锵然大震，正是闲云大师手中的长枪，当作禅杖使用，一招“雪花盖顶”击在铁甲人的头上。

不知他是闪避不开呢，还是故意卖弄？闲云大师一枪竟然击中。

但那铁甲人毫无损伤，举步直向闲云大师逼来。

闲云大师手中的长枪亦是纯铁打造，一击之下，枪杆弯曲。

闲云大师亦觉着虎口发麻，心中暗暗吃惊，急急后退三步，一枪刺出。

那铁甲人左手一挥，架开铁枪，右手一伸，一拳直捣过来。

闲云大师手中铁枪长逾七尺，一枪刺出，仍然和那铁甲人保

持了相当的距离。

面对着这等江湖上从未遇过的人物，这位空门高人，也提高了警觉，一枪刺出，人也同时运气护身，身上的僧袍突然鼓了起来。

但见那铁甲人捣出的右拳，忽然长伸而出，击在了闲云大师的前胸之上。

原来，那右拳由肘间突然切断射出，发出之力，再加上弹出铁拳机簧力量，十分强大，闲云大师虽然早已运气戒备，仍然被这一拳捣中了前胸鼓胀的僧袍，竟被击穿了一个大洞，人也被一拳震退了三步。

好凌厉的一击。

那飞出的铁拳，有四条钢链衔接，击中了闲云大师之后，立刻又收了回去。

这铁甲构造奇巧，已不是单纯的护身之用，而是具有了强大杀伤高手的力量。

向中天一跃而出，挥动狼牙棒横扫过来。

他这一击倒非志在伤敌，而是要阻止那铁甲人再趁势攻击。

闻百奇双刀飞舞，拦在了闲云大师身前，道：

“大和尚，伤到没有？”

闲云大师长长吁一口气，道：

“这铁甲人果然厉害，幸得老衲不敢托大，早有防备，多承关怀，老衲还支撑得住。”

这一记铁拳，几乎打散了闲云大师的护身真气。

闻百奇收住了双刀，道：

“大师请退后调息，由在下和向兄联手合力对付……”

闲云吁一口气，道：

“老衲还可以再战。”铁枪一抖，刺出三枪。

三枪快如闪电，但闻铮铮铮三声金铁交鸣，全都刺中了那铁甲人的前胸之上。

铁甲人的攻势被这三枪阻止，未再向前逼近，但这三枪却也无法伤到铁甲人。

闲云大师暗暗叹息一声，道：

“训练这样匪夷所思的杀手，实在不易对付，看来如没有特别锋利的宝刃，对付这铁甲当真是困难异常了！”

朱盈盈站在厅门中处，早已蓄势待发，但因向中天、闻百奇、闲云大师一直挡在铁甲人的身前，她不敢发出‘银月飞霜’，唯恐伤害到自己人。

向中天扫出一棒未中，突然向前踏出一步，双手挥动狼牙棒，平击出一招“横扫千军”。

这时，那铁甲人吃闲云大师刺中三枪，表面看去，虽然未受到伤害，但闲云大师功力深厚，枪上内劲极强，三枪连击，铁枪枪尖折断，但那铁甲人也被枪上力道震得内腑中气血翻动，一时间无法反击。

向中天一棒横扫接连而来，这一棒力道强猛，带起了强烈的呼啸之声。

那铁甲人右臂突然屈肘一横，迎向狼牙棒，口中发出一声咕地大叫，左手一抬，反击向中天。

只听一声金铁大震，闪出一片火星，那铁甲人被一棒击得横移两步。

向中天也震得虎口发麻，棒上的狼牙折断了一片。

铁甲人距离向中天很近，也被他这一棒击得退了两步，左臂已无法够到向中天，但却不料那扬起的左臂中，突然飞出一道寒芒，疾如闪电一般。

向中天吃了一惊，闪避已然不及，急得一缩身子，避开了前胸要害，寒芒射中左肩，洞穿而出。

闻百奇右手鬼头刀一式“手挥五弦”劈向铁甲人，左手鬼头刀斩向寒芒。

闲云大师目光锐利已看出场中形势，那射中向中天的寒芒是一种特制的飞刀，有一道银线连在那铁甲人的左手之上，上面还有倒钩，铁甲人只要一收，向中天的这条左臂不废去，也将痛苦难当，如果闻百奇这一刀斩中连在飞刀上的银线，同样会带给向中天无比的痛苦，心中大急，铁枪一抬，架住闻百奇的鬼头刀，道：

“不可造次”。左手持枪，右手抓住了紧连飞刀的银线。

闻百奇大喝一声，全力挥舞双刀，挡住了那铁甲人。

双刀和铁甲击撞，响起了不绝于耳的金铁交鸣之声。

肖寒月急奔而出，目光一掠场中形势，低声道：

“大师……”右手长剑一挥，切向银线。

原来那银线极细，闲云大师一手抓住，铁甲人正全力收线，两方角力，银线已勒入了闲云大师的肌肤之内。

为了保护向中天一条左臂，这位悲天悯人的佛门高僧宁可废了一只右手。

他虽然禅功精深，但银线劲力极强，刀剑难断，闲云缠在右腕上，在那铁甲人力收之下，细索已勒入肉中。

肖寒月那一剑竟然未能斩断细索。

但他反应奇快，立刻大声叫道：

“盈盈快来！”

朱盈盈应声而至，道：

“什么事啊？”

“快！用‘银月飞霜’斩断细索。”

事实上朱盈盈也看出了肖寒月叫她的目的，肖寒月一开口，朱盈盈已握着“银月飞霜”斩了下去。

落刀的地方，就是刚才肖寒月挥剑切斩之处，也是闲云大师和铁甲人争持不放的细索之间。

果然是锋利无匹的宝刃，寒锋过处，细索应声而断。

闲云大师轻轻吁一口气，道：

“如此强韧的细索，谢谢女施主了。”

朱盈盈微微一笑，却不知如何回答。

肖寒月要她帮忙，果然一举间，就解决了肖寒月的难题。

闲云大师的右手，已被细索勒破，流出血来，如若双方再争下去，闲云大师这条右手恐怕会活生生被勒断。

那细索比发丝粗不了多少，有如刀刃，闲云大师功力再深厚，也无法用血肉之躯在铁甲人力收之下，支持太久的。

但他一松手，向中天被洞穿的左肩，势必为飞刀上的刀钩带动筋骨，身受重创。

目睹“银月飞霜”的锋利，肖寒月心中一动，低声道：

“也许你手中的兵刃，正是那刀枪难入的铁甲的克星。”

朱盈盈道：

“可要出手试试？”

肖寒月道：

“我去替闻老前辈下来，你再施展银月飞霜。”

朱盈盈点点头。

这时，闻百奇已在铁甲猛烈攻势之下，支持不住，手中两把厚背薄刃的鬼头刀，刃面都已倒卷过来。

闲云大师和那铁甲人争持之际，铁甲人只能一只右手对付闻百奇，双方之间还可暂时维持一个不败不胜的局面，现在，铁甲人双手齐攻，闻百奇已被迫得连连倒退。

想一想，纵有高深的武功，精妙的招数，也是无法对付铁甲人的，他身上铁甲坚厚，你一刀斩了去，他理也不理，却挥拳攻出，而且，每一拳都如铁锤撞岩一般，力逾千斤。

只听一声金铁震响，闻百奇左手的鬼头刀已被铁甲人一拳击落。

此刻，闻百奇真正领略到了这些铁甲人的利害，二先生已训练成了这些利害杀手，勿怪他闻百奇在二先生心中的份量，日渐减低了。

肖寒月飞身而上，来的正是时候，铁甲人正准备施下毒手，杀了闻百奇。挥动长剑，一下子击中了铁甲人的左眼，虽然没有把铁甲人左眼刺伤，但却迫得铁甲人疾退了两步。

肖寒月终于发现了一个秘密，这铁甲人眼睛附近的铁甲，最是单薄，也是他们最大的弱点。

所以，肖寒月手中长剑的攻势，就集中在对付铁甲人的双目之上。

但见寒光闪动，肖寒月一连三剑，都刺在了那铁甲人的双目之上。

果然，大效立见，那铁甲人被迫得连连后退。

只可惜，这个秘密虽然已被肖寒月发现了，但别人却无法施用。

因为，当今武林之中，除了剑帝和肖寒月之外，谁又能刺出如此快速的剑招，何况，那铁甲人双手挥动，防守极严，想要冲破两只铁拳的防护范围之内，谈何容易。

但肖寒月的快剑可以。

铁甲人虽被肖寒月找出了弱点封住了他的攻势，但仍无法伤得了他。

朱盈盈发出了“银月飞霜”。

寒芒转动，有如轮月，飞射而至，铁甲人有一个最大的缺点，那就是闪避不够灵活，眼看寒芒飞旋而至，举起左臂封挡过去。

一声轻微的金属交鸣，铁甲人一条左臂，由肘间生生切断。

鲜血涌出，铁甲人才感觉到一阵剧痛，大喝一声，转头而去。

朱盈盈如若再发一次“银月飞霜”，也许能取得那铁甲人的性命，但她却在收回宝刃后，楞在当地。

闻百奇伏身捡起了一截铁臂，取出断手。

这时，白玉仙已把向中天扶入厅中，但却无法取下他透穿左肩的飞刀。

原来，那飞刀尖端处有一个倒钩，另一面却有一个圆形铁柄。

想取下飞刀，实要大费周折。

白玉仙想到了朱姑娘手中的“银月飞霜”，既然一下子斩断了那铁甲人的铁臂，切去飞刀，应非难事，急急奔出厅外，一把拉着朱盈盈，道：

“来，帮我一个忙。”

“银月飞霜”果然是一柄宝刃利器，朱盈盈潜运内力斩下，很轻易的就断了那柄飞刀。

向中天目光一掠白玉仙和朱盈盈，轻轻叹息一声，欲言又止。

白玉仙一面替向中天敷药包扎，一面低声说道：

“向老前辈，好好的休息一下！你的伤势不重，铁甲人受到重创，二先生只怕会恼羞成怒，不知道还会出什么花样了？”

向中天苦笑道：

“如非朱姑娘宝刃锋利，只怕老朽这条左臂得报废不可。”

朱盈盈嫣然一笑，道：

“想不到啊！这只小小的匕首，竟有如此妙用？”

第十六回 中州四奇

她出身帝王之家，人生得娇美，嘴巴又甜，极受皇伯、皇叔的宠爱，出入禁宫、宝库，确见过无数的宝藏。这把宝刀的厉害，在她而言，实不算什么贵重之物，但它锋利无匹，在江湖上，却是大为有用之物。

她忽然想到了父亲的慈爱，给了她这把宝刀，一方藩王的才智，果非常人能及。

这时肖寒月、闲云大师都已行入厅中。

肖寒月道：

“白姑娘，二先生下一步会如何对付我们？”

白玉仙道：

“我不知道他会再用什么手段，不过，我知道他不会善罢干休。”

闲云大师低喧一声佛号，道：“咱们正要深入钟山秘谷救人……”

白玉仙接道：“只可惜，咱们受伤的人太多，一时之间，恐怕是很难离得开了。”

肖寒月道：“此地石楼坚固，易守难攻，在下和二先生一决高下，倒不失一处好战场？”

白玉仙道：“肖兄豪气干云，但不知伤势如何？”

肖寒月道：“得姑娘灵药疗治，在下的伤势已好了大半，适

才和强敌动手，伤口未裂，足为证明了。”

闲云大师看看手上被勒成一道红痕，道：“贫僧完全没有损伤。”

白玉仙低声道：“唐明、常九，虽伤势不轻，一旦拼命时，还可出手，向老前辈如若能服食药物，休息半日，凭仗深厚功力，当可行动无疑，唯独陈抱山伤势奇重，没有十天半月的养息，很难行动。”

肖寒月道：“如非姑娘身怀灵药，只怕我等都很难复元的如此之快。”

白玉仙道：“小妹确收了不少保命的丹散，只可惜现在已所余无多，诸位对敌之时，还望多多保重。”

闲云大师道：“但秘谷救人，也不宜拖延下去，晚去一日，就可能多一位武林高手遭殃。”

白玉仙沉吟一阵，道：“只可惜咱们人手单薄，如若是兵分两路，实力分散，只怕很难应付二先生的攻势。”

常九突然开口说道：

“如能通知王总捕头一声，由他率领大队人马到此，即可轻易地救咱们出去了……”

肖寒月接道：“眼下也只有如此了……”

白玉仙接道：“谁去呢？”

“我……”肖寒月微微一笑，说道：“在下如见得王总捕头，相信他会立刻带人赶来解围。”

朱盈盈道：“那些捕快、官兵，如何和诸位这等高手相比，只怕调他们来，也无大用……”

白玉仙道：“这个妹妹可以放心，天下再厉害的强盗，只要

有一步路走，都不会和官兵捕快动手，大概这就是邪不胜正了，只要王总捕头一队兵马赶来，二先生布守的人手，定然会立刻撤退。”

肖寒月道：“在下立刻动身。”

白玉仙道：“如是我的判断不错，我相信二先生已在这周围布下了重重的陷阱，肖兄纵然武功高强，只怕也难越雷池一步。”

肖寒月冷笑一声，道：“在下不愿杀人，但他们如是逼得急了，在下也只好大开杀戒了。”

白玉仙道：“如若那些陷阱，只是派人防守，以肖兄的快剑，我相信你能闯得出去，但如他们另有埋伏，那就很难说了。”

常九接道：“白姑娘说得不错，可惜我常九伤势未愈，无法陪你一起去了。”

朱盈盈道：“我陪肖大哥去吧。”

白玉仙道：“江湖上的险诈，妹妹又知道多少，就算有你陪着，只怕也一样会中人暗算。”

朱盈盈沉吟了一阵，道：“白姊姊精明多智，何不陪同肖大哥一行？”

白玉仙道：“我不能去……”

朱盈盈奇道：“为什么？”

白玉仙道：“咱们目下的人手虽然不多，但却当得是江湖上的一流高手，而且，各有所长，坚守于此，联手拒敌，我相信二先生就算尽出精锐，咱们或许可以应付，一旦分开，那就很难说了，突然求救他人，机会不大，就算能够搬得救兵到此，只怕守在此地之人，也只余尸骨了。”

她话中有话。虽然未说的十分明白，但已隐隐点出，肖寒月

离此之后，再有铁甲人来攻袭，又有谁能够阻拦得住呢？

闲云大师道：“阿弥陀佛！白施主说的不错，一旦实力分散，只怕很难阻止对方攻势。”

白玉仙道：“大师一语道破，玉仙正是此意，合于一处，咱们或可坚守此地，走了一个肖大侠，对肖寒月和我等都不利。”

闻百奇道：“白姑娘，咱们坚守此地，要守到几时呢？”

白玉仙道：“此地游人不绝，二先生四周设伏，必会传入金陵，应天府和王总捕头，如果不是太笨，应该会派人来此查看。”

肖寒月点点头。

白玉仙道：“就我对二先生的了解，出动了铁甲人仍然未能得逞，必会另想奇谋，忽然间静止不动，很可能就是在引诱我们分散实力，个个击破，时间拖延得愈久，对他愈是不利。”

肖寒月道：“在下甚觉奇怪，在金陵郊外，钟山之麓，有这么一股庞大的江湖势力，官方竟然全不知晓？”

白玉仙道：“如非肖兄在中间作梗，这股江湖势力，一部分潜藏金陵城中，他们如有什么打算，立刻之间可以控制金陵城的抚、府及将军衙门的首脑人物……”

肖寒月接道：“不错，只要他们行动快速，机密一些，金陵城中的各级府衙，虽然尽落入他们手中，但市容不变，只怕老百姓还是被蒙在鼓里。”

朱盈盈道：“王府也会在他们的控制中了。”

白玉仙道：“朱姑娘，不是我小看王府的力量，就凭府中那些侍卫，要想抗拒只怕很难，王爷落在他们手中，自在预料之中，何况，这些人手都隐身在乌衣巷地道之中，一旦发动，王府是首当其冲。”

肖寒月心头一震，道：“这么说来，是在下无意间，搅乱他们的计划了。”

白玉仙道：“不错，如不是肖寒月无意间插手其中，只怕金陵城早已落入二先生的控制之下了。”

闲云大师道：“这就是了，他们控制了金陵仍然不动声色，再利用王爷的力量，慢慢地把江南兵权，逐步掌握，这是一个大阴谋，不是一般的江湖人物争霸逐鹿。”

肖寒月道：“对！他们要造反……”

朱盈盈道：“这个人会是谁呢？”

肖寒月口齿启动，欲言又止。

此事关系重大，没有十足的证据，实在不能随口胡乱说的。

白玉仙道：“二先生是关键人物，可惜，我不太明了金陵城中形势，否则，他是何身份，应该呼之欲出了。”

肖寒月道：“二先生只是一个代号，但已表明了他不是真正的主脑人物，在他之上，还有一位主裁大局的大先生……”

朱盈盈接道：“大先生是谁？”

肖寒月苦笑一下，摇摇头，道：“不知道，这件大阴谋一直在极端的隐密之下进行。”

素来不喜用心想事的郡主，此刻却突然低头沉思，用心思索起来。

看她脸色凝重，似是也已感觉这件事非同小可了。

白玉仙叹息一声，道：“二先生最大的一着失算，是他们低估了肖寒月。”

闲云大师道：“但愿这件江湖事件江湖了，莫要引起兵连祸结，那就要血流漂杵，尸骨如山，千百万人头落，实非苍生之福

了”

肖寒月道：“大师说的是，这场江湖恩怨，咱们尽量把它局限在江湖之中……”

突然住口，凝神倾听，道：“有人来了，不过，人数不多。”

只听一个清朗的声音，传入厅中，道：“玉仙姑娘，在下奉命而来，希望能和肖大侠、白姑娘作一次深谈，不知白姑娘意下如何？”

白玉仙道：“阁下太客气了，我们被困于此，阁下要来就来，说去就去，玉仙怎敢阻拦？”

肖寒月低声道：“白姑娘，来的是什么来？”

白玉仙道：“二先生手下一位谋士。”

肖寒月道：“姑娘见过？”

白玉仙道：“见过，他胸有诗书，口若悬河，是一位很具说服力的人，当年贱妾就因他一席话，投入了二先生的麾下……”

谈话之间，一个身着蓝衫，唇红齿白的年轻人，已举步行入厅中。

肖寒月的目光，落在那蓝衫人的身上，还未来得及开口，那蓝衫人已抢先说道：“诸位尽管放心，二先生派区区来此，把人手撤出一里之外，在下未离开此地之前，绝不会有人暗施攻击，区区手无寸铁，也不会武功，诸位如想取区区之命，不过举手之劳罢了，由我作为人质，诸位尽可放心了。”

闲云大师道：“咱们自有防范之道，施主不用夸口了。”

蓝衫人淡淡一笑，道：“这位大师可是金山寺住持闲云长老？”

闲云道：“正是老衲，不过，老衲已辞去金山寺的住持之职，

二先生如想报复，尽管找老衲就是，金山寺中僧侣，除老衲和有限几人之外，都未习过武功。”

蓝衫人道：“大师言重了，二先生一向敬重佛门中人，怎么会有报复的举动？”

闲云大师道：“但愿二先生心口如一……”

“大师放心，这一点学生可以保证……”蓝衫人语声一顿，接着道：“二先生正拟筹建于一座佛寺于丛林中，气势雄伟，不让白马寺专美于前，亟需借重大师这等高僧主持……”

闲云大师接道：“阿弥陀佛，贫僧何德何能，不敢受命。”

蓝衫人笑一笑，道：“这件事以后再谈，也许大师看过蓝图之后，会改变心意……”

目光一掠白玉仙接道：“学生和白姑娘是旧识，容后再叙，不知玉仙姑娘可否替学生引见一下肖寒月肖大侠……”

肖寒月冷然接道：“不用引见，区区在此。”

蓝衫人打量了肖寒月一眼，道：“果然是人中之龙，勿怪二先生对肖兄钦慕得很。”

这个人果然是口若悬河，进口口的几句话，表现出他的谦恭之外，又在言语间，作了相当的许诺。

肖寒月道：“肖寒月一介寒儒，武夫，不敢当二先生的钦慕。”

“文武全才，实是二先生心目中能托以重任的大才子。”

“不敢当，区区和二先生敌对相处，阁下……”

蓝衫人接道：“不打不相识，二先生派区区来此，就是转达他心中几点……”

肖寒月接道：“阁下如是劝我肖某人和二先生联手合作，那就免开尊口了。”

蓝衫人苦笑一下，道：“区区确实来作说客，不过，和一般的说客不同，肖兄可否听过区区几句话之后再作论处？”

肖寒月心中一动，暗道：这家伙，不知在弄什么玄虚，哼！我肖寒月岂会怕你舌灿莲花不成？

心中念转，冷然一笑，道：“如是阁下不觉徒费口舌，尽管请说。”

蓝衫人笑一笑，道：“二先生手握大权。训练了不少凶厉的杀手，但却不能控制得当，致使他们成了江湖上的祸害……”

这几句话，大出了肖寒月和阴云大师的意外，都不自禁的凝神倾听下去。

蓝衫人道：“如若掌理不善，使这些人流散民间，不知要造成多少的杀劫、遗憾？”

他说的确实字字金玉，动人无比，教人猜不出他葫芦中究竟卖的什么药？

肖寒月皱皱眉头，道：“阁下久年追随二先生，不知对此事有何高见？”

蓝衫人道：“这正是学生想向肖兄请教的事。”

“向我请教……”肖寒月呆了一呆，道：“这件事完全操纵在二先生的手中，区区有什么良策可行？”

“有！以肖兄的文武兼具，必有高见。”

肖寒月道：“这件事，只怕肖某无法借箸代筹？”

蓝衫人道：“如若兄弟有一点浅见，肖兄是否愿意听听？”

肖寒月真的听糊涂了，略一沉吟，道：“愿闻高见。”

蓝衫人道：“取而代之……”

肖寒月怔一怔，道：“什么意思？”

蓝衫人道：“二先生既然不能控制杀手，造福苍生，肖兄取而代之，有何不可。”

肖寒月望望闲云大师，又望望白玉仙，道：“阁下这话，在下就不懂了？”

蓝衫人笑一笑，道：“肖兄，可是觉得我说的不够清楚？”

肖寒月略一沉吟，道：“阁下既是二先生的说客，也必是二先生的心腹，要肖某人取二先生以代之，不知是何用心？”

蓝衫人淡淡一笑，道：“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只不过，人之才具不同，犯的过失，也就大小不同了，才华横溢的人，满怀壮志，大权在手，为善固可造福一方，泽被千万人，但一旦为恶，亦将是血腥千里，涂炭苍生，所以……”

他语意明朗，说得肯定清楚，一副大义凛然的样子，肖寒月和闲云大师，都不禁为之动容。

做说客做到这等境界，已到了前所未有的境界了。

蓝衫人轻轻吁一口气，道：“肖兄和大师明白在下的意思了吗？”

肖寒月道：“阁下的意思是要我肖某人取代二先生？”

蓝衫人笑一笑，道：“正是如此，不知肖兄的意下如何？”

肖寒月苦笑一下，道：“就算阁下是一片诚意，但区区如何能够取代，必要一番安排，总不能嘴巴说说就算了。”

“当然，当然……”蓝衫人滔滔不绝地接道：“肖兄如果先答应了这件事情，区区自然会作一番精密的安排，兄弟的安排是……”

白玉仙突然接口道：“慢来，慢来，小妹有一点不明之处，想向先生请教？”

“好！好！白姑娘有什么事，尽管请问，在下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白玉仙笑一笑，道：“二先生一向待你不薄，你竟然瞒天过海，准备对付二先生，这一点，小妹就想不明白。”

“问得好……”蓝衫人轻轻吁一口气，说道：“如若姑娘不问，在下真还不便说出来了……”

白玉仙接道：“难道这中间，还有什么玄虚不成？”

话说得很难听，但那蓝衫人却一点也不生气，又一声长叹，道：“二先生视在下如兄如弟，所以……”

“所以，你就出卖了他……”白玉仙对这蓝衫人似无好感，言语间尽多讥讽。

蓝衫人不慌不忙地说道：“白姑娘误会了，二先生对在下亲如兄弟，在下此举，也是为二先生好。”

肖寒月忖道：此人辩才无碍，每多惊人之语，倒要瞧瞧他出卖故主好友的说词，有何动人之处？

“不论二先生作为如何？阁下要我肖某人取而代之，就是出卖……”肖寒月词锋如刀的接道：“对二先生好的说法，不论用词多么动人，都有出卖之嫌。”

蓝衫人苦笑一下，道：“不错，不论我用心何等仁慈，但出卖了二先生，都不够义气，学生读过诗书，怎能做出那等不仁不义的事？”

这一变，又出意外，把肖寒月也听得瞠目结舌，听不出个所以然来了，不禁一皱眉头，道：“阁下之言，反反复复，当真叫人听不明白。”

“其实，事理至明，只不过，诸位一直没有让在下说下去罢

了。”

肖寒月道：“好！阁下请说。”

蓝衫人道：“所谓二先生，其上必有一位大先生，此理彰彰不言可喻了。”

肖寒月点点头。

蓝衫人道：“所以，有些事，二先生也作不了主，肖兄以为如何？”

肖寒月只好又点点头，道：“有道理……”

蓝衫人接道：“二先生也觉得这种作法不对，但他身不由己，区区费了不少口舌，以理折服了二先生，在下此番前来，希望说动肖兄，以取代二先生的地位……”

“不对，不对……”白玉仙说：“你既然已经说服了二先生，为什么二先生不阵前起义，为苍生谋命。”

“这就是二先生的仁义之处了……”蓝衫人叹一口气，道：“他身受大先生调教之恩，赋予无限信任，要他背叛大先生，心中有所不忍，所以，他愿以肖大侠替代自己，然后，飘然远隐，从此不再插手江湖是非。”

“噢！是这么一个决定……”肖寒月的心中，忽然对二先生起了无限的敬佩之心，叹口气，道：“二先生如此用心，双方兼顾，真的是难为他了。”

蓝衫人神情沉重的说道：“这些事能否成败的关键，就在肖兄的决定了。”

肖寒月道：“就算我答应了，这件事也必需有一个妥善的安排才行。”

蓝衫人道：“不错，细节方面，在下已经想得差不多了，肖

大侠如果同意，在下立刻可以提出来研究一下。”

肖寒月目光投注在闲云大师的身上，道：“大师有何高见？”

闲云大师道：“阿弥陀佛，如果二先生真有这等想法，应该表示出一点诚意来。”

“对对对，大师准备要二先生如何表示，请说明一下，在下立刻去办。”

闲云大师道：“二先生如若真有诚意，应该先和肖大侠见一面，彼此研商一下，安排一个李代桃僵的办法。”

蓝衫人道：“办法在下早已想好，但如是大师认为应该先和二先生商讨一下，也是理所当然。”

肖寒月道：“最重要的我们先要了解一下大先生是何许人物？如何应付……”

白玉仙接道：“小妹觉着如何控制那些杀手，如何命令他们，才是当务之急。”

肖寒月道：“二先生如若不能把他控制下的杀手，移交于寒月指挥、掌握，这番心意就不会有什么作用了！”

白玉仙目注蓝衫人道：“我们见过一次，小妹也是为阁下的一番说词所动，阁下的说服能力，出招之奇，纵然苏秦在世，张仪重生，只怕也是难望项背了。”

蓝衫人道：“在下不会武功，但读书万卷，寒窗十载，了然古今史实，每次和人交谈，多以义理取胜，姑娘以为然否？”

白玉仙道：“你说服我投入二先生的门下，并未以义理取胜。”

蓝衫人笑一笑，道：“那是因为姑娘先被名利蒙蔽，而且，当时情形也未明朗，大先生用心何在，二先生尚未完全明白。”

白玉仙道：“如果不是肖大侠现身于此，抗拒了数批杀手的攻击，我等想已早死于那些杀手之下，那一刻，二先生恐也不全有仁、义之心，萌生背叛之意了。”

蓝衫人居然点点头，道：“如若二先生一直处在顺境，在下纵然舌灿莲花，只怕也无法说服他背叛大先生了。”

肖寒月点点头，道：“说的也是，一个人在无往不利时，很难分辨是非，规劝也就很难有效了。”

蓝衫人道：“肖大侠果然是深明事理，二先生如非受到挫折，根本听不进去，但这挫折，使他感受到处境之危，也使他冷静下来，静静的想一想自己的所作所为，他发现了自己的危机，也发现了自己的错误……”

白玉仙接道：“这么说来，二先生如非发现自己的危机，就不会有义、理之想了。”

蓝衫人道：“这就不对了，二先生就算发觉了这件事，要受到相当的责备，但也不至于十分严重，大先生不会因此而斩切自己一条臂膀，可能的演变是，大先生亲自坐镇，对诸位再展开一场猛烈的攻势，白姑娘不要忘记，二先生还未动用全力，他的一些亲信属下，还未出手，他本人也有着绝世武功……”

闲云大师接道：“二先生的武功难道还强过铁甲人？”

蓝衫人笑一笑，道：“铁甲人只不过是一种人力和机关设计上配合运用，但绝非一个人武功造诣的极致，二先生一身所学，就在下的看法，实已到炉火纯青之境……”

朱盈盈突然接口道：“难道他还能和肖大哥一战不成？”

蓝衫人目光转注到朱盈盈的身上，打量了一阵，笑道：“姑娘，最好不要有这个场面出现……”

朱盈盈接道：“为什么？”

蓝衫人道：“二虎相斗，必有一伤啊！二先生真要被逼挺身接战，这一场龙争虎斗，很难说谁能有绝对的胜算。”

常九冷笑一声，道：“近百年来，武林无出剑帝之右，肖大侠的七煞剑招，已得到剑帝真传。”

蓝衫人不温不火地笑一笑，道：“在下相信肖大侠是当代后起之秀，一出手就惊天动地，震动了江湖，江山代有才人出，但人才未必只有一个，肖大侠是个人才，二先生也是一个人才，很不幸的他们竟然成了敌对相处之状。”

闲云大师道：“听说施主是二先生的亲信，也是二先生手下第一谋士。”

蓝衫人道：“不错，二先生对学生十分器重，只不过，他在成了气候时，一帆风顺，对在下的话，也就不放在心上了，直到今天小受挫折，才找在下研讨大局，准备全力放手一搏，在下再作进言，二先生也觉往日所为，霸气太重，在江湖上造成了很大的风波，所以，接受了在下的劝告，决心改过向善。”

闲云大师道：“施主准备如何安排肖大侠和二先生见面？”

蓝衫人道：“这要看诸位的意思了，这方面，我实不便擅作决定。”

这番话，表现得一片坦诚，连常九那等甚多心机的人，也感到对方之言，无懈可击。

肖寒月沉吟一阵，道：“先生贵姓？”

蓝衫人道：“区区姓杨，草字方鹤。”

肖寒月道：“杨兄是否知晓，肖某人和二先生见过一面？”

杨方鹤道：“知道，二先生对我提过。”

肖寒月道：“这次会晤，肖某人希望二先生能以真正面目和区区相见。”

“那当然……”杨方鹤说：“此番会晤彼此坦诚相见，不能再弄玄虚。”

肖寒月道：“好！有此一言肖某就放心了，杨兄觉得应在何处相见？如何一个见法？彼此才能够坦然相对，言出衷诚。”

杨方鹤沉吟了一阵，道：“这个……在下不便地越俎代庖了，我看还是由肖兄和大师决定的好，二先生既然要表现诚意，自然应该让一步了。”

肖寒月沉吟了一阵，道：“杨兄见过大先生没有？”

杨方鹤摇摇头，道：“没有，而且，在下对大先生的事也知晓不多，二先生视杨某为心腹，无话不谈，唯一不谈的，就是大先生了。”

肖寒月道：“杨兄，二先生如此行动，会不会有什么危险？”

杨方鹤沉吟了一阵，道：“能使得二先生臣伏手下，甘愿效命的人，自然是有过人之处，如果说他不会于事后得到消息，只怕是不太可能……”

肖寒月道：“如果他一旦得到讯息，对二先生起了疑心，那岂不是害了二先生。”

这杨方鹤说服的能力，果然是常人难及，反使敌对之人，开始关心起了二先生的安危。

沉吟了良久，杨方鹤才叹息一声，道：“肖兄、大师，这些年来，二先生造了不少的杀孽，杨某认为一旦他醒悟了过来，感觉到昨是今非，也应该冒一点凶险，但杨某人真正担心的，不是二先生的安危，而是肖大侠的涉险。”

朱盈盈道：“这是什么意思？”

杨方鹤道：“事情很明显，二先生会晤过肖大侠之后，很可能就此飘然而去，以后，要由肖大侠代替二先生了，如若大先生动了怀疑，加害的必是肖大侠而不是二先生了。”

朱盈盈冷哼一声，道：“他既然改邪归正了，为什么不敢挺身而出，却要跑得远远的躲起来？”

杨方鹤道：“这个，我想二先生一定有为难之处，也许他确有困难，因为，到目前为止，杨某还无法十分了解二先生和大先生之间是什么关系？”

肖寒月道：“肖某人既然答应了，自然不会怕什么危难、凶险，只是肖某人还有几点请求，不知杨兄能否代二先生作个允诺？”

杨方鹤道：“我虽然是二先生的亲信，但有些事，也不便擅作决定，肖兄可否说出来让我斟酌一下，如是杨某不能决定的事，再向二先生请示之后，立刻作复。”

他表现得环环相扣，点点连接，当真是恰如其分，任何人都无法怀疑他的真诚。

肖寒月道：“第一，白姑娘等先离开此地撤入金陵。”

杨方鹤微微一笑，道：“这一点，在下倒是早已想到了，也和二先生谈过这件事情，只要肖兄答应了，此点自然不是问题，困难处是如何一个走法？大先生耳目众多，白姑娘等一行人，离开之后，恐怕消息也会很快的泄漏出去，所以，最好能妥善安排，走得不知不觉。”

肖寒月点点头，道：“有道理，不过，肖某的希望是在他们离去之后，我再和二先生见面。”

“应该如此……”杨方鹤似乎是在帮肖寒月讲话一样，这等的谈判，自然是一拍即合了。

肖寒月吁一口气，道：“杨兄，最后一个问题，和你杨兄有关了。”

杨方鹤微微一怔，道：“肖兄请说。”

肖寒月道：“二先生离去之后，杨兄是否还留下来？”

杨方鹤苦笑一下，道：“杨某人手无缚鸡之力，留下来只怕也帮不上忙……”

肖寒月接道：“有些事，纵然有绝世武功也未必能够解决得了，倒是胸有谋略，想得出一个办法，才能一劳永逸，似杨兄这等人才……”

杨方鹤接道：“肖兄盛情，杨某心领，不过……”

“杨兄……”肖寒月十分诚恳的说道：“以杨兄的才慧，留下来对我的帮助很大，但最重要的是为天下苍生着想……”

杨方鹤接道：“二先生骤然间退隐林泉，就像一个手握兵符，百战沙场的将军，忽然间失去了那份荣耀、威武。在他的心情上，可能会有不太适应的感觉，如若有杨某人在他的身侧，陪他吟诗下棋、饮酒赏花，疏解他心中的寂寞、苦闷，也算稍尽朋友之心，也不枉二先生对我一番相待的情意了。”

肖寒月道：“杨兄，如若我们能够合作、相处，肖某相待之情绝对不在二先生之下。”

杨方鹤脸上闪掠一抹黯然，叹道：“杨某和二先生论交在先，只叹相逢恨晚了……”

肖寒月道：“杨兄的论事、析理，使肖寒月十分佩服，颇有一见如故之感……”

杨方鹤接道：“这么办吧。给我一年时间，等二先生心情平静，杨某再找机会一晤。”

知己留不住，肖寒月无限离情地说道：“杨兄性情中人，和二先生论交既深，寒月也无法再作挽留了，不过，一年之约，希望杨兄牢记于心，肖某人如若还能活在世上，极盼杨兄履约。”

“一定如此……”杨方鹤一抱拳，接道：“杨某这就回去覆命，先安排白姑娘一行人离去的办法……”

转身行了两步，突又停了下来，回过头，道：“肖兄，几乎忘了一件大事，是否已决定会晤之地？”

肖寒月道：“就在此地吧！白姑娘等离去之后，肖某人在此恭候二先生。”

杨方鹤道：“好！就此一言为定……”

闲云大师接道：“老衲准备留在此地，陪同肖施主一晤二先生，不知是否见允？”

“可以，可以，大师乃有道高僧，必有超凡脱俗之见，二先生也想领教一番禅机，杨某斗胆，就代二先生答应了。”

朱盈盈接道：“我也要留下来陪着肖大哥。”

杨方鹤望着朱盈盈面现难色，道：“二先生的希望是，会晤之时人数最好不要太多……”

“多我一个何妨……”朱盈盈急急地接道：“肖大哥不离开，我也绝不会走……”

肖寒月接道：“盈盈，不可太任性……”

杨方鹤接道：“好吧！杨某人再越权一次，姑娘可以留下，但绝对不能再多了。”

白玉仙道：“杨兄，可不可以让我们等在这里，俟肖大侠和

二先生商量好了之后，我们才一起离开。”

杨方鹤道：“俟二先生离开之后，诸位再回来，需知肖大侠也很需要诸位的协助。”

“既是如此，我们愿意全留下来和二先生见个面，大家一齐谈谈也许能帮忙出个主意。”

杨方鹤看了肖寒月一眼，道：“看来，肖兄的为人极受拥戴，不过，这件事，在下实在无法作主，由二先生决定，自然，大先生是否已有行动，也有着很大的关系，杨某现在就去请示二先生。”

白玉仙道：“杨兄，几时可以给我们一个回音？”

“很快，很快，快则一刻工夫，最迟，不会超过一个时辰。”

杨方鹤快步离去。

常九突然长吁一口气，道：“事情有点不对。”

闲云大师道：“阿弥陀佛，什么不对？”

常九道：“我总觉着这件事，太过离奇。”

肖寒月笑一笑，道：“常兄，杨方鹤是一个满腹经论的人，值得信赖。”

常九道：“大师是有道高僧，你肖兄弟是孔子门生，你们都是君子人物，自然和我这鸡鸣狗盗的人物想法不同了。”

白玉仙道：“常前辈，妾身也仔细地想过，确实想不出什么可疑之处！”

常九苦笑一下，道：“老实说，我常某人只觉得不对，却也想不出哪里不对？”

白玉仙道：“咱们都不走，就算二先生临时变卦，咱们也可以应付……”

“老衲留此，正是此意。”

肖寒月笑一笑，接道：“常兄，你未免太过多疑了吧？”

常九沉思不语。

白玉仙道：“防人之心不可无，诸位，咱们藉这一刻机会好好地坐息一下，二先生诡异莫测，常兄之忧并非全无道理。”

肖寒月、闲云大师互望了一眼，盘膝而坐。

朱盈盈缓缓在肖寒月的身侧坐下。低声道：“大哥，你累了，好好休息吧！我守在你身边替你护法。”

肖寒月笑一笑，道：“你也该好好的休息一下，这一生中你从未吃过这种苦吧！”

“没有，不过，我一点也不觉得苦，我跟爹在京里见过了各位皇伯、皇叔，他们都对我很好，可是，他们之间，却也象咱们现在一样……”

常九突然接道：“象咱们现在一样，什么意思？”

朱盈盈笑道：“他们表面上都相处得很好，但却是处处小心，好像一直担心着什么一样。”

常九轻轻“噢”了一声，道：“杨方鹤、杨方鹤，白姑娘，你见过杨方鹤？”

白玉仙道：“见过一次……”

常九道：“这个人，是不是常常出现在二先生的身侧？”

白玉仙摇摇头。

常九道：“闻兄、向兄，你们见过杨方鹤没有？”

闻百奇道：“见过，只不过交谈不多……”

向中天道：“他是二先生的心腹谋士……”

常九接道：“既是心腹谋士，为什么不在二先生身边，难道，

难道……”

肖寒月接道：“常兄，说下去！”

常九道：“会不会杨方鹤就是二先生的化身？”

肖寒月长长吁一口气，道：“有道理……”

闲云大师道：“常施主一语惊醒梦中人……”

常九道：“我不过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罢了。”

“二先生绝非君子……”白玉仙接道：“也不是轻易认输的人。”

肖寒月道：“如若杨方鹤就是二先生的化身，他的用心何在？”

常九道：“闻百奇、向中天、唐明，临阵倒戈，再加闲云大师、墨非子及时来援，肖兄弟的剑帝绝学也越来越纯熟、凌厉，人数虽然不多，但却当得天下武林精锐之师。隐密杀手折翼、铁甲武士败阵，这个仗如果再打下去，二先生纵然能胜，也会胜得很凄惨了。”

白玉仙道：“常前辈分析入微，晚进佩服，不过，二先生化身杨方鹤来此一行，用心何在？”

肖寒月道：“果真如此，来此之意旨在一查虚实了。”

常九道：“我看是预作部署。”

这句话有着极强大的震撼之力，厅中之人都不禁四下看了一眼。

闲云大师望望向中天、闻百奇道：“二位老友追随那二先生多年，难道也无法分辨出他的身份么？”

闻百奇苦笑一下，道：“说来惭愧，二先生和我饮宴数次，但现在想来，却一直有如雾中看花，隐隐约约的无法看得清楚。”

“这种事，瞒不过我姓常的……”

肖寒月接道：“换形潜踪之术……”

常九点点头，接道：“不错，虽然巧妙不同，但却万变不离其宗，闻兄、向兄仔细地想想看，以两位目光的锐利，江湖的老道，怎么连一个见过数面的人都看不清楚？”

向中天道：“常兄不提，在下还不觉得，这一说，再想想，却是如此了，难道江湖之上，真有这种可以改变形貌的奇术吗？”

“没有，不过，当真身陷其中，却有难测奥妙之感，但一旦说穿了，就不难明白个中道理了。”

闲云大师道：“常施主胸罗博杂，愿闻其详？”

“君子欺之以方……”常九缓缓的接道：“易容药物加上一种香云散，看上去，就像雾里沙滩云中烟，又似真身又似幻，二先生一直就没有用真正面目和你们见过……”

白玉仙接道：“杨方鹤呢？是不是真正面目？”

常九叹息一声，道：“他言语动人，我常九也被他的言词吸引，没有留心观察……”

肖寒月接道：“常兄是易容能手，等他再来的时候，仔细瞧瞧。”

常九道：“他真要来，只怕就来不及了。”

肖寒月微微一怔，道：“常兄的意思是……”

常九道：“他如没有想好了对付咱们的办法，怎么会再来？”

白玉仙轻轻吁一口气，道：“肖大侠，常前辈说的既然有理，咱们也该准备一下了。”

肖寒月道：“如何准备？”

常九道：“先要想到二先生、杨方鹤会用什么办法伤害我们，

然后，才能筹思出对付之法。”

肖寒月接着道：“咱们不能先作出制人举措，那就要授人话柄……”

但闻一阵沉重、快速的步履之声，传了过来。

任何人都听得出，来人奔行很快，而且落脚甚重，是个完全不会武功的人。

肖寒月抬头看去，只见杨方鹤喘着气跑了过来，道：“肖大侠、肖大侠……”

口中呼叫，人却急急奔入了室中，道：“事情恐怕会有些变化。”

肖寒月道：“是不是二先生变卦了？”

“不是，大先生赶来了，二先生必须赶往迎接，和肖兄之约恐需改变一下时间了。”

这个变化，又出了众人的意外。

尤其是肖寒月，呆呆地站在那里，望着杨方鹤出神。

杨方鹤道：“何时和肖兄会面，兄弟会再来通知肖兄，诸位要小心戒备……”

白玉仙接道：“怎么？是不是二先生还会派人攻击我们……”

杨方鹤接道：“诸位还是小心一些好，大先生来了，有些事二先生也作不得主意，诸葛一生唯谨慎，啊！事情如无特殊变化，兄弟会尽快再来……”

也不容肖寒月等再多问，转身而去。

但闻沉重的步履声，逐渐远去。

肖寒月道：“看来，这杨方鹤真的不会武功。”

常九吁一口气，道：“难道是我真的想错了？”

白玉仙道：“常兄仔细地瞧过没有？”

常九道：“瞧过什么？”

白玉仙道：“杨方鹤是不是经过了一番易容？”

常九道：“瞧不出来。”

肖寒月仰天长叹一声，道：“看起来不会是什么阴谋、诡计，唉！这位大先生不早不晚的适时而来，难道这是天意，江湖上该有这一番劫难……”

白玉仙道：“已往只闻二先生，从未听过大先生三个字，今天才听到，他就赶到这里来了。”

肖寒月心中一动，道：“咱们何必瞎自猜疑，与其坐待敌势，何不出去瞧瞧？”

常九道：“对！观察四周的形势，也可以了解一些变化。”

肖寒月道：“常老哥伤势未愈，不宜行动，在下先去瞧瞧。”

白玉仙道：“我陪你去。”

朱盈盈也要随去，却被常九阻止。

白玉仙熟悉附近的形势，也极具江湖上的阅历、经验，她和肖寒月同行最是恰当不过。

这时，守在楼顶的墨非子忽然走了下来，道：“奇怪呀！奇怪，布守在这荷花楼四周的杀手，似乎开始撤退了，而且，速度很快，若非他们自露形藏，贫道真还想不到，这附近竟有那么多人埋伏。”

肖寒月停下脚步，道：“撤走了？那是说，他们准备放我们离开了？”

常九道：“人虽撤退，但却未必有放我们的打算，也许这又

是一个诡计。”

肖寒月道：“不会吧！杨方鹤不会武功，满腹经论，读孔孟之书，所学何事？难道他连是非二字，也分辨不清楚吗？”

他也是读书人，和杨方鹤一番交谈之后，内心之中对他生出了很重的好感，不自觉的多方为杨方鹤辩护。

常九吁一口气，道：“肖兄弟，江湖上无奇不有，大奸巨恶者，不但身份常常出人意外，且也都是文武全才。”

肖寒月微微一怔，道：“常兄，可是瞧出了那位杨方鹤具有武功吗？”

常九道：“我虽然没有瞧出什么破绽，但也不能断言他真的不会武功。”

闲云大师接道：“老衲也会仔细观察，杨方鹤确实不似习过武功的样子，除非……”

白玉仙接道：“除非如何？大师请说。”

闲云大师道：“除非他戴了一张精巧的连我们也没有办法瞧出的人皮面具，否则，他应该逃不过老衲的眼力。”

肖寒月道：“常兄，十年寒窗，经书大道，也常常会孕育出一种浩然之气，手无缚鸡之力，但却能视生死如平常事！古往今来，有不少书生报国，视生死有若浮云，斑斑可考……”

常九笑一笑，接道：“兄弟，读万卷书，胸怀经天纬地之才，能为良相，治国、安邦，这些大学问我不清楚，我学的只是些雕虫小技，不过对江湖上的诡计、怪异，我却比你清楚，我看很多一素负盛名的人，到最后，面具揭穿，才知道他是坏事作尽的伪君子，江湖风险，人心善变，兄弟，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啊！”

白玉仙突然似是想起了什么大事，急急说道：“我好象见过他！”

肖寒月道：“见过什么人？”

白玉仙道：“杨方鹤！”

肖寒月微微一笑，道：“白姑娘见他之面，至少应该有三次了，自然是不会陌生。”

白玉仙道：“我说的不是正式和他见面……”

常九接道：“是如何一个情形和他碰头的，姑娘可曾记得？”

白玉仙道：“就在那舫舟之上，我和二先生见面……”

肖寒月接道：“那就不足为奇了，他是二先生手下第一谋士，陪在二先生的身侧……”

“不……”白玉仙吁一口气，道：“那夜是二先生单独和我见面……”

肖寒月接道：“二先生事先说明白了？”

“那倒没有……”

肖寒月接道：“杨方鹤才慧过人，也许是二先生有意安排他在舟中，暗作观察。”

白玉仙脸色微现红晕，道：“那好像不太可能？”

肖寒月道：“不太可能，什么意思？”

白玉仙沉吟了一阵，道：“事关大局，贱妾只好直说了。”

常九道：“事关重大，姑娘千万不可隐瞒，需知毫厘之差，就可能造成千里的谬误了。”

白玉仙道：“好！妾身也不怕你们笑话我了，那夜在舫之上，二先生对我出言调戏，而且……而且还胆大的出手侵犯，如是杨方鹤在侧，他又怎会如此放肆？”

大厅中顿然间肃静下来，静得落针可闻。

所有的目光，都投注在白玉仙的脸上，直瞧得白玉仙一张脸，如同火饶的一般，一片嫣红。

白玉仙低下头，默默不语，其他的人似是也不好意思再多问，一时之间，场面僵在了那里。

还是常九打破了沉默，轻轻咳了一声，道：“白姑娘，二先生和杨方鹤可有什么相似之处？”

白玉仙道：“我是说，他的手……”

“手怎么样？”肖寒月急急的说：“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我记得是右手吧？……”白玉仙长长吁一口气，使羞忸的心情平静下来，缓缓说道：“他右手的小指上有一片疤痕。”

肖寒月一皱眉头，道：“这个，在下倒未留心。”

“阿弥陀佛，老衲留心了。”

肖寒月道：“大师可是说，那杨方鹤的右手上，也有一条疤痕？”

闲云大师道：“不错，有一个疤痕，他手如白玉，五指纤长，是男人一双很少有的美手，但右手小指上，却有一块疤痕，不留心很难看得出来。”

白玉仙肃然说道：“那双手抓着了我的手，我无意中触到了那块疤痕，第一次我没有留心，这一次他来去匆匆，右手露出袖外，我看到那块疤痕。”

肖寒月心头震动，脸色一变，道：“这么说来，那杨方鹤就是二先生了。”

白玉仙叹息一声，道：“杨方鹤和二先生是不是同一个人，我不敢确定，不过，二先生的左手小指上有一块疤痕，绝不会有错

……”

“杨方鹤右手小指也有……”常九神情冷肃的说：“世上怎会有如此巧合的事情？”

肖寒月神情黯然，道：“这么说来，二先生和杨方鹤是一个
人，大概是不会错了，当真是可惜呀！可惜。”

常九奇道：“可惜什么？”

肖寒月道：“可惜他满腹经论，一表人才，竟然沦落为江湖
中一个黑道首脑。”

墨非子道：“如果白姑娘说的不错，这件事就值得细细地推
敲一番了。”

肖寒月道：“对，二先生如是杨方鹤，杨方鹤又是何许人物？
怎能在乌衣巷中建立了啸聚江湖人物的地下秘密巢穴？”

常九点点头，道：“那地方岂是常人可以涉足其中，难道，真
的会牵扯上官场中人？”

肖寒月口齿启动，欲言又止。

原来，他忽然想到，此中牵扯广大，一言之失，可能会引起
轩然大波，在没有绝对的把握之前，不宜轻言。

闲云大师道：“肖大侠，老衲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逃
避了江湖是非六十年，想不到仍是晚节难保，又卷入了江湖恩怨
之中……”

墨非子苦笑一下，接道：“大师，这恩怨非私人的恩怨，牵
连到江湖正邪兴衰，所以，贫道才拖你下水。”

闲云大师微微一笑，道：“如非老衲自愿下水，岂是你能拖
得动的……”

目光一掠肖寒月，接道：“肖大侠，不管此事牵连的如何广

大，但目前仍然局限江湖是非之内，咱们以江湖人的身份，处理此事。”

肖寒月道：“在下也是此意，只不过，目下还无法完全确定，二先生和杨方鹤之间的关系？”

常九道：“但这个发现，证明了这只是另一个设计，咱们应该早作应变的准备。”

肖寒月道：“大师觉得应该如何应变？”

闲云大师道：“老衲身在空门，默察气数，观望天象，虽然稍有所心得，但如论江湖上行计定谋，互逞心机，就非老衲所长了。”

肖寒月道：“如能再诱杨方鹤身入此厅，咱们就合力生擒了他。”

白玉仙看着闻百奇、向中天道：“两位在这个组织中的日子甚久，对此事有何高见？”

闻百奇道：“有一点，老朽觉得十分奇怪。”

肖寒月道：“前辈请说。”

闻百奇道：“老朽在这个组织之中已有数年之久，但一直都是听从二先生的令谕行事，从来没有听过大先生的名字，怎会突然出现一个大先生来？”

向中天道：“闻兄，见过二先生没有？”

闻百奇道：“见过，近年之中他一直保持了神秘，用方舟夜晤，再加上一些人为烟气，使人无法瞧到他的真正面目，但三年之前，他宴请老朽时，却以真正面目相见。”

向中天道：“那一次，兄弟奉命在外，没有参加。”

肖寒月道：“二先生是不是杨方鹤？”

闻百奇道：“一餐酒饭，吃的时间不少，就老朽记忆所及，杨方鹤不是二先生。”

“那是另有其人了？”肖寒月说：“这就教人有些摸不透了。”

闲云大师道：“二先生绑架了天下名医，集中一处，准备了整容之术，要把一个人的面貌完全换了过来，这中间……”

白玉仙接道：“诸位来此的用心，二先生早已知晓，这也是他不惜动用了大部分力量，把诸位困于此地的原因，他唯一没有料到的是，妾身竟被肖兄说服，弃暗投明，闻兄、向兄、神刀唐兄中途变卦也未料到，闲云大师和墨非子两位僧、道高人及时而至，汇成了一股强大的力量，盈盈姑娘的‘银月飞霜’又能克制铁甲人，这就使他的策略计谋一再受挫……”

墨非子接道：“贫道偶然在钟山一座秘谷之内，发觉了一处戒备森严的地区，那里正在进行着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集聚着不少名医，正在进行着一些整容变形的工作……”

白玉仙接道：“天下最好的易容术，也只是临时把自己改扮成一个完全不同的人，最好的人皮面具也会有破绽可寻，但如把一个人的形貌完全改成另一个特定的人，真假难辨，这是何等可怕的事？”

墨非子道：“贫道发觉了这件事，就所见而言，他们目下的行动，只限于江湖上的人物，如若一旦他们把这个范围扩大，那就不堪设想了！”

肖寒月道：“如若他们找一些可以控制的人，把他们改变成官府中的要人，那岂不是要天下大乱了，这个组织的野心，恐怕只限于争霸江湖而已。”

闲云大师道：“老衲不惜弃去六十年清静的修行，重入江湖，

也就是要阻止这件事情，不能任它发展下去，但自从和强敌接触一战，发觉了对方实力的深厚，绝非老衲和墨非子道兄之力所能完成，幸得肖施主挟剑帝绝学，大展神威，白姑娘和向、闻两位老友等，也及时回首相助，这也许就是佛门中的因果变化了，这么多人都能很巧妙的聚集一处，挽救这一场浩劫。”

肖寒月道：“大师的意思是……”

闲云大师道：“老衲觉得，咱们应该先设法对付那群聚集的名医……”

常九接道：“对！那才是大祸之源，杨方鹤的事不妨暂置一边。”

白玉仙低声道：“只怕唐明和陈抱山两位，伤势很重……”

但闻神刀唐明高声说道：“唐某伤势虽然不轻，但还可以行动，对付一两个二流杀手，还是可以应付的。”

忽然挺身站起，拔刀在手，神情庄严，威风凛凛。

陈抱山高声接道：“不用为我担心，陈某留此，正好别有作用。”

肖寒月道：“我们悄然离去，必将激怒二先生，岂会饶你性命。”

陈抱山道：“得白姑娘灵丹疗治，伤势虽重，但亦好转不少，我自己武功有限，纵然全力以赴，只怕也无法帮得上忙，因此，陈某留此，别有一番计较。”

肖寒月道：“陈兄有何高见，可否说出来听听？”

陈抱山道：“这个要请肖兄原谅，天机不可泄漏。”

闲云大师合掌说道：“敌人已撤，也许重作布置，现在正是行动良机，陈抱山的生死至关重要，但如比起千万人的生死大

事，显有轻重之分了。”

墨非子低声道：“陈抱山，由此刻起，不论生死，你已是贫道的弟子了。”

陈抱山道：“多谢师父，弟子自有打算，诸位快些走吧！”

墨非子神情肃静地道：“好！为了救更多的人，你死也可以瞑目了，贫道带路。”当先向外行去。

这几句话，大义凛然，掷地有声，听得肖寒月心头一震，忖道：“墨非子是方外之人，但却有着救人救世之心，我肖某人读圣贤书，怎能坐视不管。

心中念转，行近了陈抱山，道：“陈兄，我背你走。”

陈抱山忽然站起身子，道：“肖兄请走，我留下自有用心，再勉强我，那是破坏我的计划了。”

肖寒月转头看去，只见闲云大师等已然出厅，墨非子当先开道，闻百奇紧随在墨非子的身后，向中天、唐明、常九走在中间，闲云大师断后保护。

这是一个很自然的组合，受伤的人，都集在中间。

其实，唐明、常九、向中天经过了这一阵调息，又得白玉仙慨赠灵药，伤疼已止，都还有着再战之能，他们神情严肃，一副慷慨赴难的英雄气势。

朱盈盈依立身侧，她心目中只有一个肖大哥，肖寒月如此行动，她就紧随后。

肖寒月伸手一拍陈抱山，道：“保重！”转身向外行去。

白玉仙守在厅门口处，迎上肖寒月，低声道：“肖兄，咱们决死一战的气势已经够了，但恐怕应变之能不足。”

肖寒月紧随几步，追在闲云大师身后，道：“姑娘的意思是

……”

白玉仙接道：“不管有没有大先生这个人，二先生绝对不会就这样放了我们，一定设伏突袭。”

肖寒月点点头，道：“他们如突然出手，咱们在应变上大为吃亏，虽然都已把生死置于度外，但咱们人手太少，禁不起伤亡。”

白玉仙道：“妾身正是此意，但此刻人心激忿，视死如归，却忽略了有着死伤不得的痛苦。”

肖寒月道：“不错……”提高了声音，说：“诸位请稍候一刻。”

墨非子等停下脚步，道：“肖大侠有何吩咐？”

肖寒月道：“咱们这个走法，应变不宜，最好是能分配一下方位。”

唐明道：“区区虽然伤得不轻，但还可拔刀再战……”

“我知道，诸位意气风发，但咱们都不能再承受伤亡。”

闲云大师道：“肖施主可是已胸有成竹。”

肖寒月道：“稍尽心思，略作布置，能有多大的效用，晚进也不敢断言。”

墨非子道：“那就请肖大侠下令吧！”

肖寒月略一沉吟，道：“道长和闻前辈开导，双方保持两丈的距离，常兄和唐前辈、向前辈走在居中并行，白姑娘走在左边，在下断后，布成一个长方阵形……”

朱盈盈接道：“我呢？”

肖寒月道：“你的责任重大，跟在向兄的身侧，居中接应，用‘银月飞霜’支援最危险的一面。”

闲云大师道：“很好，看来施主读过兵法了。”

肖寒月道：“双方距离不可超过两丈，以便于回首接应，一旦动上了手，最好集中一处，便于相互接应。”

闲云大师笑一笑，道：“老衲职司何事？”

肖寒月低声道：“右边一望平原，纵有变化，咱们也可以很早发现……”

闲云大师接道：“这么说来，老衲岂不是要袖手旁观了？”

肖寒月道：“不，大师功力精湛，晚辈想劳请担负大任。”

闲云大师略一沉吟，道：“老衲是想不出来了，肖施主有何吩咐？还请明说吧！”

肖寒月道：“大师请夺取一艘渡船，然后，设法通知晚进，我等突然转身，折向湖边，登舟急渡，这二先生虽然是胆大，但对面就是游人出入的地区，相信二先生也不便在那等所在围杀我们。”

闲云大师道：“不错，墨非子道兄所行方向，正是那秘谷所在，道兄心中焦急，大有直捣黄龙の用心，但欲速不达，这一路，对方必有重兵埋伏，肖施主这声东击西之策，正合老衲心意，先脱重围，再连夜进袭，老衲已侦明附近地形，咱们如再能用点疑兵之计，就不难直入秘谷了。”

肖寒月道：“大师，那秘谷距此有多少距离？”

闲云大师回顾了一眼，道：“大约有二十里左右吧？”

肖寒月道：“如若脱身之计得逞，留下常兄、唐兄等养息，咱们轻骑疾进，对敌之间也可以放手施为了。”

闲云大师道：“两丈之外，有一片矮林，老衲在那里脱身，然后以长啸相召。”

肖寒月道：“大师尽管行动，不用再和他们招呼了。”

闲云大师点头微笑，道：“老衲明白。”

两人谈话，除了白玉仙距离较近听得一些之外，其他的人，都在全神戒备应变，未能听到。

墨非子心中似是很急，脚步逐渐的加快，通过丛草之时，肖寒月却突然高声说道：“道长，咱们歇息一下吧！”

在群豪之中，肖寒月极受敬重，但这几句话，却是引起了墨非子等人极大的疑惑，停下脚步，闻百奇冷冷的说道：“救人如救火，耽误不得，肖大侠功力深厚，难道已经走累了？”

肖寒月淡淡一笑，道：“闻前辈、道长，这片丛草之中，恐怕早有埋伏，晚进之意是借歇息之名，查看一下形势。”

他本来想把声东击西的计划说出来，但闲云大师能否找到渡船，很难预料，说出来，徒乱人意。

墨非子打量了一下四周的形势，发觉这一片草丛大约有十余丈长短，草长只及膝间，必需俯卧草丛方可隐身，不禁一皱眉头，道：“西行秘谷，险恶的地方很多，如若他们要拦截我们，不会在此地设伏。”

向中天接道：“肖大侠，二先生已撤去包围，也正是咱们突围的时机，稍纵即逝，不用为我等担心。”

闻百奇道：“我等老德不修，误听甜言蜜语，被其利用，造成憾事，今日醒悟，恨事已成，期望以有生之年稍赎罪恶，生死早置度外，纵然明知前程险恶，亦将全力以赴，肖大侠……”

墨非子接道：“很对！贫道重下天台，不惜拖闲云大师下水，也就是发觉了此事关系重大，已不是江湖恩怨，争霸武林的情势了……”

肖寒月点点头，道：“我明白，这件事牵连所及，可能兵连

祸结，生灵涂炭，寒月怎敢掉以轻心，正因此事重大，必得谨慎从事，妥善为谋，免得徒劳无功，寒月并非怕死……”

墨非子突然叫道：“大师呢？”

闻百奇、向中天等目光转动，果然已不见闲云大师。

白玉仙道：“道长、闻前辈，肖公子胸罗锦绣，足智多谋，贱妾之意，何不听凭肖公子的安排？”

墨非子道：“此事关系重大，贵在神速，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一举摧毁那处秘爷，如若等他们有了准备，只怕就很难得手了……”

白玉仙接道：“肖公子推断不错，此地早有埋伏，用不着咱们去找了……”

转头看去，只见四个分着红、黄、蓝、白的长衫老者，各带一队劲装大汉，迅速地迎了上来。

肖寒月暗中数计，每队十人，四队人手合计有四十人之多。他们衣着鲜明，也分着红、黄、蓝、白四色衣服。

当先领队的四个老人，年纪都已很大，白髯飘动，似都是六十以上的人了。

墨非子呆了一呆，道：“怎么会是他们四个？”

闻百奇道：“想不到啊！中州四奇，竟然当了杀手领队。”

白玉仙低声道：“肖公子，他们分着四色衣服，必有作用，要小心了。”

肖寒月点点头，行近常九，低声道：“中州四奇是什么样的人物？”

常九道：“是中州地区四个最有名望的人，二十年前已经息隐退出江湖，想不到也被二先生罗致旗下。”

肖寒月道：“他们在江湖上的声誉如何？”

常九道：“是声威极重的大侠，连少林、武当，都很敬重他们，想不到也是晚节不保。”

肖寒月道：“他们沦作杀手的领队，只怕是别有内情，也许是被迫至此。”

谈话之间，四队杀手已然逼近，立时自行散开，形如勾月，三面包围，却空着来路。

墨非子沉声道：“中州四兄，还记得天台故人墨非子么？”

四个老人八道目光，一齐投注在墨非子的脸上看了一阵，那身着红袍的老人，才微微颌首，道：“好像见过。”

墨非子微微一怔，道：“你叫沈沧，是中州四奇的老大。”

红衣老人笑了一笑，道：

“我叫沈沧，曾是中州四奇的老大，不过，那已经是过去的事了，我现在是四色剑阵中的红衣领队人。”

墨非子道：“中州四奇过去在武林中声名赫赫，如今竟然沦入一个剑阵的领队。”

肖寒月默查几人神色，发觉了四个老人的目光清明，不似受到药物的控制，心中大感奇怪，低声道：“白姑娘，你看他们是不是自甘堕落，出任剑阵领队？”

白玉仙苦笑一下，道：“他们是何心态，甘为剑阵的领队，我不知道，但他们不像是被药物所迷。”

肖寒月道：“我也觉得奇怪，他们目光清明，内功精湛，看不出一点异样，二先生用的什么方法，能使这等盛名满江湖的人物甘为效命？”

“一定有一种方法，闻前辈、向前辈都曾为他效命数年之久，

我也一度被一种力量迷惑，但肖大侠带来了黄天复的讯息，和肖兄一番恳谈之后，突然间清醒过来。”

肖寒月若有所悟，但又似无法完全了解的，叹口气，道：“希望我们能尽快地找出这个原因，也许这是对症之药，能使这个组合的力量很快瓦解，为其所用的江湖中人，能由迷惑中清醒过来。”

“你已经具有了这些力量……”白玉仙目光凝注在肖寒月的脸上，说：“但我说不出那是一种什么力量，如何而来……”

但闻墨非子高声说道：“成英、上官杰、韩成方你们认识贫道么？”

他一下直呼出中州四奇的名字，显然是，过去有着很深厚的交往。

闻百奇冷冷说道：“四位难道不认识昔年故友吗？”

一身黄衣的成英，笑一笑，道：“天台散人墨非子，谁说咱们不认识了？”

“不错，不错，贫道正是墨非子，成兄还记得贫道，但不知道上官兄和韩兄是否也能记得？”

身着蓝衫的上官杰，竟然一抱拳，道：“天台旧友，武林名剑，上官杰岂会忘怀。”

墨非子道：“记得就好，贫道数度往访，均未见到，还道诸位息隐深居，不愿再见外客，想不到四位竟然会沦入了四色剑阵的领队……”

白衣如雪的韩成方冷冷接道：“道兄说话最好客气一些，什么自甘堕落，沦入领队，最好不要再妄自出口，免得多年故友，反目成仇。”

墨非子呆了一呆，道：“韩老四，你说什么？”

原来，昔年墨非子和中州四奇中的老四韩成方交情最好，想不到先翻脸的竟然是韩成方。

韩成方冷冷说道：“念在昔年一番情意，韩老四作主放你一马，你可以走了。”

沈沧接道：“墨道兄，老四话已出口，咱们不为难你，你去吧！”

墨非子脸色冷肃，似要发作，但却长长呼一口气，忍了下去。但闻成英高声说道：“哪个是肖寒月？”

肖寒月道：“区区在此。”

沈沧道：“好！听说，你是这群人的头儿，想不到竟是一个少不便事的小伙子。”

肖寒月淡淡一笑，道：“中州四奇为老不尊，息隐二十年后，竟然跑来为人奴仆，甘作杀手？”

上官杰冷哼一声，道：“果是一位狂妄小子……”

韩成方一皱眉头，道：“二先生说的不错，这小子不可理喻！”踏前三步，接道：“你出来，韩四爷要教训你一番！”

肖寒月回顾白玉仙一眼，低声道：“劝止向、常等人不可出手……”

白玉仙接道：“我知道。”一跨身，拦在向中天等身前。

肖寒月却前行数步，大声说道：“很好，能和二十年前，名满江湖的四大奇人一会，实为生平之愿。”

他心中杀机已动，长剑已然出鞘。

“且慢动手……”墨非子急急行近肖寒月，道：“再让贫道和他们谈谈。”

肖寒月道：“老前辈，他们四位神智清明……”

“这一点，贫道亦是大感奇怪……”墨非子喟然叹道：“中州四奇和贫道论交数十年，个个都是明辨是非、胸怀仁义的英雄，怎么一变如此，贫道实在很难相信，肖大侠再给贫道一些时间，贫道希望能问个明白。”

肖寒月道：“道兄请问，肖某等候道兄的决定。”

墨非子苦笑一下挥挥手，道：“韩兄识得天台旧友，想必还记得咱们昔年交往的经过吧？”

韩成方冷冷一笑，道：“所以，我才放你一马，不作留难……”

墨非子道：“韩兄有什么苦衷，不妨说出来，闻百奇、向中天、神刀唐明都曾为二先生所蒙骗，真相大白之后，立刻弃暗投明……”

韩成方冷笑一声，道：“你在胡说什么？站一边去，等我生擒肖寒月，诛杀这一帮叛徒之后，咱们再叙旧情。”

沈沧哈哈一笑，道：“老道士，你过来，咱们聊聊，别耽误老四的时间了。”

墨非子怒道：“四位都是铁铮的汉子，二十余年不见，却变得志溃昏庸，是非不分了？”

上官杰回顾了沈沧一眼，道：“老大，我看用不着再和他多费口舌了……”

沈沧点点头，接道：“墨道兄，你如执迷不悟，那就别怪咱们开罪老朋友了。”

墨非子气愤填膺，刷地一声，长剑出鞘，道：“好！四位是非不分，咱们也谈不下去了，先胜过贫道手中的之剑，再和肖公

子动手……”

上官杰冷笑一声，道：“墨非子，这可是你先拔剑挑战，给脸不要脸，休怪我们不念旧交！”

忽然欺身而上，人一动，剑已同时出鞘，刺了过来。

墨非子挥剑封挡，竟然是硬接剑势。

双剑交击，响起了金铁交鸣，秋色平分，两双剑竟然同时震断。

墨非子呆了一呆，道：“上官兄的艺业，进步很大。”

原来，昔年上官杰的剑术、内功，都和墨非子有一段距离，但却想不到二十年后，竟然功力大进，比起墨非子毫不逊色。

但闻上官杰纵声长喝，手中断剑挥展，剑光如波，直涌过来。

形势迫急，墨非子也只好挥手中断剑抗拒。

两人手中虽都是一截断剑，但搏杀凌厉，剑气四溢，兵刃中本有一寸短一寸险的说法，两人手中断剑，只有一尺多长，看上去如近身搏杀，更是凶恶、险厉。

天台散人墨非子乃天下有名的用剑高手，剑上造诣，素受江湖中人推崇，但上官杰竟然和他打得半斤八两，难分胜负。

肖寒月凝神静观，发觉了墨非子这一战，却已全力施为，打得十分辛苦。

闻百奇看两人斗过百招，仍是个不胜不败之，心中暗暗吃惊，回顾了肖寒月一眼，道：“肖公子，四色剑阵的组合老朽从未听过，但既是剑阵必以群攻变化为主……”

肖寒月点点头，道：“不错，那上官杰不招从人助战，显是心中有把握能够对付墨非子老前辈了。”

闻百奇道：“墨非子乃当今武林中的剑术名家，想不到竟然

收拾不了一个上官杰。”

肖寒月道：“也许，这就是他们甘愿效命二先生的原因了。”

闻百奇沉吟一阵，道：“不错，不错，一个苦研剑术的人，能使他剑术突破困境，更上层楼，也是一个很大的诱惑。”

沈沧、成英、韩成方也未出手，三个人六道目光盯注在两个激斗场中，似是看得比肖寒月、闻百奇等更加入神。

忽然，上官杰剑法一变，手中半截断剑，立刻剑气大盛，一连刺出七剑。

这七剑快速凌厉，有如同时刺出，顿时打破双方缠斗的均势。

肖寒月看得心头一震，这七剑之威，颇有剑帝绝学的气势，但细看上去却又似是而非，有很多不同之处，可是剑路变化又似同出一源。

这一个惊人的发现，使得肖寒月呆住了。

就算不是剑帝的剑法，但也是别人刻意模仿剑帝的绝学而就。

天底下有谁具有如此才慧，能够模仿出剑帝的绝招？

墨非子果然接不下这七剑猛攻，顿时被迫得连连向后退去。

他是天下剑术名家，虽然震惊于上官杰的剑上造诣，但在强敌攻势中，仍然心神不乱，以退避自保。

忽然间上官杰剑势直点，快如流矢，断剑直刺，竟然全无变化技巧。

墨非子本来被对方奇幻的剑势变化，迫得连连后退，因为上官杰的剑招似无止境，以墨非子剑上的成就，竟然瞧不出对方剑招后势的变化，才被逼得连连后退，如今这一剑直入，全无技巧

可言，正是反击的大好时机，立时，气凝剑身，回手一挡，希望这一剑能迫开对方，以便反击。

但肖寒月已看出不对了，这一剑，颇似七煞剑招中的“一拙驭千巧”。

那是返璞归真的一剑，看似直刺而来，平淡无奇，其实蕴千变于纯朴之中。

肖寒月大声叫道：“道长快退……”

喝声中，肖寒月飞身而起，直迎上去。

但仍是晚了一步，墨非子一剑封出，已知不对，上官杰断剑以迅雷闪电的速度，忽然间剑势一转，就是那么轻微的一转之间，整个的情势完全转变，当真是毫厘之差，千里之误，微小的移动，竟能化腐朽为神奇。

原来，那断剑一转，所取的角度，巧妙无比，变成了墨非子右腕脉穴，向上官杰的手中断剑撞去。

高手过招，由不得丝毫的差错。

墨非子这奋起反击的一剑，有如自投陷阱，就算能够闪腕避开这击，但手中之剑，已被人封入外门，中宫空门大开。

肖寒月的叫声传来，加上墨非子长年练剑的快捷反应，急急一吸气，硬向后退开三尺。

这三尺的距离，不是用双足移动退开的，那已经来不及了，而是凭借一口内功真气，硬把身躯移后三尺，就这三尺的距离，才使得墨非子避开了一击。

那是致命的一击，因为上官杰似是已存了一剑击毙墨非子的用心，那一剑所刺向的要害正是墨非子的咽喉。

他快速的移动身躯，虽是没有杀死墨非子，但仍然对墨非子

有着死亡的威胁。

墨非子手中的断剑，仍被封在外面，没有机会变招封挡上官杰的断剑。

但肖寒月及时而至，金铁交鸣声中，封开了上官杰的断剑，墨非子才算真正的脱离了危险。

上官杰冷冷的望着肖寒月，手中断剑平横胸前。

肖寒月一剑挡开上官杰的断剑之后，也没有再出手袭击对方。

他心有太多的疑问：为什么中州四奇竟然也会剑帝的武功？

那剑招虽然似是而非，但路子却完全一样，出剑的方法，抢位的技巧，以及剑招变化的形态，大都相同，唯一的差别，只是变化的角度不同，不是不够，就是过多，过与不及，都不是最好的剑法。

难道天下有第二个剑帝？

肖寒月突然间替剑帝担起心来，七煞剑招的深奥精博之处，就是它已经千变归元，出剑的速度、方位，都是千百的变化中，求算到最好的位置，用迅速加强了它的威力。

所以，它一剑攻出时，对方完全没有机会来避开它的攻势。

轻轻吁一口气，道：“我是肖寒月……”

上官杰冷冷说道：“我们奉到的令谕是杀了你！”

肖寒月淡淡一笑，道：“在你们之前，已经有很多训练成功的杀手，也是和你们一样的用心，他们也要杀我……”

上官杰接道：“可惜他们没有成功？”

肖寒月道：“铁甲人也没有成功，而且，还让我们学会了不少对付铁甲人的办法。”

上官杰道：“我们不同，铁甲人只是凭仗机关、消息和那一身精练的铁甲……”

“阁下又凭仗什么？”

上官杰道：“精湛的武功，和快速的剑法，那是天下最好的剑法，墨非子是当今武林中最好的用剑高手之一，但他仍然败在我的剑下。”

墨非子神情黯然，不禁一叹。

当今武林之中，也许有不少人可以和墨非子放手一搏，但如是以同样的剑击败了他，就使得墨非子大为伤感。

他练剑数十年，自觉剑上的造诣，已到了炉火纯青之境，就算是以剑术驰名的武林掌门人，也未能击败他。

何况，中州四奇昔年和他共同切磋剑法时，均非他的敌手，他曾经以一敌四，和中州四奇缠斗了三百招，仍然保持不败的局面。

想不到十余年后，上官杰一个人就可以击败他。

使得墨非子心中震惊的是，这些年来，他一直没有休息过，而且，自信在剑法上，有了更多的精进，尤强过昔年很多。

肖寒月淡淡一笑，道：“胜败乃兵家常事……”

上官杰怒道：“你当真是狂的很，就这句话，就够你死一次了。”

肖寒月强忍下怒火，吁一口气，道：“阁下剑法可是二先生传授的吗？”

他忽然想到对二先生的了解，实在不多，如能多套问一些内情来，对敌之时，也好多有一些准备。

上官杰冷哼一声，答非所问的，道：“听说你的剑法很高明，

只不知比起墨非子如何？”

肖寒月暗暗道：看来，很难由他口中问出什么了。略一沉吟，道：“在下的剑法造诣虽不如墨非子老前辈，不过，剑法却很实用……”

“什么意思？”上官杰右手断剑护胸，左手向外伸出。

一个身着蓝色劲装的年轻剑手，立时拔出背上的长剑，倒握剑尖，把剑柄送入了上官杰伸出的左手中。

上官杰借过长剑，才把手中的那一截断剑弃去，道：“中州四奇练剑数十年，但四十岁以前所学的剑法，犹如花拳练腿，近十几年来，咱们才算学到了真正的剑法，招数不多……”

肖寒月接道：“只有七招吧……”

上官杰道：“不！只有五招，那已经足够了，取人之命，一招足矣。”

肖寒月心中忖道：七煞剑招，明明是七招，他怎么只有五招，难道，这是另一种剑法不成？但又为什么和七煞剑招那般相象呢？这武林之中，当真有一个和师父相同的聪明人，创出了另一套剑法……”

上官杰手中长剑突然一挥，打断了肖寒月的思绪，接道：“老夫这一剑，断你右手。”

长剑一闪，斩向右腕。

肖寒月看剑势来路，颇似七煞剑招中“浮云掩月”这一招剑法虚中有实，实有中虚，剑势攻袭之处，更是变化多端。

肖寒月身随剑动，退后三步，长剑却在身前划了一个半圆。

上官杰呆了一呆，顿觉剑势一空，只好收剑而退。

肖寒月没有反击，只是封住了对方的剑势。

原来，他要仔细地瞧瞧，这几人所使用的剑法是不是七煞剑招。

细察剑路，颇觉相似，只是出剑的速度慢了一些，剑势的变化少了一些，不禁心中大感奇怪。

上官杰吸一口气，长剑平胸，也学肖寒月一样，长剑在胸前划了一个半圆，道：“好啊！你小子果然不错，竟然封住老夫这一剑。”

这时，沈沧、成英、韩成方三个人，六双眼睛都在看着肖寒月，脸上是一片凝重的神色。

肖寒月长剑斜斜举起，高声说道：“且慢出手，听寒月一言。”

事实上，肖寒月那举手的剑式，已经把上官杰的攻势封住了，就算肖寒月不叫停手，上官杰这一剑也是攻不下去的。

韩成方道：“三哥，听听他要说些什么？”

上官杰长剑一沉，剑尖指地，道：“说吧！”

肖寒月道：“看阁下的剑法，颇似剑帝之学，你们师承自……”

“咱们听过剑疯子的大名，不过咱们练的这剑法和他无关……”

直呼剑疯子的名讳，显然不敬，但肖寒月仍然强忍了下去，道：“四位的授业恩师，是不是一个残废的老人？”

上官杰道：“你在胡说些什么？”

肖寒月已确定了他们不是剑帝的传人，那自然不是自己的师兄，心头一宽，哈哈一笑，道：“好！你现在可以出手了。”

白玉仙回顾了常九一眼，轻轻吁一口气，道：“这真是从何说起？”

常九道：“唉！我一直担心他们叙上了同门之谊，这档子事，就麻烦大了。”

但见上官杰长剑一起，突然刺出一剑，快速绝伦的一剑。

肖寒月挥剑一挡，响起了一声金铁交鸣，余音未绝，上官杰突然冷哼一声，向后疾退。

鲜血喷洒，上官杰的左臂上，被削下了一片肉来。

没有看清楚肖寒月的反击，那反击的剑势，实在是太特别了，快得目不暇给。

肖寒月冷然一笑，缓缓说道：“肖某已手下留情的了，希望诸位能据实回答在下几句话！”

上官杰右手长剑一招，十个穿蓝衣的剑手，突然一齐拔出长剑，缓缓向上围来。

沈沧突然上前一步，道：“三弟且慢！”

上官杰道：“大哥有何吩咐，受伤之辱，岂可不报？”

沈沧道：“稍安勿躁，我要和他谈几句话。”

上官杰忍气退下，韩成方立刻帮他包扎伤势。

沈沧目注肖寒月道：“你真是剑帝的传人？”

肖寒月道：“不错……”

沈沧接道：“剑帝现在何处？”

肖寒月道：“他老人家如云中神龙，来时自来，去时自去。”

沈沧道：“看你剑法路数，和我们所习的颇有相似之处，原因何在？”

肖寒月道：“肖某也在奇怪，彼此之间并非源出一门，何以竟会有如此相似之处？”

沈沧冷笑，道：“你如真是剑帝门人，可否把他的形貌说出

来？”

肖寒月道：“那有何难？恩师形貌，早已深印我心……”

常九急急叫道：“肖兄弟，可快些住口。”

肖寒月微微一怔，道：“为什么？”

常九道：“何不让他们先说？”

沈沧道：“谁先说，还不都是一样？”

常九道：“不一样，你们的剑法，虽然是模仿剑帝之学，但其间仍有差别，事实上，剑法练到某一种程度，自然会有一些大同小异之处。”

沈沧冷笑一声，道：“就算肖寒月的剑法，稍快一筹，但我们中州四奇，加上四十个配合的剑手，如若合力一击，取他之命，岂不是易如反掌。”

常九呆了一呆，答不上话，心中忖道：这话倒也不错，中州四奇再加上四十个剑手相助，肖寒月能不能对抗这许多高手的围攻，实是很难预测，看他和上官杰动手的情形，的确是快剑劲敌，如若肖寒月真被他们围杀困死，我要如何面对郡主？不禁回头望着白玉仙。

白玉仙摇头，苦笑一下，道：“常兄的心事，小妹明白……”

常九接道：“肖兄弟是一个极重师道大伦的人，如若他们叙出了同门之谊，只怕……”

白玉仙接道：“真要如此，那就在劫难逃了。”

事实上，肖寒月如若无法阻挡中州四奇和这批剑手，现有在场的人，心中都明白，今日势必要战死于此了。

肖寒月已听出他们心中的顾忌，哈哈一笑，道：“常兄，白

姑娘，但请放心，他们的剑法，虽然和我有类似之处，但仍有很多不同的地方，我不相信他们是家师的传人。”

沈沧冷冷说道：“你几时学会七煞剑招的？”

肖寒月一顿，道：“三年之前……”

沈沧道：“我们在十几年前已经练了这些剑招了，那时，你还在诃学语吧？”

他态度忽然大变，颇有和肖寒月攀论同门之谊的用心了。

但论此师伦大道，常九和白玉仙自是不便多开口，只好默然不语。

个中的真假，只有让肖寒月去判定了。

这时，突闻一声长啸传了过来。

墨非子道：“闲云大师的啸声。”

肖寒月冷肃地说道：“诸位请听我一言，那一个不肯听从的，肖某从此和他断情绝义，不再论交。”

他为人一向和蔼，从未说过如此激烈之言，都不禁听得人人一怔。

又一声长啸传来。

肖寒月道：“诸位立刻回头，冲向湖畔，此地由我一人拒敌。”

在场的人都是老江湖了，已知肖寒月的用心，立刻转身疾奔而去。

只有朱盈盈还站在原地未动。

沈沧一皱眉头，并未追赶。

但四十个剑手都已由两侧延伸过去，采取了包围的阵势。

肖寒月看了朱盈盈一眼，道：“你为什么不走？”

朱盈盈道：“总要有一个人留下来陪你呀！”

肖寒月道：“你可知道，这一战，我胜算很小……”

“我知道，他们那么多人打你一个……”

肖寒月接道：“你留下来，反而使我分心，我们的生机岂不更小了！”

朱盈盈黯然一叹，道：“我如一人独行，危险不是更大，再说，‘银月飞霜’也许能对你有些帮助。”

肖寒月目光一亮，道：“盈盈，那上面记述的施用方法，可都练习熟了？”

朱盈盈道：“练熟了，而且，这些时间内，我一直都在想一件事？”

这时，红、黄、蓝、白，四队剑手，已然分布四方，四十个剑手也逐渐散开，成了合围之势。

四种眼色，交错而立，看上去有一种莫名的诡异，剑光映日，却不失堂堂正正的气势。

这是正、奇兼具的剑阵，剑阵布成，立刻涌出了一股浓烈的杀气。

朱盈盈感受到一股无形的压力。

肖寒月十分温和地笑一笑，道：“不要怕……”

朱盈盈嫣然一笑，接道：“我不怕，我有肖大哥在身旁，我什么都不害怕。”顿觉压力消失，勇气百倍。

肖寒月道：“好！说下去，你刚才一直都在想一件什么事？”

朱盈盈道：“我在想，如若用‘银月飞霜’配合你的剑法，定能使它的威力更大。”

想不到这个娇娇小郡主，竟然在连番血战中，还能保持镇

静，思索这件事情，这说明了她的片情意，确实全部寄托在肖寒月的身上，早有生死与共的决心。

这么乖巧的小姑娘，倒值得人去关爱疼惜了。

肖寒月试探地问道：“那你想通了没有？”

“想是想通了，只是你出剑太快，我不知道能不能配合得上，要是……”

突然住口不说。

肖寒月道：“要是什么？怎么不说了。”

“我说了，你可不许笑我。”

“不论你说什么，我都不会笑你的。”肖寒月用鼓励的口气。

朱盈盈道：“我发觉了‘银月飞霜’如能配合别人的兵刃运用，威力就可增强很多，我很留心别人的剑法，大致上都可以配合得上，唯有大哥的剑法，我深觉吃力，因为太快了，我一直……”

“不要紧……”肖寒月道：“我以后出剑慢一些，你试试看。”

朱盈盈欣慰的点点头。

肖寒月口中虽然说得温柔，那不过是给她一些安慰罢了，心中可没有把握。

朱盈盈真能配合他的剑招吗？肖寒月怀疑着。

而朱盈盈却信心十足。

第十七回 七绝剑阵

沈沧、成英、上官杰、韩成方也都缓步行入了阵中，站了四方主位。

每人都如满弓之箭。

成英冷笑一声，道：“肖寒月，你应该在我们的阵势尚未布成之前离去的，现在，你完全没有机会了。”

肖寒月握紧了手中之剑。

“就算在下战死在此阵式中，诸位只怕也将陪我肖某人于黄泉途上……”

沈沧冷哼冷笑，道：“你是剑帝传人，练过那七煞剑招，可瞧出这是什么剑阵吗？”

肖寒月怔住了，不知如何回答。

他早已暗中打量过了那座剑阵，却是一点也瞧不出那里和七煞剑招有什么连带关系，但是以适才上官杰那等剑法的精奇，可想而知，他们的剑法，和这座剑阵定然非同小可。

“这是七绝剑阵……”沈沧冷肃地说道：“没有生门活路，陷入此阵中的人，只有一个结果，那就是死亡。”

朱盈盈怎么办？不能撒手不管。

肖寒月忽然伸出左手，轻轻拍了一下朱盈盈的香肩，笑道：“他们志在杀我，肖大哥如不能带你闯出剑阵，你就说出你的身份，他们不敢杀你的……”

朱盈盈接道：“你现在还不知道我的心吗？你如不幸死了，我如何还能活得下去……”

“不！你不能死，你本来就不是江湖中人……”肖寒月急道。

“我自从离开家里那一刻起，已经就是江湖中人了，你一定要我活下去，我会活的很痛苦的，肖大哥，你忍心让我过着那生不如死的日子吗？”

痴情又固执的郡主，倒叫人为难了。

肖寒月呆了一呆，道：“听我说……”

“什么也不要说了……”朱盈盈目光中满是坚决神色，道：“我现在很平静，也很快乐……”

多象一个知足、幸福的成熟小女人。

“生共罗帏死同穴，肖兄有此红颜知己，当真是不虚此生，叫兄弟好生羡慕。”

肖寒月循声转头看去，只见杨方鹤青衫飘飘，站立于剑阵之外，不禁一皱眉头，道：“你究竟是什么人？”

“兄弟杨方鹤呀？”

肖寒月淡淡一笑，道：“杨兄此时此刻，还不肯以真正面目相见吗？”

杨方鹤大笑道：“二先生已身难自主，如若肖兄愿意屈就在二先生之下，第三把交椅的位置，兄弟自当尽力说服大先生。”

肖寒月冷冷说道：“肖某已受骗过一次，纵然杨兄能舌灿莲花，只怕也不会让我再上一次当了。”

肖寒月已不再轻易相信任何人、任何事，尤其是眼前这个骗子。

杨方鹤道：“肖兄英雄肝胆，视死如归，兄弟看得出来的，不

过，肖兄，怎不为朱姑娘想想呢？她锦绣年华，情深万斛……”

他居然知道郡主？

肖寒月心头一凜，道：“杨兄，你也知她是无辜的，何不放她离去？”

杨方鹤道：“兄弟纵有此意，朱姑娘又怎么会肯甘愿弃肖兄而去……”

朱盈盈悚然一惊，竖耳凝神。

突然瞪大双目，盯注杨方鹤，道：“你！你的声音，我好像听过，你……”

“当然听过，杨某和肖兄交谈数次，姑娘都在肖兄身侧的……”

哈哈一笑，接道：“杨某很敬重肖兄的为人，如若姑娘愿意离去，兄弟自当成全肖兄的心愿。”

难得杨方鹤如此大方，不予计较。

肖寒月低声道：“盈盈，机会不可失，出阵去吧！”

朱盈盈摇摇道，道：“肖大哥，我一直都想听你的话，不想忤逆你……”

“好！那就快些出阵去。”

朱盈盈似心意已决。

突然亮出“银月飞霜”，道：“我如真的会拖累你，那就只好先走一步了。”寒芒一闪，刺向咽喉。

可爱、固执的姑娘，居然要以身殉来成全肖寒月，这太出人意料之外了。

人非草木，孰能无情？

肖寒月抢上一步，急急一把抓住朱盈盈的手，怎么忍心让朱

姑娘伤了。

肖寒月绝对想不到，在王府中长大的娇娇郡主，竟然会有着如此刚烈的性格，采用的手段，又是如此强悍，心中大为震惊，宝刃锋利，肖寒月不敢用手封挡，右手疾快探出，点向了朱盈盈的右腕脉穴。

若非是肖寒月的出手速度，换上了另外任何一个人，都无法解去朱盈盈自绝之危。

指去如电，正中朱盈盈右腕脉穴，但朱姑娘手中的“银月飞霜”，也到咽喉前寸许之处。

冷森的寒芒，侵肌透体。

“盈盈，怎么如此糊涂？”

朱盈盈道：“我不能帮助你，又不能离开你，活着还有什么味道。”

肖寒月握住朱姑娘的右腕，暗中运气推活她被点的穴道，叹口气，道：“盈盈，以后不许再如此了，有事情尽管说出来。”

朱盈盈嫣然一笑，道：“知道了……”

她一下子举刀自绝，忽而又笑颜展现，对围在四周的杀手，似是并未放在心上，情绪的变化，完全受到肖寒月的影响。

朱盈盈能无视这些凶险，但肖寒月却不能，暗暗吁一口气，道：“盈盈，咱们面对的强敌，人数众多，靠我一人之力，只怕很难对付！”

“我能够帮助你吗？”朱姑娘脸上泛起了愁苦的容色。

肖寒月心中明白，今日之战，胜算不大，但血战死亡之前，要尽量使得朱姑娘快乐。

“盈盈，你的‘银月飞霜’配合我的快剑，是咱们今天唯一

可以生存的机会。”

朱盈盈敢于自绝，对死亡的威胁，似乎是并不太畏怯，所以，肖寒月对她也不隐瞒目前的处境。

她果然不怕，竟然还笑得出来，露出一排整齐的牙齿说道：“那‘银月飞霜’上记述的几招变化，我都练习的很熟了，而且，还领悟了不少心得。”

“好……”肖寒月脸上泛起了一抹喜色，道：“等一下，你尽量施展……”

“可是我不知道……”朱盈盈皱起了柳眉儿，接道：“如何和你的剑法配合？”

合围的剑手渐渐逼近，已可感受冷厉的杀气逼人。

原来，两人只管交谈，似乎是对身外的危机，全不担心，反使得中州四奇有些摸不着头脑，直到肖寒月和朱盈盈谈起了拒敌之事，沈沧才下令向前围拢。

肖寒月心中忖道：那“银月飞霜”上记载的变化，也不知出于何人之手，是打造之人刻上去的，还是事后由别人再加上去的，不管如何，既然能记载在宝刃之上，想来定是很有妙用的武功，倒不如给他们来个出奇不意，凭仗宝刀削铁如泥的威力，也许能收到一时奇效。

心中暗作决定，才微微一笑，道：“盈盈，不用配合我，由我来配合你……”

朱盈盈接道：“可是我的武功比你差呀！”

肖寒月道：“但你的宝刃厉害，可以切金断玉，挡者披靡。”

朱盈盈道：“好啊！我错了你可不能怪我。”

只见她脸上绽放着快乐的神情，全然不知身隐危境的压力，

当真是少女不识愁滋味，但连生死大事都能抛开，这位娇生惯养的金枝玉叶，比起江湖中人，似是还要轻淡生死了。

也许，她真的是不知道怕吧！

肖寒月看得心中既是佩服，又是怜惜。

“不要怕，你尽管施展吧！”

这时，四周的剑手，又逼近了。

双方的距离，已到了一丈左右，正是“银月飞霜”发挥威力的距离。

肖寒月暗中提聚真气，顿然间，衣衫膨起，全身的肌肉都紧绷起来，关节也微微作响。

朱盈盈听得心中一动，道：“大哥，你怎么了？”

肖寒月道：“靠紧我，咱们联手拒敌。”

护身扩展，把朱盈盈也护在罡气之内。

他这些时日，内功大进，又得赵幽兰暗中给他服用了助长功力的药物，连他自己也不大明白，自己的修为，究竟到了何等境界。

今天面对生死一战，不自觉，提聚了全身的功力，他所有的潜能，完全发挥了出来。

朱盈盈感觉一股莫可名喻的力量，把她的身体围了起来，紧紧地靠近了肖寒月，心中觉得好玩，笑道：“肖大哥，我感受到了……”

肖寒月奇道：“感觉到什么？”

朱盈盈道：“你身上有一股力量，把我拉到你的身边。”

肖寒月微微一笑，道：“好！咱们生死同命，永不分离。”

朱盈盈道：“那真好，大哥，我好想听这些话，你终于说出

来了。”

肖寒月道：“我……”

“不要说……”朱盈盈洋溢着娇媚接道：“我会学着烧菜，我会学着作女红，我不要丫头们侍候你，我要亲手替你缝制衣服，照顾你的吃喝。”

肖寒月哑然一笑，道：“大哥很穷，那里雇得起丫头……”

“那最好，只有两个人生活在一起……”

沈沧突然大声喝道：“肖寒月，你看见了吗？”

肖寒月目光转动，只见四十个不同服色的剑手，剑已出鞘，布成了合击的剑阵，冷笑一声，道：“看到了。”

沈沧道：“剑阵已成，再不作个决定，只怕悔之晚矣！”

肖寒月道：“决定什么？”

沈沧道：“弃剑受缚。”

肖寒月冷冷说道：“别作妄想，今日一战，不是你中州四奇授首，就是我肖某人送命……”

成英大声喝道：“你死不足惜，难道不怕连累了这位如花似玉的小姑娘吗？”

肖寒月还未来得及接口，朱盈盈已抢先说道：“有肖大哥在此，你们如何能杀得了我？”右手一挥，“银月飞霜”疾飞而出。

这些日子中，她勤练此技，大有进境，已到了运作圆熟的境界，兵刃出手，有如轮月旋飞，横扫过去。

“银月飞霜”上有一条细索控制，可近可远，远达丈八之外，短可近身相搏。

七绝剑阵尚未发动，但布阵的剑手，剑都已出鞘。

这些剑手，似是都有着相当深厚的功力，长剑出鞘之后，立

刻涌出来阵阵杀气。

但他们尚未发动，彼此距离仍保持一丈左右。

三尺六寸的长剑，不能攻放自如，但朱姑娘的“银月飞霜”却能。

一片寒芒卷至，首当其冲的是身着白衣的剑手。

两个人双剑齐出，封挡了过去。

只看两人出剑的手法，肖寒月已瞧出了那是第一流的剑手，承袭了上官杰的剑路。

那就是说，这些剑手的剑法，都很像“七煞剑招”。

这也使得肖寒月内心震动不已。

上官杰是肖寒月遇上的一流劲敌，如若这些剑手，都有上官杰的功力、剑法，就算剑帝亲身临敌，只怕也难有胜望。

可大意不得，肖寒月凝神静观，严阵以待。

但闻噹噹两声，两支封挡着“银月飞霜”的长剑，竟然都被削断。

旋飞的“银月飞霜”力道不减，仍然横扫过去。

七绝剑阵也同时发动。

但见红、黄、蓝、白，四色转动，剑气漫天扑来，果然是奇绝天下的剑阵。

朱姑娘削断两支长剑时，感觉到手腕一震，但手中兵刃的去势，并未减少，朱姑娘暗中又加了几分功力。

但见交织的银光中，又响起了三声脆响，又削断了三支长剑。

三剑阻挡，“银月飞霜”的去势已衰。

同时，朱姑娘手腕也感觉到一阵麻木。

但闻沈沧高声叫道：“快！抓住绳索。”

成英应声而出，剑交左手，护住身躯，右手疾伸如电，抓住绳索。

但肖寒月也同时飞身而起，一面叫道：“盈盈收回兵刃。”

事实上，用不着肖寒月的呼叫，朱姑娘已全力挫腕，收回“银月飞霜”。

肖寒月飞身一击，带起的强大剑气，有如一股决堤洪流，疾涌而去。

这是他全力的一击。

一则是七绝剑阵被削断了五支长剑，攻势变化上受到了很大的阻挡，肖寒月及时的全力攻势，直射而入，再加上成英企图夺取朱姑娘手中那宝刃的索绳，也阻挡了剑阵的变化，这几个因素一凑，本是全无破绽的七绝剑阵，受到了很大的影响。

肖寒月剑风如啸，一蓝一红，两个剑手，断腕溅血，长剑落地，就在成英右手五指抓到索绳的瞬间，肖寒月寒罡涌到。

双方相对飞跃，速度快极，成英功力虽然精纯，也无法及时倒退出去，心中大急之下，身在空中，右脚一勾，竟然挑起了一个蓝衣剑手，挡在身前。

肖寒月剑如流矢，闪动寒芒中，洞穿了蓝衣剑手的前胸、后背。

但成英却借这一挡之势，缓过一口气，倒飞而退，顺势又是一脚，蹬在那蓝衣剑手的后背之上，已被肖寒月长剑洞穿身躯的蓝衣剑手，直向肖寒月撞了过来。

肖寒月大喝一声，左掌推出，早已气绝的蓝衣剑手，被两人强大的内力一挤，身躯竟然爆裂，洒下一片血雨。

朱盈盈也乘势收回了“银月飞霜”。

写来很慢，事实上这些事，不过是发生于一瞬之间，肖寒月借势倒退，人又飞落到朱姑娘的身侧。

没有生、活两门的七绝剑势，在这接手一回合中，完全没有发挥出威力。

但肖寒月已感受到这座剑阵的厉害。心中忖道，他们死了一人，不知这座剑阵的威力，是否会受到影响。

沈沧神情肃然地冷冷说道：“好功夫，今日不杀你，日后必为大患。”

朱姑娘一击得手，精神大振，高声说道：“吹什么牛，肖大哥的武功天下第一，你们怎会是他的敌手？”

说完话，还回眸一笑，娇媚横生。

肖寒月吁一口气，道：“盈盈，你的‘银月飞霜’才是他们的克星……”

成英冷笑一声，道：“不过是凭仗宝刃锋利罢了。”

朱盈盈道：“你们那么多人，我们的兵刃锋利一些，有何不对？”

只见杨方鹤低声对沈沧说了数言，竟然转身而去。

他说话声音极低，肖寒月虽在凝神倾听，竟也未能听到一点消息。

显然，杨方鹤并非只是一个读书人，读书人不会用千里传音之术。

沈沧突然挥挥手，红、黄、蓝、白四色剑手突然向后退了一丈多远。

但他们并未散去，仍然布守四方，等候令谕。

肖寒月凝目望去，发觉了五个被削去兵刃的剑手，手中执着半截断剑，仍然守在一定的方位上，并未重换兵刃。

人手一剑，一时间，实也无法换把新剑。

沈沧、成英、上官杰、韩成方聚集一处，低声交谈。

肖寒月回顾了朱盈盈一眼，道：“那些剑手剑上的力道如何？”

朱盈盈低声道：“很强大，如不是你及时出手，我恐怕会被他们抓住了索绳，那就收不回‘银月飞霜’了。”

肖寒月道：“千万不能失去控制宝刃的力量，一感到力量消减，尽快收回。”

朱盈盈点点头，道：“我会记住你说的话。”

肖寒月凝目望去，发觉中州四奇交谈正切，看样子，还有一些争论，在双方敌对的战场之上，有此等情形，极为少见。

四大领队头脑，陷入争执，使得随从的剑手，顿有着无所适从之感，虽然各守方位，但剑阵的活动已经停顿。

这是最好的时机，肖寒月决定先行冲出，和群豪会合再仔细研商一下。

上官杰用出了疑似剑帝的剑招，使得肖寒月心中升起很多的怀疑，必须要借重闲云大师和墨非子的广博见闻，常九对江湖行中的了解，找出这件事的原因。

中州四奇在年龄上和肖寒月有着很大的距离，这就使得肖寒月想到，很可能在剑帝传授他武功之前，先传授了中州四奇的剑法。

他对那传授剑艺、武功的残废老人，有着无比的敬慕，当他了解到那老人给予他的造就时，孺慕之情更加深重，这种感戴的

深重情义，扩及到和老人任何有所关连的人物。

中州四奇争论，越来越见激烈了，只听沈沧高声说道：“你们这不是胡闹吗？怎能不听二先生的令谕……”

韩成方接道：“大哥，咱们和他早有约定，他如不按约定行事，咱们自然可以抗命了……”

肖寒月未再听下去，长剑一挥，道：“闯……”直向正南方位扑去。

朱盈盈紧随身后，同时，右手挥动，扫出“银月飞霜”。

她剑刃锋利，已有不少人长剑被切断，眼看轮月一般的寒光卷袭过来，纷纷后退。

肖寒月右手持剑，左手突然伸出，抱住了朱姑娘的柳腰，大声喝道：“走！”跃飞而起，天马行空一般，一跃三丈，一连三个起落，人已到十丈开外。

七绝剑阵还未来得及发动，两人已破阵而出。

朱盈盈嫣然一笑，道：“肖大哥，多谢你了。”

肖寒月放开左手，道：“咱们走吧！”

两人奔到湖边，只见闲云大师等，一排横立，正在低声商议。

原来，墨非子、白玉仙等都担心肖寒月的安危，决心留下，准备驰援，决死一战，但亦有人觉着应该保留部分元气、精英，以便连络天下英雄，揭发二先生的阴谋，免得武林中各大门派应变不及。

但肖寒月却及时而来，朱姑娘亦是安然无恙。

肖寒月一拱手，道：“诸位，怎还未走？”

白玉仙道：“我们在恭候肖兄……”

“这就不是寒月的本意了……”

闲云大师道：“请上船吧！渡过这段水面，就是游人众多之区，除非，他们已准备正面和官府抗拒，大概不会再出手了。”

肖寒月大步行向泊岸的方舟之上，群众鱼贯登舟。

闲云大师道：“听说，中州四奇剑术奇厉，墨非子道兄和白玉仙姑娘，都为肖施主担心，不肯离去……”

肖寒月接道：“寒月心中有很多不解之处，也急欲向各位请教。”

白玉仙道：“什么事？”

“关于中州四奇的剑法和寒月似是同出一源，实令人费解得很。”

墨非子道：“不错，中州四奇昔年都非贫道剑下十合之敌，想不到数十年不见，剑上成就，竟然高明如斯。”

常九道：“士别三日，就得刮目相看，何况一别数十年……”

肖寒月接道：“寒月奇怪的是，他们的剑法颇似七煞剑招。”

闲云大师似是早听墨非子提过，慈目微扬，道：“肖大侠和他们动手，当真难以分辨真假了。”

“大同小异……”肖寒月说：“他们出剑的方法、剑路、变化，颇似晚进所学，唯一不同的是他们不能把剑上的威力发挥到最高的境界，似乎是又有些不同之处。”

闲云大师道：“令师玩世不恭，似乎是从未听说他收过弟子？”

肖寒月道：“晚进虽得到他老人家的传授武功，但亦未能拜列门墙。”

方舟在水面上移动，已可见对面岸上的景物。

墨非子道：“贫道一生习剑，虽然未登大乘，但对剑法上却有很深的认识，中州四奇的剑法，和肖大侠同出一源，绝对不错。”

闲云大师苦笑一下，道：“难道剑帝真会传他们剑法不成？”

常九接道：“这件事，在江湖上，从未听人说过……”

闲云大师摇头说道：“不对！不对！中州四奇息隐江湖数十年，他们又怎会遇上剑帝，如若他们在息隐之前，已掌到剑帝武功，又怎会息隐……”

墨非子道：“最奇怪的是，中州四奇和贫道交往密切，可算上知己好友，过去常常清茶一杯，聚谈终宵，但这次相见，竟然是形同陌路，这一点，贫道倒是百思不解。”

“道长和中州四奇之间，可能有什么误会？”

墨非子道：“没有，他们交往的朋友不多，贫道虽不是他们唯一来往的朋友，但却是他们最好的朋友。”

常九道：“这就大悖常理了，肖兄弟，你和他们交谈时的情形，他们是否受到药物迷惑？”

“不象……”肖寒月说道：“他们神情正常，言谈清晰，不象受药物所迷。”

闲云大师道：“我看这件事别有隐情，中州四奇绝非剑帝亲授弟子，他能得到剑帝奇学，只怕别有奇遇，这一点，肖施主可以放心。”

肖寒月道：“晚辈只希望能了解他们是否和晚辈师门有关？”

墨非子道：“肖大侠，就算有关，他们学习剑招，也绝对在你之前，而且相差了一段很长的时间。”

肖寒月道：“何以见得？”

墨非子道：“他们的剑法变化不如肖大侠，如若真是剑帝所授，亦属前期，日后，剑帝修正之后，才传授了你。”

常九摇摇头，道：“道长之言虽然有理，但这中间，却有甚多可疑之处……”

肖寒月道：“常兄，请说出来。”

常九目光转动，发觉了闲云大师、白玉仙等所有的目光，都投注在他的脸上，个个神情凝重，心中不禁微生震动。

这情形表现出了一个很重要的关键，那就是说，大家都对墨非子的解说并不很满意，但却又说不出那里不对，希望常九能说出个所以然来。

剑帝是近百年来江湖上的传奇人物，他虽然没有逐鹿江湖，争取武林霸业，但他在江湖上的声誉，却无人能出其右，他的影子，也一直影响着江湖的黑、白消长。

事实上，三十年前的武林顶尖人物，听到了剑疯子三个字，都有些头大，他不争霸业，不争名位，但却很喜欢找人切磋武功，他一旦找上你，你又无法推辞，那就必得和他动手交战，凡是和他动手过招的人，几乎没有一个人胜过。

但剑帝也不是轻易随便的就找人动手，他所找上门的人，不是一方豪雄、宗主，就是如日中天的江湖高手，他没有目的，只是在比武过程中让你受点挫辱，杀杀你的锐气，当然，他仅点到为止，这手法就使你心有警惕。而不敢胡作非为。受挫的高手，心中有数，却自知收敛。

这就是剑帝的作风。

他没有一定的地盘，也没有开山立寨，广收弟子，聚集人手，但他的影子，却一直在影响着江湖中武林同道的人人事事。

这种特殊奇异的方法，却维持了江湖上一个微妙的平衡，尽管群雄并起，龙争虎斗的，但仍没有闹成天下大乱之局。

而剑帝本人，却似见首不见尾的神龙一般，来去如风，瞬即消失了。

但应该出现的时候，他却会突然出现。

晚一辈的人，没有见过他，但却听说过他无数的传奇事迹，因为，剑帝未死，他尚在人间，不知道他会在何时何地出现？

常九轻轻咳了一声，清清嗓子，也借着这个机会整理一下思绪，然后缓缓的说道：“我们几人之间，只有闲云大师、墨非子道兄，才有机会，有资格亲身受到剑帝的指教……”

闲云大师道：“老衲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剑帝不会找上老衲。”

墨非子道：“贫道倒是希望能见他一面，很可惜，未能见到。”

常九道：“诸位之中，还有何人见过剑帝？”

除了肖寒月之外，大家都摇头无语。

常九道：“这是说，咱们之中，除了肖兄弟受过剑帝亲身传授剑法之外，无人见过他老人家了，所以，肖兄弟的话也最可靠。”

白玉仙道：“常兄，你要说什么，尽管说吧，用不着吞吞吐吐的。”

常九苦笑一下，道：“我这就要说入正题了，剑帝一生未收过弟子，也不传别人武功，但却传授肖兄弟一人，而且，还经过了相当的磨练和考验，所传授的都是他老人家千锤百练、化繁为简的绝技，才能使得肖兄弟在很短暂的时间内，有所成就，既有造就肖兄弟的用心，怎会一走了之，别离数年，不再相见？”

他说的入情入理，只听得群豪们不住点头，肖寒月也心神震颤，出了一身冷汗，强压下心中的激动，道：“常兄，说下去！”

常九吁一口气，道：“七煞剑招，除了剑帝之外，天下无人学会，所以常九斗胆断言，中州四奇的剑法，一定是得自于剑帝的传授，绝不会错，剑出一源，但却又大同小异，明白点说，就是中州四奇的七煞剑招，变化上不如肖兄弟。”

朱盈盈道：“这又是什么原因？同是一个人所传授的，而剑法却又不尽相同，是不是因为肖大哥天赋异禀比他们聪明？”

常九轻轻吁一口气，道：“这是原因之一，最重要的是剑帝故意把精要所在隐藏了起来。”

这几句话，不是说得很明显了吗，稍有思维的人，都会听得出个中所指了。

肖寒月突然说道：“诸位请登岸吧！我要回去。”

原来舟已在几人言谈间靠岸了。

数人尚未有行动。

朱盈盈却迅快的直接反应，道：“我跟你回去。”

肖寒月凄凉一笑，道：“这一次，我生还的机会不大，你不用回去了。”

“你答应我的，要和我生死与共，何况，我知道，和你在一起，一定不会吃亏的。”朱盈盈轻声细语，一片纯真自然。

看着朱盈盈这样纯清、痴情的俏模样，实在叫人难以坚拒，但迫于情势，只有横下心了。

肖寒月道：“这一次不同……”

朱盈盈诧异道：“有什么不同呢？”

常九突然接口道：“肖兄弟，遇上大事，愈要冷静，我的话

还未说完。”

肖寒月道：“不用再说下去了，我明白，家师也陷入了他们的手中。”

几人的心中也都有此怀疑。

“就算确有其事，你这么毛毛躁躁的赶着回去，又能做些什么？”常九冷厉的目光，盯注在肖寒月的脸上，说道：“剑帝当年传你武功，对你的寄望是何等的重大，而你这般轻浮躁进，不顾大局，一旦被 he 知道了，岂不令他伤心失望吗？”

这些话倒提醒了肖寒月。

肖寒月黯然说道：“那我应该如何？”

常九道：“听我说完，咱们大伙儿来研究个可行的办法，但必须先要求证。”

肖寒月长长吁一口气，道：“是是是，常兄所言极是，寒月受教了。”

常九回顾了一眼，道：“船暂勿靠岸，咱们就在船上谈谈吧。”这的确是很安全的方法。

白玉仙放目环眺一眼，道：“好！这里视界广阔，不会被人窃听。”

墨非子道：“常兄，说下去，贫道久居山林，论判事推断之能，贫道是难及常兄万一……”

常九急急接道：“道兄言重了，如常某有推述不足之处，还望道兄指点……”

语声一顿，接道：“所以，我料想剑帝他老人家可能已落在了对方的手中，现在，可能正在迫他交出他的武功、绝学……”

墨非子接道：“他们为什么选择中州四奇，这四人天资不高，

二先生的手下，大有强过他们甚多的人！”

这一问，击中要害，肖寒月亦觉得大为有理，忍不住用心听着。

常九沉吟了良久，道：“这可能是出于剑帝的意旨。”

肖寒月道：“中州四奇昔年在江湖之上，不但不是杰出的高手，而且，他们四人很少和江湖中人来往，还保留了一些纯朴之气……”

墨非子接道：“他们四人都是明辨是非的人，才会和贫道交往数十年。”

常九接道：“这就是了，因为他们的心中还有是非之感，所以，剑帝才指定传他们四人剑法。”

肖寒月道：“如若老人家真正是受迫传艺，我就不明白，二先生又怎会给他选择的自由？”

的确是令人怀疑。

常九道：“剑帝是一代武学宗主，虽为阶下之囚，亦有他的气度，他如坚拒传授剑法，二先生对他亦是无可奈何的。”

白玉仙突然接口道：“还有一点，明的是传授中州四奇剑法，二先生自然亦可偷窥、暗学，中州四奇的资质不高，但二先生却是一个绝对聪明的人，他学到的，只怕要超过中州四奇很多了。”

肖寒月道：“白姑娘说的有理。”

白玉仙道：“贱妾被诱入之后，二先生替我引见了不少的江湖高人，就算没有引见，也听他提过那些人的姓名，用来炫耀，颇有天下英雄，都入吾掌握的光荣，但却一直没有提过中州四奇。”

常九道：“这是一股秘密的力量，非不得已，他们绝对不肯

亮出来。”

肖寒月道：“白姑娘，过去，是不是从未听闻过大先生的事？”

白玉仙点点头，道：“没有，只听过二先生的令谕，从未闻过大先生的事迹。”

闻百奇道：“奇怪的是，怎会凭空多了一个大先生出来？”

常九道：“也许真有一位大先生，那才是主脑人物，只是非得危难之处，他不肯露面罢了。”

肖寒月心中突然一动，忖道：大先生，会不会是文雀口中的那位主人呢？他们驻在金陵城中……

难道这所谓的大先生，并非是出身江湖的人物？不是江湖人，他会是什么身份，能在金陵城中，建立起一股庞大的势力？想到此处，顿觉出了一身冷汗，不敢再想下去。

只听闲云大师低宣一声佛号，道：“看来，事情愈来愈复杂了，剑帝如也被他们囚禁，天下还有什么人能和他们抵抗？”

场中立刻鸦雀无声。

良久之后，肖寒月才叹一口气，道：“如果他老人家真被利用，也是出于被迫。”

墨非子道：“眼下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先要找出剑帝现在何处？”

闲云大师长眉耸动，欲言又止。

原来，他突然想到了，就山中秘谷所见，任何人都可以改换容貌，剑帝为何不能？以剑帝的修养、定力，或许会留有后手，但肖寒月却未必能分辨的清楚，只要剑帝的假形出现，也许就可能使肖寒月弃剑就缚，但目下对抗二先生的重点、主力，似已集中在肖寒月的身上……

老和尚不敢再想下去。

想下去实在太可怕了，不禁黯然一叹，道：“岂真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呼？”

常九看了闲云大师一眼，没有多问。

原来，常九也有了闲云大师同样的想法，所以，他能听出闲云大师话中之意。

听懂了，但却不能说出来。

但见肖寒月抬头望天，口中缓缓说道：“如若找到他老人家，必可指点我们一个应对之法。”

白玉仙一拉常九，低声说道：“常兄，我仔细地问过了小郡主，就所得而言，肖寒月和朱姑娘的配合，应有大半胜算。”

常九道：“白姑娘的意思是……”

白玉仙接道：“想办法先把中州四奇这一股力量给击溃。”

常九道：“噢！”

白玉仙接道：“就贱妾所见，中州四奇率领的剑手，很可能是二先生手下最强的一股力量，他们动作灵活，比起铁甲人更为可怕了。”

常九苦笑一下，道：“目下敌人掌握了主动，如何选择搏杀的对象，恐非我们能够掌握……”

白玉仙接道：“常兄，咱们不但实力单薄，而且要务繁多，下一步，应该如何呢？”

常九沉吟了一阵，低声道：“应该先到那座谷中去，不过，咱们恐怕已无法掌握主动了。”

肖寒月突然转望闲云大师、墨非子，道：“两位前辈，可认识家师？”

闲云大师道：“老衲见过两次，不过，和肖大侠形容的不同。”

肖寒月道：“大师的意思是……”

闲云大师接道：“老衲所见，令师是一位面貌清瘦的中年，黑髯飘胸，一派仙风道骨。”

肖寒月道：“此事有多久了。”

闲云大师道：“施主今年几岁了？”

肖寒月道：“二十四岁。”

闲云大师道：“那时施主还未出生了，大约在三十年前吧！不过！就老衲所知，那时剑帝已经是六十多岁的人了，那现在是……”

墨非子道：“剑帝化身千百，常以各种不同的身份，出现江湖……”

肖寒月苦笑一下，接道：“果真如此，那多病残废的老人，只是家师化身之一，晚辈就是当面遇上家师，也是认不出来了。”

“大概是如此了……”墨非子说：“除非令师想和你见面，否则，对面相逢亦难识。”

肖寒月叹息一声，道：“那场大雨之后，晚辈遍寻家师不着，心中一直在暗暗自责，晚进应该冒着风雨去探望他老人家才是，怎的待风雨过后才去看他，莫非是他老人家生气了，故意不再和晚进相见。”

“不会……”常九斩钉截铁的说道：“如若你是一个人，在那么大的风雨中，忘记了看望他老人家，也许，他真的会生气，但你还有一个母亲，在那狂风暴雨之中，她更需要照顾，百行孝为先，令师是何等人物，怎会如此的小气……”

白玉仙道：“常兄说的对，令师已是神仙一流的人物，绝不

会为此小事生气……”

肖寒月接道：“那他老人家为什么突然间不留片言只字，飘然而去，至少，也该留一点蛛丝马迹，晚辈以后也好追寻他老人家的踪迹。”

白玉仙道：“肖兄请再仔细想一想！”

肖寒月奇道：“想什么？”

白玉仙道：“令师失踪之后，是否有什么可疑的地方？”

肖寒月吃了一惊，道：“白姑娘，你是说家师是被人掳走的？”

墨非子接道：“这个不太可能吧！以剑帝的成就，天下有什么人能够使他俯首听命，制服住他？”

白玉仙道：“道兄，明枪易躲，暗箭难防，平常时候，以剑帝的成就，相信是很难对他下手，以他精深的内功，应该已到了十丈之内能辨落叶的至高境界，那晚风雨交作，是……”

肖寒月接道：“还有雷声闪电……”

“这就是了……”白玉仙道：“雷电声、风雨声，会不会影响到剑帝的耳目呢？”

闲云大师道：“迅雷疾风，大雨如注，任何高明的人，耳目也会受到影响，难防有人接近……”

常九道：“也可利用雷声，风雨声的掩护，暗施算计，估计时间也很吻合，剑帝先传授了肖兄弟，然后再被掳去。”

墨非子望着闲云大师，道：“大和尚，你说说看，什么样的武功，才能制服剑帝，使他甘心就缚。”

闲云大师道：“这个——”

“大师是有道高僧，正人君子，自然不会知道江湖上的鬼蜮伎俩，叫人防不胜防——”白玉仙说：“连小妹都至少能举出三

种以上的办法来制服剑帝。”

墨非子道：“姑娘请说，贫道洗耳恭听。”

白玉仙道：“江湖上最难惹，最神秘的白羽令门，目下已经完全在二先生的控制之下了。”

肖寒月道：“白羽令门的可怕，似乎是传言，尤过真实了？”

白玉仙道：“不！你们见到的文天魁，古上月虽然是白羽令门中的高手，还不是最利害的人物，何况，我们相见之时，都已经得到了二先生的令谕，非不得已，不许伤到官府中人，对你肖大侠，似是更为重爱，要捉活的肖寒月，所以，他们也没有全力施展。”

常九点点头，道：“白羽令门是江湖上最神秘，也最可怕的一个门户，老实说，白羽令门的威名和难缠，就是少林、武当两大门派，听到了也是头疼的很，不敢稍存轻敌之心。”

白玉仙道：“所以，二先生就利用他们和少林、武当谈判去了……”

“谈判……”闲云大师流露出无限的关心，道：“姑娘知道多少……”

“不多……”白玉仙说：“我只是听到一些消息，但可以保证，这消息绝对正确，白羽令门中，除了留下两个高手，和三五从人之外，真正的力量，在他们的令主领导之下，北上中原和少林、武当谈判去了……”

闲云大师低宣了一声佛号，道：“姑娘可知道谈判的结果吗？”

白玉仙道：“不太清楚，至目前为止，白羽令门中人还未回来。”

心中却在暗暗忖道：看闲云大师如此关心少林，难道这位老和尚也是少林寺出身不成？

只听闲云大师叹道：“少林寺不答应助纣为虐的条件，只怕难免一场血雨腥风的大战了。”

常九道：“白姑娘，这件事有多久了？”

白玉仙沉吟了一阵，道：“大概有四个月以上了。”

常九道：“这是武林中一场惊天动地的大事，如若两方有一场血战，不要一个月就会哄传江湖了……”

闲云大师道：“这么说来，少林寺还没有什么变化了。”

“大师……”常九说道：“在下只能说，少林寺如和白羽令门有一场血战，不论双方的胜负如何？一个月的时间，一定会传遍江湖，如若有了其他的变化，那就很难说了。”

闲云大师道：“常施主，你所谓其他的变化，是指什么？”

常九道：“第一，譬如说，血战发生不久，还没有人传扬江湖；第二，少林寺和白羽令门有了某种协议，免去了这场恶战。”

闲云大师合掌当胸，又宣了一声佛号。

常九轻咳了一声，道：“在下斗胆提出一得之愚，不知是否可行，还请诸位公决。”

肖寒月道：“常兄江湖阅历无人能及，言必中的，有什么高见，还是早些说出来吧！”

常九道：“在下觉着目下最为要紧的事，是先查出剑帝的下落，是否已经落入了二先生的手中？”

此言正中肖寒月的下怀，他却不便作主，望着闲云大师，道：“大师的看法呢？”

闲云大师道：“常施主所言，正是当务之急，老衲亦有同感。”

常九道：“大师既有同感，咱们应该有所行动……”

目光一掠白玉仙、向中天、闻百奇，接道：“这件事要三位多用点心机了。”

白玉仙道：“常兄的意思是……”

闻百奇接道：“老朽明白常兄的意思，是咱们提供一点救助剑帝的方法。”

常九道：“对！诸位和二先生共事很久，多少应该知道救人的方法？”

闻百奇望了向中天一眼，道：“向兄，可知道有关剑帝的消息？”

向中天摇摇头，道：“没有听过……”

闻百奇苦笑一下，道：“常兄，千百年来，江湖上出过不少个英雄人物，希望能一统武林，但却一直没有一个人完成这个心愿，而造成了江湖同道的大火拼，卷入的人数之众，伤亡之多，比起黑白两道的义理争执，又不知严重多少倍了，他们都有一个明显的统合组织，森严的法例，冷酷的控制，以便力量集中，行动隐密，但却从未有过二先生这般的组织……”

向中天接道：“我们只觉到二先生是一个胸罗万有的高人，满怀济世的想法。跟了他数年之久的工夫，才觉悟到我们投入的，是一个黑道组织，最可悲的是，我们对这个组织，一点也不了解，直到那些训练有成的杀手，一批一批的出现，我们才知道这是个很庞大的组织。”

闻百奇道：“而且，新一代出现的杀手，完全不是武林中出身的人，他们来自民间的普通百姓之家，在一处十分隐密的所在受着严厉的训练，他们一出现，就各具奇技，那才是二先生的真

正实力、本钱，我们这一批原被他收聚的江湖人物，都不过是过渡时期利用的工具，想一想实在可悲得很。”

常九望望肖寒月苦笑一下，道：“肖兄弟，只怕很难找出线索了。”

肖寒月道：“事已如此，只有尽人事听天命了，在下去找中州四奇……”

朱盈盈接道：“我也去！”

肖寒月道：“好！你的‘银月飞霜’是他们的克星，咱们杀回去……”

白玉仙接道：“这办法不好。”

肖寒月道：“姑娘有什么高见呢？”

“我提出追查剑帝下落的办法，但我觉着现在至少可以忍下去……”

白玉仙望着肖寒月缓缓说道：“以肖兄的才慧，应该看得出来，中州四奇虽然是练的剑帝绝学，但他们成就不如肖兄，显然是剑帝有所保留……”

肖寒月接道：“如若家师还在人间，今日一战之后，他们必加紧榨取老人家的剑法，唯有早日把他救出，在下才能安心。”

白玉仙道：“唉！肖公子，目下不知剑帝身在何处？”

肖寒月接道：“所以，只有逼问中州四奇……”

白玉仙接道：“中州四奇，初试身手，就算他们瞧出剑法和肖兄同出一源，回去逼问剑帝，以剑帝的才慧，亦必有应付之法，同时，也会把肖公子出现江湖的事传入他的耳中，贱妾的想法是剑帝可能会想办法传出消息，如若肖公子现在苦苦相逼，对剑帝未必会有好处？”

常九道：“白姑娘说的有理。”

肖寒月想了一下，道：“目下咱们应该如何？”

白玉仙道：“最好约请一部分的江湖朋友助拳……”望了朱盈盈一眼，接道：“动用官府中力量亦无不可，咱们的人手太少，实力太过单薄了。”

肖寒月道：“这个，这个……”

常九接道：“这个我去安排，张岚也算武林中人，不论他以什么身份参与，都属应该。”

肖寒月道：“这件事最好不要惊动到官府中人……”

常九微微一笑，接道：“我会和谭老前辈及张岚商量。”

肖寒月低声道：“阴阳伞如能有三五只集中一处施用，应该有很大的威力。”

常九点点头，道：“我知道。”

白玉仙道：“唐兄，向前辈，都受伤不轻，应该好好休息几天。”

唐明向中天都齐声说道：“放心，我们还可以支持得住。”

肖寒月道：“不！两位请和常兄同回金陵，养息几日，再和常兄一起接应我们……”

暂时甩开对剑帝的挂念，肖寒月灵台恢复了清明，当下说出了一番计划。

他胸有韬略，虽是纸上谈兵，但却听得场中人，个个心服口服。

常九连连应是，目光中尽是赞赏之色。

闲云大师、墨非子、白玉仙也听的连连点头。

常九、唐明、向中天离舟登岸，直向金陵城中行去，肖寒月

一行，却掉转船头，直入湖心。

闻百奇负责守望，肖寒月等舟中坐息。

一切，都如肖寒月所预料，他们的行动一直在对方的监视之中。

但回船重入湖心，却大出了对方的意料之外，这就使得对方一时间难测肖寒月等用心何在。

初更时分，肖寒月等突然下水，借夜色掩护，悄然重回对岸，就湖岸草丛中，隐伏身躯。

二更过后，果然发现了数十个黑衣人，悄然接近湖边，集结处就在肖寒月等人藏身不足三丈的所在。

肖寒月早已相度了地理形势，这一切发展，都在他预计之中。

料敌如是，闲云大师等都不得不佩服了。

将近三更，十二个黑衣人突然由身上取下一个长形的黑筒，悄然向湖心方舟游去。

这些人，都是极精水性的高手，在水中游行，竟然是不闻一点声息。

湖岸上，竟然还留下了二十余个黑衣人。

这一点，倒出了肖寒月的意料之外。

彼此相距，不过三丈左右，不论肖寒月一行人如何小心，一有行动，势必会惊动到对方不可。

白玉仙低声说道：“已近三更，咱们该走了。”

肖寒月也在估量形势，此番志在避敌耳目，对方人数过众，就算是能一举杀了大部分敌人，亦将泄漏行踪。

一直守在肖寒月身边的朱盈盈，逐渐学会了敌情，竟然悄

自数了一下留在岸上的敌人，低声道：“他们有二十五个人。”

肖寒月沉吟一阵，道：“等下去……”

这时，所有的人都已经对肖寒月生出了敬佩之心，对他的决定，虽然有些怀疑，但却无人反对。

十二个黑衣人入水之后，立刻散布成一个扇面的半圆形，缓缓向方舟游去。

他们接近方舟丈余左右，突然停了下来，举起手中的黑色长筒，瞄准方舟，突然火光一闪，集射舟上。

火势迎风暴涨，整个方舟，全笼罩在火光之下。

白玉仙低声道：“肖兄，这是阴磷雷火队，据说，火焰至毒，不论何物，沾惹上就很难扑灭，只要烧伤一点，伤必溃烂而死，无药可救，妾身只是听说过，想不到今夜开了眼界。”

肖寒月一皱眉头，道：“好恶毒的暗器，这些留在岸上的人，是不是阴磷雷火队中人？”

白玉仙摇摇头，道：“可能不是，这些人身佩长刀，不见阴磷火筒，就妾身所知，二先生对这批施用毒火的人十分珍惜，每一个人都有两名刀手护卫，留在岸上的二十五人，其中一人，可能是阴磷雷火队的首领了。”

肖寒月道：“这批毒火杀手，看来似比起那铁甲人更为可怕……”

白玉仙接道：“肖公子意思是……”

肖寒月道：“一举捕杀他们，免留后患。”

白玉仙道：“小妹亦有此意，不过，咱们只有六人，一旦出手，必须要全力施为。”

肖寒月了然白玉仙话中之意，回头望了闲云大师一眼，道：

“大师看到那些毒火杀手了吗？”

闲云大师道：“很可惜，老衲了解肖施主的意思。”

肖寒月道：“好！等他们上岸之后，收起阴磷火筒时，咱们就全力扑击，务求一击成功，不让他们有施展毒火的机会。”

在场之人，都看到毒火的厉害，方舟已然全被烧着，几点落在湖心的毒火，竟然在水中浮动，绿光随波，闪闪不息，不知是何物配制而成？

只听一个黑衣人说道：“奇怪？！怎不闻惊叫呼喝之声？难道舟上无人……”说完话，忽然发出了两声尖锐的怪啸。

肖寒月低声道：“玉仙姑娘，二先生训练这些毒火杀手，一共有多少人？”

“听说只有一队，但一队有多少人，我就不清楚了。”

肖寒月道：“希望只有这十二个人才好，否则日后对阵，一旦遇上，只怕很少有人能抗拒这些毒火杀手了。”

白玉仙默然不语。

她知二先生手下，有很多个神秘的组合单位，但却不知道有如此众多的奇才、异能之事，如此强大的实力，以这等力量争雄江湖，任何一个门派，也不会是对手，就算是九大门派加上丐帮，这十股江湖上最大的实力合于一处，也未必就能和二先生对抗。

幸好，这时刻，有了一个肖寒月，剑帝的传人。

他不但有着绝世的剑术，精深的内力更奇妙的，他还有着一种莫名的魅力，接近他的人，都会被那股魅力所吸引，尤其是女人，自己能够割断旧情，投效在二先生的麾下，但却抵不住肖寒月一席话，竟然又背叛了二先生，虽然，肖寒月是借用黄天复的名义，但白玉仙心中明白，换了一个人，就不能够说服她背叛了

二先生。

白玉仙对自己这种不寻常的变化怔住了。

难道自己也对这位肖公子动了感情？

她有些茫然了。

不想也还罢了，但想一想，顿觉着千头万绪，一腔情怀似理还乱的万缕愁丝。

赶紧一整思绪，振作精神。

只见水中的黑衣人在两声怪啸的招呼之下，疾速地游上岸来。

一个腰中束着白色腰带的黑衣人，突然说道：“诸位任务已完成，立刻撤走吧！”

这时刻，肖寒月才发觉，这三十六个黑衣人中，唯一的一个，腰中束着白色的腰带。

看他指挥着全局，就是这毒火杀手的领队者了。

这一发现，使得肖寒月了解到，骤然间看上去，一片模糊，大家都穿着一色黑衣的杀手，衣服上亦有分别。

凝神看去，果然发觉有异，那十二个由水中登岸的黑衣人，腰中束的是淡黄颜色，夜色中仍可清楚分辨。

如不仔细地查看，仍无法分得清楚。

这个发现真是太好了。

其余守在岸上的二十四个黑衣人，不但穿着黑衣，而且，也束着黑色的腰带。

身分辨认清楚之后，肖寒月立刻暗中传出了令谕，扑杀对象，先以那十二个腰束着淡黄色腰带的毒火杀手为主。

打蛇就要先打七寸，一击先中要害，才能免去那无穷的后患

威胁。

一向不知动用心机的朱盈盈，此刻却在想着出手的方式，如何才能在一击之下，多伤敌人。

但见十二个毒火杀手，收好火筒，佩在身上，转身向西行去。另外二十四个黑衣人，却拔出长刀，分成前后左右，四方保护。

就在他们排好队形，还未举步之际，肖寒月大喝一声：“杀！”当先跃出。

朱姑娘的“银月飞霜”早已蓄势待发，肖寒月杀字出口，朱姑娘的兵刃已然出手，后发先至，夜色中有如轮月飞旋，挟着一片精光，冷电而至。

盈盈姑娘最听话，她的“银月飞霜”攻袭之处，正指十二个杀手之间。

料不到有人偷袭，而且就在附近埋伏，这些毒火杀手，每一人虽有两个刀手保护，但他们应变不及。

劫难骤至，银芒飞转临头，那些毒火杀手也不知是什么兵刃暗器，闪避不及，两个人只好出手封挡。

银芒过处，惨叫出声，两个单手对挡的人断去手臂，但“银月飞霜”的威势不减，旋飞的银芒，卷入人群，嚎叫声中，又有两个毒火杀手，身首异处。

朱姑娘的“银月飞霜”的力尽收回，肖寒月、闲云大师已然飞扑而至。

肖寒月剑出如飞珠溅玉，点点寒芒，刺向毒火杀手。

闲云大师左手拍出一股强大的掌力，一阻黑衣刀手的扑袭，右手掌力遥向两个毒火杀手。

老和尚深知利害，这一击亦是全力出手。

但几声惨叫，彼起此落，闲云大师掌力震毙一人，肖寒月的宝剑，却刺伤了三个毒火杀手。

这时间，真正的看出了剑帝的绝技不凡，肖寒月剑势未收，就势变招，又斩去了一个毒火杀手的脑袋。

紧随着扑上来的白玉仙和墨非子，一支长剑挟着白姑娘的一把锋利匕首，但最难防的，还是白玉仙的冰魄寒珠，白姑娘全力施展，一出手就是五粒，四个人伤在寒珠之下。

这是一场江湖高手的全力突袭，一刹间，武林中最利害的几种兵刃、剑法、暗器，全部出手，目标完全集中在十二个毒火杀手身上。

对于那些反扑过来的黑衣杀手，反而未施毒手，发掌挥剑，只是在阻挡他们的反击之势。

一轮快速攻势，完全如愿，十二个毒火杀手，九死三伤，朱盈盈“银月飞霜”二度出手，这一次，攻向那腰束白带的带队首脑。

他呆呆地站着没有动，眼看着银芒飞转而去，被斩去了脑袋。

原来，他发觉一瞬间，十二个毒火杀手死亡殆尽，实不知如何向二先生交代，死于敌人之手，倒也干净。

二十四个黑衣护卫眼看首脑死去，指挥无人，一种潜在的逃生本能，突然转身奔逃。

肖寒月没有再下令追去，却伏身捡起两支毒火筒带在身上，余下的，全都让朱姑娘用“银月飞霜”毁去。

望着残体断肢，闲云大师低宣了一声佛号，合掌当胸，默诵经文。

白玉仙道：“走！找那座神秘谷去。”

借夜色掩护，一行人直奔西北方向。

也许这变化完全出了二先生的意料之外，一路上竟然没有阻拦的敌人出现。

在重叠的山峰深谷中奔行了一阵，墨非子突然要群豪停下坐息，而自己却登上一座高峰。

虽然，在场之人，个个都功力精深，但这一阵奔行，和适才一阵搏杀，不少人都有了倦意。

这些人都明白，一旦寻找了那座秘谷，又将是一场无可避免的激烈搏杀。

白玉仙拉着朱盈盈转到一个山石后面坐下，低声道：“朱姑娘，来，吃一颗丹丸。”

从怀中取出一个玉瓶，倒出了两粒丹丸，口中虽然在叫朱姑娘吞下，事实上，却自己先行吞下一粒。

朱盈盈微微一笑，接过丹丸吞下，道：“白姊姊，这是什么药？”

白玉仙道：“是千年老参丸，咱们两个的年龄轻一点，不如他们的功力深厚，吞下一颗参丸，帮助咱们早些调息复元。”

事实上，朱盈盈确实很累，不过，她心中很兴奋，但如不能及时调息，等一会再遇强敌，与之战斗，恐怕很难应付得下来。

白玉仙看出了她的缺失。

朱盈盈吞下参丸，笑道：“肖大哥的年龄也不大呀！”

“噢……”白玉仙哑然一笑，道：“你那位肖大哥是天赋异禀的人物，咱们如何能和他比，快些运气调息吧！”

朱盈盈微微一笑，闭上双目。

白玉仙望着秀美娇稚的朱姑娘，暗暗叹息一声，也闭目调息。

足足过了一个更次，东方才泛起了鱼肚白色。

墨非子也辨明了去势方向，停身处，已是离谷不远，心中暗暗高兴，黑夜中带着群豪奔走，竟未走错方位。

他行下山峰时，群豪都已经坐息醒来。

白玉仙、朱盈盈也回到群豪聚集之地。

肖寒月道：“道长，找到了那山谷的方位了吗？”

“贫道幸未辱命，再过两座山峰，大概就可以到了。”

经过了一段时间的调息，个个都显得精神焕发，肖寒月瞧瞧白玉仙、朱盈盈一眼，笑道：“道长，咱们立刻行动吧！希望能在二先生调集人手部署之前，早一步赶到那里。”

墨非子道：“但愿二先生还未预料到咱们来得如此之快，那里的人人事事，希望都还存在。”

肖寒月道：“道长，咱们尽力而为吧！纵然那里已人去楼空，也不会有人怀疑道长的话，再说，那里一定有线索可寻。”

墨非子精神一振，道：“贫道带路！”转身向前奔去。

肖寒月等一行紧追身后，翻越过两座山峰，到了一座狭谷口处。

墨非子吁一口气，道：“这是正式入口，也可以由两侧山峰绕过去，不过，下临削壁，高约十丈，必需借重绳索……”

肖寒月接道：“不用了，咱们就由这谷口进去吧！如果，他早有戒备，不论如何一个走法，咱们也都会碰上敌人的。”

墨非子道：“说的有理，咱们是堂堂正正之师。”抽出长剑，当先向前行去。

肖寒月低声道：“咱们每人保持五步距离，也免得他们用歹毒的暗器施袭。”

群豪点头应是。

肖寒月抢先一步，走在墨非子的身后。

依序是朱盈盈、白玉仙、闻百奇、闲云大师。

行近谷口，墨非子停了来，手中长剑平衡胸前，准备拒敌。奇怪的是，竟没有阻拦之人。

墨非子略一沉吟，举步行入谷中。

只见一片广大的草原上，早已站了四个右手抱刀，左手各握一个梅花针筒的青衣大汉，一排而立。

敢情，把阻拦的力量，安排在入谷之后。

看草地广大，果然是一处动手搏杀的好地方。

肖寒月以手示意后面的人，停下脚步，人都吸气一跃，落在墨非子的身侧。

朱盈盈本欲跟随而去，但却被及时而至的白玉仙一把拉住，道：“妹子，你不能过去，他们手中的暗器歹毒，你一过去，只有令他担心，咱们站在暗器之外，想法帮助他……”

朱盈盈接道：“距离这么远，咱们如何能帮助他？”

白玉仙道：“你的‘银月飞霜’最远可以到多少距离？”

朱盈盈道：“可及五丈。”

白玉仙低声道：“那就有机会了……”低声和朱盈盈商量起来。

肖寒月跃落到墨非子的身侧，长剑也同时出鞘，一面横移三步，彼此并排而立，中间却保持了五尺左右的距离。

墨非子道：“梅花针每筒五枚，用强力机簧发射，可以射中

五丈以后的目标……”

肖寒月道：“晚进第一次面对这种暗器，还望前辈多多指点。”

墨非子道：“在江湖上，这算是歹毒的暗器之一，武林中一度禁止使用……”

肖寒月接道：“针上是否有毒？”

“施用这种暗器的人，本非什么光明正大的人……”墨非子说：“因此，大部分的梅花针，都有经过毒物淬炼。”

肖寒月道：“咱们现在距离他们，大药四丈多些，梅花针远可射到吗？”

墨非子道：“针很细小，本难及远，但机簧力量强大的，可及五丈，一般而言，威力最强的距离，应是两丈和三丈之间。”

肖寒月道：“老前辈准备如何破解这些梅花针筒？”

墨非子道：“剑法，贫道自信，梅花针无法透过贫道的护身剑幕，肖大侠请在此为贫道掠阵，我去除掉他们的梅花针……”

肖寒月仔细的瞧看他们，发觉那四个手执梅花针筒的人，个个神情冷肃，面无表情，似是泥塑木雕般，除了目光随着墨非子、肖寒月的身躯移动之外，全身静立纹风不动。

这种神情的人物，一眼之间，就可以看出来，是把生死置之度外的人，是那种不计成败的死士。

肖寒月轻轻吁一口气，道：“道长，我看这些人有些奇怪？”

墨非子已经仗剑向前行去，闻声停步，道：“奇怪什么？”

肖寒月道：“这些人，神情木然，面对强敌时，竟能纹风不动，必有仗恃……”

墨非子接道：“梅花针本就是江湖上最歹毒的暗器之一，他

们视为仗恃的，想是这梅花针了？”

“不！晚辈觉得，他们仗恃的可能不是梅花针，也许别有所恃？”

墨非子瞧瞧四个大汉，笑道：“除了他们手中的梅花针筒外，就是怀抱中的长刀，难道那长刀之中，还有什么可怕的变化不成？”

“不是刀……”肖寒月缓缓说道：“晚辈江湖上的经验不足，实在瞧不出有什么可疑的地方，但晚辈觉得这四人沉着得大悖常情，晚进总觉得这里面有些可疑？”

墨非子道：“咱们总不能就这样和他们对峙下去，不管有什么危险，在下先瞧看一下，你在旁侧戒备。”

肖寒月虽然江湖阅历不丰，但他才智过人，既然一发觉了可疑之处，总觉有些不对。

但险恶隐藏于何处，却又无法说出一个明显的地方出来，只有凝聚了全身功力，暗作戒备，必要时全力驰援。

以墨非子的老练、经验，受到肖寒月点明之后，亦十分小心起来，仔细的观察之下，心中也感觉到有些可疑了。

那些抱刀的大汉太沉着了，就江湖上高手而言，不论何等身份的人物，面对着鼎鼎大名的墨非子时，至少也该有点激动的神情，但这四个人却如古井无波的，连眼都不眨一下。

距离四人还有一丈左右时，墨非子停下了脚步，冷冷说道：“贫道墨非子，四位怎么称呼？”

墨非子是武林中最有名气的剑客，只要在江湖上走动的人，都应知道他的名字。

但那四位大汉充耳不闻。

墨非子长剑平胸，道：“四位可以发出暗器了，贫道目下的距离，是梅花针筒最有效的距离。”

四个人目光转动，望了他一眼，仍然是默不作声。

墨非子长长吁一口气，道：“好！贫道话已说明，诸位既是不肯出手，那贫道就得罪了。”

右手一振，手中长剑，幻了一片光影，直向最右一个人刺了过去。

这一招，剑势如轮，幻起一大片光影，但剑势的速度，却是不快。

那右侧大汉左手单刀突然施一招“推窗望月”，单刀封住剑光，右手的梅花针筒同时移动，指向了墨非子。

两人的刀剑并未接触，墨非子的用心，旨在诱敌施用梅花针。

所以，当对方针筒移动时，墨非子立刻挫腕收剑，长剑立刻化作了一片绕身的剑幕。

肖寒月全神贯注，盯在那大汉身上。

他一直有种感觉，这四个大汉的利害之处，绝不在那梅花针筒之上。

梅花针固然是江湖上歹毒的暗器，但如拿来对付武林中第一流高手，如墨非子这样的人物，绝无得逞的机会，这中间的道理，二先生应该明白。

墨非子剑势化作了罩体光幕，但那大汉的右手梅花针并未发出。

有一种被戏弄的污辱，激起了墨非子的杀机。

他冷笑一声，道：“贫道倒要瞧瞧，诸位这份过人的镇静工

夫，能不能保住性命。”

真气凝聚，举起长剑。

肖寒月虽然未能全部了解这些人的危险之处，但已瞧出了一点苗头，急急叫道：“道长且慢。”

墨非子正准备出剑一击，闻言停手，道：“肖大侠可是瞧出了什么？”

肖寒月道：“道长可曾看出，你攻向右侧之敌时，其他人既不出手援救，肃立原地，一步也未移动？”

墨非子噢了一声，道：“果然是有些可疑，不过，贫道还是瞧不出他们的可怕之处，如果只是凭借手中的梅花针筒伤我，老实说，贫道实在不放在心上。”

这时，闲云大师、闻百奇等，都已进入山谷，和白玉仙等聚集一处。

这谷内一片平坦，数十丈内没有可以藏身之处，不怕敌人隐身暗算。

肖寒月道：“道长，他们保持一定距离，站着不动，莫非那些恶毒的布置，就在他们的身前，所以，他们才不肯离开一步，仍站原地。”

墨非子看那抱刀大汉停身之处，一片绿草如茵，和别处并无不同，摇摇头，道：“贫道看不出来。”

闲云大师忽然一拂大袖，飘飞而至，落在墨非子的身侧，道：“道兄请退后一些，由老衲试试他们。”

墨非子知道这老和尚的劈空掌力，可及三丈以外的实物，这方面的成就，放眼江湖，无人能出其右，当下退后两步。

闲云大师也缓步后退，直到距那大汉两丈左右时，才突然扬

手发出一掌。

一股柔和的暗劲直涌过去，直待那暗劲接触到那大汉的身躯之后，才陡然迸发，化作一股强大的力道，那大汉整个人被击得飞了起来。

墨非子一皱眉头，道：“肖大侠，他们只是在虚张声势……”

话未说完，响起了一声蓬然大震，火光闪动，血肉横飞。

凝目望去，烟硝迷蒙中，那里还有人形踪影，整个人的躯体，已经被炸的支离破碎。

原来，这些人竟把火药装在身上，只要受到撞击，立刻爆炸。

火药的威力十分强大，幸好，肖寒月等都站在两丈开外，人虽未受到伤害，但亦感觉到那一爆的威势强大无比。

闲云大师合掌当胸，低宣了一声佛号，道：“罪过，罪过……”

肖寒月接道：“我只瞧出情形有些不对，但是，却瞧不出那里不对，原来，他们竟然是把火药藏在身上，勿怪他们站着不动。”

墨非子神情冷肃，呆呆地望着那些散落支离的躯体，叹口气，道：“当真是匪夷所思，灭绝人性的方法，如非肖大侠再三劝阻，贫道只怕早已经粉身碎骨了。”

肖寒月苦笑一下，道：“这只是他们第一道的防范，很可能还有别的埋伏……”

但闻闲云大师接道：“阿弥陀佛，那三位施主，怎的还不退走？”

抬头看去，只见另外三个抱刀大汉，仍然站在原地，对同伴

的死亡，恍如未睹。

白玉仙道：“只怕他们无法走了。”

肖寒月目光转动，发觉那些人并未受到拘禁，四外平原，也没有看到有人在暗中监视，心中大感奇怪，忖道：搏杀拼斗，置生死于度外也许不难，但像这必死之局，仍能如此沉着，这些人的胆识，就十分可怕了，那位二先生，用的什么方法，能把一个人训练到这样悍不畏死的境界？

只听白玉仙叹息一声，道：“他们已经无法移动……”

肖寒月接道：“在下瞧不出，他们是如何受到控制？”

白玉仙道：“我听二先生说过，有一种奇异的武功，来自天竺，称谓制心术……”

闲云大师接道：“老衲也听说过这种奇功，少林寺七十二种绝技之中，就有这么一种武功，就老衲所知，佛门狮子吼，可以破解，老衲助他们一臂之力……”

闻百奇急道：“大师且慢……”

闲云大师回顾了闻百奇一眼，道：“闻兄有何高见？”

闻百奇道：“这三个人身怀火药，爆炸威势惊人，如若让他们解了禁制，到处乱撞，咱们要如何应付？”

闲云大师微微一呆，道：“这个……”

闻百奇接道：“我知道你心存仁慈，但战阵之间，鬼诈百出，不可不防。”

闲云默然。

肖寒月道：“大师，寒月的看法，除了他们的神智受制之外，应该另外有一种禁制，使他们不能移动……”

墨非子接道：“肖大侠又发现了什么？”

忽然间，墨非子对这位年轻人，生出了极为佩服之心，他不但承袭了剑帝的绝学，而且，他本身的才慧，也是一般武林中无人能及的。

肖寒月道：“如若他们只是被控心术所制，不应该凝立不动……”

白玉仙嗯了一声，道：“有道理，贱妾出手试试。”

但见一道寒芒飞射而出，朱盈盈已一语不发地抢先出手。

寒芒如闪电般的直取呆立的大汉。

显然的，他们的神智还未迷失，还知道用手中的单刀去封挡那疾射而至的寒芒。

“银月飞霜”削铁如泥，那大汉手中的单刀一接触，立时被削断，寒光未停，掠胸扫过。

这些时日之中，朱盈盈苦练“银月飞霜”，已能控制随心，寒芒掠胸而过，划开了那大汉的衣服。

只见那大汉胸前捆满了黑色的火药，大约是那包火药的外壳也被划破，黑色的药粉，正向地上散落。

虽然相隔还有数丈之远，但几人的目光，也都异于常人，仍然是可以看得十分清晰。

肖寒月若有所悟地道：“是了，他们身上满装火药，受到了强力的撞击之后，火药才会爆开……”

白玉仙低声接道：“朱家妹子的兵刃锋利，削开这些捆满火药的外壳，就不会再爆炸了。”

肖寒月道：“看来好像如此了。”

白玉仙道：“银月飞霜可有五丈左右的距离，远在火药爆炸威力之外，应该是很安全了。”

肖寒月点点头。

白玉仙回顾了朱盈盈一眼，道：“再施放银月飞霜，他们火药都带在胸腹之间，你兵刃锋利，就算那些包装火药的外壳坚硬，也是无法阻止，再试一刀。”

朱盈盈道：“距离太远，我怕拿捏不准，伤到了人。”

白玉仙微微一笑，道：“咱们用心在救人，但如不幸伤了他们，那也只能怪他们命该如此了。”

朱盈盈道：“既是如此，小妹再试试了。”

右手扬挥“银月飞霜”，有如流星划闪，又在那大汉胸腑之间扫过。

这一次，朱盈盈放心施为，出手大胆，右腕转动，那“银月飞霜”竟在那大汉胸腑之间，转了一圈。

果然，一大片黑色的火药，洒落地上。

白玉仙道：“运用自如，控制得宜，还有另外那两人。”

朱盈盈嫣然一笑，移步转身，“银月飞霜”连环出手。

但见寒芒飞转，在另外两个大汉胸腑之前转了一转，顿然衣衫破裂，黑色的火药，洒落下来。

肖寒月暗中估算一下，每个人身上带的火药，足足有三四斤之多，火药既然失去，再无爆炸之力，当下举步行去。

白玉仙一伸手，抓住了肖寒月，道：“你要干什么？”

肖寒月道：“我去看看，他们如何安排的？”

白玉仙道：“不！这个险不用你冒，我去就行了。”顺手取过肖寒月手中长剑，大步行近一个大汉身前。

她经验丰富，行近那大汉时，右手长剑一挑，先把大汉手中的梅花针筒挑开。

担心之处，就在那大汉手中的梅花针筒，在接近他的身边时，突然施放，由机簧施放的毒针，快速强劲，在数尺距离之内，武功再高明的人，只怕也很难闪避。

很意外，那大汉竟然没有施放梅花针。

这时，闻百奇也疾奔而至，遥发一掌，击落了另一个大汉手中的针筒。

白玉仙全神戒备，长剑平胸，剑身上凝注了强大的内力，只要那大汉稍有反击行动，这一剑将会迅如惊雷般，疾声而出。

完全出人意外的是，那些大汉既无反击行动，亦无惶恐的表情。

行近身前，白玉仙才发现那些大汉，一个个神情木然，似乎是已经到了奄奄一息的境地。

他们不是不反击，也不是沉毅勇猛，置生死于度外，而是，早已无攻击敌人的能力了。

他们站在那里，只是在装腔作势。

想想看，一个人，不管如何的标悍勇敢，但在他身上捆满火药时，神色不变，实在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

白玉仙机警过人，立刻想到了第二个危险，急急叫道：“闻前辈，快退。”

口中呼叫，人已倒飞而退。

就在她向后跃退之时，身侧突然一声大震，一股浓烈的火光，由地下直冲上来。

这一爆之力，比起那大汉身上的火药爆炸，更为强大。

白玉仙感觉到一股热气，扑身而来，令人窒息。

幸好她轻功绝伦，发觉的早了一瞬，但仍然被烟硝灰土洒了

一身，倒落着实地，坐在地上，但人无恙。

闻百奇就没有那么幸运了，和那大汉一起被炸得肢体横飞，尸骨不全。

肖寒月距离最近，飞身一跃，一把抱起了白玉仙，飞奔而退。

白玉仙本来无事，只是受了一点惊吓，但被肖寒月紧紧一抱，也就借势装作昏迷，闭上了双目。

肖寒月退出了三丈之外，才把白玉仙放下，道：“白姑娘、白姑娘……”

朱盈盈也急急地奔了过来，道：“玉仙姊姊……”

白玉仙不好再装下去，因为，她虽被洒了一身烟硝尘土，但全身却无伤，只好睁开眼睛，吁一口气，道：“好阴险的埋伏。”

朱盈盈喜道：“玉仙姊，你没有事吧？”

白玉仙理一下散乱的长发，道：“我没有事，闻前辈呢？”

肖寒月黯然一叹，道：“人已被炸碎了……”

白玉仙缓缓站起身子，拭去脸上的烟硝，想想适才经历的危险，也不禁由心底生起一股寒意，就是那一点突来的警觉之心，只要稍微迟一点，怕不也和闻百奇一般，被炸得血肉横飞。

朱盈盈道：“姊姊好快的轻功，应变是如此迅速，如是小妹，只怕早被炸死了。”

白玉仙苦笑一下，道：“我只是侥幸罢了。”

肖寒月道：“姊姊是替我冒险，小弟心中好生不安。”接着又道：“这地方看来是步步凶险，处处陷阱了。”

白玉仙道：“这也说明了此地的重要……”

闲云大师神情肃然地缓步行了过来，道：“白施主，没有受伤吧？”

“托佛祖护佑，晚进还好。”

闲云大师道：“闻百奇是老衲多年故友，想不到，老禅眼看着他化作了劫灰，却无法救他。”

肖寒月道：“大师，瓦罐不离井边破，将军难免阵上亡，老禅师也不用自责了。”

闲云大师合掌宣了一声佛号，道：“那位二先生手段狠毒，老衲这世外之人，也有些动了怒火……”

墨非子大步行了过来，接道：“两重埋伏，设计的阴毒至极，除了那些人身上带有火药之外，在他们身前两尺，也埋下了火药。”

肖寒月心中一动，道：

“两位前辈，江湖中人常常使用火药对敌么？”

“很少，可以说绝无仅有……”墨非子说：“就贫道所知，除了霹雳门善用火器之外，很少人象这样施用火药的。”

肖寒月道：“霹雳门中人，难道也被二先生收服了？”

白玉仙道：“他确实法力无边，江湖上大部分的小门派，只要学有所长，都被他们控制了……”

肖寒月道：“奇怪的是，这么多门户，受到二先生的控制，江湖上竟然未得传闻？”

白玉仙道：“就我所知，二先生争取人心的手段，十分豪气大方，有以重金聘约，也有暗中蚕食，利用他们本门中人，算计了掌门、首脑，那就自然地落入了二先生的控制中了。”

肖寒月道：“这个人，究竟是一个什么出身？”

墨非子道：“肖大侠的意思是说……”

肖寒月道：“看他这些布置，似是胸有兵法、策略，不似是

江湖中人手段。”

白玉仙道：“不错，他能统治这么多江湖高手，却又能在金陵这等地方居留很久，不为官府中人发现，单是这一点，远非一般江湖上的组织能比。”

闲云大师道：“肖施主……”

“大师有何指教？”

闲云大师道：“闻百奇的血不能白流，老衲之意，咱们深入谷中，一查究竟……”

但闻白玉仙道：“大师，他们会全力拦阻的，不经一番血战，只怕很难深入秘谷之中。”

抬头看地去，只见两行分着黑、白短打劲装的人，由一座山崖之后转了出来。

肖寒月道：“二十四个剑手、刀客……”

白玉仙弹一下上身上尘土，道：

“是他们！这是一场可怕的硬仗……”

墨非子望望闻百奇那散碎的肢体，叹口气，道：

“死的应该是贫道……”

肖寒月眼看一种哀伤的气氛，笼罩着全场，心中暗暗忖思：以寡敌众，必须要有一股狠厉之气才成，闲云大师和墨非子虽然同仇敌忾，御敌有心，但杀机深潜，恐无法尽展威力，当下沉声接道：

“咱们此行，志在力挽狂澜，拯救大局，志切心愿，必得早至谷中，以明真相，非霹雳手段，恐难收效了。”

不再等白玉仙说明敌势，长啸一声，飞身而起，直向敌人冲去。

他近日之中，连和强敌交手，七煞剑招逐渐纯熟，也增进了剑招的威势。

这一套旷古绝今的剑法，充满着君临一方的霸烈之气，肖寒月在不知不觉之间，已受到剑招上霸烈之气的影晌……

白玉仙大声叫道：“小心，他们刀剑上的奇毒……”

闲云大师慈眉耸扬，目闪异光，道：

“白姑娘，你说他们的刀剑之上有毒。”

白玉仙道：

“是的，我听二先生提过，他训练了一批善用毒剑、毒刀的人手，大师请看他们的剑柄、刀把，是不是和一般的刀、剑不同。”

闲云大师凝目望去，果然发现这批人的剑柄、刀把后面，比一般刀、剑长了半尺左右，看上去是那么怪异。

墨非子脸色一变，道：“这个二先生，当真身聚了江湖上大罪于一身，所有的恶、毒手段，他都发扬光大了。”

突然拔剑长啸，飞扑而上。

闲云大师道：

“白姑娘，这些人助纣为虐，手段奇毒，死有余辜，老衲以杀止杀，不会有背我佛慈悲吧？”

白玉仙知他数十年的修心养性，已到了古井无波的境界，此次重入江湖，虽抱历劫救生的心愿，但目睹强敌组合的严密，手段的恶毒，也不禁动了怒火，只是要他放手拒敌，仍无法解开心中之结，白玉仙心中明白，冷厉一笑，道：“以杀止杀，何疑行善，我佛慈悲，大师放手施为吧！”

闲云大师放声一笑，心结顿解，大袖一挥，有如巨鸟腾空，直扑过去。

白玉仙目光转动，只见朱盈盈神情间一片紧张，手中紧握着“银月飞霜”，却是有着不知所措之感，不禁微微一笑，道：

“朱家妹子，守在肖寒月身后三丈左右处，有机会就出手，不要站在肖寒月的身侧。”

朱盈盈嗯了一声，人已举步向前行去，但又突然觉着不对，停下脚步，道：

“为什么我不能站在肖大哥的身侧？”

白玉仙道：

“因为那些刀客、剑手的兵刃，可能有毒物射出，你和他并肩对敌，可能分他心神，不如稍离他身后之处，以便伺机出手助他，不是更好吗？也免去他为你分心……”

朱盈盈嫣然一笑，道：

“白姊说的有理。”快步向前奔去。

白玉仙左手执剑，右手取出“冰魄寒珠”，缓步向前行去。

这时，肖寒月已冲入身着白衣的剑手队中，剑花飘动，招招挥向对方杀手，甫一接触，已然杀伤了四人。

来势汹汹，招招落实。

白衣剑手一看情况不妙，开始向两侧分布，但肖寒月剑势太快，逼得他们无法摆脱。

突然间，两个剑手双剑并出，连人带剑地向肖寒月撞了过来，左手同时抓向剑柄之后。

肖寒月早已发觉到他们的刀剑有异，但却一直想不出作用何在？看他们左手抓向剑柄，心中顿然一动，长剑突然一招，封开两支长剑。

本来，肖寒月可以轻易的侧身闪避，反手出剑，把两人给伤

了的，但恐剑中有鬼，改变心意，暗运内力，封开长剑。

但闻一阵金铁交鸣，长剑中激出两股毒水。

肖寒月恍然大悟，原来，这剑身中空，剑尖处开了一个小洞，剑柄后的长出部分，就是蓄藏毒水的所在，转动剑柄即有毒水射出。

好恶毒的设计。

这使得肖寒月感受到了自己处境危险，但也惹起了他的杀机，高声说道：“刀剑之中可以射出毒水，诸位要小心了。”

就是这两句话的工夫，已使他陷身危境。

原来，那些白衣剑手，已然对肖寒月完成了合围之势，十二个白衣剑手，被肖寒月伤了五人，尚余七人，其中四个人布成了一个三角形的合围态势，正面两人，左右各一。

而且，每个人的左手，都已握住剑柄后机关把手，长剑指向肖寒月，保持了一丈左右的距离。

另外三人，却迎向了疾冲而至的墨非子，展开了激战。

肖寒月呆了一呆，长剑平胸，真气凝聚，肃立不动。

他明白此刻处境极险，却又无法了解这些白衣剑手能够施放几次毒水，只要他一有行动，对方必也有毒水激射而出，再想闪避，机会就十分渺茫了。

他也明白自己练的剑法，实用凌厉，但却无法化展出一片护身剑幕。

他要等那一刹间的机会，待对方施放出毒水时，以快速绝伦的身法，闪避开去。

这是行险保命，而且机会不大。但却是肖寒月唯一可行的办法。

四个白衣剑手，对肖寒月剑招的辛辣，也有着畏惧，人毕竟只能死一次，能够不死，那最好保住老命。

他们也在等，等肖寒月一有行动，再把握机会，那时，他身躯已经发动，已无法再大幅度的变化，这一击，更有成功的把握。

肖寒月知道这十二个剑手中，必有一个首脑人物，指挥全局，但他竟然瞧不出来是哪一个。

十二个人的服色、长剑都是一样，实在瞧不出一首脑人物的特色。

第十八回 秘谷之谜

白玉仙本想赶来助肖寒月一臂之力，但她却为闲云大师的危险处境所吸引。

原来，闲云大师迎向了黑衣刀手，连环出掌，一口气伤了四人。

但却为黑衣刀手完成了包围的形势，四把厚背鬼头刀，对准了闲云大师。

这时，肖寒月又适时发出了警告。

老和尚估算一下处境，很难一下子闪开四把鬼头刀中激射而出的毒水，索性站着不动，暗运真气，一件宽大的僧袍，整个的膨胀起来。

他想以精湛于佛门的无相神功抗拒。

但闲云大师忘记了这些是毒水，不是一般暗器。

老和尚功力精深，无相气功固然可以抗拒暗器的攻袭，但却无法抗拒毒水，这些沾到肌肤就开始溃烂的毒水。

幸好，白玉仙及时赶到，也瞧出了闲云大师的阴恶处境，沉声道：“大师，不能力拒。”

说话声中，挥手打出了手中的冰魄寒珠。

这本是准备解去肖寒月危境的安排，但此刻却用在了闲云大师的身上。

四个刀手应声而倒，但刀中毒水，也同时射出，只是他们已

失去了准备，大片毒水，洒射在草地上。

本是一片青绿之草，立刻间变成枯干。

闲云大师呆了一呆，道：“多谢姑娘。”

白玉仙一举解去了闲云大师之危机，全力攻向两个黑衣人，一面高声叫道：“大师，不可手下留情，他们都是致命的杀手。”

闲云大师冷哼一声，全力发掌，把两个准备围攻白玉仙的黑衣刀手，击毙在一丈开外。

老和尚的劈空掌力，已到了一丈左右处可以开碑的境界。

白玉仙第二次打出了冰魄寒珠，击倒了两个对手。

她心中挂念肖寒月，不惜连下杀手。

说来话长，事实上不过是心念一转的工夫。闲云大师大开杀戒，和他举世第一的劈空掌力，配合着尽歼强敌。

当然，这里面也着几分侥幸在内。

回头看去，肖寒月也尽残了白衣剑手。

原来，朱姑娘的“银月飞霜”发挥了神奇的威力，就在肖寒月和敌人对峙时刻，朱姑娘的“银月飞霜”突然卷着一片寒芒，飞旋而至。

当然，人都会本能的举剑一封。

但闻呛地一声，手中长剑被削成两截，剑中的毒水，四下溅飞，洒在了一个同伴的脸上。

那人大叫一声，弃去长剑，双手蒙脸。

朱姑娘的“银月飞霜”回旋如电，斩向另一个白衣人。

肖寒月也同时发动，以快速无比的剑法，在那人未及转动剑柄上的机关之前，已先斩下他一条右臂。

有如势如破竹般，黑衣、白衣剑手们一个个倒下。

但肖寒月剑势仍不停，立刻攻向围住墨非子的白衣剑手。

这一次，肖寒月不再手下留情，连出四剑，刺死了四个敌人。剑术之高，自不在话下。

墨非子心中真的佩服，这四个人本是围攻于他的，缠斗了十几个回合，竟然未能伤到一个敌人，而肖寒月只攻出四剑，就杀了四人。

当然，如果不是墨非子缠住了这四人，肖寒月也许不会如此快速毙敌。

转眼看去，只见那被药水溅在脸上的白衣剑手，实在忍受不了痛苦，双手自己击在两边太阳要穴，以死求得解脱。

这毒水显然是至极的毒物，就这一下子工夫，他脸上已溃烂了大半。

目睹这些毒水的厉害，肖寒月不自禁倒抽了一口冷气。

闲云大师合掌当胸，道：“好利害的毒水，我佛有灵，老衲逃过了一劫。”

墨非子更是暗叫了一声惭愧，忖道：如若他们在搏杀中施放毒水，这真是可悲极了。

须知他们的兵刃中，固然藏了毒水，但施放一次，并非容易，他们必须要先腾出左手转动刀柄后的机关，才能射出毒水。

如若他们一见面，就立刻放出毒水，肖寒月和闲云大师纵有绝世武功，恐也将伤在那毒水之下了。

这一仗，虽然胜了，尽歼了刀客、剑手，但想来却是心有余悸。

肖寒月苦笑一下，道“厉害呀、厉害，以后，不知他们还有什么样的人物出现来截击我们。”

但闻一个清脆的声音，道：“肖公子，别来无恙，还认识小婢吗？”

肖寒月转头看去，只见杏花缓步行了过来。

“我不会武功，你们不要出手啊！”

肖寒月忽觉心中一阵波动，但赶紧吸一口气，忍了下去，道：“杏花，幽兰姑娘呢？”

杏花道：“她忙得很，没有空来，所以，遣小婢来，对公子说几句话。”

这时，肖寒月问道：“什么话？”

杏花此刻距离肖寒月有两丈多远，但却停步不前，只高声叫道：“你过来，我告诉你，姑娘说，这件事很重要，须当……”她虽未再说下去，但肖寒月心中明白，是不要让太多的人听到。

他略一沉吟，举步行近杏花，道：“姑娘要你告诉我什么？”

杏花低声道：“她要你们立刻退走，这里的事，由她来解决。”

“赵姑娘能解决……”肖寒月大感讶异地说道：“她能解决！”

杏花道：“姑娘说，解决一个大难题，武功未必有用。”

“噢……”肖寒月沉吟了一阵，道：“杏花，我知道幽兰姑娘聪明绝伦，但那位二先生也不是省油之灯，幽兰姑娘不会武功，不能让她涉险。”

杏花摇摇头，道：“肖公子，我没有太多的时间和你争辩，我要尽快地赶回去帮小姐的忙，我只告诉你三件事，说完就走……”

肖寒月接道：“好，你请说。”

杏花道：“第一，那些被改头换面的人，已经离开了这里，这

里云集了举国最有本领的大夫，也已远走，你们打进去，什么也看不到，第二，那里面埋下了一批火药，只要你们进入预定的区域中，立刻点燃火线，纵横十丈内，无人能活，第三，姑娘已逐渐控制大局，她告诉你一年内和你见面的话，可能……”

“怎么？幽兰姑娘变卦了……”肖寒月焦急地说。

在不停改变的环境中，肖寒月对朱盈盈已逐渐接受，但赵幽兰藏在他心中的力量更为强大，这股力量，使肖寒月无力主裁。

“不是变卦……”杏花微笑的说：“可能是提前半年或十个月，就可以和你见面了。”

“杏花……”肖寒月低沉地说：“能不能安排我早些见见赵姑娘？我有很多话要对她说。”

杏花沉吟了一阵，道：“姑娘虽然没有告诉我什么，但我看得出，她也想念你，但为了这一件拯救苍生万民的大事，你要多忍受一点，我相信，姑娘一定会对你有个交代。”

什么交代呢？肖寒月心中暗暗奇怪，但他却没有追问下去，点点头，道：“好！我们立刻退走。”

杏花微微一笑，道：“这才对！姑娘说你是聪明人……”

肖寒月接道：“杏花，能不能转告她一句话，就说，我希望能见她一面……”

杏花接道：“我可以转告，但据我所知，她太忙了，忙得无暇见你，金陵赵家，暂时托你照顾，姑娘已在帐房先生那里放了很多银钱，也交代过帐房先生，你可以随意支用，她要你在那里等她。”

肖寒月沉吟了一阵，道：“好！在下恭敬不如从命了。”

杏花轻轻叹息一声，道：“有一件事，姑娘很伤心。”

肖寒月怔了一怔，道：“和在下有关吗？”

杏花道：“除了你之外，天下没有第二个人，能让姑娘伤心了。”

肖寒月道：“什么事？”

杏花道：“她给你一幅画，你仔细看过没有？”

肖寒月道：“很惭愧，在下忘了。”

杏花道：“画呢？”

肖寒月道：“那是吴道子的手笔，仍存在赵府中。”

杏花道：“那么就快回去吧！姑娘说，夜阑人静时，仔细看看那幅画，你会发觉一件奇事。”

肖寒月道：“好！在下立刻回到赵府中去。”

杏花道：“在那里等姑娘。”说完，转身而去。

肖寒月望着杏花的背影消失之后，才缓缓转身，行近了群豪身侧。

朱盈盈道：“杏花姑娘说些什么？”

肖寒月看看闲云大师、墨非子，道：“她要咱们退去。”

“退回去……”墨非子有些讶然的说：“咱们千辛万苦地找来此地，怎么能够退回去。”

肖寒月笑一笑，道：“道长发现了秘密之后，在那里工作的大夫，都已远走……”

墨非子道：“至少，咱们也该去看看才放心。”

肖寒月道：“那里已安排好了陷阱，等咱们跳进去。”

闲云大师道：“肖大侠，那位女施主是什么人？说话可信吗？”

肖寒月道：“她代表赵幽兰姑娘来，赵姑娘的话自然可信。”

墨非子道：“百里行程半九十，咱们已到了秘谷边缘，为何

不进去瞧瞧？”

肖寒月道：“那里已埋好了火药，只等我们一进去，他们就点燃药信。”

白玉仙道：“照二先生的为人看，肖公子说的话，十分可靠。”

闲云大师道：“阿弥陀佛，老衲亦认为此事大有可能。”

朱盈盈道：“那就不要去了。”

白玉仙道：“肖兄，她没有说，要咱们到那里去吗？”

肖寒月道：“说了，要咱们回赵府中等消息。”

墨非子道：“恕贫道多言，那位赵幽兰姑娘，是什么身份？”

“神医赵百年之女……”肖寒月神情中无限敬慕地说：“一个才华绝世的姑娘。”

“江湖上有这么一位人物，贫道怎的未听人说过？”

肖寒月道：“也不是江湖中人。”

墨非子道：“既然不是江湖中人，怎会知晓江湖中事，所以，贫道认为此事未必顶真。”

肖寒月一指朱盈盈道：“她是谁，道长知道吗？”

墨非子微微一笑，道：“郡主，七王爷膝下的爱女。”

肖寒月道：“她是江湖中人吗？”

墨非子道：“不是！”

肖寒月道：“但她却卷入了江湖是非……”

朱盈盈接道：“对！我已离开王府，而且交回了郡主的封赠，我现在是跟着肖大哥闯荡江湖的人。”

肖寒月道：“道长，朱姑娘的武功如何？”

“高明，‘银月飞霜’的变化，已到了神奇莫测的境界。”

“谁会相信，一个郡主会在江湖上走动。”

墨非子道：“肖大侠的意思是……”

肖寒月道：“我相信赵姑娘的话，所以，决心回金陵赵家宅院中去。”

墨非子道：“好吧！诸位请在此等候片刻，贫道去看看就回来……”

突然飞身而去，向前奔去。

肖寒月本待飞身追赶，却被白玉仙伸手拦住，道：“让他去看看吧！”

闲云大师叹息一声，道：“这老道士如许年纪了，仍然是火爆得很，四十年前，他的剑法已到了现在的境界，四十年来，竟然无法更上层楼，大概和他这等性格有关了。”

肖寒月道：“赵幽兰才华非凡，对药物的知识，更是已到十分博大的境界，她能够……”

突然觉得不对，这个隐密，知道的人极少，说出去，只怕会惊世骇俗，立刻住口不言。

偏偏是一向乖巧柔顺，很少接话的朱盈盈，这一次，竟然接下去，道：“赵姑娘能够怎么样？”

肖寒月怔了一怔，道：“她能配制出各种毒药物……”

“对！兰姊姊的疗伤本领，当真高明。”

白玉仙微微一笑，道：“盈盈，你和赵幽兰相处过吗？”

她故意引开话题，因为，她不相信肖寒月回答的话，闲云大师自然是也不相信。

肖寒月很少说谎，尤其是欺骗朱盈盈这么一个纯洁的人，所以，答完话，脸上不自觉泛起了一抹羞惭之色。

白玉仙看了出来。

朱盈盈笑一笑，道：“我见过她，她很美丽，只是脸色太苍白，身体不太好，唉！她好像有着很沉重的心事？”

“噢……”白玉仙微笑说道：“以后，你见着她时，可要好好地待她呀！”

她言外有意，听得肖寒月心中一动。

但朱盈盈却未感觉，点了点头，道：

“我很喜欢她，凡是肖大哥喜欢的人，我都喜欢，但赵姑娘却不喜欢和别人交往，郁郁寡欢……”

她也能看出来赵幽兰有着重重的心情，白玉仙心中忖道：这丫头实在很聪明，只是她接触的事物太少，内心之中仍保持着纤尘不染的纯洁，我要借机会开导她几句……

忽然间，心中又升起一个念头，暗道：我在干什么？难道我要促成他们三位一体么？这位出身皇家的金枝玉叶，总是要长大的，现在胸无城府，不解情爱，日后未必就会有如此的度量，三个人，真要凑在一起，他们真的会很幸福么？

有了这层顾虑，赶紧把欲待出口之言，又忍了下去。

突然间，响起了一声长啸，传入耳际。

肖寒月吃了一惊，道：“是墨非子……”

闲云大师道：“三位守在此地，老衲去看看……”

大袖一拂，有如巨鸟腾空一般，一跃五丈多远。

肖寒月正待要追上去，却被白玉仙一把抓去，道：“肖兄，不要……”

肖寒月接道：“你……”

白玉仙急急接道：“不要误会，有闲云大师一个人去就够了，这位大和尚武功深不可测，恐不在肖兄之下……”

“我知道……”肖寒月说：“但如墨非子道长，真要遇上了什么凶险，在下同往，岂不是就可助大师一臂之力吗？”

白玉仙摇摇头，道：“你如不去，闲云大师一定会劝他回来……”

说话之间，两个人影，已转出山角，疾奔而来。

果然是闲云大师和墨非子。

两人来势奇快，片刻间，已到了肖寒月等三人身前。

只见墨非子左脸上一片红肿，似是被人打了一拳般的。

肖寒月还未来得及开口，墨非子已抢先说道：“那丫头，小妖女，贫道真该杀了她！”

闲云大师望着墨非子脸上的伤势，默默不语。

白玉仙道：“道长，怎么回事？”

墨非子道：“她不知用什么方法，伤了贫道。”

肖寒月心中明白，又是赵幽兰养的毒蚊作祟，但青天白日，朗朗乾坤，那毒蚊很大，以墨非子的目力，岂会不知，不禁心中大奇，问道：“道长是伤在什么东西之下？”

说实在的，墨非子也莫名其妙。

他叹口气，道：“她要贫道退回来，贫道不允，她就一怒转身而去，贫道两个飞跃，已经越过她，却不知怎的脸上一阵剧疼，成了这个样子。”

朱盈盈道：“你怎知是杏花姑娘伤了你？”

墨非子道：“那里四野无人，自然是那个丫头闹的鬼了。”接着又道：“奇怪的是，到现在为止，贫道还不知道脸上是如何伤的？”

肖寒月道：“看道长的伤势，似是被什么毒物叮了一下

.....”

闲云大师接道：“不错，不知是被什么毒虫叮了一下。”

墨非子道：“最可恨的是她告诉我，再不回来，只怕双眼立刻会瞎，贫道正在和她理论，大师就赶到了。”

肖寒月心中忖道：如非闲云大师赶到，他真要出剑，只怕杏花难逃一剑取命之危。

白玉仙道：“道长，瞧出了什么没有？”

墨非子摇摇头，道：“还未到那秘谷所在，自然是什么也瞧不到了。”

闲云大师突然接口说道：“老道士，老衲也觉得该回金陵休息一下。”

“怎么？你很累吗？”

闲云大师点点头，道：“我想，那位杏花女施主说的不错，赵姑娘可能早已有所安排，咱们不要破坏了她的计划。”

墨非子沉吟了一阵，叹道：“好！她已经手下留情了，她说弄瞎贫道的双目，看来，也不似恐吓之言了。”

原来，他心中早已有数，脸上之伤，只是一个警告罢了。

此刻，最吃惊的是白玉仙了，望着肖寒月，道：“肖兄，你确定这是毒蚊叮的？”

肖寒月道：“不一定是毒蚊……”

白玉仙接道：“是一种毒虫就是，如此厉害的毒虫，能伤了墨非子道长这等高人，在钟山之内，还未听过，这毒虫是杏花姑娘放出来的？”

肖寒月苦笑一下，道：“大概是吧……”

白玉仙点点头接道：“是不是赵幽兰养的毒物？”

肖寒月道：“这个……”

他不能承认，但他素来少说谎言，心中既然知道，又无法否认，这个了半天，这个不出个所以然来。

白玉仙轻轻吁一口气，道：

“我明白了，那些人，都是伤在毒虫之下。”

她明白，肖寒月也明白，指的是风七那些杀手。

但闲云大师和墨非子听得不明白，老和尚修养深厚，已到了视若无睹的境界，但墨非子却忍不住的问道：“这毒虫真是人培养的？”

“天下之大，无奇不有……”白玉仙倒替肖寒月掩遮起来，说：“役使毒虫伤人，也不算什么出奇的事。”

墨非子突然长叹一声，道：“贫道一生习剑，因为剑为兵器之祖，学入化境，无坚不摧，想不到贫道数十年的功力，竟然难入大乘，习剑何用？”

双手握剑一折两断，投掷于地。

他连番受挫，顿有着数十年习剑无成之感，不禁心灰意冷。

闲云大师微微一笑，道：“道兄，为德不卒乎？”

墨非子已然转过身子，准备放腿奔去，闻言突又停了下来，缓缓回过身来，道：“大师，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新人换旧人，在下惭愧得很，目前局面，实已是有贫道不多，无贫道不少，贫道是否留此，已经无关紧要了。”

闲云大师淡淡一笑，道：“数十年修心养性，还没有把你的嗔念磨去……”

墨非子接道：“大师之意呢？”

闲云大师道：“到金陵去，咱们坐以观变，至少，要等这件

事情有个结束！”

墨非子沉吟了一阵，道：

“好吧！贫道从命就是。”

闲云大师一合掌，道：

“肖施主，老衲和墨道兄先走一步，咱们在金陵赵府中见面。”

一拉墨非子，双双飞跃而起，直奔而去。

望着两人远去的背影，肖寒月轻轻叹息一声，道：“墨道长受到了很大的伤害？”

朱盈盈道：“肖大哥，他为什么生气呢？自断手中长剑！”

白玉仙微微一笑，道：

“他学的是正宗剑法，论造诣之深，江湖上难得一见，但正大有余，诡变不足，连番受到一些小挫，忽然觉着数十年的苦功，竟然是如此的无用，再加上那位杏花姑娘役使毒虫伤他，他竟不能防范，平日自负的傲气，忽然消去，顿有心灰意冷之感了。”

肖寒月道：“白姑娘，你看他们两位会不会回金陵赵府中去？”

白玉仙道：“会！闲云大师会劝他去！”

肖寒月道：“老和尚佛法无边，技艺精深，确实是一位高人！”

白玉仙接道：“我看他还未全力施展，这个老和尚少藏海纳，不知还有多少绝技未曾现露，他主持金山寺数十年，竟然无人知晓他是一位绝世高手，二先生自负耳目灵敏，竟然忽略了这位大和尚。”

肖寒月顾了一眼，道：

“咱们回金陵去吧！”

这里的形势，白玉仙很熟，三人绕道而行，一路上竟未遇上拦阻。

回到赵府，常九、唐明等早已在等候，而且，张岚、王守义、谭三姑，都在府中。

赵家宅院，看上去依然如旧，但暗中却密布卡桩，应天府最精干的十名捕快，带着连珠匣弩再加上张岚约请了十几个武林高手，带着肖寒月设计的阴阳伞在赵家宅院中布下了天罗地网。

肖寒月受到了很热烈的欢迎，他住的雅室，也一切陈设如常，而且打扫得很干净。

张岚和王守义，重又聚居赵府，倒是有些大出了肖寒月的意料之外。

但他没有追问。

这一段时日的艰苦历练，使得肖寒月成熟了不少。张岚笑道：“肖兄弟，白姑娘，你们先休息，等一下咱们再谈。”

白玉仙被接待在一间单独雅室中。

张岚一个人行入了肖寒月的房里，脸色一片严肃。

肖寒月也不过刚刚坐下，一杯茶才喝了两口，急急站起，道：“张前辈，有事啊？”

张岚道：“本来是准备晚上再告诉你，但我如梗在喉，不吐不快，忍不住就现在来了。”

肖寒月微微一怔，感觉到这是一个十分重大的事，吁一口气，道：“什么事？只管请说。”

张岚道：“七王爷身在危境……”

千思万想，肖寒月没有想到是这么一件事，呆了一呆，道：“怎么会呢？”

张岚道：“千真万确。”

肖寒月剑眉耸动，俊目放光，正容说道：“七王爷真有危难，肖寒月拼了命也要救他，走！带我去找……”

张岚摇摇头，道：“倒不是拼命的事……”

肖寒月急道：“你说清楚一些好么？究竟是怎么回事？”

“七王爷中了一种怪毒……”张岚黯然地说：“每两天要服用下一种药物，二十四四个时辰不服药，立即痛断肝肠，全身收缩，那种痛苦，就算是我们这种江湖人，也受不了，何况，一个养尊处优的王爷，但他竟咬着牙忍住不叫，每次发作，足足要折腾他半个时辰，而且间距很短，连续发作，一次比一次厉害，实非得已，只好服用下他送来的药物了？”

肖寒月道：“他是谁？七王爷又是怎么样中的这种怪毒？”

张岚道：“他是一个黑衣人，戴着面具……”

“一定是他，二先生……”

张岚接道：“至于七王爷几时中了毒，说来惭愧，我们竟然是一无所知，直到他毒发受苦，我们才知道这件事情。”

肖寒月道：“走！咱们见王爷去。”

张岚道：“你会解毒么？”

肖寒月摇摇头，黯然一叹。

张岚四下瞧瞧，低声道：“兄弟，七王爷交了两件事，我要告诉你……”

肖寒月接道：“在下洗耳恭听。”

张岚道：“第一，要你好好照顾盈盈郡主，她想跟你走江湖，就由她吧！……”

肖寒月接道：“我会尽力照顾她，第二件呢？”

张岚道：“他不会屈服在压力之下，必要时将会以身殉国，希望你能力所及处，为国事尽份心力，他如不死，待事过之后，他会奏明圣上，对你重加封赏。”

肖寒月道：“此间事了，我要走遍天涯海角，寻访恩师，封赏的事，休再提它……”

语声一顿，接道：“既知王爷是遭受毒害，为什么不找个大夫瞧瞧，下药解毒？”

张岚道：“金陵的名医，都找遍了，没有敢下药，七王爷勉强他们用药，但吃了也是白吃，除了像赵百年那样的活神仙之外，天下恐怕再无人能解七王爷身中之毒了。”

肖寒月道：“两件事，我都答应……”

张岚接道：“好兄弟，这我就放心了，总算不负七王爷的付托，不过，这件事不能告诉郡主。”

肖寒月点点头，道：“我明白，这件事，有多少人知道？”

张岚道：“不多，现在赵府的，只有我和谭三姑知道。”

肖寒月道：“王府中人，有谁知晓？”

张岚沉吟一阵，道：“王爷夫人。”

肖寒月道：“王爷几时被人下毒控制的？……”

张岚道：“我不是已经说得很清楚了吗？这是最近的事。”

肖寒月沉吟了一阵，忖道：以七王爷的精明，岂会不知乌衣巷内，早为江湖中人盘居，他留下白发龙女谭三姑，岂是无因，尚书府等，将军公馆，再加上一个七王爷府，官府中捕快，巡营中的官兵，都不能擅越雷池，但绝对无法瞒过七王爷，如非他们早已在暗中勾串一处，也必是有意纵容，这又是为了什么呢？

一时间，想不出原因何在？

但看样子，七王爷又不象和他串连一处？

江湖中诡变万千，变化难测，但官场中事，比江湖更是复杂十倍……

张岚皱皱眉头，道：“肖兄弟，你在想什么？”

肖寒月叹口气，道：“我在想，如何才能疗治好七王爷身中之毒？”

这几句话，自非由衷之言，但一时之间，却又想不到应付之法。

张岚却认真了，叹口气，道：“肖兄弟如此担心七王爷的安危，他听到了一定十分高兴……”

语声一顿，接道：“你休息一下把！老哥哥不打搅了。”转身走出雅室。

望着张岚远去的背影，肖寒月不禁暗暗一叹，伸手掩上房门。

二先生，究竟是何许人物，竟然能在京都重地内城、郊区，建立起了这么庞大一股势力……

大先生又是何许人？该不会是七王爷吧？

读书人毕竟想得深远，非一般江湖草莽可比。

仔细思索，又感到个中诸多可疑，如能和七王爷坦诚的交谈一次，肖寒月相信可以解去不少心中之疑。

室门外，响起了轻轻的叩门之声。

“门未加栓，请进来吧！”

这时刻，肖寒月实在不希望有人打扰，他要静静地想一想，这中间的复杂关系。

推门而入的是常九。

肖寒月忽然精神大振，这常九才是真通晓江湖事故的人物。

地鼠门是一个不见天日的小门户，江湖中知道这个门户的不多，他们没有赫赫的武功，但他们一直隐在暗中，他们的遁形潜踪之术，独步江湖，他们才真正能了解江湖中的事物。

这个小门户，没有森严的门规约束，也难得出一两个受江湖同道敬重的人物，但能够在江湖上立足成名的人，必有不凡的成就。

他们不是凭仗武功成名，而是他们渊博的见识，和精密的头脑，和熟记在胸的江湖形势。

常九关上了房门，笑一笑，道：“我知道你很想静下来，想一想很多问题，但我有很多事如梗在喉，不吐不快……”

“我也正想和常兄谈……”肖寒月是由衷地欢迎常九的造访，说：“七王爷受毒物控制的事，搅得我思绪紊乱，理不出一个头绪。”

“这件事，我倒未听说过，看来，张岚很守承诺……”常九微微叹息说：“也许，我只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小人物，这等重大的事情，用不着跟我商量。”

肖寒月道：“但我却知道常兄的观察能力……”

“这就是我来找你的原因，只有你肯相信我说的话。”

“承常兄看得起我……”肖寒月有着惺惺相惜的感觉，说：“才肯把你心中隐密告诉我。”

“这就象一个善于弹琴的人，遇上了知音一样……”常九微笑说：“才能弹出最好的琴声。”

肖寒月道：“常兄，我正在洗耳恭听。”

常九在肖寒月对面坐了下来，道：

“二先生不是江湖上出身的人物，他出身富贵之家，这种神秘的组织，也不是江湖人物争霸的格局，他们有更大的野心。”

肖寒月点点头，道：“一组武功高明的杀手，如果运用得当，那无疑胜过千万雄兵。”

“那么多人，隐藏在乌衣巷神秘的地下密室中……”常九皱起了眉头，说：“连杨夫人都无法瞒过……”

“自然，也瞒不过七王爷，乌衣巷的秘密地下甬道，本来就是相通相连，只是有人故意把它分堵起来，我想不通的是，七王爷早知道这些事了，为什么不去阻止？”

常九沉吟了一阵，道：“我们初见七王爷时，他一切都很正常，张岚很用心地保护着王府，所以，那时刻七王爷至少还没有受到胁迫……”

突然住口不言。

肖寒月接道：“常兄，说下去，此地只有我们两个人。”

常九道：“那时间，他们好像有某种默契……”

肖寒月点点头，道：“所以，七王爷装作不知道。”

常九接道：“锦衣卫和东厂提骑，遍布天下，七王爷虽是世袭贵胄，也无法避过东厂监视……”

肖寒月微微一怔，道：“你是说……”

常九接道：“就在下所知，金陵至少有东厂两处秘密的分站，金陵城中，有如此庞大的神秘实力，他们竟然没有呈报上去。”

肖寒月道：“是不是那些东厂密探，也受到了二先生的控制。”

常九道：“这是可能之一，另一个可能是，二先生的势力，已伸入了东厂。”

肖寒月叹道：“常兄思虑的精密，果然胜过寒月甚多。”

常九道：“变化关键，似乎和赵百年扯上了关系，七王爷也似乎为了那件事，和他们闹出了意见，有意的纵容应天府和肖兄弟，追索根源，而且还派来了张岚帮助……”

肖寒月点点头，接道：“这中间有两点可疑之处，一是七王爷既然早知道了这件事情，而且有意翼护，岂甘愿一开始就受人控制……”

肖寒月道：“常兄之意，可是说七王爷一开始就参加了这个组织？”

“又不太象……”常九缓缓说道：“我想不通的也就是这些了，他究竟是一开始就参与此事，或是中途合谋，以他的身份，如果一开始就参与此事，一定是领导人物……”

肖寒月接道：“但目下的七王爷，似乎完全受制于人，被控制在一个黑衣蒙面人的手中。”

常九道：“如若这个消息不错，那就是双方因故闹翻，七王爷由首座高位，跌入阶下之囚。”

肖寒月沉吟了一阵，道：“在下想夜入王府，一探究竟，不知常兄的意下如何？”

常九摇摇头，道：“此事重大，必须要谋定而后动，不能轻率从事，一个不好，可能会害了七王爷的性命。”

肖寒月点点头，道：“说的有理。”

常九道：“所以，咱们要了解七王爷和这个组织的关系，才能找到下手之处。”

肖寒月道：“只是目前要见七王爷，恐非一件容易的事情。”

常九道：“要张岚替你安排，易容晋见，不过……”

肖寒月道：“不过什么……”

常九接道：“这件事，千万不能让郡主知道……”

肖寒月点点头。

常九道：“这件事，早就有蛛丝马迹可寻，只不过，咱们当时没注意罢了。”

肖寒月道：“你是说，七王爷允许郡主……”

常九接道：“不错，你想想，除非七王爷预见到王府中，可能会有危机发生，必会想办法把你引入王府，怎会甘愿让郡主离开……”

肖寒月接道：“也许他早就发现了在下不可能入幕王府，所以才……”

常九摇摇手，接道：“官场中的办法多得很，只要七王爷一个口谕，必能把你引入王府，有一件事，不知道你想过没有？”

肖寒月沉吟了良久，始终想不出来，轻轻一笑，道：“什么事？”

常九道：“七王爷膝下尤虚，除了郡主之外，没有子女，郡主是他唯一的掌珠，肯让你带她行走江湖，这中间是否有可疑之处？”

肖寒月想了一下，道：“说的也是，这中间……”

“因为七王爷已发生了一些危急，只是他没有明白的说出来，你表现出的技艺和具有的才华，使七王爷认为可以保护郡主的安全……”常九缓缓地分析说：“至少，你不能弃郡主不顾，这就是使他让郡主跟你的原因，当然，美丽的小郡主情有所钟，也是促成七王爷下决心的原因，其实，那‘银月飞霜’是江湖上绝无仅有的利器，郡主根本不可能知道王府中收藏有此物，自是七

王爷有意的赠与了。”

肖寒月道：

“常兄果然有过人见解，小弟十分佩服。”

常九笑一笑，道：

“咱们猜测、分析，大概就是如此了，应该如何，要你作个决定了。”

肖寒月道：

“我……常兄，你得和我共商一策才成。”

“其实，已经没有什么好商量的了，重要的是，你愿不愿意去见见七王爷，听听他的遭遇、处境，明白这件事的来龙去脉，再决定如何去应付……”常九神情肃然地说：“不过，有一件事，你必须要先想清楚。”

这一下，肖寒月楞住了，呆一呆，道：“什么事？”

常九道：“赵幽兰姑娘的事，这位姑娘，才华非凡，环境逼得她把才华用于歧途，肖兄弟，一个人，在邪门歪道中走得久了，连生性也会改变，我不知道赵幽兰这样聪明的人，会不会也和常人一样，一旦她真入歧途，我不敢想她会闹出什么事情？”

肖寒月长长叹息一声，道：“常兄的意思，是让我怎么办呢？”

常九道：“我不知道，在郡主和幽兰姑娘之间，是那么难作取舍，两个人一般美丽，一般的可爱，别说我想不出一种说法能把她们分个高下，就算我想出，却不忍说出口。”

肖寒月道：“常兄，我是当局者迷，你得替我想个办法才对。”

常九沉吟了一阵，道：“只有一个办法，勉强可以……”

肖寒月急道：“常兄请说。”

常九道：“两个人兼收并……”

“不行……”肖寒月冷然地打断了常九的话，说：“这是不可能的事。”

“噢……”常九微笑着说：“为什么？”

肖寒月道：“赵幽兰柔中蕴刚，不可能接受这种世俗的生活形式。”

常九道：“这一点，我和你看法不同，除非七王爷府发生什么巨变，七王爷绝不会允准具有郡主身份的爱女甘为人妾。”

肖寒月苦笑一下，道：“我两个都不要，此间事了，我想办法去找我授业的恩师，然后，找一个清静的地方，读书、习武，侍奉老母，度过此生……”

“那就天下大乱了。”

肖寒月道：“怎么会？”

常九接道：“目前，只有一个模糊的感觉，赵姑娘似是正在努力，她以不凡的才华介入江湖，但我相信，她会有很大的成就。”

肖寒月接道：“杏花要我们回到赵府来等候消息，她可能已经掌握了什么？”

常九微微一怔，道：“真的。”

肖寒月道：“是的。”

“难道，她已经有所成就？这样短的时间，几乎是不可能的事啊！”

肖寒月道：“杏花没有说的很清楚，但她要我们回来，由口气中推断，她可能已经掌握了一些什么？”

常九道：“有没有说明白，要你们等候多久时间？”

肖寒月道：“没有很明确的交代，但听口气似乎是时间不

长。”

常九道：“这位姑娘，确有点神秘莫测了，在下的意思是，既然她要咱们在这里等候消息，在下的意思，就在这里待候了？”

肖寒月沉吟了一阵，道：“好！咱们等她三天？”

常九道：“在这三天之内，要按兵不动……”

肖寒月接道：“连七王爷也不去见吗？”

常九叹口气，道：“这倒不必，安排晋见七王爷，也不是一两天的时间，但除此之外，任何行动都要取消。”

肖寒月点点头，道：“一切照常兄的吩咐。”

常九站起身子，道：

“打搅了半天，你也该好好的休息一下了，这座赵府，防守得很森严，若有什么风吹草动，大概都可以应付下来，非必要的时候，你不要露面……”

肖寒月接道：“这是为了什么？”

常九道：“给他们一个莫测高深。”

转身出室，顺手带上房门。

肖寒月感觉到，目前的形势，极端复杂，但也到了最后的时刻，这一战之后，很可能真相大白。

心中念转，缓缓取出“众星拱月图”，摊在案上，烛火下仔细查看。

这幅图，他已经看过了很多次，只不过，都没有看得十分仔细。

赵幽兰一再示意他细看此图，话中的原因，并非全是为了这是画圣吴道子的手笔。

肖寒月仔细的端详之下，果然发觉了一些异常之处。

异常处的破绽不在画上，而在那画轴边缘。

肖寒月是精于鉴赏书画的人，立刻发觉了隐于这位名家画笔之后，还有一幅密画。

那当然不会是一幅古画，在中国的画坛上，还有什么人能掩盖过一代画圣吴道子的光辉？

肖寒月怦然心动，小心的加上了房门的木栓。

双指搓动，划开了微现裂痕的夹层，轻轻撕下。

“众星拱月图”原画无损，但原图后的白绢亦是完整无缺，绢色新旧不同，相差了相当的年代，肖寒月对绢丝的辨认，不是内行，但看上去这新绢裱上不久，最多不过十年。

绢上淡墨着笔，是字不是画。

写字的人很用心机，淡墨着绢，大约是怕墨色过浓，会被人一眼就瞧出了画中的隐密。

只见写道：密诏押书，虎口藏珠，慎之莫现，国泰民安，……三王会衔……。下面的墨色太淡，年代稍久，竟然看不清写的什么了。

但这已经够了，肖寒月心中已经有了一个大体的概念，但密诏是何人所下，三王会衔又代表什么？却又不能弄得十分清楚。

这等深宫机密，国家大事，肖寒月虽然胸罗锦绣，也是料断不出，不过，隐隐觉得，七王爷和二先生一手操持的神秘组织，可能和这张淡墨写成的神秘文件，有着很密切的关系。

但实际的内情如何？就不是凭借着猜测便能够了然全盘情势的。

肖寒月匆匆收好了白绢，重新贴好“众星拱月图”，心中暗忖思，赵百年，只是一个医生，怎么牵入这一场纠纷之中？

赵幽兰虽然聪明绝伦，但从未涉足江湖纷争，又怎么会了解图中藏密？

在肖寒月想象之中，这图中的秘密，定然是有关医药，或是震动江南的“长生神丹”，绝未料到，竟然是一张记载着有关密诏的大事……

肖寒月花费了相当的一段时间，希望能把这密诏和眼前金陵发生的事事物物，连贯起来，但有些地方，总是无法顺畅相接，使得全局无法明朗。

但他很快地明白了原因：这些事，必须要人。物对接，才能找出实情。

忽然间，肖寒月有着一股强烈的冲动，要尽早见到七王爷。

推窗看去，月已西斜，已是四更过后，肖寒月吸一口气，平静一下心情，静坐调息明白，一旦愈深入，可能会有更大的危险。

第十九回 亲王受制

防守森严的赵府，保持了正常的宁静，神刀唐明和向中天的伤势，逐渐地痊愈，再加上闲云大师、墨非子等高手进驻，赵家宅院中的实力大为增强。

金陵城中仍然保有着昔日的繁华景象，表面瞧不出一场大变，正在暗中蕴酿。

七王爷已经七八天没有见过客人，虚掌六部的公卿，及手握军、政实权的将军、布政，两度晋见、请安，都被挡驾，内府中传出的话说，七王爷身体不适，但病得不重，请诸位各安职司。

且说肖寒月把张岚约到雅室，提出了求见七王爷的要求。

张岚苦笑一下，道：

“提得好，你就是不提出来，我今天也忍不住了，看你这位乘龙快婿，似乎是一点也不关心岳父大人的安危……”

肖寒月接道：

“此事关系重大，在下如若想不出妥善之策，见他一面，可能会害了他。”

张岚点点头，道：

“现在，你想到了妥善之策了？”

肖寒月道：

“事情该如何安排进行，恐还得七王爷作个决定。”

张岚微微一怔，道：

“如若王爷早有良策，岂会等到现在，我看……”

肖寒月叹口气，接道：

“张前辈，我已经想了很久，但一直无法找出一个完美的办法，一切主动，都操于人手，除了七王爷之外，恐怕别人也无法找到一个下手之处。”

张岚是老江湖了，如何听不懂弦外之音，沉吟了一阵，道：

“好！在下这就设法安排，不过，不能明目张胆的去……”

肖寒月接道：

“怎么？王府之中，也被人监视了吗？”

张岚苦笑一下，道：

“张某无能，连七王爷如何受制于人，就没有发觉，不过，布守在王府四周的警卫，并未受到惊扰……”

肖寒月点点头，接道：

“我明白，张前辈确已尽到了心力……”吁一口气，接道：“除了在下之外，还有两位同行……”

张岚吃了一惊，接道：

“那两位？”

肖寒月低声，道：

“白玉仙白姑娘，还有一位，在下希望说服他肯同行？”

张岚接道：

“肖公子说的是……”

“闲云大师……”肖寒月道：“这位高僧佛法深博，使人难测，也许，他有疗治药毒之能。”

“那是最好的了，在下这就去安排，午后行动。”

说完话，起身而去。

肖寒月担心闲云大师不会答应，那知一开口，闲云就欣然答应。

午后不久，肖寒月先行上路，相隔约一刻工夫，白玉仙、闲云大师，也悄然离开了赵家宅院。

七王爷接见肖寒月的地方，竟是在初度晤面花厅之中，除了张岚之外，还有红衣宫女在一侧伺候茶水。

这等容易的会见，使得肖寒月心中生出很大警惕，一直暗中留心四面事物。

张岚的神情很奇怪，引导肖寒月进入了花厅之后，一直一语不发，似乎是完全变了一个人似的。

七王爷紫袍官带，威严犹在，但脸色却白中透青，色泛灰暗，果然是中毒之征。

“肖寒月，请用茶……”七王爷的声音还很宏亮，他虽然气色很差，但眼前的精神很好。

红衣宫女应声奉茶，一只白玉茶杯，送到肖寒月的身前。

“多谢姑娘……”肖寒月微微欠身，右手一翻，迅如电火，一把扣住了宫女的右腕，左手疾至，点了那红衣宫女的穴道，白玉杯摔在地上。

他动作快速。那红衣宫女完全没有反抗的机会，已被制服。张岚开了口，道：

“好手法，为了七王爷的安全，老哥哥差一点就憋死了。”

肖寒月微微一笑，道：

“张兄一语不发，就等于告诉了小弟，这个丫头有问题。”

张岚道：

“除了你肖兄弟之外，只怕也难在一招之中制服住她。”

七王爷叹息一声，道：

“肖寒月，你来得晚了一步，本王中毒已深，如没有他们供应的药物，恐无法活过三个时辰了？”

肖寒月微微一怔，道：

“王爷服药一次，不是支持一十二个时辰吗？”

七王爷笑一笑，道：

“你明白饮鸩止渴吧！他们每天给我服用的，都是毒药，不但服量越来越大，而且时限越来越短。”他端起面前茶杯一饮而尽，接道：“药物就在茶中……”取过茶壶，自斟一杯，又喝了下去。

肖寒月黯然说道：

“王爷……”

七王爷接道：

“不要紧，这茶虽毒，但喝下可以提神，我有很多话要对你说，他们认为我真的怕死，才想到了这种办法来控制我……哈哈，其实，他们不知道，我早已把生死置之度外了。”

肖寒月肃然说道：

“王爷，你不能死，这中间重重疑问，还要王爷从中解说，才能使真相大白，再说，王爷手握军政大权，剿平匪寇，犁庭扫穴，还要王爷下令才行。”

七王爷苦笑一下，道：

“寒月，官场上的恩怨是非，比江湖尤为繁杂，我活着有口难辩，只有以身殉国，或许能保得个身后哀荣……”

肖寒月低声说道：

“可是为了那份密诏画押，三王会衔……”

七王爷呆了一呆，道：

“你怎么知道？”

肖寒月道：

“七王爷请宽心，此事草民已有概念，也许我能找出那画押的密诏……”

“好…好…真能如此，寒月，你不但是我的恩人，也救了天下百姓，千万苍生……”七王爷神情激动的说：“只可惜，我不能分享这份荣耀了……”

“王爷……”肖寒月神情肃然地说：“你必须活下去。”

七王爷怔了一怔，道：

“我……”

肖寒月接道：

“至少，你自己要有活下去的打算和勇气，我们才能尽力……”

七王爷接道：

“太晚了，今夜初更之前，我没药物服用，就会毒发而死。”

肖寒月道：

“试试吧！王爷，现在，我们四个时辰左右……”目光转动，四顾了一眼，接道：“这里可有他们的埋伏？”

七王爷道：

“有！他们的人，都藏在假山之内。”

张岚道：

“难怪王爷吩咐不准我们的人进入花园。”

七王爷道：

“唉！我知道你忠诚，也尽了心力，但我知道，你无法抗拒

他们，我怕直接冲突的后果，会使他们立刻发动……”

目光转注到肖寒月的身上，接道：

“真想不到，寒月竟然已手握契机，只要画押的密诏不在他们的手中，就不用怕他们了，我个人的生死……”

肖寒月接道：

“很重要，此事非王爷出面领导，只怕还棘手得很……”

“寒月，你要担起来……”七王爷缓缓的说道：“我是无法撑得下去啊！”

肖寒月突然仰脸发出了一声长啸，道：

“张兄，由现在开始，王爷不能再落入他们的手中，去把府中可靠的侍卫调进来，共同保护王爷安全……”

但见两条人影，星飞丸跳，先后落在了花厅前面。

正是闲云大师和玉仙姑娘。

见到两人，肖寒月也似放了心般，吁一口气，道：

“两位来得很快。”

白玉仙道：

“我和大师就隐身王府外面，听得你肖公子啸声相召，立刻赶到。”

肖寒月回顾了七王爷，还未来得及开口引见，闲云大师已合掌下拜，道：

“山僧闲云，叩见王爷。”

白玉仙也盈盈跪下，道：

“江湖女匪白玉仙，给王爷请安。”

七王爷道：

“大师、女英雄，快快请起……”

白玉仙接道：

“女匪……”

七王爷接道：

“既往不究，护国有功，另加封赏。”

白玉仙道：

“谢王爷。”

轻轻数言，尽洗了过往罪行。

肖寒月道：

“大师、白姑娘先看看王爷毒伤如何，张兄请调入侍卫，安守厅上，再派人通知谭前辈、常九赶来。”

张岚低声道：

要不要通知郡主一声？”

“这个……”肖寒月看看七王爷，道：“要请王爷示下。”

七王爷点点头，道：

“好！希望能见她最后一面，小别不久，倒真有些想念她了。”

张岚应了一声，飞步而去。

闲云大师道：

“王爷，让老衲把把你的脉象……”

七王爷伸出右手，笑道：

“毒侵内脏，病入膏肓，只怕是无可救药了？”

闲云大师缓缓坐下，合掌说道：

“佛渡有缘人，看王爷相貌，福缘深厚。”

“多谢禅师，药医不死病，小王只求能见今夜东升明月，和小女闲话几句……”七王爷谈笑自若地说：“于愿足矣！”

闲云大师已然伸出右手，三指搭在七王爷脉穴之上，长眉低

垂，微闭双目。

肖寒月凝目看去，只见他宝相庄严，大有佛陀东来，普渡众生的气势，不禁肃然起敬。

但闻步履声响，张岚带了二十四名侍卫，奔入花园。

这些卫士，分佩刀剑，但每人手中都拿着一把阴阳伞。

他们训练有素，进入花园之后，立刻四下分布，把花厅包围起来，背对厅内，面向厅外。

张岚缓步行至肖寒月的身侧，道：

“肖兄弟，一柄阴阳伞的威力胜过数名高手，他们都已练习得驾轻就熟了。”

肖寒月点点头，道：

“张兄，什么人去通知小郡主了？”

张岚道：

“我派了四名侍卫，而且，也要府中总管通知了城防营，调派一哨人马来……”

肖寒月心中忖道：

事情已经闹出来了，通知官方也无可厚非，眼下两件最重要的事情，一件是启动七王爷求生之意，另一件要解开龙口藏珠之意，找到密诏押书，这件事，是宫内密闻，但也关系着天下百姓，一旦引起战乱，那将是尸骨如山，血流漂杵的刀兵之灾，非得找到不可。

只听白玉仙冷冷说道：

“肖兄，只怕要大开一场杀劫了。”

肖寒月全神贯注，在想那龙口藏球的暗语，耳目失灵，听得白玉仙的话，才抬头看去。

敌人并非由假山内出现，而是由围墙上翻入花园。

毗邻着杨尚书的府邸，和李大将军宅院，肖寒月完全没有把握他们由那一家中来。

但这已经不重要了，事情已到了掀底的时刻。

不论那位二先生是何许人物，七王府应该很清楚。

当先跃入花园中的，竟然是中州四奇。

他们仍分着红、黄、蓝、白，四色衣服，不过，跟在他们身后的，已不是成队的剑手。

每个人身后只跟了一个人，一个二十三四岁的年轻人，四个人分着四色衣服，像影子一样跟随中州四奇的身后。

肖寒月感觉着四个年轻人身上散发出来的杀手气息，似是尤过他们的主人中州四奇，不禁留心打量了四个影子一眼。

四个人年纪相若，脸上泛现着一种骠悍之气，最使肖寒月怀疑的，就是这四个人的肤色都如古铜一般，闪动着一种油光。

这说明了他们都是受统一训练的人，在同一环境下的砥砺而成，由他们锐利的眼神中，可以看得出来，四个年轻人，都是苦心淬炼的精英。

张岚双目泛起了胀红，高声说道：

“今天是咱们舍死报答王爷的时刻，尽忠尽义……”

但闻整齐的声音应道：

“血溅五步，死而无憾。”

二十四侍卫同声回答，声音划一，顿然形成了一股凛人的杀气。

肖寒月心中忖道：

这位张老哥，能够训练出如此勇敢的铁血侍卫，果也有常人

难及之处。

忖思之间，人影转动，二十四个侍卫全转对强敌，四个人跃入厅中，站在七王爷的身后，另二十人分列花厅两侧，作势拒敌。

张岚笑一笑，道：

“肖兄弟，老哥哥教不出他们什么武功，但他们都有为主求死的勇气，”“我看得出来……”肖寒月缓缓说道：“张兄，你和这些侍卫以保护王爷为重，紧守花厅。”

张岚道：

“养兵千日，用兵一时，我……”

肖寒月挥挥手，道：“听我的。”举步向厅外行去。

白玉仙紧随在肖寒月的身侧，笑一笑，道：

“肖公子，瞧出来没有？”

肖寒月道：

“你说那四个年轻人？”

白玉仙道：

“不错，我从未见过他们，但我感觉到他们是杀手中的杀手，千锤百炼出来的精锐人物。”

肖寒月道：

“也许，他们感觉到这是最后的机会了，自然要出动最好的人。”

白玉仙星目转动，瞟了肖寒月一眼，低声道：

“能和你并肩御敌，死而无憾，告诉黄大复，我没有负情变心。”

几句话，说得低沉有力，无疑是临死遗言，似乎强敌的锐利，已使得白玉仙预感这一战劫数难逃。

肖寒月顿感心头泛起了一股凄楚，道：

“白姊姊，你迅入厅中保护，由小弟单独迎敌。”

白玉仙目光一亮，笑道：

“好！就凭这声姊姊，我已经不虚此生了。”

言语虽然凄壮，但也偷偷泄漏出内心中隐藏的一股爱意。

但闻一声佛号，道：

“两位别忘了，还有老僧。”

转头看去，不知何时，闲云大师已替七王爷把好了脉，合掌而立，面对强敌。

但见他僧袍飘动，忽然间已到了肖寒月和白玉仙的跟前。

老和尚山藏海纳，肖寒月对他实在是估计不透，笑一笑，道：

“大师，七王爷……”

闲云大师低声道：

“老衲全力施为，可保他多活一十二个时辰，除了赵百年，只怕……”

肖寒月心中一动，伸手由怀中取出一个玉瓶，道：

“这是幽兰姑娘给我的除毒药物，大师请看能不能用？”

闲云大师接过玉瓶，拔开瓶塞，闻了一下，回身丢给张岚，道：

“快！先给王爷，服下两粒。”

张岚接过玉瓶，立刻倒出两粒药丸，七王爷张口吞下，笑道：

“寒月，要他们派一个能作主的人出来！”

这时，中州四奇已然逼近花厅三丈开外，肖寒月和闲云大师、白玉仙一排横立在花厅前面，双方的距离，也就不过五尺左右。

中州四奇的脸色，也很严肃，显然，他们对肖寒月也有着很多的顾忌。

长长吁一口气，肖寒月冷冷说道：

“沈沧，听到七王爷的话么？要二先生出来吧！”

红衣沈沧冷冷说道：

“肖寒月，这画栋雕梁的王府，已经将倾大厦，独木难支，凭你一人之力，怎能独挽狂澜，听老夫好言相劝，快些逃命去吧？”

闲云大师淡淡一笑，接着：

“墨道兄对四位昔年的侠情义胆，一直念念不忘，苦海无边，回头是岸，如今王爷在此，四位如肯弃暗投明，王爷宽宏大量，自会给四位一个自新的机会。”

黄衣成英冷笑一声，道：

“你这老和尚，已登古稀之年，半生清修，临老投入了江湖是非之中，既然跳出了三界之外，又何必沾惹江湖血腥……”

闲云大师叹息一声，道：

“四位又何尝不是花甲之翁，老德不修，甘坠尘功，老衲实在代四位老施主可惜呀！”

蓝衣上官杰冷冷接着：

“老和尚，墨非子习剑数年，比你如何？难道你自信强过天台老道吗？”

肖寒月道：

“大师，佛法无边，却难使顽石点头，今日之事，恐非口舌能了，大师，不用多费心机了。”

白衣韩成方笑一笑，道：

“肖寒月，二先生眼中劲敌唯你而已，今日我们就为杀你而

来……”

七王爷怒道：

“放肆，乱臣贼子，祸诛九族，你就不怕连累到家族亲人吗？”

中州四奇怔了一怔，沈沧才放声笑道：

“成王败寇，你已如网中之鱼，还摆的什么官威，今日一战，金陵即将入二先生的掌握，何况你中毒已深，死亡在即，肖寒月就算今日能逃此劫，也是无法救你了。”

七王爷脸色一变，气得连连咳嗽。

肖寒月道：

王爷保重，不用和他们一般见识。”

这时，中州四奇身后的如影随形的年轻人，突然身躯摇动，响起了一阵格格之声。

那是骨骼暴响的声音，似乎是他们的身体都在开始变化。

闲云大师脸色严肃起来，高声说道：

“易筋洗髓，想不到四位年轻施主，已有了如此火候。”

弦外之音，无非是要肖寒月和白玉仙特别注意四人。

闲云大师之言，余音未绝，上官杰身后的蓝衣少年已抢先发动，只见他身子一弓，突然弹射而出，象一只离弦之箭似的，直向花厅射去。

原来他志在七王爷。

如若七王爷不幸被杀，在场之人，谁也脱不了关系，而且都是灭门诛族的大罪。

肖寒月从未见过如此快速的身法，急急飞跃而起，准备在中途拦截下来，竟然是没有拦住。

事实上，他也没有时间拦了，因为，沈沧身后的红衣青年，

紧随飞起，人未到，剑芒已闪起寒光刺向了肖寒月。

肖寒月半空中硬转身躯，封挡剑势。

当闻当的一声金铁交鸣，肖寒月竟被对方剑上强大的潜力震的直落下来。

脚触实地，还未站稳，红衣少年第二剑又追刺到。

肖寒月快剑还击，两人兵刃相触，连响了七声金铁交鸣，肖寒月退了四步，才算把局势稳住。

直到此刻，肖寒月才算缓过来第一口气。

这一轮快剑，完全和肖寒月快剑一样，使人目不暇接。

闲云大师横跨一步，道：

“白姑娘，尺有所短，寸有所长，咱们联手阻敌。”

白玉仙看到了两个年轻人发动攻势的快速、猛烈，心中暗暗吃惊，放手一战，相信还可以支持几招，但要阻拦、抵挡他们发动的连续快击，只怕希望不大。

但她也决心拼了，右手持剑，左手悄然取出了冰魄寒珠，她相信就算在数招快拼中被敌人杀死，冰魄寒珠亦必可击中敌人，这种奇怪的暗器，对方纵然功力精纯，想亦承受不起。

却不料闲云大师竟要和她联手拒敌。

这时，成英身后的黄衣少年，亦疾射而出。

但此刻，闲云大师和白玉仙已然布成了拒敌的阵式。

闲云大袖挥动，两股强猛的罡气、暗劲，重叠而出。

内功到了如此运用随心的境界，白玉仙不得不暗暗佩服。

但那黄衣少年，标悍狂猛，竟然长剑震闪，由剑上透出一股内力，身躯不停，硬向前面冲来。

白玉仙冷笑一声，也飞身而起，长剑直刺，竟也是硬拼的打

法。

闲云大师内力强猛，那黄衣少年吃两股重叠力道一挡，全身的飞冲力量，已被卸去了十之七八。

白玉仙的剑势紧随攻到。

好厉害的黄衣少年，在局势极端不利之下，竟还是不肯示弱，剑势横拍，击在了白玉仙的剑上。

白玉仙蓄力忽发，硬碰一剑。

一个是强弩之末，一个是蓄势忽发，黄衣少年被震得疾落实地。

但他双腿一屈一弹，刚刚落地的身躯，忽又弹起，撞向白玉仙。

他手中之剑是兵刃，但他的狂猛打法，把人也当作兵刃施用了。

闲云大师高喧一声佛号，左掌划了一个圆圈，拍出一股掌力，右手握拳，忽然捣出一拳。

少林密藏，七十二种绝技之一的“破山拳”。

掌力一挡黄衣少年的攻势，也只不过把他向前冲奔的身躯阻了一阻，右手才是攻势的重点，一股激烈束聚一点的拳风，呼的一声，打了过来。

那黄衣少年，大约识得厉害，手中长剑忽然展布成数朵剑花，封住了拳风。

拳风束聚，有如实物一般，黄衣少年连人带剑被震得向后退出三尺，跌落在实地之上。

白玉仙娇叱一声，飞射而至，剑势如虹，直射黄衣少年。

从未见过搏杀中，有如黄衣少年这般骠悍的人物，人从地上

一弹而起，口中喷着鲜血，手中长剑，仍然硬封白玉仙的剑势。

闲云大师亦看得暗暗吃惊，他明白那一招破山拳有多大的力道，而且聚束一点，力道锋劲，足以开碑碎石，任何人，中了这一拳之后，绝无再战之能，除非对方能把这一拳先行化解去。

但那黄衣少年并没有化解去这一记拳风。

金铁交鸣声中，黄衣少年剑上的力道仍然是那么强大，竟把白玉仙一下子震飞起七八尺高。

但他的护身剑势，也露出了一个很大的空门。

白玉仙左手一挥，“冰魄寒球”急射而下，击中了黄衣少年。只见他身躯忽然抖动了一阵，倒了下去。

闲云大师的破山拳一击之下，未能使黄衣少年躺下去，但这一粒冰魄寒珠，却要了他的命。

这时，那红衣少年和肖寒月也分出了胜负。

在红衣少年几招狂悍的攻势，逼得肖寒月连连后退，到肖寒月和他展开了快剑互搏，双方缠斗了二十几招之后，肖寒月终于发现了他们的剑法，和自己的七煞剑招极为近似。却辨不出那一点不同。

中间有些不同，肖寒月容忍那红衣少年攻出了二十七剑之后，才发觉他的剑招的错误是没有把剑上的威力完全发挥出来。总是差那么一点，力道不够，这就使剑招的凶厉减去了很多。

差之毫厘，谬之千里。

不错，是千真万确的七煞剑招，只是缺了那最后一点精华。

肖寒月全力展开了反击，他已求证了心中所疑，也用出了七煞剑招，相同的剑招，以致对攻。

他全力攻出了第二剑时，红衣少年已封挡不住，被肖寒月一剑由前胸洞穿后背。

自出道以来，肖寒月第一次，把七煞剑招上的威力，全部发挥出来。

回头看去，花厅外，已然横尸数具，血溅花木。

原来，那蓝衣少年扑向花厅时，把守厅前的侍卫突然张开了阴阳伞，转动机簧，射出铁箭。

六柄伞一齐张开，六支铁箭，一齐射出。

这种机簧控制的铁箭，本来有着很大劲力，但蓝衣少年剑势快如轮转，剑上的力道又大，剑势展布，如光幕护体，六枚铁箭，完全被封挡开去。

这阴阳伞上的机簧，就在伞柄的手把之上，连连转动，六枚铁箭，连绵射出。

六六三十六箭。

蓝衣少年怒啸一声，剑势疾转，护住全身，人仍然向厅中冲来。

如此气势，如此武功，只瞧得张岚双眉皱起，低声吩咐身侧侍卫，道：“全力保护王爷。”取出子母金环，大步前行，堵在大厅门口。

他心中了然，绝非这蓝衣少年之敌，能接下他几剑，心中实无把握，但只求死在王爷被伤害之前，以全忠义之名。

蓝衣人突破箭雨，逼近花厅前面，六个第一排的侍卫，已然亮出了兵刃，左手持伞，右手持剑。

六个人并排而立，有如一道人布的屏风。

蓝衣少年一剑挥出，同时扫向六人。

六侍卫忽然一闪，侧面递出一伞。

伞尖锐利，有如刀刃。

这一招是肖寒月所授，还真的管用，六道尖芒闪动，竟把那蓝衣少年逼得退了一步。

如若他们只用这一招拒敌，至少可以暂时阻止那蓝衣少年攻入厅中，但他们弃伞不用，六柄剑同时攻了过去。

蓝衣少年冷笑，剑势伸缩打转，但见寒光流动，带起了一片血雨，只不过两个回合，六个侍卫已全部伏尸厅前，血流五步。

张岚只觉头皮一麻，他全神贯注瞧着，竟然未瞧出这蓝衣少年是如何把六个侍卫杀死的。

这么看来，就算自己拼了这条老命，真不知能不能接下人家一剑。

这时，人影闪动，又有六个侍卫，由两侧合拢过来，挡在厅中。

张岚见闻广博，多少瞧出了一点名堂，高声说道：

“你们听着，用铁伞拒敌，找机会放箭，不要和他拼刀拼剑。”

六个涌上的侍卫，张开了阴阳伞。

就算张岚不叫，他们也看到了刚才六个同伴的死亡经过，弃伞拔剑，立刻丢命，现在，他们不再拔刀取剑，双手运伞。

那蓝衣少年在习练技艺时，对各种兵刃，胸中都有破解之法，但却从未学过和持伞的人动手。

六柄伞张开，对着他不停的转动，而且既不攻上，也未施放兵刃，蓝衣少年不禁呆住了。

张岚突然收了子母金环，也张开了一把伞。

蓝衣少年呆站了一阵，斜斜踏出一步，攻出一剑。

剑势如电，刺穿了一支阴阳伞。

伞柄甚长，长剑刺破了伞面，但却伤不到那执伞侍卫，那侍卫很机警，向后退了一步，转动伞柄机簧，一枚铁箭，急射而出。

双方距离很近，这一箭去势劲急，那蓝衣人手中之剑，又被伞上铁骨绊住，但那蓝衣少年确有非凡的身手，长剑未收，张口一咬，竟把铁箭硬给咬住。

但环伺周围的侍卫，同时转动了伞柄，五枚铁箭疾射而出。

蓝衣少年突然身躯前扑，整个人扑摔在地上。

铁箭挟着破空锐风，掠身而过。

机警的应变虽然快速，但仍有一枚铁箭射中左肩。

蓝衣少年中箭之后，激起了狂野的杀机，长剑贴地急旋，转了一个大圈，寒光过处，血珠溅飞，同时响起了几声惨叫。

这伏地一击，斩断了三个侍卫的双足。

蓝衣少年剑势扫击出手后，人却一弹而起，直飞起了两丈多高，犹在滴血的长剑，疾沉下劈，双足同时左右踢出。

他的动作快如闪电，剑刺足踢之下，余下的三个侍卫竟然无一避开，一个中剑倒下，两个被踢得飞出八尺开外，跌摔在地这不过一瞬间的工夫，蓝衣少年脚落实地之后，长长吸一口气，抖抖剑上的血珠，人又举步向前行去。

张岚心中明白，此刻是自己拼命的时候了，大喝一声，凝聚了全身的功力，疾冲过去，同时转动伞柄，六枚铁箭，连绵射出。

这是拼老命的打法，几乎是和那蓝衣少年同样的标悍动作，把人也溶作兵刃施用。

双方面一迎一来，迅速劲急。

蓝衣少年剑势挥斩，洒出一片红花，连绵射出的铁箭，四枚

被震飞，两枚突入剑网，竟被他闪过。

长剑疾进，力道奇大，竟然绞碎了张岚手中的伞面，斩断铁骨。

张岚遇上了真正第一流的高手，但他早已把生死置之度外，丢去铁伞，取出了子母双环。

还未来得及出手，一道人影，有如疾箭一般，直射过来，撞向蓝衣少年。

蓝衣少年冷笑一声，长剑闪电劈出。

这一剑力道奇大，那飞撞而来的人影，竟也连人带剑被劈作两半，鲜血和断伞，跌落地上。

张岚一挥子母金环，砸了过去。

蓝衣少年长剑一招，子母双环被震得直飞起来，虽未脱手，但却空门大露，蓝衣少年剑势一伸，点向前胸。

一道白芒，由空中斜飞而至。

蓝衣少年固可一剑刺入张岚的心脏，但那斜飞而来的一剑，亦将洞穿蓝衣少年左肋。

那是人的要害所在，蓝衣少年虽然内功精深，但也承受不起要害一剑，当下怒吼一声，剑势疾转，反手削出，迎向来人。

但闻一声金铁大震，双剑接宝，那飞来之人，竟被连人带剑，震飞到七八尺外。

凝目望去，来人竟是谭三姑。

人影连闪，墨非子、朱盈盈紧接着落着实地，墨非子长剑一震，疾向蓝衣人冲了过去。

两人立刻恶斗一处。

蓝衣少年连番激战，再加上左肩中了一箭，内力受了很大的

影响，墨非子又是全力施展，只见剑光霍霍，竟然暂时打了秋色平分之局。

常九喘着气，飞身落地，道：

“快！进入厅中保护王爷。”

谭三姑、朱盈盈应了一声，飞身冲入花厅。常九也紧随而入。

七王爷靠在一张背椅之上，脸色白里透青，双目微启，注视厅外的搏斗。

目睹七王爷狼狈之像，谭三姑心头黯然，低声道：

“王爷，民女来迟了一步……”

七王爷目光转动，看了谭三姑一眼，道：

“还不算太迟……应该说你们来的正好……”

朱盈盈看到父王的形貌，完全似变了一个人般，不禁呆住了。

良久之后，才叫了一声：“爹！”直向王爷扑了过去。

谭三姑右臂一伸，拦住了朱姑娘，低声道：

“郡主，王爷身体不好，如何能禁得住你这一扑。”

朱盈盈流下泪来，缓缓跪了下去，抱着七王爷的双膝，道：

“爹，你怎么病成这个样子，女儿不孝……”

七王爷微微颌首，道：

“起来，起来，爹还能看到你，心里很高兴。”

常九沉声道：

“郡主，现在不是哭的时候，不要引动王爷的感伤。”

朱姑娘离王府的时间不长，但这些时日，给她的感受、历练，强过王府中十年成长，心知常九之言，正确允当，立刻止住了哭声，站起身子。

七王爷点点头，道：

“好，丫头，你好象长大了。”

郡主道：

“是！女儿懂事多了。”

“那就好……”七王爷说：“肖寒月及时而到，救了我一条命，以后，你要好好的听他的话，不可自作主张。”

郡主点头，道：

“是！我去帮道长对付敌人。”

这时，肖寒月、闲云大师、白玉仙，已经连毙了红衣和黄衣少年，但三人并未退回花厅，反而并肩而立，目视中州四奇，道：

“该诸位出手了？”

白衣韩成方身后的白衣少年，正要举步，突然一个低沉声音，遥遥传来，道：

“你们回来！”

中州四奇连同那白衣少年，闻声转身，飞越围墙而去。

肖寒月道：

“大师，要不要追下去？”

闲云大师道：

“情势已渐明朗，决战在即，用不着咱们追查，他们会找上来的。”

白玉仙道：

“先救王爷要紧。”

三人转身退回时，正听得那蓝衣少年惨叫之声，传入耳际。

原来，朱姑娘抖出“银月飞霜”助战，蓝衣少年挥剑一挡，被郡主宝刀削断长剑，墨非子及时一剑，刺入前胸要害，惨叫一

声，倒摔在地上。

七王爷目睹女儿技艺大进，心中高兴，忍不住微微一笑。

这时，张岚和剩下的九名侍卫一齐动手，尽快移去了排在花厅前面的尸体。

目睹自己苦心训世的王府侍卫，竟是如此的不堪一击，张岚心中那份难过，简直无法形容，忍不住老泪暗垂。

常九缓步行了过来，低声道：

“张兄，这是江湖上第一流的顶尖高手对决，我常某人走了半生江湖，可也没有看到过这等高手搏杀，就算比咱们再有名气的人物，只怕也无法支持十个照面。”

张岚拭去泪痕，道：

“常老弟，如非你们及时赶到，我带着王府中二十多个侍卫，恐怕也保不住王爷安全，还有何颜面留此，应该卷铺盖走路了。”

常九道：

“现在，也不是你辞退的时刻，等事了之后再说。”

张岚点点头道：

“这件事不到一个明显结果之前，我张岚只有随时守在王爷身边，他们杀王爷之前，先得把我杀了。”

常九点点头，道：

“张兄有此一念，已经对得起王爷的知遇之恩了。”

这当儿，肖寒月、闲云大师等，都已进入了花厅之中，闲云大师暗暗调了两口真气，行近王爷身侧，道：

“老衲再试试看王爷的脉象如何？”

“有劳大师了……”七王爷目光转到了肖寒月的身上，道：“我如有什么变化，寒月你就放手施为，拿到它就烧了它，再分

别告诉他们一声。”

“王爷放心，寒月明白。”

七王爷微微一笑，闭上双目。

闲云大师坐正身子，右手三指，搭在七王爷右脉穴上，垂目诊脉。

全场中人都听到了七王爷和肖寒月的说话，但却都不明白两人说些什么？不过，没有人追问，连郡主也未开口。

花厅中突然间静了下来，静得落针可闻。

足足一盏热茶工夫，闲云大师才回头望着肖寒月，道：

“还有多少药物？”

肖寒月道：

“药能疗毒？”

闲云大师道：

“目下，还不能断言是不是对症之药，但至少可以把毒性拖住，尽两瓶药力，也许能够给咱们十天半月的时间，以找解毒的药方了。”

朱盈盈快步行了过来，低声道：

“肖大哥，我爹中的什么毒？”

肖寒月道：

“现在还不知道，不过，我们已经有一种药物可以使毒性暂受压制，不会发作，以便找寻解毒的药物。”

朱盈盈黯然说道：

“一定能找到解药吗？”

肖寒月凝目望去，只见她双眉深锁，脸上是一片愁苦之色，流露出无限的关心神情，不忍使她太难过，忖道：

我纵然骗了她，也是出于一片善意了。

心中念转，口中说道：

“一定能，我和闲云大师，都会全力以赴。”

后面这句话，已显然留有余地。

朱盈盈微微一笑，道：

“多谢肖大哥。”

肖寒月轻轻拍拍朱姑娘，道：“你不能哭，那会影响王爷的情绪，使他的病情加重。”

朱盈盈微微一笑，道：

“我相信你的话，你一定不会骗我。”

肖寒月心头一跳，忖道：

我如找不出救治王爷的药物，今生今世，恐怕她再也不会相信我的话了，赵幽兰给我的药物，既然能托住毒性，不让它发作，也许能配制出解毒药物，可是要到哪里才能找到她呢？

常九缓步行了过来，道：

“肖兄弟，眼下最重要的一件事，先找出七王爷要的东西？”

肖寒月点点头，道：

“是！这要常兄帮忙了？”

常九低声道：

“寻找藏物，也是在下专长之一，不过，你要告诉我一点线索才行？”

肖寒月沉吟了一下，道：

“常兄怎知王爷要找一件东西？”

常九道：

“会听话的听门道，常某人想了想刚才你和王爷一番对话，

觉着这中间牵涉到一事物。”

肖寒月点点头，道：

“我先安排一下，花园中地方辽阔，咱们就以这座花厅为发号施令所在，就让王爷在此地养息，便于保护。”

常九道：

“不错，但最重要的一件事，把赵府中的人全部调集过来，一则力量集中，免得遭受无谓的损失，二则，反击的力量，也增强不少。”

肖寒月道：

“向中天，神刀唐明的伤势如何了？”

常九道：

“大致已经复原了。”

肖寒月道：

“人手全部集中此地，赵府中岂不是没人防守了？那里堆集了很多名贵的药物，不能任它散失。”

常九微微一笑，道：

“把赵府交给应天府总捕头王守义，要他调集一些官兵守护，这事要张岚去办，必要时表示出是王爷的意思……”

常九又接道：

“还有，要张岚转告王守义，不得擅自移动赵府中一草一木。”

肖寒月道：

“还是常兄思虑得周到。”

七王爷府中的侍卫、家将全部动员，王府中五步一岗，十步一哨，防卫得一片森严，但最精锐的家将、侍卫，却集中在花园

中，五十名弓箭手，布守花厅四周，为了视界广阔，不少名贵的花木也被移开。

名义上张岚成了总提调，但一切迎敌、对阵的布置，却是肖寒月调遣安排。

王府中侍卫、家将，只能担负起传警的任务，当不了什么大用，但他们仍衣履鲜明，却有一股堂堂正正的气势。

五十名弓箭手，在肖寒月的心目中，却是可作依仗的力量，肖寒月把二十名布置在花厅四周，三十名集中作支援运用。

对付真正的武林高手，三五个弓箭手，很难发挥作用，但如把数十张强弓集中一起，箭如飞蝗云集，纵然是第一流的高手，也是很难抵抗。

需知强弓长箭，不是一般的暗器，力道强猛，杀伤力大，中上一箭，就很难有再战的力量。

肖寒月和常九，胸前都挂了一个王府巡查的金牌，这可以使两个人在王府中随意行走，不论到何处，都无人干涉。

肖寒月暗中把隐密告诉了常九。

常九的推断是“龙口藏珠”是这秘密的隐藏所在，那位二先生领导的组织，就是以这个隐密，胁迫七王爷。

问题是“龙口藏珠”在哪里，这个秘密怎会和赵家连在一起？

肖寒月的看法是这个秘密是一个证据，关系着祸连满门的证据，有人把这个证据藏了起来，但指出密诏押书收藏的秘密，如何会流落到赵百年的手中，却使得肖寒月百思莫解，如若能知道那幅吴道子的画来自何处，就可以进一步了解秘密的来源，可惜，赵大夫、赵幽兰，都不在这里。

常九和肖寒月，一个阅历丰富，一个推断事理的能力高明，

两下里一合计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

秘密不在七王爷的手中，否则，他不会有所顾忌，任令别人要胁。

秘密也不在二先生的手中，否则，用不着对七王爷用毒，控制他的生死。

三王会衔，分明牵涉了另两位封疆托土的王爷，他们也受着这个密诏押书的控制，虽然手握重兵大权，但却如坐针毡，不但不能出面干预，反而受到控制。

密诏押书，很可能在金陵，所以，七王爷首蒙其害。

现在，肖寒月和常九不停在王府走动，一面留心观察，希望能找到龙口藏珠的地方。

张岚对两人不停地走动，觉着很奇怪，追在后面问道：

“两位这么看来看去的，似乎是想找什么东西，何不告诉我，在下很熟悉王府中形势……”

肖寒月接道：

“我和常兄，只是瞧瞧王府中的形势，你照顾王爷要紧，不用陪我们了。”

张岚心中虽然有些怀疑，但却未再多问。

肖寒月和常九很仔细地看完了王府各处地方，也搜查过两处屋脊上的龙兽口内，但龙口中既无藏珠，也无密诏押书。

由中午开始，直到日落西山，两人仍然找不出一点头绪。

肖寒月叹口气，道：

“难道不在七王爷的府中？”

常九道：

“屋脊上走兽塑龙，除了七王爷府，别的地方，大概不会仿

造……”

肖寒月道：

“但咱们已搜查得很仔细了。”

常九接道：

“我在想，那里还有塑龙的地方？”

肖寒月道：

“这王府中，还有什么地方没有去？”

常九道：

“夫人住的内院。”

肖寒月道：

“不太方便去吧？”

常九道：

“一定要去，十搜其九，余下的一处地方，如若有了疏失，那可是一大憾事了。”

肖寒月沉吟了一阵，道：

“常兄，要不要找郡主来问问她，她从小在此长大，也许能提供给我们一点线索。”

“不好……”常九低声说：“如果郡主追问起来，要不要告诉她实际情形？”

“自然不能，此事关系重大，就算找到了，也不能说出去……”肖寒月黯然接道：“希望七王爷能支持到那个时刻，让他亲眼看到咱们找到的密诏押书……”

常九接道：

“肖兄弟，你说实话，七王爷的毒伤，有没有希望救治？”

肖寒月苦笑一下，道：

“闲云大师虽然通达医理，但他却悄然告诉我，没有解去七王爷身中之毒的能力，唯一的机会，是找到赵姑娘了。”

常九道：

“可是，赵幽兰身在龙潭虎穴，你是否要冒险去一趟呢？”

肖寒月道：

“要去，不过，不是现在，现在第一重要的事，是要想办法找到密诏押书。”

常九道：

“照我的看法，这诏书可能还在七王爷的府中……”

“可是，我们已经……”

“听我说……”常九低声道：“如果王府中找不出来，你要和七王爷密谈一次了。”

肖寒月道：

“说什么？”

常九道：

“直接问问了，那密诏是怎么回事，可能在何人手中？”

“这个……”肖寒月有些为难的说：“万一咱们找不到，让他泄漏如此大的一个隐密，是不是太冒昧了。”

常九道：

“别人不能问，但你能……”

肖寒月奇道：

“我……”

常九接道：“他把唯一的女儿交给你，也就是希望密诏押书一旦暴露，好替他保留一个女儿，难道你还不明白——如此亲密之情，还有什么不能问的……”

肖寒月接道：

“七王爷中毒奇深，赵幽兰留下那一瓶丹药，可算药中圣品，竟然能把七王爷身上的毒性拖住，但那究竟不是对症之药，虽然能延迟毒性发作，但却无法除去身中之毒，他现在心情焦虑，求死之念甚切，这份压力，来自密诏押书，如若咱们找到那些东西，我想，可以立刻振起他求生的意志，至少，也可以使他死得安心，含笑而逝。”

常九道：

“所以，咱们只有进入夫人居住的内院看看了。”

肖寒月沉吟了一阵，道：

“他们对王爷如此的摧残，但不知对夫人是否也加诸威胁？”

常九道：“应该没有……”突然站了起来，道：“这件事有些奇怪？”

肖寒月道：

“奇怪什么？”

常九道：

“王爷身中如此之毒，夫人怎不赶往花厅探视……”

肖寒月道：

“也许王爷不让她卷入漩涡，以免受到牵连？”

常九道：

“不对，这是诛族的大罪，皇室娇亲，不被诛族，也要满门抄斩，王爷夫人，已经被牵连上了……”

肖寒月点点头，道：

“常兄如此一说，果然有些不通了。”

常九道：

“再说，王爷身受如此毒伤，夫人不闻不问，更出自常情之外了。”

“对……”肖寒月说：“咱们现在进入内宅，暗中也好查看一下。”

常九道：

“可惜，咱们都是男子身份，不能任意在内宅中查看……”

肖寒月接道：

“我去请白玉仙来……”

常九突然一把抓住了肖寒月，道：

“咱们对王府中事，了解的太少，不可造次，先去内宅瞧瞧再说。”

肖寒月沉吟了一阵，忖道：

也许是王爷、夫人，早已商量好了应变的办法，我们从中一搅，反而破坏了人家的计划，但内宅的形势，却要仔细地查看一下，不能遗漏。当下说道：

“好！咱们先去瞧瞧再说。”

两人抱了极大的希望，因为，这是两人心目中最后一处地方了。

内宅庭院不大，两人很仔细看过庭院中的建筑，竟是完全失望。

内宅庭院中门窗紧闭，既无守卫的人，亦不见丫环、宫女走动。

退出内宅，常九十分懊恼地说：

“如若东西不在七王爷府里，那就麻烦大了。”

肖寒月道：

“咱们一直着重在建筑形态上的搜查，但那龙口藏珠，会不会是一件物品？”

“物品……”常九说：“那就很麻烦，七王爷府中藏物，何止数万件，要一件一件找来，真不知要如何下手呢？”

“常兄……”肖寒月道：“用不着那样麻烦，能收藏密诏押书的龙口，一定要相当的体积，具有龙形而又体积相当的物品，不会很多，在下担心的是……”

常九接道：

“担心什么？”

肖寒月道：

“如若那龙口藏珠只是一种影射，那就大大的麻烦了。”

论经验，常九胜过肖寒月十倍以上，观察事物，也非常人能及，但如对事物的研判推理，那就不如肖寒月了。

“有此可能……”常九缓缓说：“密诏押书，不是一件很小的东西，藏于雕塑之龙形口内，岂不是太大意了。”

肖寒月道：

“看来，咱们是找错路子了？”

常九道：

“兄弟，我看这件事，非得和七王爷谈谈了，要他给我们一点线索，象这样茫无头绪地找下去，只怕很难找出眉目来。”

肖寒月道：

“好吧？咱们先回花厅中瞧瞧情形，找机会问问七王爷。”

花厅中摆一张锦榻，罗帏低垂，花厅外搭了两座临时的篷帐，四周警卫森严，高挑着二十四盏灯笼，把花厅外五丈内照的一片通明，连四周的花树，也被伐去很多，留了一片广场。

张岚手执阴阳伞，坐在厅门口。

肖寒月步入厅中，张岚立刻迎了上来，道：

“肖兄弟，你忙了大半天，该休息一下了，闲云大师、墨非子等都在里边篷帐中休息。”

“七王爷情形如何？”肖寒月说：“我想见见他。”

只听低垂锦帐中，传出了七王爷的声音，道：

“肖寒月，你过来吧！”

张岚横移两步，低声道：

“请……”

肖寒月行近锦榻，停下脚步，道：

“王爷，好一些吗？”

“赵姑娘留下的解毒药物，还真管用，至少，我身上的毒性，已被克制住了……”七王爷低声说：“你进来吧！”

掀开低垂帐帏，只见七王爷拥被而坐，斜靠床头，苦笑一下，道：

“有事情问我？”

肖寒月道：

“是——龙口藏珠是什么意思？”

七王爷皱皱眉头，道：

“你们都找过些什么地方？”

肖寒月道：

“前庭后院，屋脊上的塑龙口中，都找过了，甚至深入内院，但都找不出一一点线索。”

七王爷道：

“龙口藏珠……本王一时间，倒也想不出内情。”

肖寒月道：

“王爷不用费神，你好好休息，寒月再去找找看。”

七王爷道：

“到我的书房看看，那里有一个白玉雕龙，不过口中无珠，也无法藏东西。”

肖寒月道：

“是！寒月这就去，王爷好好休息。”

七王爷口齿启动，欲言又止，点点头，道：

“你去吧！”

肖寒月躬身告退，行出厅外，常九迎了上来，道：

“有指示吗？”

“走！到王爷书房再谈。”

燃起了四支火烛，把书房照得一片通明。

这该是一座名副其实的书房，四壁书架内，藏书极丰。

紫檀木的大书桌上，已有薄薄的积尘，显见这座书房，已有数日没有打扫了。

负责整理书房的一个年轻书僮，倒是相当的聪明，不待肖寒月问话，已抢先说道：

“王爷的书房，一向门禁森严，王爷不在时，他们不得擅入，所以，打扫书房的事，都在王爷进入书房之后……”

肖寒月接道：

“原来如此，你出去吧。”

那书僮应了一声，退出书房。

肖寒月目光转注书桌上一个白玉雕龙之上，心中忖道：

这条玉龙只是一件名贵的艺品，长不过一尺，龙口也不过寸

许左右，如何能藏下密诏押书呢？

常九目光转动，早已打量了室中的全部景物，但他的目光，却投注在书架旁侧的两个高大的木柜之上。

木柜上银扣铜锁，不知柜内存放何物。

但闻肖寒月轻轻吁一口气，道：

“这里不可能啊？”

常九回顾了肖寒月一眼，道：

“什么事不可能啊？”

肖寒月道：

“这座白玉龙……”

“白玉龙怎么样？”

肖寒月道：

“王爷说，让我瞧瞧这座玉龙？”

常九噢了一声，目光转到玉龙身上，看了一阵，缓缓拿起，道：

“很好的一块玉，不可能藏下密诏。”一面说话，一面翻转玉龙，仔细的查看了一阵，才放回原处。

肖寒月低声道：

“这是最后的机会了，如若再找不出一眉目，那密诏押书，可能不在王府……”然后自嘲的笑一笑，接道：“其实那幅画来自何处，那才是线索，我们设定王府，就是一种……”

突然住口，凝目沉思。

常九一直想告诉肖寒月，打开那两个木柜瞧瞧，但却一直没有机会说出来，忽见肖寒月目瞪口呆，似是突然被人点了穴道一般，吃了一惊，道：

“肖兄弟，你怎么……”

几乎是在同时，肖寒月也开了口，道：

“常兄，那幅画……”

两人同时开口抢着说话，同时停口，相视一笑，常九道：

“好！你先说吧。”

“那幅画就挂在赏花轩中……”

“众星拱月图……”常九说：“我看过那幅画，以后不见了。”

肖寒月道：

“赵姑娘收起来交给我了，那是画圣吴道子的手笔，寒月虽然不是名门世家，我对书画上的鉴定工作全无经验，但我知道画圣大名，那是一幅名画……”

常九接道：

“这我就更外行了……”

肖寒月接道：

“对裱工手法，常兄可有经验……”

常九双目一亮，道：

“说下去。”

肖寒月道：

“留字之秘，就藏在画中，裱工很精，不留心，瞧不出一点破绽，想来，不是一般工人能够做到的。”

常九道：

“对！找裱字画的名匠，这种店不太多，而且大都集中一处，应该不难查。”

肖寒月道：

“这么重要的机密，自然不能让裱画的工匠知晓了。”

常九道：

“你是说……”

“再碰碰运气吧……”肖寒月提高声音，道：“请书僮进来。”

那书僮一直守在书房外面，闻声而入。

肖寒月此刻才仔细的打量了那书僮一眼，只见他大约十八岁，面目清秀，衣着整洁，那种聪明伶俐的类型，笑一笑，道：

“你叫什么名字？”

“小人本姓胡，是本地人，不过，王爷赐名如意。”

“如意，那是甚得王爷喜爱了？”

“王爷对小的很好……”如意双目中流下来两行清泪，说：“但小的在王爷危难的时候，却无法以身相代。”

至情流露，不似伪装。

肖寒月道：

“你侍候王爷几年了？”

“小的十三岁入王府，就负责打扫书房，今年十九岁……”

肖寒月道：“六年了……”

“五年零九个月……”如意说道：“小的十三岁冬初进入王府。”

肖寒月点点头，道：

“那你对王爷身边的事情，很清楚了？”

如意道：

“这要看那方面的事情了，小的对书房中的事务，都能详为奉陈。”

肖寒月道：

“王爷是否喜欢收藏书画？”

如意沉吟了一阵，道：

“王爷鉴赏书画的能力很高，收藏也很丰富，但并不入迷，而且眼界很高，一般的书画，也不放在眼中……”

肖寒月接道：

“有没有画圣吴道子的画？”

如意道：

“有两幅……”

肖寒月急道：

“你可记得画些什么？”

如意接道：

“画圣着笔，以佛像最多，王爷收藏了一幅“达摩渡江图”。”

常九道：

“还有一幅画的什么？”

如意沉吟了一阵，道：

“好像是众星拱月图？”

肖寒月心中大喜，但却尽量使表面平静，笑一笑，道：

“好！把那幅众星拱月图取出来，给我看看。”

如意道：

“书画都藏在木柜之内，待小的找找看……”举步行近木柜，取出两把钥匙，正要打开木柜，突然停下，道：“那幅画，好像是送给人了……”

肖寒月道：

“如意，这件事关系很大，你要想清楚……”

“我记得很清楚，王爷把那幅画送给人了。”如意说：“还是亲手交给他的。”

肖寒月道：

“那人是谁？”

如意道：

“赵百年赵大夫……”

肖寒月道：

“你没有记错吧？”

如意道：

“不错，小的经手的事情不多，这只是其中之一，小的记得很清楚。”

肖寒月道：

“画圣的遗墨不多，一般的写景之画，更是绝少，怎会把那样一幅名贵的画，赏赐给赵大夫呢？”

如意道：

“小的清楚记忆，是赵大夫向王爷要的，而且指定是要画圣的众星拱月图，赵大夫医好过王爷的病……”

肖寒月接道：

“就是那一次看好王爷的病之后，提出来的……”

“不是……”如意说：“那是帮王妃看病，王妃病得很重，赵百年一帖药，立刻好转，王爷问他想要什么？他就提出了那幅众星拱月图，王爷虽然心痛，但已经答允过赵百年，王府中的东西，他都可以拿走，只好割爱相赠了。”

肖寒月沉吟了一阵，道：

“那赵大夫怎知王爷有这么一幅众星拱月图呢？”

“这就知道了……”如意想了一下，说：“王爷不是个喜欢炫耀的人，那幅图看过的人很少，除非小的没有入王府之前，王

爷告诉过赵大夫，小的进入王府之后，王爷没有告诉过任何人，收藏有这幅名画。”

肖寒月点点头自言自语地说：

“也许因为王爷很重视它，又是画中珍品，才被人看中了……”

如意听得呆了一呆，道：

“肖爷，什么人看中它了，小的听不明白……”

常九接道：

“如意，那幅画，重新裱过没有？”

如意道：

“小的刚进王府那一年，王爷叫人裱了几幅画，那时小的年纪幼小，书房中的事情，还不太熟悉，记不得是不是有那幅众星拱月图了？”

遇上了一个记忆如此清楚的人，肖寒月暗叫侥幸，缓缓说道：

“你一定记得什么人裱的画了？”

如意道：

“是朱禄大叔，他是王府中两代老仆，在小的进入王府之前，一向由他侍候王爷，因他年纪大了一些，才带小的进入王府……”

肖寒月接道：

“慢着，你是朱禄选入王府的？”

如意道：

“是！小的进入王府之后，也是朱大叔一手调教，小的勉能为王爷效劳时，他却突然而逝……”

肖寒月呆了一呆，道：

“死了？”

如意道：

“是的。”

肖寒月急急追问，道：

“他是怎么死的？”

常九道：

“事关重大，你要说实话啊！”

如意回顾了一眼，道：

“发丧时说他死于心痛症，但小的知道，他是服毒自绝。”

常九道：

“为什么？”

如意道：

“这个小的真的不清楚了。”

肖寒月想了好一阵，道：

“如意，朱禄会写字吗？”

“他会写一笔好字，而且，还读了不少诗书……”如意说：“小的受他的造就很多，他死前一日，还嘱咐小的要用心读书，好好练字……”

肖寒月点点头，接道：

“他可是死在众星拱月图送给赵大夫之后？”

如意想了一下，道：

“大约是送出拱月图三天之后，那时，他身体还健朗得很，却突然服毒而死。”

肖寒月道：

“谢谢你了，如意，你去休息吧！”

如意一躬身，道：

“小的在室外候传。”

转身向外行去。

肖寒月似是突然间又想起了什么重要的事，叫道：

“如意，朱禄死后，王爷的神情如何？”

如意沉吟了一阵，道：

“这个也很重要吗？”

肖寒月道：

“很重要，王爷处境危恶，你一定要说实话。”

如意点点头，道：

“王爷发了一次脾气，对朱禄大叔的死，愤怒多于悲伤！”

肖寒月道：

“这些事不可对别人提起。”

如意道：

“如是郡主问起呢？”

肖寒月道：

“她暂时不会问，一旦追问，你要她问我就是。”

如意早已知晓肖寒月可能是王爷选中的乘龙快婿，应了一声，退出室外。

肖寒月缓缓在一张檀木椅上坐下，望着烛光出神。

常九掩上房门，道：

“兄弟，说出来听听看，也许我能提供一些愚见。”

肖寒月吁一口气，道：

“常兄的看法呢？”

常九道：

“你这是考我呀？”

“不！小弟是诚心领教。”

常九苦笑道：

“这种推理的事，我自知不如你肖兄弟，不过，我觉着你问的很有道理，但这些事，太过复杂，我却无法在一时之间，把它连接起来……”

肖寒月接道：

“小弟勉强能把这件事接续起来一段，只是其间可能破绽百出，还要常兄从中指点？”

常九道：

“你说出来，咱们研商一下？”

肖寒月道：

“朱禄是王府中两代老仆，也可能是王爷的亲信，所以，我猜想密诏押书的事，无法瞒得过他……”

常九接道：

“这种大事，七王爷也该会找个人商量一下？朱禄自然是最可能的人选了。”

肖寒月道：

“当时，密诏押书，可能藏在七王爷的府中，朱禄知晓藏书之处，也可能由他保管，以后，情势改变，朱禄就把密诏偷偷藏起，留下线索，裱入了众星拱月图中，但他怕自己会说出来，所以服毒自绝，以身殉主……”

常九接道：

“看情形，大概是如此了，不过，他既能把密诏藏起，为什

么不把它毁去呢？”

肖寒月道：

“三王会衔，那是说，这份密诏，还牵涉到另两位王爷，密诏不毁，对他们有着很大的钳制力量，如若毁去密诏，情势可能会对七王爷大大的不利……”

常九接道：

“很有道理……”

肖寒月道：“既称密诏，必然是来自大内，三王会衔于密诏之上，当时，必然为皇上最为信托的人，以后，情势变化，那份密诏反成了叛逆不道的罪证了，这等宫闱之秘，寻常人家自不能了解……”

常九接道：

“如能找到密诏，以肖兄弟的才华，定可贯穿全局，洞悉内情了？”

肖寒月道：

“只可惜小弟还有很多想不明白的地方？”

常九道：

“说来听听。”

肖寒月道：

“要是如意没说谎言，那幅众星拱月图一定是朱禄指点赵百年向王爷要的……”

常九道：

“不错，定是如此。”

肖寒月道：

“想不通的也就在此了，赵百年不过是一个名医，朱禄把这

样大的事情，托付于他，用心何在呢？”

常九一皱眉头，道：

“说的也是，赵神医父女，俱是不会武功的人，又能担当什么？”

肖寒月道：

“也许朱禄别有安排，只可惜人算不如天算，他的计划中途断线，使得全局有了变化……”

常九接道：

“其实，朱禄用不着死的，他可以躲起来，现在，就不用咱们这样伤脑筋了……”

肖寒月接道：

“他如不死，七王爷必会全力搜寻他的下落，他一个不会武功的老人，又能逃亡何处？”

常九道：

“密诏既是朱禄所藏，看来仍在王府中了。”

肖寒月点点头，道：

“小弟推判到此，已经难再为继，至于如何把二先生牵扯入这件事中，亦是无法想通，可以肯定的是，二先生那个组织用心并非在争霸江湖、逐鹿武林……”

常九道：

“对！他们罗致江湖高人，训练杀手，意在谋反，所以，他们所作所为，全无江湖义气，把武林中人当作工具，一面利用，一面在毁灭他们，江湖人一向自诩精明，但比起宦海中人的手段，又是望尘莫及了。”

肖寒月道：

“终是邪不胜正，有很多人及时觉醒过来。”

常九道：

“现在最重要的事，是先找出密诏……”

肖寒月苦笑一下，道：

“龙口何在？难道王府中修善改建，把它毁去了？”

常九道：

“朱禄老谋深算，这一点应该想到，我们再仔细地找找看，地鼠门最善长追踪潜形，寻人觅物，只要藏在王府中，我不信找不出来。”

肖寒月道：

“目下最困难的是，不知那龙口藏珠之意，是指形象而言，还是意在言外，另有所指。”

常九道：

“唉！如是要猜哑谜，就要肖兄弟多动脑筋了，这一点，我可是不太灵光。”

肖寒月来回行了几步，道：

“如意聪明伶俐，不知能不能提供一点线索？”

常九道：

“也许朱禄在死亡之前，给过他一些暗示，何不叫他来试试？”

打开木门，果然见如意靠在门外木柱上休息，常九招招手，如意步入书房。

肖寒月道：

“如意，王府中你很熟悉吧？”

如意道：

“除了内宅，偶尔一去之外，其他的都很熟悉。”

肖寒月道：

“龙口藏珠在哪里？”

“龙口藏珠……”如意呆了一呆，说：“可是在王府中吗？”

常九道：

“是啊！你想想看，那里有雕塑的龙形，口中藏珠？”

如意望着木桌上白玉雕龙，道：

“王爷很喜欢这条玉龙，常常抚摸把玩。”

肖寒月道：

“你记忆过人，仔细想一下，朱禄在死去之前，可对你有过什么暗示和龙口藏珠有关？”

如意沉吟了一阵，道：

“没有，小的实在想不起。”

常九急道：

“这算什么哑谜，当真是误人不成了。”

他心中生气，不自觉一掌拍在玉龙之上。”

但闻波地一响，那羊脂白玉龙忽由口中滚落一物。

一颗大小有如黄豆的圆形玉珠。

肖寒月伸手捡起玉珠，常九却拿起玉龙查看。

原来，这玉龙之口，竟可开合，中有玉轴穿连，口虽启动，但却不会跌落。

只是雕工精细，龙口合上，瞧不出一丝破绽。

常九苦笑一下，道：

“好精细的雕工，竟然瞒过了常某的双眼。”

肖寒月把一颗白玉珠放在桌心，瞧了一阵，道：

“龙口藏珠，本来就不是一眼可见，咱们却忽略了那个藏字，不过，这粒玉珠，如此细小，又能收藏些什么？”

常九道：

“肖兄，仔细瞧瞧，那真是一粒玉珠吗？”

肖寒月心中一动，两指轻轻一捏，玉珠顿化碎粉。

敢情所谓玉珠，竟是上好的瓷土捏成。

果然，内有一片绢笺。

常九突然一挥手，道：

“如意，王爷在后园之中，需人照顾，你不用留在这里了。去照顾王爷吧……”

如意应了一声，转身而去。

肖寒月道：

“龙口藏珠，竟然在玉龙口中，那朱禄实是一位有心人啊！”

常九道：

“如非王爷点破，咱们绝想不到能在这玉龙口中找出藏珠。”

肖寒月打开绢笺看去。

一张很小的白绢，上面工笔描出了一行小字，写的是：三王会衔的诏书，埋藏于王爷书房后，金鱼缸下。

肖寒月看完之后，双手一搓，绢笺化作碎粉。

常九低声道：

“肖兄弟，要不要立刻取出来。”

肖寒月道：

“要！此物或可使七王爷生出强烈的求生之念。”

常九道：

“说的也是，他身中奇毒，心怀死念，就算大罗金仙，也救

他不了。”

肖寒月道：

“常兄，咱们由左右两侧，搜查一下，这件事，最好不要别人瞧到。”

常九点点头。

这时，夜色已深，原本是王府中防守的重心所在，现在，却已无巡守的武士，所有的王府侍卫，都已集中于后花园的茶花厅中。

两人绕到书房一座小型庭院之内，果见一个很大的鱼缸，缸内五色金鱼，仍然浮沉游动，不知喜爱他的主人，身遭危难，命在旦夕。

常九帮肖寒月抬开鱼缸后，笑道：

“我到屋面上防守，肖兄弟寻找密诏。”

第二十回 三王密诏

常九飞身跃上屋面。

肖寒月心中忖道：果然是善体人意的老江湖，思虑周密，显是不愿目睹密诏。

拔出长剑，随手掘去，果然，不及一尺所在，已挖出了一个密封的玉盒，启开玉盒，又是小巧的锦盒，盒封条犹存，封条上且有三个签名。

肖寒月略一沉吟，又把玉盒扣上，放回原处，鱼缸亦移回原位，取出绢帕，包合锦盒，藏入怀中，毁去迹痕，飞身跃上屋面。

常九笑一笑，道：

“找到没有？”

原来，他竟然未瞧着一眼，这等江湖上最善潜踪遁形的高手，敌对是固然可怕，交朋友却是君子得很，肖寒月心中十分敬佩，点头一笑，道：

“找到了，咱们到花厅中去见王爷。”

常九道：

“肖兄弟，有几句话，我想了很久，觉得应该告诉你。”

肖寒月道：

“常兄吩咐，小弟洗耳恭听？”

常九道：

“七王爷中毒已深，不是赵姑娘给你那瓶解毒丹丸，只怕他

早已魂归天国，闲云大师束手无策，能救他的只有赵姑娘了……”

肖寒月点点头。

常九接道：

“他随时可以咽下最后一口气，等一会你见他之面时，先捡重要的说。”

肖寒月道：

“多谢常兄指点。”

常九道：

“七王爷实在不错，可惜好人不长命，他如能多活几十年，倒是江南人民之福了。”

肖寒月道：

“纵然明知机会不大，但咱们要全力救他才是。”

常九道：

“除了赵姑娘突然赶来，就算我常某人愿意借给他几年阳寿，也是没有法子留得住他。”

肖寒月苦笑一下，道：

“走一步算一步吧？”

常九突然重重咳了一声，道：

“还有一个法子……”

肖寒月道：

“什么法子？”

常九道：

“抓住二先生，逼他交出解药，但这是不太可能的事。”

肖寒月笑一笑，未再多言，心中却是暗中作了决定。

时过三更，但茶花厅四周的戒备，却是更见森严。

常九行入花厅旁侧的篷帐内，肖寒月却缓步行入厅中，厅中一灯莹莹，一个青衣劲装的少女，双膝跪在锦帐低垂的木榻，暗暗低泣。

肖寒月叹口气，道：

“盈盈……”

青衣少女缓缓转过脸来，娇呼一声：“大哥……”扑入了肖寒月的怀中，道：

“我好想放声大哭，可是，我不敢，我怕吵到了别人，闲云大师和墨道长，都为了我爹的事，和强敌搏杀，我不能惊动他们，使他们不能休息！”

肖寒月点点头，道：

“你长大了，也懂事多了，就要面对现实，有勇气承担痛苦。”

朱盈盈道：

“爹虽然把我逐出王府，追回封赠，但我知道，他内心中，还是顶喜欢我，肖大哥，你一定要救他呀！”

肖寒月点点头，道：

他是你父亲，我当然会尽我能力救他，就是撇开这层关系，七王爷是个好官，我也会全力以赴，但你要沉着，不能哭闹，搅乱了全局。”

朱盈盈点点头，道：

“我听你的话。”

肖寒月道：

“好！那你先回帐篷中，休息一下……”

朱盈盈接道：

“大哥，爹毒伤如此之重，我如何能安得下心，睡得着觉。”

肖寒月道：

“这样吧！你守在茶花厅外，我要查看一下王爷的伤势……”

“大哥，我不能守在旁边吗？”

“最好不要……”肖寒月略一沉吟，道：“总是有很多不方便的地方！”

朱盈盈应了一声，退出厅外。

肖寒月掀开低垂的锦帐，只见七王爷睁着眼睛，而且精神挺好，不禁一呆，忖道：赵姑娘配的解毒药物，果然药中极品，其对医药上的才华，恐不在其父之下。

但见七王爷笑一笑，道：

“我早醒过来，不理睬盈儿，是怕她哭闹……”

肖寒月点点头，道：

“王爷，找到了一个锦盒，不知是不是藏的诏书……”

“在那里，给我瞧瞧……”七王爷挣扎欲起。

肖寒月按着七王爷，低声道：

“王爷保重身体，别太激动。”

取出锦盒，递了过去。

“是它，是它……”七王爷接过锦盒，仔细看去。

肖寒月掀起锦帐一角，让灯光进入。

七王爷看清楚后，脸上泛起一抹欢愉的笑容，道：

“好，好！他们骗得我好苦！”

肖寒月道：

“王爷，请多保重……”

七王爷道：

“寒月，目前的形势如何？要不要调派大军助你一臂之力？”

肖寒月微微一笑，忖道：听他口气，已动了强烈地求生意志，略一沉吟，道：

“王爷，目下最重要的事情，先要治好王爷的毒伤……”

七王爷苦笑一下，道：

“医好恐非易事，也许可以再延长一下毒性发作之期。”

肖寒月道：

“赵姑娘留下的药丸，还有多少？能支持多少时间？”

“药丸不多了……”七王爷说：“大概还可以用个二、三次吧？但敝王府中，珍藏了一支野山老参，和三颗千年雪莲子不知是否有用？”

肖寒月道：

“王爷，既然藏有千年珍品，我想闲云大师也许有施用之法，不过，寒月觉得，最重要的，还是找到对症之药。”

七王爷道：

“对症之药，要如何去找？”

肖寒月道：

“这个，请王爷放心，寒月会想办法！”

七王爷苦笑一下，道：

“寒月，不要太冒险！”

肖寒月道：

“等一下，王爷放心，寒月会量力而为，王爷好好休息，寒月告退。”

七王爷道：

“我知道，我还有要事相托。”

肖寒月道：

“王爷吩咐。

七王爷道：

“打开锦盒。”

肖寒月接过锦盒，犹豫不决。

七王爷笑一笑，道：

“打开它！”

肖寒月打开锦盒，取出一个折叠的黄绫，道：

“王爷，这个……”

七王爷道：

“那就是三王会衔的密诏，也害苦了五哥和老八……”

肖寒月接道：

“王爷，请收起来。”

七王爷望着肖寒月微笑颌首，内心中大表赞许，暗道：他竟然连看也不看，这个年轻人当真是难得一见的君子人物。

接过密诏，七王爷贴身放好，道：

“寒月，我如不幸死去，想办法取去密诏，能送给五王爷、八王爷看看更好，如是没有机会，就想办法把它毁去。”

肖寒月心中明白，这件事关系很大，答应了七王爷才会安心。点点头，道：

“是！寒月记下了，”

七王爷道：

“劝劝盈儿，告诉她，我很好。”缓缓闭上双目。

肖寒月把锦盒放在七王爷的枕边，向外退去，却听七王爷叫

道：

“把盒子带出去毁了它。”

肖寒月略一沉吟，取过锦盒，双手用力，锦盒化作碎粉。

七王爷微启双目，笑一笑，道：

“寒月，你很细心。”

肖寒月道：

“我会把碎末分散埋掉……”

“谢谢你了，……”七王爷说：“我把盈儿也交给你了？”

肖寒月点头一笑，退了出去。

张岚人已退入厅中，急急说道：

“王爷的精神好吧？”

“不错呀！发生了什么事？”

张岚道：

“肖兄弟，你看可不可以把王爷移入内宅？”

肖寒月道：

“为什么？”

张岚道：

“四周已现敌踪，这座厅，防守不易！”

肖寒月道：

“小弟觉着，暂时不宜移动，天亮再说，张兄请带侍卫，防守花厅……”

张岚接道：

“侍卫已伤亡了五分之一，我怕他们顶不住，来人都是高手。”

肖寒月道：

“不要紧，用匣弩、强弓，配合阴阳伞，再由谭老前辈和郡主支援，大概可以应付了，何况，我们还会支援……”

张岚淡淡一笑，道：

“兄弟，郡主也可以出手拒敌……”

肖寒月道：

“郡主是一个很大的力量，‘银月飞霜’可以及远，而且，她已经练熟了施展‘银月飞霜’的手法，威力之强，就算是第一流的高手，也难挡锐锋，只不过，在调配拒敌的位置上，要多用一点脑筋了。”

张岚道：

“好！好！七王爷如看到了郡主的高强身手，心中一定很快乐。”

肖寒月点点头，黯然说道：

“张兄，好好照顾王爷，不过，对抗强敌，需要很好的精神，张兄把守值人手分配好，也该好好的休息一下了。”

张岚道：

“谢谢你了，兄弟，真是一语提醒梦中人，我心急如焚，已一日夜未曾合眼，遇上强敌，如何应付……”

“是！小弟也瞧出了张兄倦容隐隐……”肖寒月说：“体能的过度透支，对保护王爷的大任，只怕也有所妨碍。”

步出厅外，常九早已在暗影中迎了上来，低声道：

“肖兄弟，咱们出去一下。”

肖寒月微微一怔，道：

“到哪里去？”

常九道：

“有人找你!”

肖寒月一皱眉头，道：

“是谁?”

常九道：

“不知道，不过，去瞧瞧就知道了。”

肖寒月沉吟了一阵，道：

“来人找到了常兄?”

常九微微一笑，道：

“对！来人亦精通潜踪、遁形之术，在花园之中，隐伏了很久，被我发觉了。”

肖寒月道：

“除了常兄之外，还有别人追到他们吗?”

常九道：

“除了闲云大师莫可预测之外，其他的人，尚未发觉，来人指名要见你!”

肖寒月点点头，道：

“好啊！咱们去瞧瞧，不过，双方对阵，凶险万端，常兄，要自行小心!”

常九道：

“搏杀强敌的本领，我虽没有，但逃命的本事，我还可以应付。”

肖寒月紧随常九之后，在花树中潜行，直到园墙边缘，尚未发现人踪，但常九却发现留下的暗记。低声道：

“他们在王府外面见面。”

“走吧！我倒要见识一下，是何等人物……”肖寒月神情肃

然的说：“最好是二先生，我们能够面对面的作生死一搏，也可以减少一些伤亡。”

常九微微一笑，道：

“好！肖兄弟豪气干云，小兄好生佩服。”

两人飞身跃出围墙，但见一哨兵勇，高举火把，枪在手，刀出鞘地巡行而来。

敢情应天府已派出兵马巡守王府，只不过，他们只巡守府外，似是未得王爷之令，不敢进入王府之中。

这一批兵勇，军威壮盛，为数甚多，常九大约的估算一下，至少有百名左右。

这就不是一般的巡守了，而是大军出动，随时准备迎击强敌。

肖寒月心中亦觉奇怪，看军容威势，已不像是金陵城防营的兵勇，而是正式临阵御敌的军勇。

直待那一哨人马过去，肖寒月才站起身子，道：

“常兄，他们在哪里？”

常九缓步由暗影中行出，道：

“肖大侠赴约而来……”

但见不远处一个土堆，突然裂开，行出一个身着土黄衣服的瘦小汉子，道：

“在下恭候多时了。”

如若他不裂土现身，肖寒月绝对想不到他藏在土堆中。

常九一皱眉头，欲言又止。

肖寒月说道：

“我姓肖，哪一位要见我？”

“走！区区带路，不过，肖大侠可以放心，约你见面的人，绝无恶意。”

“就算他设下毒谋，肖某何惧。”

“好气派……”黄衣人转身行去。

肖寒月和常九紧随身后，竟然行入了不远处一座民房之中。

推门而入，掀开了一个黑色帷幕，里面灯火通明，竟然坐着一身白衣的赵幽兰。

女婢杏花，侍立身侧，手中捧着一个长约二尺的竹筒。

“是你？赵姑娘……”肖寒月急向前，行近了赵幽兰。

“有点意外是不是。”赵幽兰缓缓说道：“我本不应来的，但是，我不放心。”

肖寒月接道：

“寒月却心急如焚的，希望早见赵姑娘。”

赵幽兰挥挥手，那身着土黄衣服的瘦小人，退了出去，常九识趣跟着退出。

杏花笑一笑，道：

“肖公子，我给你沏碗茶去。”也跟着退入内室。

灯光明亮的小厅中，只剩下了赵幽兰和肖寒月两个人。

赵幽兰道：

“你先说吧！找我有什么事？”

肖寒月忽然发觉，温婉娴静的赵幽兰，具有了和过去完全不同的气势，一种君临天下，统率一方的气势，和以往的赵幽兰，大不相同，不禁一呆。

赵幽兰一笑，道：

“说话呀！我在问你？”

肖寒月道：

“我？我看还是赵姑娘先说吧？找寒月有什么事？”

赵幽兰道：

“好！我先说，你不相信我，我要忍耐一些时间，你却偏要出动对敌，是不是觉着你那一身武功，已天下无敌？”

口气也变了，和已往那种轻声婉转，完全不同。

肖寒月道：

“我想寒月不是这个意思？”

赵幽兰道：

“你见到二先生的实力，不过是十之三四，他还有大部分的力量，没有动员，一旦出动，只怕会闹得玉石俱焚，就算你个人能够保全自己，但其他的人，绝难幸免，你不为别人想，难道连你那位心上人的小郡主也不关心吗？何况，你保全自己的机会，也不太大。”

肖寒月吁一口气，道：

“寒月个人生死事小。”

赵幽兰接道：

“看来，你是不太相信我的话了，好！咱们先求证一下如何？”

肖寒月道：

“如何一个求证之法？”

赵幽兰道：

“你知道我不会武功，但你想伤害我，却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

肖寒月道：

“这件事太严重了。”

赵幽兰接道：

“好！那我攻你几招，试试看，你能不能接得下来？”

肖寒月的心目中留有温柔婉约的印象，但此刻给他的感觉，却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感觉。

“肖兄，小心了，”赵幽兰突然一扬右手，一片形如云雾的白色粉末，疾洒而出。

不知是什么奇毒药粉，肖寒月急急闭住呼吸向后退了一步。就是这退后一步的工夫，耳际已响起了嗡嗡之声，很多只蚊虫，绕面飞舞，看样子，似是随时可能被叮上一口。

赵幽兰清脆但含着冷厉的口音，缓缓说道：

“肖兄，不要妄动，那是毒蚊，恶毒无比，只要被它们叮上一口，立刻会晕过去的。”

肖寒月苦笑一下，道：

“幽兰，你要证明什么？”

赵幽兰道：

“你自己想想看，你的快剑，能不能斩毙攻向你的毒蚊。”

肖寒月道：

“不能，它们太小了。”

赵幽兰道：

“你能够做到什么？”

肖寒月接道：

“杀你，如果你真是我的敌人，在你洒出药粉的同时，我有很充裕的时间杀了你。”

赵幽兰叹息一声，道：

“不错，但你一样会死在我的毒蚊下，肖兄，犯得着吗？”

但见那飞绕在面前的巨蚊，纷绘跌落在地上死去。

肖寒月呆了一呆，道：

“这是怎么回事？”

赵幽兰道：

“我只是证明给你看，一个人单凭绝世武功，不一定战无不胜，如果我早些放出毒蚊，你还有接近我的机会吗？”

肖寒月沉吟了一阵，道：

“没有！”

赵幽兰微微一笑，道：

“要你承认自己太任性，实在是一件不容易的事，唉！至于那些白色的药粉，正是这些毒蚊的克星，但对毒蚊又有一种吸引味道，它们飞蛾扑火，自寻死路，你也在药粉保护下，才未受到伤害，当然，你如不肯听话，挥剑行动，那些药粉被你的剑气汤开，就给了毒蚊可趁之机，这就是喝令你不要动的原因。”

肖寒月道：

“赵姑娘请在下来，只有这件事吗？”

赵幽兰道：

“我知道，我在你们心目中，已经不是个温柔可爱的赵幽兰，而是一个培养毒物、形如女巫的可怕人，但我的用心，唯天可表，我不愿你受到伤害，也不愿小郡主受到伤害。”

肖寒月接道：

“她和你……”

“没有关系，但你总听过爱屋及乌这句话吧？”赵幽兰说：“她很可爱，如果受到伤害，你一定很伤心。”

肖寒月叹息一声，道：

“幽兰，现在最需要救助的不是郡主，而是七王爷，他中毒很深，群医束手，急需姑娘出手救他了。”

赵幽兰道：

“告诉我关于他毒发的情形、症状？”

肖寒月仔细地说了七王爷症状、病情后，叹道：

“幸得姑娘给在下一瓶御毒药物，就是那一瓶药物，才保全了七王爷一条命。”

赵幽兰道：

“那瓶药物有效？”

“是的！如七王爷有了三长两短，江南半壁的文武大员，恐怕都会受到牵累。”肖寒月说：“那时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势。”

赵幽兰接道：

“那瓶药物如若有效，我可以再给你两瓶，但如要完全疗治好他的伤势，那恐怕还要看过病人才行。”

肖寒月接道：

“姑娘，七王爷现在花厅，姑娘可否去瞧瞧他的伤势。”

赵幽兰沉吟了一阵，高声道：

“杏花……”

杏花捧了一个茶碗，缓步行了出来，笑道：

“小姐，我在烧开水。”

赵幽兰冷冷说道：

“杏花，计划完成了没有？”

杏花道：

“回小姐，完成了。”

赵幽兰道：

“肖兄，有件事，要你决定？”

肖寒月道：

“什么事？”

赵幽兰道：

“我现在如果去救七王爷，很可能会误了大事。”

“大事”肖寒月说：“我想不出，还有什么事比救七王爷更大。”

赵幽兰道：

“二先生手下控制的一批力量，十分强大，如若他全力施为，你们绝对无法抗拒。”

肖寒月道：

“只要七王爷病症好转，可以调动大军对付。”

赵幽兰苦笑一下，道：

“这恐怕来不及了，唯一上策，是釜底抽薪。”

肖寒月道：

“如何一个抽法？”

赵幽兰道：

“把这批力量，纳入我的控制之下。”

肖寒月呆了一呆，道：

“可能吗？”

杏花冷笑一声，道：

“肖公子也许不知，现在，已有百名高手，在小姐的控制之下，只要小姐一声令下，他们都会奋勇向前，死而无怨。”

肖寒月一皱眉头，道：

“幽兰，你要控制这一批力量作什么？”

杏花道：

“帮助你呀？”

“帮我？”肖寒月说：“我无意争雄江湖，要这些力量作什么？”

杏花道：

“唉！我的公子爷，那些力量，如不能入小姐掌握，就是二先生的死士。”

肖寒月恍然大悟，道：

“原来，幽兰姑娘在和二先生争取控制这个组织。”

赵幽兰接道：

“你想明白就行了，现在，你是否还要勉强我去救七王爷？”

肖寒月略一沉吟，道：

“如若在下有能力勉强姑娘，我赞成你去救七王爷？”

赵幽兰一皱眉头，道：

“你读书万卷，难道连轻重缓急，都不能分辨吗？”

肖寒月道：

“也许在下的看法和姑娘不同。”

赵幽兰接道：

“七王爷的生死，不过是一个人的事。如若我失去了控制那个组织的机会，遭殃的就不是一两个人了，包括七王爷和你肖公子在内，都将在劫难逃。”

肖寒月道：

“如是七王爷不幸死去，造成的情形是大军征战，千万人头落地，和咱们数百人的生死比较起来，那又是不大相同了。”

赵幽兰叹息一声，道：

“看起来，我犯了一个很大的错误，不应该找你见面？”

肖寒月道：

“幽兰，我希望你听我一次话，好么？先去救七王爷，以后事，我听你的？”

赵幽兰突然微微一笑，道：“你说的可是真话。”

肖寒月道：“绝对是由衷之言。”

赵幽兰道：

“好！我跟你去，不过，这在计划之外，误了大事，你可要一身承担。”

肖寒月道：

“当然，在下会承担一切后果。”

杏花面现惊恐之色，急道：

“姑娘，救出老爷要紧，七王爷的事，容后再说。”

赵幽兰黯然一叹，接道：

“肖公子对我有救命之恩，而且，千万人的生死，总是重过数百人的死亡，咱们就先去救七王爷吧！”

杏花摇摇头，欲言又止。

肖寒月倒是有些不安了，如若因救七王爷，耽误了赵姑娘救出父亲的机会，那可是一件很大的憾事。

但七王爷命在旦夕，好不容易说动了赵幽兰，实也不宜改口。

离开民舍时，肖寒月才发觉这民舍外面布伏着很多的劲装大汉。

但是使肖寒月惊奇的是，文雀、武凤也在其中，而且，常九早已被人制服，点了穴道。

如若这些人现身拦阻，肖寒月自无法轻易而入，显是，赵幽

兰有意地要他入室相见。

医术、药物的运用，再加上卓越的才慧，竟使一个不会武功的纤纤弱女子，纵横于江湖高手群中，如臂使指，运用自如，肖寒月不禁生起了一缕敬畏之心。

以赵幽兰这等出奇的成就，如若想控制肖寒月，只怕也不是什么困难的事。

赵幽兰挥手示意放了常九，目光一掠文雀、武凤，道：

“你们两个跟我进入王府中，其他的人，在此待命，听我的号令行动。”

环布在四周的劲装大汉，竟然个个抱拳一礼，散失于夜暗之中。

文雀、武凤伸手提两个黑布包袱，背在身上，肖寒月目光转动，发觉包袱很大，却不知内藏何物。

赵幽兰一挥手，道：

“肖兄带路吧！”

常九穴道已解，抢在前面，道：

“区区带路。”

转身向前行去。

赵幽兰低声道：

“常前辈，对不住啦！”

常九淡淡一笑，道：

“姑娘才华大展，常某人敬佩得很。”

赵幽兰接道：

“得罪之处，晚辈定有回报，希望常前辈别放在心上。”

常九道：

“岂敢，岂敢。”举步行去。

文雀、武凤看看肖寒月，欲言又止，分左右紧守在赵幽兰的身侧。

花厅中灯光明亮，厅外戒备森严，肖寒月肃立榻侧，文雀、武凤并立在赵幽兰的身后，杏花却坐在大厅一角，朱盈盈站在肖寒月的身旁，张岚守在花厅门口。

赵幽兰仔细诊断过七王爷的脉象之后，淡淡一笑，道：

“中毒很深。”

肖寒月心头一沉，接道：

“没救了吗？”

朱盈盈突然行前两步，屈膝跪下，道：

“兰姐姐，你一定要救救我爹。”

“郡主请起。”赵幽兰扶起了朱盈盈说：“中毒虽深，既然我来了，自然要还给郡主一个很健康的父王，尽我之能疗治好七王爷的伤势。”

“谢谢兰姐！”朱盈盈又拜了下去。

赵幽兰扶住了郡主，叹口气，道：

“不过……”

“赵姑娘，有什么话尽管请说，”“我们一定遵照办理。”

赵幽兰摇摇头，道：

“别把我看得如此不肖……”

肖寒月急道：

“姑娘不要误会，请恕在下情急失言。”

赵幽兰道：

“我只是想说明，可能遭遇到的麻烦，使郡主有所准备。”

朱盈盈道：

“小妹恭候兰姐的吩咐。”

忧患煎熬，使得纯洁如玉的郡主，突然成熟了不少。

赵幽兰道：

“七王爷一定能救，不过要很长一段时间，大概总在四个时辰以上。”

肖寒月接道：

“药物方面可已齐全。”

赵幽兰道：

“药物齐备，只是七王爷中毒太深了，一下子逼出全身之毒，要很长时间。”

肖寒月接道：

“这真是麻烦姑娘了。”

赵幽兰道：

“重要的是二先生发觉了危机之后，一定率众攻来，如若你们抗拒不住，不但七王爷救不成，王府中所有的人，恐都将玉石俱焚。”

肖寒月道：

“姑娘不是控制有一批人手吗？”

赵幽兰道：

“我无法分身，只怕很难调度他们，这批力量，不能计算在内。”

张岚高声说道：

“赵姑娘，王府中人，都愿为王爷尽忠效命，死而无怨。”

“张老前辈，不是生死的事，”而是关系着成败，一旦失败，

诸位力救七王爷的心愿，岂不是尽付流水？”

张岚道：

“这个，这个……”

肖寒月道：

“姑娘的意思呢？”

赵幽兰道：

“尽量调动人手，列阵以待，一旦二先生率人攻来，我希望你们能抗拒到天色入夜时分。”

肖寒月抬头看去，天已微明，点点头，道：

“好！我们立刻准备，强弓匿弩，分布成四方蛇阵，以便相互支援。”

赵幽兰道：

“我没有读过孙子兵法，不知布阵之法，不过，集中一些高手，赶援四面，无论如何不能让他们攻入医救王爷的地方。”

肖寒月道：

“尽我们全力施为，姑娘但请放心。”

赵幽兰道：

“救助王爷的地方，是在厨房，以那里为中心，四周布守。”

朱盈盈微微一怔，道：

“为什么要在厨房？”

赵幽兰道：

“要用竹笼蒸出王爷体内之毒，必须借重厨房设备，当然，火候要控制得宜。不可太大，也不能太小，这不用你们费心，找一个好的火工，交我指导就成。”

肖寒月道：

“还要准备什么？”

赵幽兰道：

“陈年老醋百坛，大型竹笼一个，老参半斤，童鸡三只，两个健仆，两名小婢。”

张岚接道：

“这些都是现成的，在下立刻调派。”

赵幽兰接道：

“男仆、女婢，都要王爷的亲信，随时帮王爷净身。”

张岚点头。

肖寒月道：

“还有什么需要？”

赵幽兰道：

“尽出可用之具，蓄满清水，分布各处，以防火攻。”

张岚道：

“立刻去办！”

赵幽兰道：

“肖兄，一切布置完成之后，告诉我一声，我再动手救人，现在，我要休息一会了。”

言罢，闭上双目，伏椅睡去。

杏花突然开了口，道：

“诸位，也该出去养养精神，明日之战，必将是惨烈绝伦。”

肖寒月一拉朱盈盈，退了出去，张岚也悄然退出，顺手带上厅门。

肖寒月和闲云大师、张岚、常九、白玉仙等，研商了一阵，决定把所有的精锐人力，全部集中王府，本在赵府中养息的神刀

唐明和向中天等，以及守护赵府的王守义和手下四十名捕快，也调入王府。

张岚传王府令牌，调入了巡守营两百名兵丁，其中一百名弓箭手，由肖寒月调度部署，把厨房作中心，布成了四方蛇阵，一切部署，准备完全，已经是日上三竿时分了。

肖寒月步入花厅，杏花早已清醒，但赵幽兰和七王爷仍在沉睡未醒。

杏花举手示意，要肖寒月举止小心，不要惊醒了赵幽兰。

肖寒月点点头，行近杏花，道：

“看上去，幽兰姑娘很疲劳。”

“是的，”杏花黯然接道：“自从老爷失踪之后，姑娘一直就没好好的休息过，只要她能撑下去，她就不停地工作、思考，以她身体的娇弱，如何能担负起如此夜以继日的工作，目前这些成就，都是她搏命苦拼换来的。”

肖寒月点点头，道：

“实在是苦了她！”

杏花低声道：

“你如果真的怜惜姑娘，为什么不帮助她？”

肖寒月道：

“帮助她，我能帮上忙吗？”

杏花道：

“能，而且是唯一能够帮助她的人，婢子好担心……”

肖寒月接道：

“你担心什么？”

杏花道：

“我担心她这种狂热的工作，有一天会让她性情大变，而陷入疯狂。”

肖寒月无限关怀地道：

“会有这样地严重吗？”

杏花道：

“她胸有块垒，情无所寄，成就越大，危险越高，肖公子，你要救救她呀！”

锦帐中的七王爷突然睁开了眼睛，瞧瞧帐外的肖寒月和杏花，重又闭上双目。

肖寒月道：

“寒月极愿尽力，但却不知从何着手？”

杏花叹息一声，道：

“唉！肖公子本是聪明绝伦的人，怎么会变得如此笨？”

肖寒月道：

“在下真的想不出来，姑娘何不教我？”

杏花道：

“你真的不知道，小姐一腔柔情，早已倾注于你吗？”

肖寒月呆了一呆，道：

“从未听她说过。”

“这种事，你要她一个女孩儿家如何开口。”杏花苦笑道：“你应该从她的言行之中感受得到才对！”

肖寒月想了一下，忖道：不错，她对我确有不同之处，我怎么就想不到这方面去？

只听杏花接道：

“肖公子，我知道她已经准备好了救助老爷的计划，约你见

面，是希望你能助她一臂之力，料不到反而被你逼她来救七王爷。”

肖寒月吃了一惊，道：

“真的？”

杏花道：

“我为什么骗你。”

肖寒月接道：

“我没有逼她啊！”

杏花道：

“要怎么才算逼呢？你词锋锐利，逼得她连找你的目的都说不出口。”

肖寒月接道：

“想不到我肖寒月竟是如此的咄咄逼人……”

杏花接道：

“当然罗！天下除你之外，大概再没有人能够逼她就范了，她不忍忤逆你，才变了心意，来救七王爷……”

“这一点，在下十分感激……”肖寒月有些愧咎地说：“此间事了，在下当全力以赴，救出赵神医。”

杏花微微一笑，道：

“还要救幽兰姑娘？”

肖寒月道：

“怎么救呢？”

杏花低声道：

“爱惜她，娶她为妻……”

但闻张岚的声音，传了进来，道：

“肖公子，赵姑娘，诸事齐备……”

他的声音很大，伏椅沉睡中的赵幽兰竟被吵醒，挺身而出，见太阳高照，不禁怒道：

“杏花，你这丫头，为什么不叫我？”

赵幽兰余怒未息的，又道：

“二先生中午过后，一定会发动攻势，王府外面那数百兵勇，如何能阻拦得住，我们时间宝贵，寸阴必争，你不叫醒我，可能误了救七王爷的大事。”

杏花道：

“婢子看小姐难得有如此一场好睡，不忍惊扰。”

肖寒月道：

“幽兰，别怪杏花，我们也是刚刚准备好。”

这时，两个宫女，捧着面水进来。

肖寒月低声道：

“幽兰，你冲洗一下，我在厅外等候。”

去了姑娘的称呼，只是幽兰两字，而且一声比一声亲切，只叫得赵姑娘心头乱跳。

“不用走了，我洗下脸咱们立刻行动……”赵幽兰简单洗把脸，道：“你先点了七王爷的晕穴，叫人抬到厨房去。”

肖寒月道：

“一定要点穴道吗？”

赵幽兰点点头，道：

“醋中蒸人，是一件很痛苦的事，他贵为王爷，几时受过这种痛苦，只怕他忍受不了。”

肖寒月道：

“穴道被点，不会影响到治疗效果吗？”

赵幽兰道：

“不会，但你手法要轻。”

肖寒月点点头，行向榻前。

七王爷早就醒了，每句话都听得清清楚楚，但他闭目不睁，装作未醒，任凭肖寒月点了穴道。

位极人臣的七王爷，心中早已准备认了，他明白，这是他唯一求生的机会。

厅下的一切准备，早已就绪，笼已上锅，笼中竹蓖已都取下，七王爷被脱光衣服，放入大蒸笼中。

笼下大铁锅内，满载了一大锅百年陈醋，锅底已烧起熊熊大火。

赵幽兰行近蒸笼，踏上早已备好的木椅，道：

“扶起七王爷。”

两个伺候在锅台边的王府忠仆，由笼中扶出七王爷。

赵幽兰取出金针，刺了七王爷十二处穴位，道：

“照顾到，只要锅中陈醋冒出热气就行，火不能大，也不能断，看到金针刺中之处，有些黑血向外冒出来，立刻叫我。”

两个忠仆应了一声，小心翼翼地照顾着。

七王爷汗出如雨，全身的肌肉都在颤动，看样子似是相当地难过，但他穴道被点，无法挣动说话。

赵幽兰在厨房中不停地来回走动，焦急之情，溢现眉宇。

肖寒月缓步行了进来，点点头，道：

“幽兰辛苦了。”

赵幽兰霍然停下脚步，探首望望天色，道：

“什么事？”

肖寒月道：

“没有事，七王爷的情形怎么样了？”

赵幽兰道：

“别骗我，告诉我，我才知道控制七王爷的病情、变化？”

肖寒月道：

“看来，什么事，想瞒过你，都不大容易了？”

赵幽兰道：

“说吧？情势怎么样了？”

肖寒月道：

“发现了敌踪，不过，还没有入侵行动！”

赵幽兰沉吟了一阵，突然由衣袋中取出了一瓶药物，道：

“这一瓶有五十粒丹丸，人选由你决定，但不要人数太多，以这座小院防守的需要为主。”

肖寒月道：

“你的意思是……”

赵幽兰道：

“我至少还需要三个时辰，你们要拒抗敌人，不准被他们攻进来，撤入这小院落的人，每人给他们一粒药丸。”

肖寒月接道：

“我明白了，这药丸可以拒挡毒蚊侵袭。”

赵幽兰道：

“实在抵挡不住时，招呼杏花一声，但这是最后的手段，因为，药丸太少，我不能每个人都给一颗，这些东西可以伤人，但却无法分辨敌我，它们一视同仁，可能的结果是，王府中受伤的

人，比敌人还要多些，除此之外，秘密外泄，必将引起很多怪异的传说，虽然，这些东西伤人之后，会很快死亡，但未死之前仍有伤人之能。”

杏花突然接道：

“姑娘，白天放出，它们会爬、飞很远，只怕要伤到很多的无辜百姓。”

赵幽兰道：

“能不用，最好不用，但七王爷在疗治毒伤时，很容易受到伤害，个中利害，你肖大侠自己去酌量吧？”

肖寒月顿感心头沉重，点点头，道：

“我明白，幽兰，以保护七王爷为主，我再去调整一下部署。”

目光转注到杏花的身上，接道：

“杏花姑娘，听到我的招呼时，你就不要犹豫。”转身向外行去。

赵幽兰道：

“还有一件事……”

肖寒月停下脚步，道：

“姑娘吩咐？”

赵幽兰忍不住微微一笑，道：

“你几时变得如此多礼了。”

肖寒月尴尬一笑，道：

“幽兰，我一直很敬重你。”

杏花叹口气，道：

“姑娘不要你敬重她，而是要你……”

“杏花，不说话，没人认为你是哑巴。”赵幽兰望着肖寒月，

说：“百密一疏，二先生可能有逃过毒虫的方法，所以，要几个武功高强的人，守在这厨房内外。”

肖寒月道：“在下立刻安排。”转身一跃而去。

但闻一个男仆高声说道：

“姑娘，针口处冒出黑血了。”

赵幽兰吁一口气，道：

“快些扶王爷出来。”

两个男仆疾速地把一条围巾，围在七王爷的腰上。

厨房中早已搭好一张软榻，把七王爷放在榻上，才招呼赵姑娘。

医者父母心，赵幽兰很勇敢地转过身子，查看七王爷身上的伤势。

这时，七王爷身上只围了一条毛巾。

赵幽兰指挥两个女婢，用白绫拭去针处溢出来的黑色血液。

只见金针刺中之处，都隆起了一个黄豆大小的紫色肉球。

十二处金针刺中之处，全都一般模样。

赵幽兰低声道：

“我拔出金针之后，你们挤出那隆起部分的紫色中毒血，不要手软，一定要挤出红色血液，才能停手。”

拔出七王爷身上十二枚金针之后。两仆两婢也开始动手。

他们心中明白，此事关系着七王爷的生死，果然下手很重，直到十二处紫色消失，挤出红色血液，四个男女满头大汗。

七王爷脸上有着很痛苦的表情，但他穴道受制，无法呼叫出声。

赵幽兰查看过伤口情形，点点头，道：

“用清水替王爷净身，然后穿上衣服，再叫我。”

缓步行出室外。

这是个小天井院，王府中人口众多，虽是厨房，也单独成一个院落。

肖寒月飞落院中，低声道：

“幽兰，王爷的伤势如何？”

赵幽兰道：

“刚刚挤出部分毒血，正在净身更衣。”

肖寒月道：

“那很好，可不可以把王爷移入书房，那里地点适中，防守容易。”

赵幽兰摇摇头，道：

“不行，你先去解开他身上穴道，让他服药，休息一个时辰，重新换过竹笼陈醋，还要蒸一次。”

肖寒月怔了一怔，道：

“好吧！那就不移动了。”大步行入厨房。

七王爷刚刚穿上衣服。

肖寒月解开七王爷的穴道，躬身说道：

“王爷：”

七王爷吁口气，道：

“谢谢你了，寒月，逆贼可有行动？”

“不瞒王爷，他们已开始进攻王府，不过，寒月已有部署，相信可以抗拒得住。”

肖寒月道：

“他们也在调动人手，源源进入王府，大概要午后才会动手，

全力抢攻，可能安排在入夜时分了。”

白玉仙道：

“看来，邪不胜正，他们还是有些害怕，才不敢在白天动手。”

肖寒月淡淡一笑，道：

“我们也在拖延时间，只要七王爷伤势已好，咱们就可以反客为主，和他们放手一搏了。”

白玉仙道：

“七王爷的伤势，什么时候可以好呢？”

肖寒月道：

“希望在掌灯以前吧！”

白玉仙道：

“是赵姑娘说的？”

肖寒月点点头。

朱盈盈突然接道：

“我相信兰姐姐的话。”

白玉仙道：

“肖兄，那些弓箭手、匣弩手，真的有用吗？”

肖寒月道：

“要他们单独拒敌，自然没有用，但如配合恰当，弓箭、匣弩，力量倒也不能轻视。”

白玉仙道：

“赵姑娘要我们暂时帮你。”

肖寒月道：

“好！那三位就编成一组，机动支援各处。”

此际，突闻杏花的声音传了过来，道：

“肖公子。”

肖寒月飞掠而下，步入厨房。

赵幽兰迎了上来，道：

“王爷找你。”

肖寒月行近软榻前面，七王爷低声道：

“放兵器的库房，是否已被敌人盘踞？”

白玉仙回顾了谭三姑一眼，道：

“老前辈，咱们留一个下来，照顾王爷。”

“老身留下，你和郡主去接应他们。”

赵幽兰道：

“不用了，肖公子的四方蛇阵，防护极严，只要来人无法突破，这里都很安全，三位武功高强，暂时不用留在这里了。”

白玉仙点点头，道：

“我们先出去瞧瞧。”

赵幽兰道：

“如若情势有变，三位先来通知我一声。”

白玉仙点点头飞跃而出，谭三姑紧随身后。

朱盈盈想了一下，也跟着行了出去。

王府并没有展开惊天动地的大战，但强敌来的都是高手，他们分由四面八方渗入府中。

肖寒月担心王爷的安危，护守整个王府，力量不足，立刻下令撤守。

两百多人再加闲云大师这些高手，四方蛇阵，却布守得十分严密，百丈方圆之内，当真是飞鸟难入了。

来人借机大批进入王府，但并未展开攻势，双方在王府之

中。暂成了对峙的局面。

肖寒月这方面吃亏的是无法放手攻敌，重点在保护七王爷的安全，这就完全成了守势。

当机立断，肖寒月下令打通房舍墙壁，使彼此接应灵活。

白玉仙等跃上屋面，肖寒月已飞跃而至。

谭三姑道：

“他们还未动手！”

肖寒月的拒敌之策是能把敌人排拒在王府外面最好，但如第一道防线无法守住，立刻撤入府中，以七王爷养息的厨房作中心，集中全部人力，在方圆百丈之内，和敌人决战。

肖寒月去后不久，三条人影，疾奔而入。

七王爷闭目躺在软榻上休息，人尚未睡着，但他却装作睡去，有些事，不理不问，可能省了不少事情。

飞入厨房的是谭三姑，白玉仙，盈盈郡主。

郡主望了软榻上的父亲一眼，低声道：

“兰姐，我爹的伤势如何？”

“不碍事了，郡主只管放。”

“兰姐真是神医，金陵城群医束手，但兰姐却妙手回春。”郡主突然跪拜下去。

赵幽兰急扶郡主，道：

“郡主，民女怎么敢当。”

白玉仙道：

“赵姑娘，我们奉肖公子的令谕，听候姑娘差遣。”

赵幽兰道：

“敌人攻势如何？”

白玉仙道：

“双方主力还未交接，但肖公子布的阵法，是以此为中心，防守百丈方圆之内。”

赵幽兰接道：

“咱们人手单薄，三位立刻撤回此地，以保护王爷为主。”

七王爷口齿启动，欲言又止。

肖寒月看出王爷似是有话要说，低声道：

“王爷有事，尽管吩咐？”

七王爷苦笑一下，道：

“其实说了也是没有什么用处，他们都是江湖高手，就算调集一些兵勇来，也是无用？”

肖寒月道：

“王爷安心养息，俟伤痊愈之后，再调集重兵一鼓荡平。”

“对那些江湖高手，大军恐也无用。”七王爷说：“只怕要劳动你的一干朋友了？”

肖寒月道：

“王爷放心，寒月会全力以赴。”

这时，赵幽兰缓步行了过来，接道：

“民女赵幽兰，叩见王爷。”轻提罗裙，向下拜去。

七王爷急急挥手，道：

“赵姑娘不用行礼，本王还未拜谢你的救命之恩呢？”

赵幽兰淡淡一笑，道：“民女不敢当”取出一个玉瓶，接道：

“王爷，先请服用药物。”

七王爷道：“好……”接过玉瓶，倒出两粒紫色的丹丸，吞了下去。

“休息一个时辰之后，民女再诊察一下，如果余毒未尽，恐怕还得再上蒸笼。”

七王爷道：

“行！姑娘觉得应该如何？本王一定遵从。”

肖寒月接道：

“两位谈谈，我先走一步了。”

转身一跃，飞出厨房。

肖寒月道：

“存放兵器的库房，尚在我们手中。”

七王爷道：

“很好，你辛苦一趟，兵器房内，有一把青虹宝剑，听说是千年以上的古物，能斩金切玉，削铁如泥，还有一柄红毛宝刀，也有断钉斩铁的功能，不知道对你是否有所帮助。”

“好极了……”肖寒月大为高兴地说：“有此利器，我们就增加了很多的胜算？”

七王爷笑一笑，低声地告诉了取剑方法。

肖寒月进入存放兵器的库房，顺利地取得了青虹剑和红毛宝刀。

但这两柄宝刀，交给何人使用，却是大伤脑筋，只好找常九商量。

常九道：

“当仁不让，青虹剑，你自己用，至于那柄红毛宝刀，最好交给闲云大师，但老和尚武功已入化境，叫人难测高深，他肯不肯用，很难预料。”

肖寒月接道：

“我也是这样想法，刀给闲云大师，青虹剑借给墨非子前辈，他是剑术名家。”

常九接道：

“不行，墨非子是用剑高手，但比起剑帝，还差得很远，而你是剑帝的传人，再说，青虹剑是王爷之物，墨非子是剑术名家，爱剑如狂，给他用过了，你怎好意思再收回。”

肖寒月沉吟不语。

常九脸色一整，道：

“肖兄弟，事有轻重，这一剑一刀两柄宝刀，可能关系着这一场大战的成败。神兵利器，在成就越高的人手中，发挥的力量就越大。”

肖寒月接道：

“好吧！我就留下青虹剑，但如闲云大师不肯接受红毛宝刀，又将如何？”

常九道：

“我跟你一起去见他，最好能说服他，照我的看法，老和尚似是已动了怒火，锄恶即为行善，也许他肯接受这把红毛宝刀。”

两人花费的口舌不多，闲云大师竟然接受了这柄宝刀。

不过，他说：“佛门戒杀，老衲在金山寺静修了六十余年，从未被江湖是非卷入漩涡，此番坠入红尘，不但动了嗔念，还要大开杀戒，老衲的半生静修，也因此付于东流，可叹的是这多年礼佛吟经，竟然是未能消去这一股无名之火，看到了那些孽障恶行，就算再堕轮回，也是在所不惜……”

常九接道：

“杀一人救千百人，何异积善，大师但请放心，我佛有灵，绝

不会责怪大师。”

闲云大师微微一笑，道：

“老衲已决定全力施为，常施主不用担心，但红毛宝刀是杀人利器，老衲不能据有，度过此劫，立刻奉还。”

肖寒月笑接道：

“宝刀为七王爷所有，用过后原璧归赵。”

闲云大师道：

“如若老衲战死，宝刀遗失，无法归还，肖大侠要代老衲担代了？”

肖寒月道：

“大师，真到了玉石俱焚的境界，人就没有了，还谈什么宝刀。”

闲云大师道：

“好！那就这么说定了！”

肖寒月恭恭敬敬送上红毛宝刀，看也没有看一眼，就收入了僧袍之内。

但闻步履急促，张岚疾奔而入，道：

“肖兄弟，初度接触之后，咱们撤入了预定之区，对方也未再向内抢攻，但他们外援源源涌入王府，刚才有三辆篷车进入府内，也不知车内坐的什么人物？”

肖寒月道：

“大概是铁甲人了？”

张岚道：

“要不要想个办法，阻止他们外援入内？否则他们人手越来越多了。”

肖寒月道：

“王府之外，不是有巡守营的兵勇把守吗？”

张岚道：

“是啊！我也在奇怪，为什么那些兵勇，竟然眼看到这些人进入王府，不肯阻止。”

肖寒月点点头，道：

“我想他们早已有了安排，才能畅行无阻，这件事，咱们目前还没有阻止他们的能力，只有在此决一死战了。”

张岚轻轻吁一口气，道：

“我想不明白，堂堂的王爷，平日威风八面，如今王府中闹得天翻地覆，怎会无人过问。”

肖寒月叹息一声，道：

“七王爷既未通知他们，他们自然可以装聋作哑了。”

张岚道：

“王守义带了应天府的精锐捕快，巡守营派来了精于射术的弓箭手，他们怎会不知道王府中出了事情呢？”

肖寒月道：

“他们当然知道，不过，既然无王爷的令谕，自然可以乐得清闲。”

张岚接道：

“我想不明白，七王爷总领江南军政大权啊！日后，他们要如何对王爷交代？”

常九笑一笑，道：

“张兄，也许他们有苦衷，无法插手。”

肖寒月道：

“对！我们不能仰仗外援，就算调入几百名兵勇，也无法阻止强敌入侵，再说，人多了，反而会碍手碍脚。”

张岚没有再争辩，转过话题，道：

“一切都依肖兄弟的吩咐，布置好了，还有什么吩咐没有？”

“请张兄代传令谕，要他们沉着应敌，各守岗位，就算被人突破阵势，攻了进去，也不要乱了阵法，违者立刻处死，唉！我知道他们阵法不熟，但形势逼人，无法多习练了。”

张岚道：

“好！我立刻传令下去。”

目睹张岚离去，常九忍不住低声问道：

“肖兄弟，你看能够抵拒得住吗？”

肖寒月道：

“有了宝刀，我倒觉着胜算大了很多，最重要的是，配合上必需尽量恰当，使强弓、弩箭能发挥出阻敌的力量。”

闲云大师微微一笑，道：

“看肖施主调度的灵活，老衲倒有击退强敌的信心。”

只听一阵急骤的竹哨声，传入耳际。

这也是肖寒月的设计，把竹哨声编配成一定的音律，传出不同的消息。

就算敌人近在身侧，也只听到了此起彼落的哨声，也不知道别有用意。

肖寒月虽然听出了传来哨声的用意，但却肃立不动。

果然，闲云大师、常九，都听出了那些哨声的作用，齐声说道：

“敌人已发动攻击，咱们出去瞧瞧。”

老和尚身法奇快，大袖一拂，人已窜出室外。

常九正待飞身而出，却被肖寒月一把拉住，低声道：

“唐明伤势如何？”

“好了十之六七，但他坚持出手，只怕是劝阻不了！”常九道：“把防守之距，缩小很多，彼此接应方便多了。”

肖寒月黯然一叹，由怀中取出一个玉瓶，道：

“这瓶中的药物，分给他们，要他们好好保管，我会告诉他们服用的时间。”

常九接过玉瓶，瞧了一眼，道：

“只怕不够分配。”

肖寒月道：

“先给重要的人，余下的再给捕快和弓箭手。”

常九略一沉吟，道：“我知道。”飞身跃出。

肖寒月吸一口气，跃上屋面。

敌人由正东方位攻来，肖寒月隐身在一座墙角处，观察交手的情形。

这时，连绵的房舍间的墙壁，已被打穿了很多门户，彼此相通。

只见十二个黑衣人，手中各执长刀，分成四组，缓步向前行来。

这时，哨声已停。

忽然弓箭声响，数十只长箭，由不同方位，疾射而出，分取十二个黑衣人。

十二个黑衣人长刀交错，布成一片刀幕。数十支箭，尽被击落。

但第二排长箭接踵而至，又逼得黑衣人挥舞长刀自保。

肖寒月暗暗点头，这些弓箭手，果然都是久经训练的人，对敌之间，十分沉着。

原来，肖寒月为了避免伤亡，这些弓箭手布成的方位，以内线移动为主，非必要，尽量不露身形。

但那十二个黑衣人已看出弓箭的方位。突然散布开去，长刀平胸。

只听长啸声起，十二个黑衣人分四组同时行动，每组三人飞跃而起，攻向不同的方位。

同时第三排箭雨，也射了出来。

这一次，是连续发箭。

十二个黑衣人，身在空中，刀法已不似站在实地的变化快速竟然有三个人中箭。

强弓长箭，劲道很大，一个被射中大腿，竟然对穿而过，一个被射中左肩，一个却被射入前胸心脏，倒摔在地上，不知死活。余下九个黑衣人，也被那一阵箭雨，逼得落着实地。

但分成四组的攻击，突然又合聚一处。

果然是训练有素的杀手，对敌之间，变化随心。

两个受伤的黑衣人，一咬牙，拔出长箭，鲜血泉涌。

如此重伤，竟无人惨叫出声，也无人瞧瞧倒在地上的同伴。

肖寒月暗暗叹道：二先生果然有非常之才，竟把他们一个个训练成狂悍的亡命之徒。

未受伤的九个黑衣人略一停顿，忽然跃起两人，疾扑而上。

黑衣人轻功极佳，一丈七八的距离一跃而至，接近房舍，立刻把身体贴在墙壁上，缓步向屋角移动。

就在两人接近墙角时，两把刀同时冒了出来，快如闪电，似是早已在蓄时戒备，等机会作雷霆一击。

两个黑衣人举刀对挡已来不及，被快刀刺入前胸要害，立刻毙命。

刀出人现，正是神刀唐明和流星刀何刚。

七个人同时发动，飞扑向唐明、何刚。

但唐明、何刚一击得手，立刻退回，转过墙角，两匣弩箭，连珠射出。

匣弩及时发射，一匣十只，五个黑衣人伤在弩箭之下。

这些匣弩和弓箭手，平时绝对无法伤到这些身手矫健的黑衣人，但在肖寒月巧妙的配合之下，竟然发挥了无比威力，连伤江湖高手。

但闻厉啸划空，两个未受伤的黑衣人，贴地翻滚，退出了两丈多远，隐在两株树身之后。

十二个黑衣人一轮抢攻之后，还未待肖寒月等出面，已经折伤了十人之多，可算得一场惨败。

肖寒月心中忖道：他们大概由这些啸声来指挥行动了。

心念转动，果见三个铁甲人大步行了过来。

肖寒月对付过这些铁甲人，但都是一对一的拼斗，现在，突然出现三个铁甲人并肩而来，亦不禁为之一呆，忖道：一个铁甲人已是极难对付，这三个铁甲人加在一处，威力不知是如何强大了。

他们身披设计完善的重甲，弓箭、匣弩是绝对伤不了他们的，肖寒月立刻下令，弩箭手转入后阵，能够使用重兵器的立刻更换，以铁棍、铜锤之类兵器，伏击暗袭，不可和铁甲人正面交

手。

事实上除了这些兵勇之外，大都知道铁甲人的厉害。

肖寒月无法知道手中削铁如泥的青虹宝剑，能不能对付铁甲人那些纯钢的厚甲，但他知道郡主手中的“银月飞霜”却是可以穿透铁甲，立刻把朱盈盈调了过来。

一向高傲的墨非子此刻似乎也对肖寒月的调度指挥，生出敬意，除了身佩长剑之外，选了一把五十二斤重的大关刀。

闲云大师飞跃而至，低声道：

“肖施主，红毛宝刀能不能对付铁甲？”

肖寒月摇摇头，道：

“我不知道，不过，青虹剑、红毛刀，都是用作抗拒强敌，就算损毁了，王爷也不会责怪咱们。”

闲云大师道：

“好！有了肖施主这句话，老衲就放心施为了。”

“大师，那些铁甲人，除了刀枪不入之外，还藏有凶厉暗器，大师要多多小心。”

闲云大师微微一笑，道：

“看肖施主布阵调度，不只是一个武林高手，而是精熟兵法的将军，老衲心中至为佩服，绝不会作出有违军令的事。”

“大师过奖，寒月当受不起。”

只听一阵阵竹哨声此起彼落，整个阵势开始流转变动起来，对付铁甲人的高手，转向了正面。

哨声停下来，三个铁甲人已然逼进了阵前。

所有的人，都隐在屋角墙后，数百人布成的防守阵势，眼前却不见一人。

三个铁甲人略一停顿，中间一人，却快步直向前面冲来，显然是准备破壁攻入了。

但隐在屋角的朱盈盈，也立刻发动，“银月飞霜”化成一片银光，有如轮月盘转，飞旋斩下。

铁甲人对“银月飞霜”似是有所顾忌，右手一抬，一支短矛飞射而出，迎向“银月飞霜”。

两件兵刃之后，分有钢索和天蚕丝索操纵，可以在空中折转。

银芒忽沉，削向铁矛，利刃过处，粗逾儿臂的铁矛被一削两断，但那铁甲人左臂一抬，竟然抓住了丝索。

想来，这些铁甲人吃过了“银月飞霜”的大亏之后，已想出了一个对付的方法。

左手绞上丝索，铁甲人突然发出一声厉啸，转过身子，扑向屋角。

朱盈盈心头一震，连抖丝索，力道由丝索上传出，但却被铁甲人卸去，已无法再行操纵。

铁甲人右臂抖动，却收回了半只铁矛，然后，一拳捣出，坚硬的硬墙，竟被捣出一个大洞。

朱盈盈心中一急，眼泪也流了出来，眼看铁甲人破墙攻来，除了丢兵刃退避之外，已然无法抗拒了。

忽然间金风急劲，一把大关刀横里扫来，正是墨非子及时出手。

这些铁甲人虽然厉害，但行动却是不够灵活，大关刀挟千钧之力，击在右肩上。

但闻一声金钢大震，刀刃倒卷，墨非子也被震得双手发麻，

大关刀急忙脱手。

那铁甲人也被一刀震退了两步，口中连发怒啸，这一刀之力，碎石开碑，纵有铁甲保护，也是禁受不起，听他连声怪啸，想是受伤不轻。

肖寒月飞身而至，左手接过郡主手中丝索，低声道：“盈盈，交给我，退下去。”

朱盈盈点点头，退到一侧，左袖拭去脸上泪痕，道：

“我真的没有用，竟被他们抓住丝索。”

肖寒月微微一笑，道：“不能怪你……”目光一掠墨非子，接道：“放他进来。”

墨非子收刀而退。

肖寒月尽放丝索，那铁甲人感到对方似已弃了兵刃，心中再无顾忌，全力向前一冲，砖屑纷飞中，硬生生撞了进去。

肖寒月隐在墙后，暗运内功，青虹剑直刺过去。

果然，宝剑非凡，在肖寒月内劲辅助之下，直透铁甲，由左肋刺入心脏，拔出宝剑，鲜血疾喷而出。

肖寒月不容铁甲人身体倒下，抓住左臂，用力一带，把那铁甲人的尸体带出了四五尺远，跌在屋内。

朱盈盈破涕为笑，急急收起“银月飞霜”。

并肩站立在两丈以外的铁甲人，目睹同伴破壁而入，半晌不闻声息，甚感奇怪。相互望了一眼，举步向前行来。

这些铁甲人骠悍凶厉，但却并不愚蠢，两人并行，步行缓慢，似是在暗作戒备。

两人行到那破壁口处，只见同伴站在屋内，似是正和敌人相持。

这铁甲人的第二个缺点是，他们的眼光受铁盔所限，无法看到两侧景物。

两个铁甲人略一犹豫，突然冲入室内，口中同时发出一声怪啸。

一道寒芒，疾射而出，刺向左侧一个铁甲人的前胸。

原来，肖寒月扶起那铁甲人的尸体，人就隐藏在那铁甲人的前胸，后来的两个铁甲人，只见到同伴的背影，似是和人相持，却未料到杀机就隐藏在同伴身侧。

青虹剑透甲而入，刺中心脏。

这是致命的一击。

但那铁甲人垂死反击，双手齐抬，右手射出一支铁矛，但肖寒月已抽出长剑，闪向一侧。

左侧铁甲人射出铁矛之后，立刻倒了下去。

在肖寒月攻袭那铁甲人的同时，隐于屋角的朱盈盈也同时发动，“银月飞霜”挟一片寒芒，袭向右侧的铁甲人。

铁甲人第三个缺点是转动不太灵活，尤其是在这地方狭小的室内，光线暗淡，朱盈盈“银月飞霜”攻袭之处，又是铁甲人目光难及之处。

飞旋的寒芒，削中了铁甲人的面颊，竟然破甲而入。

墨非子飞跃而出，大关刀横扫过去。

金铁大震声中，朱盈盈收回了“银月飞霜”。

鲜血由左颊铁甲裂口处，喷洒而出。

他本已被“银月飞霜”切入了太阳穴中，再加这雷霆一击，震得血翻气涌，大量的鲜血，由伤口涌了出来。

那铁甲人似是还想反击，但终因受伤过重，无法支持，倒了

下去。

三个铁甲人，在肖寒月巧妙的安排下，就这样倒了下去。

墨非子轻轻吁一口气，道：“好！肖大侠，贫道不能不佩服你的沉着、机智了。”

肖寒月道：“道长过奖了。”目光一转，接道：“暂不宣扬这些铁甲人的死讯，给他们个莫测高深。”

场中突然间平静下来，双方相隔着一座庭院，形成了对峙之局。

第二十一回 道长魔消

肖寒月隐身在一处窗口，凝目向外望去。

这座庭院本有回廊连接一处，但那些回廊都已被肖寒月下令拆除，双方之间，空出了二丈左右的一片空地。

双方的人手，都隐藏在屋宇之内，中间这片空地，自然地形成了双方对决的战场。

沉寂了片刻之后，忽然响起了一阵长啸之声。

肖寒月明白这是招呼铁甲人的信号。

但三个铁甲人已变成了三具身着铁甲的尸体，自然是无法呼应。

只听一个清朗的声音，传了过来，道：“二先生请肖大侠说话。”

一处转角处，缓步行出来身着天蓝劲装的二先生，身后随行四男四女，男的执刀，女的佩剑。

白玉仙飞落在肖寒月的身侧，低声道：“肖兄，那四男四女是二先生的从卫，都具有特殊的技艺，不可轻视。”

肖寒月回头看去，只见闲云大师、神刀唐明、墨非子、朱盈盈等，都肃立在厅中，点头一笑，道：“多谢白姑娘指点，在下自会小心。”举步向外行去。

闲云大师道：“肖施主，贫僧陪你去一趟。”

墨非子道：“贫道也去。”

“肖大哥，我能不能去？”

只听那莺声燕语，说话的口气，已知是郡主了。

白玉仙笑一笑道：“肖兄！我陪郡主。”

肖寒月点点头，大步行出，闲云大师、墨非子、朱盈盈、白玉仙，紧随而出。

双方相距一丈左右，停了下来。

墨非子已弃去大关刀，手执长剑，闲云大师却把红毛宝刀，隐藏于僧袍之内。

二先生目光一掠白玉仙，笑道：“白姑娘，本座待你不薄，怎的竟翻脸无情。”

白玉仙接道：“二先生围袭荷花楼，如非肖大侠等仗义助拳，白玉仙只怕已魂游地府了。”

二先生吁一口气，道：“肖大侠已有郡主匹配，白姑娘的一番情意，只怕是落花有意，流水无情了。”

白玉仙冷冷说道：“我和肖大侠是道义之交，二先生这些话，不觉得令人齿冷？”

二先生淡淡一笑，道：

“但愿如此。”目光转注肖寒月接道：“赵姑娘是生是死？”

肖寒月心中一动，暗道：看来，他是误认我俩把赵姑娘掳过来了，他既不知道内情，自也用不着揭穿了。淡淡一笑，道：“还活着。”

“那就好！”二先生说：“七王爷断气没有？”

“二先生要失望了。”肖寒月冷冷说：“七王爷的毒伤，已经大有好转。”

“你们掳去赵姑娘，就是为了救七王爷？”

肖寒月道：“二先生高见。”

二先生道：“肖寒月，你是江湖中人，为什么要插手官府中事？”

“二先生不也是江湖中人吗？”

“哼！你可想知道我真正的身份？”

肖寒月道：“不想知道，但在下知道的，你只是江湖上一个神秘门户。”

二先生冷笑，道：“王府已在我重重包围之下，你肖寒月就算武功绝世，也难一柱擎天，说吧！你要什么条件，才肯退出王府？”

肖寒月道：“二先生带人离开金陵，在下也立刻退出王府。”

“别希望官府中有大军赶来支援……”二先生说：“金陵方圆二百里内的大军兵勇，已全在我的控制之下了。”

肖寒月冷笑一声，道：“二先生大概也不敢调动那些大军围攻王府吧？”

二先生脸色一变，道：“如有必需，在下有何不敢？”

肖寒月淡淡一笑，道：“二先生，肖某人已大概明白你的身份了，我相信阁下不是吹嘘，金陵附近的大军，确已在阁下的控制之下，不过，在下也相信，他们可以按兵不动，要他们放手攻打王府，他们还没有这个胆子。”

二先生忽然笑一笑，道：“肖寒月，在江湖上，你是位杰出的高手，想不到在兵法上，你竟也纯熟于胸，区区一些弓箭手，能发挥那些强大力量，伤害了我很多高手，全在运用之妙。”

肖寒月接道：“二先生夸奖了。”

二先生道：“肖兄是个人才，游行江湖，可以成一代名侠，但

如进身庙堂，亦必成为一代名将，大丈夫生于天地之间，理当创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开疆拓土，立下不朽的功业，肖兄如若肯和兄弟合作，兄弟定当以坦诚相见，一旦成得大功业，当和肖兄分享。”

肖寒月道：“谢了，肖某无意名闻诸侯，更不愿以己之私，造成血流漂杵的杀劫，二先生已然富贵极品，竟然还不满足，如今天下太平，国泰民安，以二先生之才，不论文才武略，都是国之栋梁，又何以逞一己私欲，造成人间惨事。”

“当真是话不投机了，肖兄，今日之争，兄弟已成了离弦之箭，一发难收，在下确实有爱才之意，但如肖兄执意不肯和兄弟合作，那就是逼我决一死战了。”

肖寒月道：“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二先生如肯尽弃前嫌，在下愿在七王爷面前尽力陈说。”

二先生摇摇头，接道：“官场的风云，比起江湖中事，更为诡异难测，个中的情势，绝非你所能了解，肖兄，何不退出这场纷争，带着朱姑娘速离此地，逍遥江湖，作一对神仙眷属。”

肖寒月吁一口气，道：“看来，二先生确实执迷不悟了。”

二先生举起右手一阵挥动，立刻响起了一阵啸声。

乍听之下，这阵啸声十分杂乱，但如仔细地听去，却是阴阳有致，几个人发出不同的啸声，但却是各有韵律。

肖寒月也吹响了手中的竹哨。

双方都在用约定的暗记，调动人手。

第一组正是中州四奇。每人身后带了四个年轻剑手。

但最奇怪的是还有一顶黄色小轿，停在身着红袍的沈沧身后。

第二组，是六个铁甲，并排而立。

第三组是六个白衣少女，每个人佩带双剑。

第四组，人手众多，衣色亦杂，有老有少，还有两个和尚，四个道士。

二先生神情冷肃地说道：“肖寒月，这些人你都见识过了。”

肖寒月目光停注在那六个白衣少女的身上，道：

“这六位姑娘，还未见识过？”

二先生淡淡一笑，道：

“这六位是我花费了很大心血训练成的六位飞凤，她们都能独当一面，如非今日一战，关系太大，我也不会把她们全部调出对敌。”

肖寒月心中忖道：听他口气，这六位姑娘，似乎是都有着很高的成就，妇道人家，如非身负专技，倒是对他们小心一些了。

但闻二先生笑道：“肖兄，如若肯和兄弟合作，六美将尽归肖兄麾下……”

肖寒月淡淡一笑，接道：“二先生，除非你立刻退出王府，今日一战，恐怕已无法避免了。”

二先生冷笑一声，道：“肖寒月，我已经委曲求全，你竟执迷不悟，看来只有除了你肖某一途可行。”

喝声中，右手一挥，六个白衣少女突然飞身而起，有如飞蝶戏花般，衣袂飘动中，纷纷向肖寒月飞扑过去。

但见人影闪动，闲云大师、墨非子、向中天、神刀唐明、白发龙女谭三姑、白玉仙一齐飞跃而出，迎向了六个白衣少女。

二先生突然发出一声低啸，六个白衣少女半空中柳腰折转，又飞回了原位。

只看那种特异的轻功身法，肖寒月不由得心头一跳，半空中折转回飞有如燕掠鹰腾，绝不同一般的轻身功夫，这种奇巧的身法，很显然可以看出来，必已和武功结合。

但肖寒月却无法瞧出来，这些身法和武功特殊联合的作用。白玉仙等六个亦未追赶，落着实地，一排儿站在肖寒月的身后。

二先生点头冷笑，道：“好，双方精锐尽出，正好一次胜负。”

人数上，肖寒月似是处在极端劣势，但肖寒月部署的阵势变化有方，弓箭、匣弩的支援力量十分强大，所以，心中并无畏惧。

何况，青虹宝剑，红毛宝刀两把神兵利器，仗为助力。

六凤后撤，两翼并出，中州四奇和六个铁甲人，却分由两侧包围上来。

白玉仙脸色微变，低声道：“肖大侠，咱们还是退入房舍后面拒敌吧。铁甲人刀枪难入，对付不易。”

肖寒月低声道：“如若被他一气冲入，阵势变化立刻会失去作用……”

目光一掠闲云大师，接道：“大师，先对付铁甲人？”

闲云大师合掌当胸，宣了一声佛号，道：

“我佛慈悲，老衲今日要大开杀戒了。”

突然飞身而起，直向铁甲人飞去。

肖寒月沉声道：“有劳诸位联合拒敌，借后援之力，暂时抗拒中州四奇。”

语声未绝，响起了一声金铁大震。

一个铁甲人竟被闲云大师腰斩两段。

这雷霆一击，使得白玉仙等精神一震，但二先生却为之一

呆。

就是向前逼进的中州四奇，也为之心头震动，停了下来。

闲云大师并未停手，斩毙了一个铁甲人后，宝刀回转，劈向另一个铁甲人。

肖寒月飞扑而至，青虹剑洞穿铁甲，也击毙了一个铁甲人。

老和尚横了心，大开杀戒，肖寒月亦是剑出无情，两个人动作快速，不过片刻工夫，六个铁甲人尽数被残。

二先生呆住了。

肖寒月冷冷说道：“宝刀无情，削铁如泥？二先生还有胜算吗？”

二先生吁一口气，道：“杀！”一面奔向那顶黄色小轿。

杀字出口，那衣色杂乱的人群中，突然奔出十余人向肖寒月等停身处冲了过来，他们身份不同，手中的兵刃各异，有刀、有剑，也有禅杖、拂尘。

闲云大师迎向一个手挥禅杖的僧人，大袖一拂，挡开攻势，道：

“大师可是来自少林寺？”

那和尚身着灰色僧袍，功力甚深，手不停挥，连攻了数杖，应道：

“老衲罗汉堂上座三僧之一，法号广智。”

闲云双袖挥动，逼住禅杖，道：“老衲闲云，广字一辈，应该如何称呼老衲？”

那知广智不再答话，禅杖纵横，攻势凌厉至极。

闲云发觉他目光凝呆，刚才流畅的回答，似是早已铭记于心之言，但说完这几句之后，就不回答。

显是神志早为控制的证明。

闲云心头火起，右手分光捉影，一把抓住了广智的铁禅杖，左手微扬，震退广智，生生把铁禅杖夺了下来。

另外十余人，却被墨非子、唐明、白玉仙等人联手挡住。

肖寒月这方面人数虽少，但个个武功高强，动手不足十合，已然连伤对方六人。

这时，突听二先生一声大喝道：“住手！”

声如巨雷骤至，大部分人都被震得耳中嗡嗡作响，二先生也表现了他真正的修为功力。

场中的动手之人，果然停下。

墨非子低声道：“肖大侠，那是狮子吼，本是佛门中降魔大法，二先生竟然习得？”

肖寒月道：“此人文武全才，而且，都有很高的成就，不可轻视。”

这时，二先生已打开了黄色的小轿，道：“肖寒月，你瞧瞧这是什么人。”

肖寒月凝目望去，只见一个断手、缺腿，一脸病容的老人，正是日夜默记于心，传授神功的恩师。不禁心情震动，拜伏于地，道：“师父，弟子想你老人家，想得好苦啊！”

那残废老人挺胸而坐，冷冷说道：“我不是你师父，也没有收过你这个徒弟。”

肖寒月微微一怔，道：

“是！师父虽未收我列入门墙，但却有传授武功之恩，那和师父何异？”

老人冷笑一声，道：“老人卧病荒庙，你送些残肴剩饭给老

夫食用，老夫随意教你几招武功，谈得上什么师徒情份，老夫不会认你，你不要自作多情！”

肖寒月急道：“奉上菜饭，也许微薄，但绝非残……”

墨非子突然轻轻一碰肖寒月，接道：“这位老人家既然一口否认，肖公子又何必作茧自缚呢。”

肖寒月人极聪明，听得心中一动，道：“对！老人既然不肯承认，肖寒月也确实未列门墙，请受我一拜，就此恩义两绝。”遥行三拜，站起身子。

二先生微微一怔之后，怒声喝道：“老匹夫，本公子是何等人，岂能容你们这等做作瞒过，要肖寒月自断一臂退出王府，我立刻放了你，任你们师徒离去，否则，本公子要立刻再斩下你仅有一手。”

肖寒月几乎要大声喝止，但话声将出口时，又忍了下去。

但闻那残废老人冷冷说道：“你不相信也没有办法，他已和老夫恩义两断，别说斩下我仅有的一只手，就算你杀了老夫，老夫也只好认了。”

言罢，闭上双目。

二先生双目中直似要喷出火来，冷冷地看着肖寒月，道：“肖寒月，你真的要眼看着你师父再被斩下仅有的一只手吗？”

肖寒月道：“他不肯认我为门下弟子，刚才一拜，已还了他的恩情，你一定要杀他，那也是没有办法的事了。”

二先生气得全身抖动，怒声喝道：

“老匹夫，咱们说的好好的，你见了肖寒月之后，一定会劝他归服于我，想不到，见了面竟然变卦……”

扬手一掌，打了过去。

但闻砰然一声，那老人竟被打得由轿中飞了起来，跌摔在七八尺外，口中喷出鲜血。

肖寒月就要动，却被墨非子拉住了衣衫。

定定神，肖寒月冷笑一声，道：“二先生，不用迫打一个残废的老人，二先生如若技痒，肖某愿意奉陪。”

二先生道：“看今日之局，你我自然要决一死战，不过，我要先处置了这个老匹夫，再放手和你一搏。”

肖寒月暗中估计自己的停身之处，无论如何快速，也无法快过二先生，想救那残废老人，实在是冒险太大，不敢轻举妄动。

二先生疾行几步，左手提起那残废老人，右手一挥，手中突然多了一把短剑，冷笑一声，道：“肖寒月，天下宝刃，并非是尽在王府，你可瞧得出这把剑吗？”

肖寒月读书万卷，目睹短剑上霞光闪动，心中突然一动，道：“鱼肠剑？”

“不错，肖公子果然是认货的人？”二先生缓缓把宝刃移放在老人仅余的右腕之上，说：“就算他这只手腕是铁打铜铸，区区这一剑，也会把它切下来。”

肖寒月心疼如绞，但表面上仍然保持冷静，道：“好！二先生手中也有宝刃，动上手就不会吃亏，你我这一战，也算得公平了。”

二先生道：“肖寒月，你的心在颤动，因为，目下只有他能救他。”

肖寒月接道：“没有用的，你杀了他，更增我心中恨意。”

残废老人突然哈哈一笑，道：“二先生，老夫已被你折磨得仅余一口气，生死之事，如何还会放在心上，肖寒月如果会被你

吓住，那才是世间第一号大笨蛋了？”

二先生冷笑一声，道：“肖寒月是大笨蛋，但他是唯一能救你的人。”

肖寒月心急如焚，但他实在不敢冒险，不论他的速度如何一个快法，都无法快过二先生右手一挥，这会斩断仅余的一条手臂。

其实全场中人，都为这个局面感叹不已，当世武林中第一高手，被誉为剑帝的奇人，竟然被如此折磨，如此的迫害和羞辱。

墨非子曾经要肖寒月忍耐，但此刻，他却无法再忍耐下去，大喝一声，道：“二先生，放开剑帝……”

二先生冷笑一声，接道：“哼！就凭你……”

墨非子是嗜剑如狂的人，心中对这位剑术大家的崇敬，实在不在肖寒月之下，当下一挺胸，道：“放了他，贫道愿以身代？”

二先生哈哈一笑，道：“就凭你墨非子吗？王府中再多你十个八个，本公子也不会放在心上。”

肖寒月突然弃去了手中的青虹剑，道：“二先生，肖某如何？”

二先生脸上泛现出真正的笑意，道：“可以商量，说吧？你准备如何救他？”

肖寒月道：“你要我斩去一臂，就放了他对吗？”

二先生接道：“还要退出王府？”

肖寒月苦笑一下，道：“二先生，区区如若自断一臂，自是已无抗拒之力，是否退出王府，已经不重要了。”

二先生沉吟了一阵，道：“肖寒月，老实说，我没有必胜你的把握，但英雄相惜，我内心中极渴望能和你放手一战，只可惜，事关大局，我不能轻敌涉险，剑帝功力已失，你再引剑断臂，放

眼天下，本公子求一敌手，只怕是很难如愿了？”

肖寒月道：“那倒未必，天下能人高手很多，二公子如此轻视天下英雄……”

“本公子会过的高人多矣！大多是浪得虚名之辈，”二先生道：“能入我眼的高手，唯肖兄一人耳。”

脸色突然一整，接道：“你可以断下右臂，接他过去。”

但闻剑帝大声说道：“肖寒月，你真是天下第一号大笨蛋啊，你认为斩下一臂，真能救我吗？”

肖寒月道：“弟子、弟子……”

剑帝道：“老夫可没有收你为徒，你是谁弟子？”

“这个……这个……”

剑帝回头望望二先生，接道：“喂！老夫看肖寒月这个笨蛋十分可怜，在他断臂之前，老夫想把他收入门下，成吗？”

二先生道：“行啊！你们师徒各断一臂，日后，也许能创出一种冠绝天下的独臂剑法”

剑帝道：“对对对，肖寒月，你要记着，独臂用剑一定要六合归一。”

肖寒月微微一怔，道：“六合归一。”

剑帝接道：“不错，六合归一，一剑化六合。”

二先生也听得一呆，道：“一剑化六合。”

剑帝突然一抬头，撞在鱼肠剑上，剑芒穿入咽喉，一剑毕命。

二先生心头一震，突然右臂一甩，剑帝的尸体飞开，振腕挥出一剑，直刺肖寒月。

这是他心目中的大敌。

一轮明月般的寒芒，闪电而至。

朱盈盈及时打出了“银月飞霜”。

闲云大师有如巨鸟凌空，挟一缕宝刀光华，直劈而下。

二先生被迫的回转宝刀，震开“银月飞霜”。

两柄宝刀相接，金铁交鸣中，闪起了一抹火星。

但闲云大师的红毛宝刀，却已破空斩下。

二先生冷哼一声，鱼肠剑化作一抹寒芒，硬封宝刀，口中并大声喝道：“杀上去。”

肖寒月伏地一滚，抱起了剑帝的尸体，疾跃两丈。

但剑帝双目紧闭，咽喉血涌，要害中剑，已然气绝，但肖寒月还不死心，急掠飞腾，奔向赵幽兰的停身所在，道：“赵姑娘，快，快，救救我师父。”

赵幽兰查看一下剑帝伤势，摇摇头，道：“他已经死了。”

“死了？不过是刚刚的事，难道已经没有救了。”肖寒月说：“以你精湛的医术……”

“没有任何一种医术，能够把一个真正死去的人救活。”赵幽兰说：“我不能，爹也不能，就算华佗还魂也不能。”

肖寒月道：“幽兰，你再仔细地看看，他刚刚中剑不久，但他有一身深厚的内功，也许他还保有一口护命的元气，赵姑娘，你要救救他。”

赵幽兰明知无望，但却不忍拒绝，只好伸手出去，按在剑帝的脉搏上。

他心脉已止，沉思了良久，赵幽兰才摇摇头，道：“肖公子，他心脉已停，而且，他没有功力，只是普通的人。”

“好恶毒的手段，我和他誓不两立了。”肖寒月说完话，不再理会赵幽兰，转身已跃飞出厨房。

场中的搏杀，正陷入了极端的险恶中，中州四奇和飞凤六娇，都已出手展开围杀。

王府中人，以闲云大师为首，也全部出动，墨非子、向中天、白玉仙、谭三姑、朱盈盈、常九、神刀唐明，聚集一处，全力拒敌。

那些衣色杂乱的数十高手，却分成三股，向前冲来。

张岚、何刚、韩伯虎、王守义、张杰、罗镖，带着弓箭手，配合灵活的阵法，密集的弩箭，竟也把阵角稳住。

这时，发挥出最大力量的是张岚率领的一批王府侍卫，他们人手一把阴阳伞，配合着强力机簧的弩箭，连伤了三十多个冲近的杀手，阻止敌人的攻势。

但双方主力的决战，却到了危险的关头，二先生鱼肠剑变化万端，闲云大师虽有红毛宝刀，但仍被迫处下风。

四奇和六凤的围杀，也迫得墨非子、白玉仙、唐明、向中天等还手无力，幸得郡主“银月飞霜”发挥出了奇异的威力。绕空飞转，及时替群豪解围，白玉仙连连打出冰魄寒珠，伤了数人，但也只能勉可自保。

二先生的援军，又涌了过来，白羽令门中十余高手，是第二次攻势的主力，统率着风、卫二组的杀手，出现在场中。

原本已显力量单薄的王府中人，此刻更见薄弱了。

肖寒月飞跃而至。

白玉仙沉声道：“肖兄，接剑。”

侧身递上了青虹剑。

就这一分神，血光进现，白玉仙左肩被红衣沈沧，刺中一剑。

肖寒月接过宝剑，大喝一声，一剑千锋，身随剑斜，斩下了

沈沧的右臂，挟一片滚动的寒芒，冲入了四奇的剑阵之中。

他含忿出手，胸中充满着杀机，七煞剑招中的最后一招，一剑化六合，也得到了剑帝的指点，六剑归一剑，是七煞剑招中的前六剑变化纲要，但一剑化六合，却是七煞剑招中的剑法精要。

肖寒月一直不了解的是七煞剑招，事实上只有六招，直听剑帝说明，才了解，第七招是反手剑法，把前六招倒着用出来。

现在，他正在施展一剑化六合。

这是习练七煞剑的克星，一施展开，顿然飞起了一剑血雨腥风。

中州四奇和随行属下组成的剑阵，以榨取的剑帝七煞剑法反击，正好碰上克星，他们出剑的空隙，正是六合反化的攻势。

肖寒月一阵疯狂的搏杀，中州四奇和数十从属，全部死于剑血溅衣衫，肖寒月的脸上，也溅满了血珠。

这一阵不似搏杀，而是一场屠杀，诡异的剑法，加上青虹宝剑的锋利，造成了一场屠杀的惨景。

双方都被惊心动魄的一阵屠杀震住了，没有人喝止，但却都停下了手。

二先生苦笑一下，道：“肖寒月，咱们每次相见，阁下都有奇技出现。”

肖寒月望了满地横陈的尸体一眼，道：“这都是你的错。”

“我的错，这些人，总不是我杀的吧？”二先生说：“他们是死在你的剑下。”

肖寒月道：“我师父死了，你杀了他，而且，在他未死之前，你废了他的武功，压榨他的武学，这都是你的安排，二先生，如论罪魁祸首，你才是该死的人。”

二先生道：“肖寒月，你抬头看看，我们的人，已源源而至，你一个人，能有多大能力。”

肖寒月冷冷接道：“杀师之仇，非报不可，你小心了。”

青虹剑忽然一震，直点过去。

明是一剑，但却幻起了五点寒芒，有如梅花一点。

二先生鱼肠剑圈起了一片青芒，护住身躯。

但闻一连串金铁交鸣之声，肖寒月的剑势，竟被弹开。

二先生道：“这是武当太极慧剑中的精华，弹字诀。”

肖寒月道：“好！再接我一剑。”

长剑一震，斜斜的劈了过去。

剑势虽缓，但却笼罩了七八尺的地方，在这个范围内，都在剑芒的袭击之点。

二先生鱼肠剑举在顶前，身侧旋转，左脚提起，似是跨步离去。

肖寒月剑势如轮，急切而下。

二先生大喝一声，鱼肠剑忽化一圈冷芒，封住了剑势，道：“这是少林派中绝学‘回光反照’。”

忽然震剑反击，连刺七剑。

肖寒月兵来将挡，硬把七剑封了开去。

二先生道：“好剑法，长白龙卷七招，竟被你一气封开。”

肖寒月道：“阁下见识虽广，不过几招剑法罢了，我瞧不出，有什么奇幻之处。”

二先生道：“再试试，东海奇学，云龙三现！”

鱼肠剑连攻三招。

肖寒月振腕挥剑，又封三剑，道：“什么东海奇学，不过雕

虫小技罢了。”

二先生心中忖道：这肖寒月的剑法，确实奇怪，不论我施用的什么奇绝剑招，他只是扬腕挥剑，就把我的攻势封开，难道七煞剑招，真已到了攻守兼备的境界不成？

他那里知道，肖寒月学的剑法，乃剑帝后期的大乘之学，化繁为简，以简驭繁，已到了纯朴无华的境界，只见剑意所在，不理奇幻变化。

所以，不论如何花巧奇幻的剑法，在肖寒月的眼中，一剑就是一剑，既知剑意所指，封架自是容易。

这时，场中之人，都停下了手，两个武学奇才，正展开一场江湖上罕见的恶斗，吸引了双方目光。

二先生家世辉煌，加上天赋的才华，很小时候，就开始练武功，教他名师，不下十余人，年长之后，更是穷尽才智，搜得天下武功秘录、奇技，十余年苦练，成就了身兼多家之长一身奇绝武功。

肖寒月却是尽得剑帝后期的武学精华。

二先生的攻势化俏、凌厉，剑法变化之奇，使得全场中人，无不看得目瞪口呆。

尤其墨非子那等用剑的大行家，更是看得如痴如狂。

但肖寒月纯朴、凌厉的反击，更是集千变于一招，有如千百流星一轮皓月，一剑击出，顿使得二先生那千变万化的剑法，化解于无形之中。

百招之后，二先生的攻势顿挫。

这百招比剑的过程，肖寒月一直处于守势。

二先生根本不给肖寒月反击的机会，突然长啸一声，飞身而

起，直飞两丈多高，半空中折腰侧转，竟然倒飞而回。

人落出围墙之外，才发出撤退的长啸。

肖寒月没有追赶，静静地站着。

闲云大师回大顾了肖寒月一眼，道：“肖施主好剑法，看过了二先生的武功，老衲自知难是对手。”

忽然往口不言，凝目望着肖寒月。

只见肖寒月汗水如雨，直透衣衫，身躯摇了两摇。

朱姑娘、白玉仙，就站在他身侧，伸手扶住他，才未栽倒。

白玉仙放开手，接过了肖寒月手中的青虹剑，还入鞘中。

朱姑娘却吃惊的说道：“大哥，你怎么了？”

她心头大急，那里还记得郡主的身份，在众目睽睽之下，表现出了女性的温柔。

“我好累……”肖寒月长长吁一口气，道：“二先生的剑法精专，我几乎伤在他的剑下。”

闲云大师低声，道：“扶肖施主进入房中休息。”

二先生在一轮快攻之后，不待肖寒月的反击，就及时而退，这该是肖寒月胜了这场比试，但就目前的情形来看，肖寒月似是并没有胜得这场比试。

如若二先生再攻上几剑，肖寒月很可能就伤在对方的剑下。

肖寒月真的很累，被扶回室中后，靠在一张大木椅上，竟然睡了过去。

醒来时，已是深夜时分，木案上红灯高烧，朱姑娘呆呆坐在一侧，望着烛火出神。

肖寒月轻轻吁一口气，道：“盈盈，很晚了，你怎么还不去睡？”

“你醒了。”朱姑娘一下子跳了起来，道：“他们说，你睡一会就会好的，我不放心，坐在这里守着你，你果然醒过来了。”

肖寒月道：“我只是有点累，这一阵休息，已经完全好了，你去睡吧！”

“我一点也不累，你等等，我去替你端参汤了。”

转身奔了出去。

肖寒月知道无法阻止，也就不再多言，缓缓坐起，下床行了两步，竟然一切如常。心中甚感奇怪，我这算什么病？这会儿，好象完全恢复了？

朱盈盈端着一碗参汤奔了进来，看肖寒月已起床在厅中走动，喜道：“好象真的没事了？”

肖寒月道：“好象完全好了？”

“快把参汤喝下去。”

肖寒月笑一笑，接过喝下，道：“现在什么时分了？”

“二更多了。”朱姑娘说：“大哥，有一件事，我不知道该不该告诉你？”

“什么事？”肖寒月微笑，道：“我现在精神很好，你有什么事，尽管说出来？”

“赵姑娘走了。”

“走了……”肖寒月说：“怎么走的，是不是被人抓回去的？”

“不是被抓走的，她告诉我爹说，离开这里，去办点事，然后，就走了。”

“杏花呢？”肖寒月暗暗吁一口气，尽量使自己平静下来。

“也走了，所以，没有人替你看病了。”朱盈盈说：“就在你和二先生动手的时候，她离开了这里。”

肖寒月道：“王爷的毒伤呢？”

“我已经完全好了。”七王爷轻袍缓带，出现在门外。

“王爷……”肖寒月要行大礼，却被七王爷快步进来的扶住，道：“不要多礼，你对我个人，固然有很深的恩情，但更重要的是免去了一场兵灾杀劫。”

“寒月只是尽力而为。”

七王爷笑一笑，道：“赵姑娘妙手回春，医术之精，不在乃父之下，她要走了，为了救她的父亲，我不能阻拦她，老实说，也拦不住她，何况，她告诉我，要消弭这一场火拼。”

肖寒月道：“王爷知道二先生是什么人？”

“李公子，边关大将军，李元帅的公子，一个野心勃勃、才华绝世的年轻人！”

“果然是他，在下也猜想是他。”

七王爷笑一笑，道：“我的毒伤好了，一切都成过去，我可以立刻调动大军围剿他们。”

“可是边关李元帅还手握重兵……”

“目下明朝正值兴盛，朝中不乏忠良名将，李元帅也不敢作乱，问题是我答应了赵姑娘。”七王爷说：“要给她十天的时间。”

肖寒月接道：“她的意思是……”

七王爷道：“她说，就算大军围剿，也必有可怕的伤亡，那位自称二先生的李公子，确实拥有很大的实力，给她十天时间，让她试试看，能不能说服二先生。”

“说服？我看不可能了。”肖寒月说：“幽兰虽然聪明绝世，但她对江湖中事，究竟是知道的不多。”

七王爷道：“寒月，我倒有不同的看法。”

“噢！王爷指教！”

“赵姑娘不是那种好夸张的人。她如没有什么把握，不会轻易出口……”七王爷缓缓在一边木椅上坐下，挥手说道：“盈盈，去要他们准备点酒菜来，我要跟肖寒月喝一杯。”

“你们都是刚刚好转的病人，怎么能够喝酒……”朱盈盈站着未动。

“我的女儿果然是长大了，忧患能使人心智早熟，果然不错……”七王爷笑一笑，道：“酒要少，菜要丰富，爹是中毒，毒已解，病就全好，身体伤损不大，肖寒月是太累了，全力激战之下，一时不支，以他功力深厚，醒过来，就完全复元了。”

朱盈盈道：“是真的吗？肖大哥？”

肖寒月点点头，道：“王爷说的对！”

七王爷笑道：“女人外向，现在就不信爹了？”

朱盈盈脸已红，急急转身而去。

七王爷道：“寒月，丫头在这里，有些话，我们不方便说。”

“我明白，王爷有什么指教？”

七王爷道：“密诏我已毁去，同时，也派人去通知王兄、王弟，使他们放心，这件事，我想你该明白？”

其实，肖寒月并不太明白，凭猜想，也只能了解个大概。但他明白，这等王室之秘，外人不宜了解得太多，笑一笑，道：“寒月不太懂，我也不想懂。”

七王爷笑一笑，道：“好！明哲保身，寒月，我视你如子侄，本想说给你听，你既然不想知晓内情，那就算了，其实，以你的聪明，想一想，也该了解个十之七八了。”

肖寒月道：“王爷，如果赵姑娘真的能劝服了二先生，你准

备……”

七王爷接道：“不是劝服，我了解那小子，自视极高，赵小姐真有手段，会把他制服，我不会株连太多，只要惩办了元凶、首恶就成。”

“王爷宽厚。”

七王爷道：“寒月，你真的不愿致仕，你这种人才，文武俱备，是国家的栋梁，我可以全力保举你，出任要职……”

“对了，王爷，我不想作官，尤其是经历了这场劫杀之后，至于郡主的事，王爷可以再作打算。”

七王爷微微一怔，笑道：“难道你还瞧不出来，盈盈已为情所网，成了生死相随的局面。”

肖寒月道：“可是，我只是一个布衣平民……”

七王爷笑一笑，道：“一旦你们成了亲，你自然有一定的品级。”

肖寒月微微一怔，道：“王爷，在下确实无意仕途，有了品级，岂不是……”

“不会的，有职无权，除了一定的俸银之外，不用理会政事……”七王爷说：“那只是一个名位。”

肖寒月心中一动，忖道：七王爷似乎是有些变了，和他原先的承诺，大不相同。

七王爷轻轻叹息一声，道：“寒月，你在想什么？”

“我在想……”肖寒月并不避讳，吁一口气，道：“郡主很可爱，但在下绝不会为郡主改变心意，王爷，其实以郡主的身份，应该选一个庙堂栋梁……”

“我看，这中间有点误会了，”七王爷微笑说：“除非你带她

离开王府，如果她保有郡主的身分，皇家的律例，郡主之夫，赐有一定的品位。”

谈话之间，朱盈盈已快步行了进来，手捧玉盘，玉盘上置有酒菜。

七王爷笑道：“盈盈，你也坐下，陪父王和肖大哥喝两杯。”

朱盈盈依言在七王爷的身侧坐下，道：“爹！以后，不会再有事情了吧？”

七王爷道：“应该是不会了，就现下情势而言，事情还未了结……”

目光转到肖寒月的脸上，接道：“寒月，你恐怕还要留住一段时间，几位风尘高人，都对你相当的敬重……”

“王爷，寒月会有始有终，我会留住他们，直到事情完全办好。”

“好极了，我想准备一批礼物，以酬谢他们的辛劳……”七王爷说：“麻烦你代我转给他们！”

肖寒月笑一笑，道：“好吧！王爷的盛情，我会转告他们，他们肯不肯接受，那就不是我能作主了，不过，在下倒有一件事情求王爷……”

“你说，我能办到的，一定答应。”

肖寒月道：“授我艺业的恩师，死于二先生的利刃之下，我想请王爷赐棺木一口，暂停王府，此间事了，我再择地安葬！”

朱盈盈道：“这件事不劳大哥费心，我已经代你办好了。”

“真的！盈盈，我……”

“当然真的，我亲自带人把他老人家收殓入棺，现在停柩后园的荷花阁中。”

“谢谢你，盈盈，我很感激……”肖寒月说：“明天，我就去找二先生，尽早把事情办好，即刻扶柩而去。”

七王爷道：“不急，不急，你好好养息一下，寒月，身体要紧。”

朱盈盈道：“肖大哥，闲云大师告诉我一件事。”

“什么事？”

朱盈盈道：

“关于你晕倒的事，大师说，以你的内功成就而言，不太可能会晕过去。”

肖寒月道：“我也在想这件事……”

七王爷接道：“想出了结果没有？”

肖寒月道：“有一个粗略的想法，那一战我不是力竭晕倒，而是脑力透支太多，我集中了全神，看二先生的剑法，筹思对策，结果，就晕过去了。”

七王爷站起身子，道：“你好好休息，我不打扰你了。”

举步向外行去。

他看了朱盈盈一眼，但朱盈盈却没有要走的意思，只好独自离去。

肖寒月道：“盈盈，天色不早了，你也该回房休息了。”

朱盈盈道：“唉！我这几天想了很多事，心中十分烦恼，想和大哥谈谈？”

肖寒月道：“你说吧！”

朱盈盈道：“过去，我什么都不会想，也没有烦恼的感觉，现在想的太多了。”

肖寒月叹道：“想的越多越好，那表示，你真的长大了，须

知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人很多事，不能只想自己……”

朱盈盈眨动了一下大眼睛，接道：“大哥，你在说什么？”

肖寒月道：“我……在听你说呀！”

朱盈盈道：“我想跟爹再谈一次，你不会留在王府，也不肯致仕为官，所以，我只有跟你闯江湖了。”

肖寒月道：“郡主，现在，情势有了变化，王爷也许会改变主意。”

朱盈盈道：“我知道。”

“你知道？王爷跟你提过……”

“没有，我学会了察颜观色，也会听人话因，爹爹毒伤初愈时，说了一句话……”

“王爷说什么？”

朱盈盈微微一笑，道：

“他拍着我说，爹没有儿子，只有你这么一个女儿，真的忍心离开我吗？”

肖寒月道：“王爷说的也是实情，你是他的掌上明珠，一旦离开他，他心中一定十分难过！”

朱盈盈道：“但我更不能离开你呀！你又不肯留下来，所以，我准备替爹再找个女儿。”

“异想天开，再找个女儿，也无法取代你在王爷心中的地位。”

朱盈盈微微一笑，道：“那个人不比我差，只要她肯答应，慢慢一定能讨爹欢心。”

肖寒月接道：“说了半天，你说的是谁呀？”

“白玉仙！”

“白姑娘……”肖寒月怔了一怔，道：“亏你想得出来！”

“我暗中观察，玉仙姊很重名利，不过，这件事，要你大力帮忙，才有促成的希望，再说，玉仙姊比我能干，也比我的本领大，她很适合在宦海中追求名利，我相信，她能作个好女儿，慢慢地会取代我在爹心中的地位。”

肖寒月呆住了，细想朱盈盈的话，确也有理，何况，黄天复也是个极有才华的青年，如果能说服他们，愿意留在王府，对七王爷确是一个很大的帮助，只是这件事，涉及了亲情，自己很难开口对七王爷说。

只听朱盈盈接道：“肖大哥，我去对爹说，玉仙姊那边，由你出面。”

“你能说服七王爷吗？”

“我想，有几分把握，何况，爹对玉仙姊的印象很好。”

“其实，王爷正在盛年，再……”

忽然住口不言。

朱盈盈道：“怕什么？为什么不说下去。”

“这些事，在下实在不该多嘴。”

朱盈盈道：“我娘早决定了，要给爹添几房妾妃，但那时我不同意，爹就拖了下来。”

“现在呢？”

朱盈盈道：“我不再反对了，玉仙姊如肯留下，再替爹添几房妾妃，这些喜事，可以冲淡他对我离开王府的伤苦，我也可以放心跟你游踪四海，看看天下的名山胜景，过那些逍遥自在的生活。”

言下之意，竟然以爱侣自居。

肖寒月吁一口气，道：“先办好二先生的事，使王爷安心，其他的事，慢慢再谈。”

朱盈盈微微一呆，道：“大哥，你不是又想丢下我，自己走吧？”

肖寒月道：“怎么会呢？”

朱盈盈嫣然一笑，道：“力挽狂澜，救了爹的性命，使金陵王府不倒下去，只此一件事，我也该舍身相报，何况，我已经早已心许，肖大哥，你感觉到没有，这几个月来，我了解的事物，比过去十几年加起来，还要多，别担心出身王府，金枝玉叶，我已经证明过，我能跟着你吃苦耐劳，只怕我还有一宗长处，不是任何女孩能够比的？”

肖寒月微微一笑，道：“噢！什么长处？”

朱盈盈道：“你一点也瞧不出来吗？”

肖寒月道：“你的长处太多了，一时之间，实在想不出该说那一项？”

朱盈盈微微一笑，道：“我最大的长处是不会嫉妒，也许我长在王府，看到的太多，每一位叔叔伯伯，都有很多的妃子，皇帝叔叔，三宫六院，宫女逾千，看看那种场面，还会有什么嫉妒？”

肖寒月道：“我只是一个平民，那些帝王生活，我做梦也没有梦过。”

朱盈盈笑道：“幽兰姊姊，玉仙姊姊。”

“你胡说什么？白姑娘是有了丈夫的人。”

朱盈盈道：“我只是打个比方罢了，如若玉仙姊姊说有心上情郎，我也不会想把她留在王府，但幽兰姊姊，你一定要想办法娶到她。”

肖寒月接道：“盈盈，你真是一个奇怪的女孩子，心中想的事情，都和别人不同。”

朱盈盈道：“我不是嘴巴说说算了，而是由衷之言，我这些想法，是认真的，我觉得多几个相处的姊妹，生活得会愉快一些，我不管你讨几房妻妾，我只要我的一份，不过，我有一条件。”

肖寒月觉得很好笑，忍不住说道：“原来，还有附带的条件？”

“这件事，你一定要办到，不然，我会很痛苦，”朱盈盈说：“你也未必会真的快乐。”

肖寒月道：“什么事，这么严重？”

朱盈盈道：“把赵幽兰娶回来，不论从那方面，我们都很需要她。”

肖寒月苦笑一下，沉吟不语。

“你不用为难，我不会跟她争什么，我已经想过了，本来，你们就认识在先……”朱盈盈很认真的说：

“你如不方便开口，我跟她说。”

“盈盈，不要胡思乱想了，回去休息吧！明天，我要跟闲云大师研商一下，如何对付那位二先生。”

朱盈盈站起身子，道：“我说的很认真，没有半句虚言，你也要认真地想想。”

转过身子缓步而去。

肖寒月确有悄然而去的打算，但朱盈盈这番话使他犹豫了，那是一种没有任何条件的爱，比千万句山盟海誓，更为坚定，更为动人，也说明了生死相从的决心。

遇上了这么一位美丽多情的千金郡主，肖寒月顿觉无计可施了。

第二天，天还未亮，肖寒月单人一剑，离开了王府。

他瞒过了所有的人，但却瞒不过地鼠常九。

肖寒月行近了玄武湖时，常九突然出现，道：“肖兄弟……”

“你怎么跟来了！”肖寒月吃惊地说道：“快些回去。”

常九笑一笑，道：

“你要为师报仇，单人一剑，挑战二先生？”

“除此之外，二先生也是罪魁祸首，除了他，这场灾难可以消失于无形。”

常九摇摇头，道：“剑帝已死，你是承继剑帝绝学唯一的衣钵传人，二先生不会和你单打独斗，在重重的围困之下，不论你武功多高，也无法胜得了他，你个人生死事小，剑帝武学绝传事大，你想过了这件事没有？”

肖寒月呆了一呆道：“这个……”

常九笑一笑，道：“赵姑娘早已算就了你会冒险，所以，要我留心你的举动，竟然被她料中了。”

肖寒月道：“幽兰姑娘？”

“对！她要你给她三天时间，她会替你办好你想办的事。不过……”

“不过什么？说下去啊……”肖寒月急急的说：“是不是她会遇上什么凶险？”

常九凝目远望，竟未回答。

肖寒月抬头看去，只见晨雾中，一叶小舟驰来。

两个青衣少女操舟急驰，船靠湖岸。一跃而上，竟然是文雀、武凤。

常九苦笑一下，道：“肖兄弟，你来得很急，想不到这两个丫头，竟然也来的是这么个快法！”

肖寒月怔一怔，道：“怎么回事，难道你们早约好了？”

文雀、武凤来势极速，片刻间已到两人身前，看看肖寒月，笑道：“肖公子，我们奉新主人的令谕，迎接公子，请上船吧？”

“谁是你们的新主人？”

“赵幽兰，赵姑娘……”文雀微笑说：“我们可不是背叛二先生，而是二先生把我们拨在赵姑娘的手下听命。”

肖寒月道：“幽兰姑娘要你们来接我？”

“是！你来的太快了一些，几乎让我们准备不及”武凤转向常九，接道：“常爷，回去告诉闲云大师和七王爷一声，就说肖公子在追捕二先生，多则十日，少则五天，一定可以回去，要他放心！”

常九道：“肖兄弟一个人？”

文雀接道：“有赵姑娘帮助他，万无一失。”

语声一顿，低声道：“特别劝阻小郡主要她安分一些，在王府中等候消息，不可以逞强涉险。”

常九苦笑道：“小郡主，肯听我的吗？”

文雀笑一笑，道：“我知道，她最听肖公子的话，不过，现在七王爷已经好了，如若由七王爷出面阻止，小郡主大概还不敢不听吧？”

常九道：“好！在下回去，立刻禀告七王爷。”

目注肖寒月，长叹一声，接道：“肖兄弟，这件事要不要告诉闲云大师。”

肖寒月道：“不用了，我相信赵姑娘一定有保护我的能力。”

常九点点头，转身而去。

文雀低声道：“肖公子，想不到，咱们见了几次面，每一次，都不相同？”

肖寒月道：“二先生，怎么会舍得把你们两个人拨在赵姑娘手下听差。”

文雀道：“详细的情形，我们也不太清楚，不过，二先生吩咐我们来，我们就过来了。”

肖寒月道：“不是奉命来监视赵姑娘的吧？”

“没有……”武凤说，“相反的，我们还负有保护赵姑娘的责任，二先生说，如若赵姑娘有什么三长两短，我们就不能活下去。”

肖寒月心中忖道：文雀、武凤，对二先生一向忠实，只怕是二先生一着伏兵，见到赵幽兰时，我应该提醒她一下才行。

跃上二女划来的小舟，直驰向湖水深处。

那是一座很怪异的建筑，依山傍水，柳荫四合，一座小小的雅致灰楼。

说它是灰楼，因为用的灰色砖块，其实，门前没有匾牌，正确点说，应该是一座无名的小楼。

赵幽兰就在这座小楼中。

杏花在楼外迎客，带着肖寒月直登楼上。

楼下小厅中放了四个青瓷罐子，大约有一尺多高，上面有瓷盖掩遮，瞧不到里面放的东西。

杏花送肖寒月登上二楼之后，悄然带上了楼门离去。

文雀、武凤送人到楼门口就停了下来。

肖寒月由窗口，探首四顾，发觉这小楼四周，隐在树叶深处，

还有不少房舍。

小楼内罗帏低垂，赵幽兰盘膝坐在榻上，似正在入定未醒。

肖寒月缓步行到一张木椅前坐下，心中暗作盘算，道：她请我来此，用心何在呢？什么人接应她，离开了王府，她一个不懂武功的弱女子，怎么会在这种武林高手云集的环境中，纵横自如？

难道一个人的智慧力量，真的有如此强大？

只见罗帏启开，赵幽兰一身黑衣，缓下木榻，道：“你来得好快。”

肖寒月道：“但是，还在你的预料之中。”

赵幽兰道：“除了我之外，二先生也料到你会来，所以，他已经安排好了，准备把你困入陷阱。”

肖寒月道：“他们也料定了我一个人来吗？”

赵幽兰道：“不错，二先生思虑很周全，也想到闲云大师等会来接应，所以，安排了两步棋，二先生带人对付你，我的工作，是对付接应你的人手。”

肖寒月道：“噢！你和二先生已有了约定？”

赵幽兰道：“约定早已有了，问题是要不要履行这个约定？”

肖寒月道：“现在，你约我来此，又有什么用心呢？”

赵幽兰道：“只是想和你谈谈。”

肖寒月道：“在下洗耳恭听。”

赵幽兰笑一笑，道：“二先生这里确有很多高人，这些人不能杀，真要杀了他们，会立刻引起天下大乱。”

肖寒月道：“为什么？”

赵幽兰道：“因为，他们的门人弟子，遍布天下！”

肖寒月道：“那要如何处理呢？”

赵幽兰道：“除了一批江湖上的名人之外，还有二先生训练一批杀手，这批人如若流浪江湖，也会造成一些很大的问题。”

肖寒月道：“姑娘的意思是……”

赵幽兰道：“我想，这些人，杀既不能杀，放也不能放，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把他们集中起来。”

“太危险了，集中了这么多武功高强的人，很自然的会聚成一股无与伦比的强大实力，不管何人，拥有这一股力量，都可能会引起雄霸天下的野心。”

赵幽兰道：“我不会！”

肖寒月道：“你？”

“对！我，目下情势，除了我之外，也没有人能够统领这一群人。”

“你能么？”肖寒月说：“你只是一个不会武功，姿容绝世的美丽少女，他们如何会听从你？”

赵幽兰笑一笑，道：“我不能，那就交给你好了，你愿意吗？”

“不行，二先生劝我入朝致仕，都被我拒绝了，怎能统率这么一群江湖人？”

“所以，只好由我来了……”赵幽兰说：“交给任何人，我都不放心，除你之外，也没有人能使他们心服。”

“你能吗？”

“能……”赵幽兰道：“我有一套很周密的办法，把他们带入一处深山大泽之中，让他们终老那里，自然消失。”

“可是，幽兰……”肖寒月道：“你岂不要陪他们在那里度过悠悠岁月？”

“是！你愿意帮助我吗？”

“我愿尽力……”肖寒月黯然地说：“可是，我想不出，如何帮助你。”

“给我一个孩子……”赵幽兰说的很自然，但神情却是庄严的。

“孩子……”肖寒月一时间，想不出怎么回事。沉吟了一阵，说：“我……你是说……”

赵幽兰微笑如花的说：“明白点说，我们的孩子，我想那个地方一定很寂寞，我有很充裕的时间，教养一个孩子。”

肖寒月呆了一呆，道：“幽兰，这不是害了你吗？”

“害了我？”赵幽兰笑一笑，道：“怎么会呢？我很希望有一个孩子，在那漫长的岁月中陪伴我，问题在谁是孩子的父亲，你是不是感觉到我不配作一个孩子的母亲。”

“我……”肖寒月感觉到心头酸楚，一时间，不知要如何回答。

赵幽兰轻轻叹息一声，道：“肖兄，这是件很庄严的事情，虽然要俱具全，但我只有留你几天，我付出的是数十年的寂寞青春，小郡主就是知道了，她也应该原谅你。”

肖寒月道：“幽兰，盈盈一直要留下你。”

“那是不可能的事情，就算小郡主答应了，七王爷也未必就肯答允，她是金枝玉叶的身份，怎肯和一个平凡女子，平分春色。”

肖寒月接道：“寒月何能，实不敢妄想鱼与熊掌兼得，但盈盈却是出于一片诚意，如非你这么坦坦诚诚的说出来，老实说，我也不敢轻易启齿，幽兰，我……”

“不要说下去，我相信小郡主是一片诚意……”赵幽兰缓缓说道：“除了七王爷的问题之外，我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变，长期相处下去，我们都很难适应，与其那时造成了很大的痛苦，何不如现在作个决定。”

肖寒月打量了赵幽兰一眼，道：“在下实在瞧不出姑娘有了什么转变？”

赵幽兰苦笑一下，道：

“你知道吗？我尽量恢复过去，包括我的举动、言谈，希望你见到的赵幽兰和过去一样，肖兄，我们没有太多的时间慢慢商量，我希望你能作一个明确的决定，要我，还是不要我。”

“幽兰，为什么要这样。”

赵幽兰接道：“肖兄，你如果真有疑难之处，小妹也不敢太过勉强你了。”

肖寒月心中暗道：她本是富家之女，闺阁千金，被卷入江湖是非，才变成这等怪异，赵大夫对我有救命之恩，如能救了赵幽兰，也算报答这番恩德，也许一段柔情，能使她改变过来，就算有些愧对小郡主，也是在所不惜了。

心中念转，口中说道：“好吧！一切都依姑娘……”

赵幽兰喜道：“好！我要他们立刻安排，咱们礼仪从简，就在这里结成夫妇。”

肖寒月呆了一呆，道：“现在？”

“是！”赵幽兰说：“我很珍惜这段情份，希望能和你多处一些时光。”

肖寒月看着她晕飞双颊，兴奋中带着娇羞的神情，实不忍再出言拒绝，只好点点头，道：

“寒月一切遵从姑娘的安排就是。”

赵幽兰立刻招来了杏花、文雀、武凤，吩咐他们准备。

肖寒月虽然坐在一侧，但他却一直没有听到赵幽兰说些什么？

他读书万卷，胸中记着不少前辈古人事例，从头想来，但却没有一件能和这位赵姑娘做的事情相比。

不知道过去了多少时间，杏花用手推了一下，肖寒月才在茫然中清醒过来。

杏花低声，道：“姑娘吩咐，文雀、武凤和婢子，是媒人，也是见证，公子是不是感觉到太简略了？”

肖寒月道：“那就麻烦三位了。”

杏花笑道：“楼下已准备好了，请公子和姑娘拜过天地，就可以入洞房了。”

肖寒月心中忖道：“要参拜天地，这件事，并非是儿戏了。”

缓步行下小楼，赵幽兰早已在厅中相候。

文雀司礼，虽然简单，但一切如仪。夫妇交拜之后，文雀、武凤退出了小厅。

杏花扶着赵姑娘，引着肖寒月，登上了小楼。一躬身，道：“小楼春晓，一刻千金，婢子告退了。”轻轻带上了小楼木门。

赵幽兰道：“寒月，现在，我已经是你妻子了，对吗？”

“对！出嫁从夫，由现在起，你要听我的了。”肖寒月说：“既遵礼俗，也就要受礼俗的束缚，对吗？”

赵幽兰笑道：“别忘了还有一位天真无邪的小郡主，难道你要让一个金枝玉叶的小美人身为侍妾？”

这句话有如出鞘离剑，锋锐尖利，肖寒月顿然无言可对。

朱盈盈早已明言示爱，而且，肖寒月也作了明显的承诺，赵幽兰虽然和肖寒月早已相识，但这些演变，却是突如其来，完全意外。

如若说肖寒月心中不爱赵幽兰，那是违心之论，只不过女人的矜持，肖寒月的自尊，使得两人无法很快地互相表达出那份潜在心中的情意，这时刻，偏偏又杀出一个——郡主。

幽兰情场惊变，加上心切父仇，仗凭胸中的医药常识，试走偏锋，竟然有了极大的成就，一入漩涡，竟然无法自拔，原本一个闺阁千金的弱女子，忽然间叱咤风云，能凭仗驭用毒物的手段，控制了无数的武林高手，立刻间变成了发号施令的人物。

这种成就，也使得赵幽兰觉着，失去了一个女人的韵味。

她心中明白，这一生两人已无法相处下去，也无法纵任那许多的武林人物，散落江湖，造成了无数劫难，左思右想，难以两全，但又无法遏止心中那一股茁长爱意，才想出了这个办法，了却一片相思。

有些事，无法分析，无法细想，肖寒月想不出什么结果，赵幽兰更是不追求结果的人。

小楼春暖，柔情无限，肖寒月半清醒半迷糊地在赵姑娘柔情万丈中度过了三天。

肖寒月唯一觉得安心的是，小郡主曾经嘱咐过他，一定要把幽兰姑娘娶回去。

能不能娶回去，无法预料，但赵幽兰已是他肖寒月的妻子，却是千真万确的事。

初试云雨情，确使人生出了只羡鸳鸯不羡仙的感受。

只可惜一切美好的事物，总是那么短暂，三天后一切都成了

过眼云烟。

那小楼上依偎深情，红烛下轻怜蜜爱，都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

肖寒月像做了一场梦，醒来时，仍睡在小楼上暖帐之中。

但睁开眼睛，已然是物是人非，站在床前的是地鼠常九。

余香犹存，佳人何在？肖寒月忽然间挺身坐了起来。

但闻常九轻轻吁一口气，道：“好了，总算醒过来了。”

“我……”肖寒月暗暗吸一口气，使自己变得清醒一些，辨认出眼前的人事情景，缓缓说道：“常兄，这是怎么回事？”

常九苦笑一下，道：“你吃了什么迷魂药物，竟会如此好睡？”

肖寒月呆了一呆，道：“我睡了很久吗？”

常九道：“我得到文雀的通知，赶来此地，守在此处，已经过了一天一夜。”

肖寒月苦笑一下，道：“二十个时辰。”

常九道：“当然不止了，文雀通知我的时候，已经告诉我，你睡了十二个时辰了。”

“那是说，我已经睡了两天两夜？”

常九道：“看样子，最少是如此了。”

肖寒月忽然警觉，急道：“二先生呢？”

常九道：“已经被收押应天府大牢之中。”

“噢……”肖寒月说：“什么人抓到了他？”

常九道：“小郡主……”

“她……怎会是二先生的敌手？”

常九道：“个中的详情，小郡主只告诉了七王爷，你去问她，我相信，她一定会给你详作说明。”

其实，用不着说明，肖寒月心中已经有数，那必是赵幽兰的安排。

“还有很多人呢？那些武功高强的杀手，和江湖人物？”

常九笑一笑，道：“元凶被生擒活捉，其余的人突然失踪了，七王爷下令不再追究，一场震动武林的大风波，就这样突然间，烟消云散了，唉！肖兄弟，这是怎么回事？你心里明白吧？”

肖寒月苦笑一下，道：“我明白的，只是一个大概，细节还不太清楚。”

语声一顿，接道：“闲云大师呢？”

常九道：“已经回金山寺了，墨非子也回了天台山，临行之际，再三要我转告你，无论如何到天台山上去看看他，他折剑立誓，有生之年，再不下天台山一步了。”

“这……又是为了什么？”

“老道士年事已高，能在天台山上修心养性，对他有益无害。”

常九轻轻吁一口气，接道：“陈抱山没有死，赵姑娘救了他，他说，有很多话要告诉你，但他已随墨非子上了天台山，看样子，已成了老道士的衣钵传人，你这天台山，似是非去一趟不可了。”

肖寒月道：“白玉仙、向中天、神刀唐明等一批人呢？”

常九道：“唐明、向中天坚持离去，七王爷留不住，只好放人，每人赠送黄金五百两，明珠十颗，白玉仙已答允留在王府。”

肖寒月点点头，接道：“盈盈年纪虽小，但却观察入微，自有她的见地，常兄，还有什么事？”

常九道：“这七八天来，变化之大……”

“什么？”肖寒月打断了常九的话说：“你说已经过了七八

天？”

“不错，咱们分手，此刻见面，已经是第八天了。”常九说，“你连日子也不记得了。”

肖寒月暗暗叹息，自己晕睡了四天四夜了，只因喝了赵幽兰那杯香茗。

常九接道：“白发龙女谭三姑仍留在王府之中，此后，王府中有了白玉仙和谭三姑，可算安如磐石，寻常的江湖人，大概不敢涉足了。”

肖寒月苦笑，道：“张岚呢？”

“坚持辞去了王府教习，临行之前，告诉我，他回家闭门养老，从此不谈武功……”常九说：“不过，他很怀念你，要你有空暇，到他府中喝一杯。”

“物换星移，人物变迁，都在这几天之中发生，赵幽兰，这一代才女，究竟是侠、是魔？”

常九道：“你是说……”

“常兄……”肖寒月苦笑一下，道：“这件事，我如梗在喉，不吐不快，但说出来，希望你默记心中，不可轻易的泄漏出去。”

常九道：“好！你说？”

肖寒月道：“二先生手中数百位高手，都被赵幽兰带走了。”

常九听得一怔，道：“带到哪里去了？”

“不知道，也不知道她如何安排处置这些人，也无法预测，她这作法，对今后江湖上，是福是祸？”

常九四顾了一眼，道：“兄弟，你准备作何打算？”

“我本是一个藉藉无名的穷书生，这一次，让我看透了江湖风险，宦海险恶……”肖寒月无限感慨的说：“归去来兮，今后

奉母耕读，过一些平静的日子，不想再论剑江湖，更不会致仕为官，书剑自娱……”

“只怕不太容易，兄弟，小郡主那边，你难道不作个交代。”常九道：“大家本来都要来此地看你，但却为七王爷一力劝阻，说是要你静静地休息。”

肖寒月点头微笑，道：

“我明白他的意思，事如春梦了无痕，何苦招惹梦中人，常兄，七王爷也不太希望我重现江湖啊！”

“对了……”常九伸手从衣袋摸出了一纸袋，道：“七王爷托我交给你这个纸封套。”

肖寒月接过封套，只见一张白笺后，附了一张巨额的银票。白笺上写道：

金银令人俗，但无此物，不足以活口度日，知君不慕富贵名利，仅以白银廿万两奉赠，为君日后生活所需，敬希望笑纳。

下面没有署名。

肖寒月沉思了一阵，收起银票，道：“二十万两银子，大概够我这一生奉母所需，常兄，你今后作何打算？”

“我是江湖人，自然该回江湖去，兄弟，你不嫌弃我常某人讨厌，常某人倒是希望和你多交往交往。”

“固所愿也，不敢请耳，常兄，你才是性情中人，也是我肖某人心中的好朋友。”

“有此一言，常某死而无憾！”

肖寒月一跃下榻，道：“走！肖某人也该回去看看我母亲了。”

“好呀！我相信伯母不会讨厌我。”

朱盈盈青布衣裙，缓缓登上小楼。

常九道：“郡主……”

“叫我朱小妹、朱姑娘，都可以，别叫我郡主了，我爹已答应从此父女如路人，不再相认了。”

“盈盈，你怎能如此决绝……”肖寒月说：“七王爷不过说的是气话。”

朱盈盈嫣然一笑，道：“爹的意思我明白，但这何尝不是他爱护女儿的心意呢？他知道，我留在王府中，一生都不会快乐。”

常九笑一笑，道：“好丫头，甘弃荣华就蓬门，这可是不容易啊。”

朱盈盈道：“我叫你常大哥吧，你一直和肖大哥兄弟相称，你知道吗？我这几天里，下了很大的工夫，学会几样手艺……”

常九接道：“什么手艺？”

朱盈盈微笑如花，道：“几道好菜。”

“你会做菜……”常九讶异地说：“这岂不是……”

“撇开我郡主的身分，我只是平凡的女孩子，别人会的事情，我当然应该会，做几道好吃的小菜，才能留得肖大哥的好朋友。朱盈盈似突然间懂事了，缓缓接道：“见到了肖伯母，我还要学习女红。”

肖寒月道：“这太委屈你了。”

朱盈盈接道：“我不觉得，我喜欢织补，烹饪技术，我会全力全心去学……”

目光转动，四下瞧瞧，接道：“肖大哥，幽兰姊姊呢？”

“走了……”肖寒月苦笑一下说：“我不想骗你，赵幽兰留我在这小楼住了三天。”

朱盈盈接道：“她没有告诉你去了那里吗？咱们接她一起回

去！”

“回去，回那里？”

朱盈盈道：“你的家呀！今后，也是我的家了。”

肖寒月道：“她走了，不知行踪何处。你一点也不生气吗？”

“奇怪了，生什么气呢？”

“你不想知道，这三天发生了些什么事情。”肖寒月说：“我不会保留一点隐秘。”

朱盈盈笑道：“不用告诉我，我尊重幽兰姊姊。”

“想不到你出身王府……”肖寒月无限感慨地说：“竟然是一个如此善良的姑娘。”

“那就以后对我好一点，我会尽量去做好每一件事，但我一直做不好。”

“盈盈，我会全力去爱惜你……”

“不！留一大部分给幽兰姊姊，不知为什么？我对她有一份无名歉疚，也真的很喜欢她，她肯留在我们的身边，我们会生活得更快乐。”

“了不起……”常九说：“我活了几十年，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纯洁的姑娘。”

肖寒月叹息一声，道：“我们该走了，我想七王爷也希望我们早些离开金陵。”

回头望去，只见藏在枕下的青虹宝剑，竟然不知去向，不禁一呆，忖道：“难道赵幽兰拿走了？”

常九轻轻吁一口气，道：“找什么？”

“宝剑……”肖寒月说：“那柄削铁如泥的宝剑？”

“七王爷要张岚取回去了。”常九说：“七王爷说那是皇上赐

下之物，不宜流落江湖之上。”

“对……”肖寒月微笑道：“我想，也应该交回王府中去。”

“肖大哥，我带来了‘银月飞霜。’”

肖寒月道：“王爷为什么不收回去？”

“肖兄弟，别忘了，朱姑娘是王爷唯一的爱女呀！”常九微笑道：“总会有父女之情。”

朱盈盈道：“我爹说，算是他送我的嫁妆，我只好接受了。”

“还送些什么？”常九笑道：“总不会只送这一点嫁妆吧？”

朱盈盈道：“还有一只百宝箱。”

肖寒月笑道：“瞧过没有，既然称谓百宝箱，里面应该有很多的东西才对。”

“我没有打开，我不在乎爹送我的什么东西。那只是心意罢了，我雇了一辆马车，百宝箱放在车上。”

“好！咱们上路……”肖寒月当先向外行去。

但闻步履声响，白玉仙匆匆登上小楼，道：“幸好小妹赶上了。”

“玉仙姊姊！”朱盈盈迎了上去。

白玉仙一把拉过朱盈盈，道：“郡主，肖兄，王爷要我来，代表他送行。”

“不用了，白姑娘，我们这就上路，请回禀王爷，就说肖某人今夜宿住之地，已在百里之外了。”

朱盈盈当先行下小楼，常九悄然离去。

肖寒月正要举步，却被白玉仙伸手拦住，道：“肖兄，有几句话藏在我心中很久了，但却一直不便说出来，今日一别，不知相见与何年何月，要是再不说出来，恐怕永远没有机会了。”

“请说，肖某洗耳恭听。”

白玉仙道：“王爷对肖兄坚决不入庙堂，心中似是有些不快？”

肖寒月道：“我知道，所以，我会走的很远。”

白玉仙低声道：“这只是一段间歇性的平静，如若小妹的看法不错，三五年就有波动，所以，肖兄归隐后，最好不要放下武功。”

肖寒月道：“希望我不会再卷入江湖上的纷争。”

白玉仙叹息一声，道：“我很想跟你走，但我知道，那会使你很痛苦。”

肖寒月接道：“黄天复是个人才，对你也很痴情？”

白玉仙黯然一叹，道：“我知道，我已经禀明王爷请他入幕王府。”

“好！有情人终成眷属。”

白玉仙道：“肖兄，可知道，我为什么会答允留在王府吗？”

肖寒月道：“这个……”

白玉仙接道：“为了你，我不能常随左右，奉侍起居，但希望能作你一个红颜知己。”

肖寒月点点头，道：“肖某承领了。”

白玉仙道：“一路保重。”

肖寒月道：“早些回去吧！”步下小楼，朱盈盈和常九早在等候，小舟横渡，登上了岸畔篷车。

辘辘轮声，载走了布衣荆钗小郡主，也载走了肖寒月缠绵的回忆，无尽的怅惘。

（全文完）